武俠世界

魔琴——

是魔琴？是聖琴？
是眞愛？是假愛？
案中有案．戲中有戲
聖堂之中出魔琴
殺人無形近不得
只有如此年輕的作家
才想得出這樣新穎的題材
本故事素材資料得來匪易
請勿以普通小說家言視之!!

$2.00

851

◀編 後 話▶

「四君子」今期恢復刋出，情節相當緊湊，扣人心絃，至於邪魔惡道用盡千方百計，重聘殺手對付之四君子是何許人物？漸露端倪。金燈門中人爲探求上述眞相，維護江湖正義，不惜闖龍潭，蹈虎穴，紛紛陷身困境，吉凶難料……本故事已屆尾聲，請不要錯過壓軸精彩內容發展。

***　　***　　*　***

「魔琴」是今期刋出的「巨型」小鬼子故事，作者上官庸君爲了搜羅有關毒梟組織和驚人內幕資料，花盡不少心血，歷盡無數艱辛。本故事把一個大毒梟落網的前前後後，詭譎動態，描述得淋漓盡緻，請不可以普通一般「小說家言」視之，編者特別介紹！

***　　***　　***

血鸚鵡七年降臨人間一次，每次可使人得到三個願望，但得到的願望並非一定是幸福！爲什麼？請看今期故事裡的王風得到的是（？）「血鸚鵡」情節期期高潮迭起，字字驚心動魄，句句殺機潛伏，請看它的賡續精彩發展吧。

下期的「鐵拐」小說「亞當二世」裡，可把俄國的權力中心——克里姆林宮內幕情景，一窺全豹，切勿錯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魔　　琴（小鬼子傳奇故事）

大毒梟已然落網，女毒梟却逍遙法外，她藏匿在什麼地方，又將會逃到什麼地方去，並挾什麼「皇牌」實圖捲土重來，東山復出？本文是一篇揭發獨有驚人內幕的傳奇小說，故事中的資料，乃作者花了無數心血搜羅而得，切勿錯過……上官庸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無紘琴（遊俠傳奇故事）◀三▶

龍潭來暴客　虎穴戲梟雄……朱　羽35

逆　　留（兩期完俠情中篇）◀上▶

艷福非幸福　親人顯親情……東方英5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血鸚鵡

魔王羣妖現　鸚鵡血奴飛……古　龍59

怒馬香車

古刹傳偈語　幽宮消豪情……諸葛青雲67

黑鳳凰

毒霧瀰山谷　寃家逢狹路……高　庸77

四君子

龍潭虎穴困英雄……臥龍生87

龍虎殺手

七雄遭瓦解　殺手毀傖夫……慕容美93

奇人奇技．軼事珍聞

彭超曠精通八掌（武林軼事）……海　雲49

陳惠溥虎穴擒龍（奇人奇技）……希　華75

李永正海外揚威（眞人眞事）……慧　心85

秦皇舉鼎（奇招絕技）……小　雲91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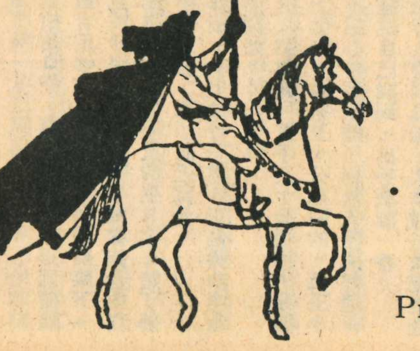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武俠世界

第85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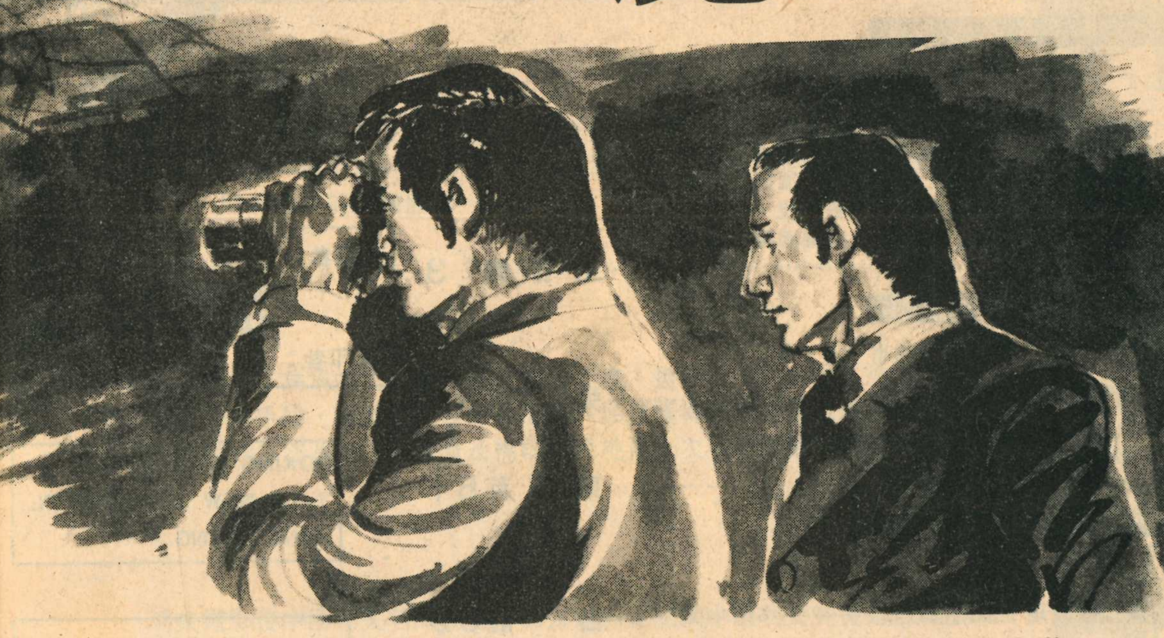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

上官庸・文
盧令・圖

魔琴



神聖教堂

午夜後的尖沙咀。

的士的喇叭聲，人聲和那一陣陣從夜總會裏飄出來的音樂聲，成爲一闋「夜尖沙咀交响曲」。

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光，鮮艷奪目的奇裝異服，美艷妖冶的短裙女郎，構成一幅夜尖沙咀風情圖。

在這個旅遊區，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帝王一般的生活，醇酒美人，式式俱備——只要你袋中有鈔票。

「小鬼子」王小克雙手揷在褲袋裏，在彌敦道上左顧右盼，偶爾吹來一陣涼風，使本來有七分酒意的腦子逐漸淸醒。

他留意着街道上的迷你裙女郎——雖然英國已經宣佈迷你裙「死亡」，中庸密實裝抬頭，但，十個在街上行走的女郎，倒有六七個穿着迷你裙，而且沒有配穿絲襪。王小克自然明白其中原因，那是爲了方便客人。

王小克望着迎面而來的一個妙齡女郎，她那件淺藍色的迷你裙實在短得無可再短，在這深夜裏，穿着如此暴露的衣服，那種勇氣眞不由得人不佩服。

那妙齡女郎發現他的眼光凝視住自己修長均勻的美腿上，昂起首來走過了。

王小克轉頭望一望她的背影，不由搖頭苦笑着。心裏這樣想：看你還不是兩百塊的貨色？用得着這樣神氣？

兩百塊在王小克眼中，已經不算是一個數目了。當然，在他仍然是個「擦鞋童」時，兩百塊要蹲在街上，擦無數的鞋子才賺得到，可是王小克今非昔比，他經濟的寬裕，連自己也不敢相信。

魔鬼風琴

如今，他隨時可以花十倍的代價而毫無吝色，對他來說，「千金散盡還復來」，問題是他從來不肯花錢在女人身上。

經過一間門口裝着鏡子的時裝店口，他自然而然地向鏡子裏看看：黃皮膚、黑眼睛、恤衫西褲。如果自己是紅皮膚藍眼睛，或者西裝煌然的話，剛才那個女郎也許會向自己笑臉相迎哩！

他取了一口香烟燃上了。

深深地吸了一口，王小克緩緩向前踱着步，他年紀雖小，却也知道這個社會是先敬羅衣後敬人，自己一向不修邊幅，自然難以得到別人刮目相看了。

王小克拍拍口袋，裏面有一叠五百元面額的大鈔，數目足夠召一打以上美女圍繞膝下。

王小克並非每次出街都帶了這樣鉅量的現欵的，他剛才參加一個朋友的生日宴，賭了幾舖牌九，手氣大佳，贏了將近萬元。

望望腕錶——十二時一刻，正是尖沙咀地區夜生活的開始。

近來搶刧案頻仍，扒手又十分活躍，身懷巨欵在街上散步，本來是十分危險的，但王小克一點也不担心，他恨透了絕無人性的刧匪，甚至還希望讓自己碰到，出手教訓一番。

街道上行人中西混雜，大多數是衣冠楚楚的紳士和淑女，他處身其中更顯得相當惹眼。

走了不一會，正打算截車回家，一陣高跟鞋響聲吸引了他。

他循聲望去，只見一個長髮披肩，身段窈窕的女子向他走來。

她那種婀娜多姿的步伐和俏麗無比的臉龐，使王小克的眼光好像觸了電一般，再也不能移開。

剎那間，王小克不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十全十美的美人！

王小克年紀不大，但這些年來所見的美女，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可是，如果拿她們和眼前這個女子比上來，她們全成爲微不足道的庸俗脂粉了！

那女子生得花容月貌，氣質高貴優雅。那雙美腿，那條纖腰，那層膚色，那對美眸，那兩道眉和鼻子，都是一等一的美女才擁有的，而她，却包羅萬有！

王小克眼也不眨地望定了她，眼見她越走越近，他的一顆心也跳得越厲害。

通常，美麗的女人加上化妝後，都會給人一種「可遠觀而不可近賞」的破綻。

但那個女子沒有！

你越淸楚看她，越發覺她實在美得出奇，美得不可思議！

那女子在王小克面前經過時，他還嗅到一陣幽香。憑嗅覺，他曉得那絕不是什麼「巴黎之夜」那等俗不可耐的香味；而是另一種法國出品，用四十種以上的香花製成的高貴香水！

這種香水只有太平紳士的夫人才有資格搽用，她用得起這種香水，可見是個大有身份之人！

不由自主地，王小克自後跟上去。

他心中一直在盤算着：這個女人是什麼身份？自己有沒有機會和她攀交？

忽然，他看見那女子向一家「的是够格」走進去，略一遲疑之下，王小克也跟着她走進去。

那間「的是够格」平時做的都是遊客生意，她已然進出這種場合，又是單身一人，看來甚有機會。

王小克一踏進門後，立刻看到她獨自坐在酒吧的高櫈上，和侍者聊着天。

王小克向她走過去，在她旁邊的高櫈坐下來，向伙記吩咐：「威士忌加冰。」

酒端上來時，王小克仰首一飲而盡；他本來沒有想到在七分酒意之下，還會再飲的，但身畔的人實在令他太過緊張，惟有以酒精來鎭定一下自己，然後再想辦法去結識她。

「再給我一點氈酒。」美貌女子開口了，她說的是英語。

王小克並不感到奇怪，在尖沙咀這種旅遊區，什麼人都識英語的。

侍者把酒送到她面前時，王小克吩咐他道：「這位小姐的酒掛在我賬上。」

「對不起，你——」女子回過頭來，詫異地望着王小克。

王小克舉起酒杯，微笑道：「乾杯！」

那女子猶豫了一下，才舉起杯子，仰首一飲而盡。

「伙記，再爲我們斟酒！」王小克的語氣非常輕鬆，他第一步已經成功了，等二步應該不會太難。

「小姐，我姓王，王小克，」王小克自我介紹後，問道：「你呢？」

美女瞪大了一雙美眸，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般，吶吶道：「你……你就是王小克嗎？」

「不錯。」王小克微微一笑，想不到對方還聽過自己的名字，這更容易了。

「小鬼子？」

「那是人家替我起的花名。」

女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主動舉起酒杯，說道：「爲我們的相逢乾杯！」咀角孕育着笑意。

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但還是拿起酒杯，和她乾了。

「你還沒有告訴我貴姓大名哩。」

「丘惠芳，」女子笑着道：「你可以叫我歐太。」

這次輪到王小克瞪大一雙眼睛了，他吶吶地問：「你……你結了婚？」

「是的，結婚兩年了。」

「眞是瞧不出。」王小克由衷地道。心底下卻有一點失望。

「不過，我先生已經在三個月前去世了。」丘惠芳接着說：「他是意外身亡的。」

王小克點着頭，心想如此年輕便要守寡，實在太淒涼了。不過，像她這種條件的女人，用不着一年半載，立時便會改嫁。

「所以你自己一個人來這裏喝酒解悶？」王小克問。

「唔。」

「一個人喝悶酒最難受，」王小克道：「我陪你。」

「好極了，」丘惠芳舉起酒杯，臉上露着迷人的笑容：「謝謝你的好意。」

王小克命伙記取一瓶威士忌過來，和丘惠芳對飲。

丘惠芳酒量甚豪，幾杯下肚後，仍然談笑自若，可是王小克已逐漸頂不住了。他暗想有美陪酒，怎可失威，於是一杯又一杯地灌下肚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丘惠芳提議出外宵夜，王小克欣然叫好，招手叫伙記結賬。

結了賬後，王小克虛浮着脚步，和丘惠芳相扶着離開那間「的是够格」。

「我們到那兒去？」丘惠芳問。

王小克仰首一望，只見街上的霓虹燈，似乎在團團轉，來往的車輛也有叠形。

剎那間，他頭一昏，雙眼一黑，再也瞧不到眼前的景象，聽不到耳畔驚愕莫名的聲音，他暈了過去……。

× × ×

當王小克甦醒過來的時候，他發覺自己躺在一張芳香撲鼻的床上，睜眼看看清楚，房間的擺設很華麗，只是看得出是酒店的格調。

「醒來了？」甜膩的聲音在他耳畔响起。

他揉揉眼，美麗動人的丘惠芳笑吟吟地站在床畔，剪水雙瞳正望着他。

「我——」王小克掙扎着爬起身：「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你喝醉酒，」她拉張椅子坐下來：「這是酒店，現在是下午四時多。」

「啊！」他低呼一聲，瞬間許多事情湧上他的腦際。例如：昨天晚上我睡在她床上，她呢？她睡在那兒？還有袋裏的鈔票可曾失去？

「肚子餓不餓？」

王小克向她點點頭，如果不是她問起，倒不覺肚子在轆轆作响哩。

「我已經替你叫了東西，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說着，她起身向房門走去：「我昨晚在隔壁多開了一個房間，你起身盥洗後準備吃東西吧！」

王小克在她離去之後，伸手到後袋一摸，厚厚的一叠鈔票仍在，並沒有失去。

他疑惑叢生，暗忖：爲何她並不離去，而開了另一個房間陪着自己？

像她這樣的絕色美人，爲何會對自己這樣好？

王小克甚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雖然長得眉清目秀，卻絕不是華倫天奴或阿倫狄龍，不會令女人自動投懷送抱的。

然而，丘惠芳卻在自己酒醉之後，一直陪着自己寸步不離。

他告訴自己：其中必定有原因！

這時，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王小克叫道：「進來！」

門開處，酒店侍者推着餐車入房。銀器閃閃發着光，看來是一客全餐。

侍者把餐點放在枱上，問道：「先生，還有什麼需要麼？」

「沒有了，你出去吧！」

「是！」

王小克吃過東西後，丘惠芳進來了。她仍然化着濃妝，咀角泛笑，在沙發上坐下來。

「吃飽啦？」

「飽啦，」王小克道：「你替我叫的東西眞不錯。」

丘惠芳聞言淺笑一下，說道：「還對胃口吧？」

「對極了。」王小克凝視着她，道：「丘小姐——」

「叫我歐太。」

「啊，是的，歐太，你一個晚上不回家，家裏人不會掛心嗎？」

丘惠芳垂下首來，道：「我先生過世後，只剩下我孑然一身，家裏並沒有其他人了。」

王小克道：「歐太，我有一個很冒昧的問題，不知道——」

丘惠芳不待他說下去，便道：「你想問我爲什麼昨晚不替你開了房間後便離去，反而陪着你，是不是？」

王小克心頭一動，暗想這個女人好聰明，竟然看穿了自己的心事。

「你想問我有什麼企圖，對不對？」

王小克澀然一笑，點着頭。

「你是小鬼子，鼎鼎有名的小鬼子王小克，對不對？」丘惠芳正色問。

王小克眨着眼，不知道她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你是個傳奇人物，鋤強扶弱，樂意助人解決難題的，我沒說錯吧？」

王小克仍然凝視着丘惠芳，逐漸猜到她的目的了：也許她有一個難題在等着自己替她解決。

「你肯爲了錢而替人做事。」

王小克搖搖頭，道：「那也要看是什麼人和什麼事。」

「如果是我要求你去做一件事，你肯不肯？」丘惠芳問。

「什麼事？」王小克心中一動，道：「我所索的酬勞是很高的。」

「錢的問題很簡單，重要的是保守秘密，」丘惠芳問：「你可以保守秘密嗎？」

「當然可以。」

「那好得很，」丘惠芳滿意地點着頭，又問道：「本市新界有個『翠華村』，你聽過沒有？」

王小克搖着頭，道：「沒聽過。」

「那麼，余振中醫生這個名字，你聽過嗎？」丘惠芳又問。

王小克仍然搖着頭，道：「我孤陋寡聞，沒聽過這名字。」

「他是美國留學回來的外科醫學博士，年前那陣移心熱時，成爲新聞人物。他對人類肝與腎的移植已經試驗了十年，他甚至用猴子作換腦試驗。」

「歐太，你究竟要我去做什麼事？」王小克不解地問。

丘惠芳沉吟了半晌，終於咬了咬唇，道：「我要你去偷一樣物事。」

「什麼物事？偷動物？」

「不是動物。」丘惠芳忽然壓低了聲音，道：「那是一樣東西。」

「你是說要偷肝或腎一類的東西？」

「不，不，」丘惠芳說道：「是只一架風琴。」

「風琴？」王小克瞪大了一雙眼睛，呆呆地望定了丘惠芳。

「不錯，余醫生在他別墅附近教堂裏演奏的大風琴。」丘惠芳道。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是一樁多麼不可思議的差使。

「那架風琴爲什麼對你這樣重要？」王小克問。

「下個星期六的下午，一間錄音公司準備在教堂裏替余醫生的演奏錄音，由於完全是私人的理由，必需要設法取消這次演奏的錄音，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兩個辦法。」

「那兩個辦法？」王小克插口問。

「一個是把余醫生殺掉，另一個是設法把風琴弄開，」丘惠芳道：「我不贊成謀殺，所以，只好把風琴偷走。」

「或者把它毀掉。」

「什麼？」

「把它毀掉，」王小克重述道：「這樣不是乾脆俐落得多嗎？」

丘惠芳搖着頭，道：「我和那個教會並沒有過不去的地方。所以，風琴不能毀掉，而且暫時把它弄開，對教會也不會有什麼損害。」

「這是件困難的工作，」王小克雙眉微蹙，道：「那架風琴一定很笨重吧？」

「不錯。」

「到底有多重？」

「你自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它就在『翠華村』惟一的教堂裏。」

「歐太，你這樁差使眞難辦哩。」王小克笑着說：「知道嗎？」

「我知道，所以我付你厚酬，小鬼子。」

「厚到什麼程度？」

「五萬元！」

王小克呆了一呆，低聲道：「這筆數目足够買幾架大風琴了！」

「我出得起這個價錢。」丘惠芳淡淡地說道。

「歐太，恕我一時好奇，它爲什麼這樣重要？對你？對余醫生，抑或對錄音公司？」

「我不能告訴你我的動機，再說，看在五萬元份上，你也不該多問，至於其他的事，我倒不妨告訴你一點。」丘惠芳道。

「請說。」王小克道。

「余醫生把演奏當作消遣已經多年了，他以前也開過演奏教堂大風琴的演奏會，因爲那是『翠華村』中，最足以驕人的樂器，它價值十萬元！」

「那又怎樣？」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這種贓物並不容易脫手。」

「我只要在錄音的那段時間那它移開，等演奏會取銷了，錄音公司的人離開『翠華村』後，風琴即使被他們找回，也沒有關係了。」

「他們難道不會回去再來一次？」

「不可能的，像這種事，在幾個月前便得開始籌備的。」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辦法。」

「哦？」

「我們可以在那天把余醫生綁走，既不傷害他，又不必花精神去偷那笨重的大風琴，」王小克道：「像這種綁架差使，你花五千元便找得到人做了。」

「不！絕不能對余醫生有一絲毫的傷害！」丘惠芳道：「你要記住這一點！」

「好吧，請你老老實實告訴我，」王小克問道：「爲什麼一定要找我？」

「因爲——因爲我聽人提過你的大名，」丘惠芳道：「許多別人辦不到的事，小鬼子都辦得到。」

「眞的嗎？」王小克淡淡一笑。

「是的，我相信你。」

「但我需要預支一點上期。」

「這不成問題，」丘惠芳毫不猶豫地打開皮包，問道：「你要多少？」

「先拿一萬元。即是百分之二十，」王小克道：「事成之後，再付其他的。」

「好。」

丘惠芳說着拿出一叠五百元面額的鈔票，道：「這裏是一萬元，你數數看。」

「不必數了，」王小克接了過去，笑道：「做生意最要緊講信用。」

「記着，在下個星期六下午之前，你要辦妥這件事。」丘惠芳道。

「已然我答應了你，就一定替你辦得到，」王小克道：「你放心好了。」

丘惠芳滿意地點點頭，站了起身。

王小克道：「對了，歐太，我應該怎樣和你聯絡呢？」

「我跟你聯絡。」

「你——你知道我的地址？」

「新界有一間『沙田酒店』，離『翠華村』大約二十分鐘車程，你住到『沙田酒店』去吧，我會從櫃面查到你的房號的。」

「——也好。」

當丘惠芳婀娜多姿地向房門走過去時，王小克忽然又問：「歐太，難道你連電話號碼也不給我一個？」

「對不起，我看沒有這個必要。」丘惠芳說着淺笑向他揮揮手，道：「再見，祝你馬到成功！」

王小克望着她苗條的背影離房，俯首看看手中的一叠鈔票，非但沒有爲了賺得這筆錢而開心，反而有點茫然若失。

錢對王小克來說，已經變得不重要了。昨天晚上邂逅丘惠芳時，他以爲可以一親香澤，不料她寧願給自己錢，卻是凜然不可侵犯。

王小克雖然不是十足十的正人君子，卻也不會無賴到向丘惠芳提出要求——他簡直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口。

他拍拍那叠鈔票，告訴自己：算了吧，五萬元也相當不錯了！

× × ×

王小克對「翠華村」一無所知，他下了火車後，問了好幾個人，才知該向那一條路走。

「翠華村」座落在一座山中，房屋櫛次鱗比，大約住着六七千人，都以務農爲生。

在那些瓦磚石屋之間，倒也有幾幢四層高的洋樓，村中有一個郵局，一間銀行，一所教堂。當然，也有學校和一間醫院。

那間銀行剛巧是王小克「來往戶口」的分行，他踏進銀行大堂時，看到裏面冷清清地，和市區的總行以及無數分行的熱鬧情形相比，簡直有天淵之別。

銀行的客戶都是熟客，因此，當王小克這副陌生的臉孔出現後，三四個職員的眼光，立時向他射過來。

其中一個穿着煌然西裝，看樣子是高級職員的中年男子趨上前來，溫和地笑着問：「先生，我有什麼可以効勞的？」

王小克取出一張本行支票，道：「我可以在這裏提欵嗎？」

職員望一望他的支票，連忙點着頭，道：「當然可以，我們是用電腦處理一切來往戶口，和一百餘間分行聯系的！」

王小克塡了一個銀碼，寫上日期和簽了名，把支票遞過去。

職員拿着支票，在電腦機上按着掣，不一會，他抬頭問：「王先生，你要什麼紙？」

「大紙。」

職員數了幾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給王小克

，笑道：「王先生，想我問一句，你怎會到這裏來提欵？」

「啊，我是來探訪一個朋友的。」

「哦？」職員見反正無事，有心和王小克閒聊，問道：「他是誰？這村裏的人，我十九都認識。」

「余振中醫生。」

「啊，余醫生！」

「他也在貴行開戶口嗎？」

「當然，村裏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幇襯我們。」職員得意地說：「這是『翠華村』唯一的銀行嘛！」

「他的信用怎樣？」

「絕對可靠，余醫生是本村的傑出村民，以他的名氣，本來是可以到市區掛牌行醫的，但你知道，他在本村長大，赴美學成回來後，主持『翠華醫院』，我們私底下都叫他余院長，」職員滔滔不絕地說：「他的存欵，一直維持着六個數字。」

「聽說余醫生還是一個偉大的音樂家哩。」王小克又試探問。

「你一定是指他會彈大風琴。」職員笑着回答：「他差不多每個星期日下午，都在教堂彈奏，的確彈得很好，聽說他在美國學醫時，就已經是個出色的風琴手了。」

王小克點着頭，忽然想起一事，又問：「我也要調查一位女士的信用，名叫丘惠芳，她在你們銀行裏有戶口嗎？」

「丘惠芳？」職員仰首望了一把，道：「是不是歐鳴太太？」

「是的。」

職員雙眉一皺，搖着頭，道：「不太好，她的丈夫三個月前去世，留下了許多未付的賬單，開出去的支票，倒有一大部份退票。」

「這樣說來，歐太在貴行的戶口中，沒有多少存欵了？」

「唔。」職員問：「是了，王先生，你和歐太有金錢上的來往嗎？」

王小克遲疑了一秒鐘，答道：「唔，先生貴姓？」

「敝姓姚，女兆姚，姚良平。」

「謝謝你的資料。」

「那裏那裏，歡迎光顧。」

離開銀行時，王小克的雙眉緊緊皺着，他想，既然丘惠芳的信用是這麼差，銀行的存欵又少得可憐，她拿什麼來付給自己？

如果自己替她辦妥了偷風琴的事後，她還要付給自己四萬元——她那有這筆錢？

想到這裏，王小克不禁有點心灰意冷。但無論如何，丘惠芳已付給自己一萬元的「訂金」，必須把這樁差使做好。

現在，要到教室去實地觀察一下了。

要找到「翠華村」的教堂並非難事，它那圓型的屋頂和高聳的十字架，即使在村口也望得到了。

教堂是在住宅區的側路上，不在住宅區，不過距離很近。「翠華村」的人口只有七八千人，大多數是佛教徒和天后娘娘的信徒，但改信基督的村民越來越多。它是在許多年前建造的，設計者一定希望村裏有一天人口增加到十萬人，所以，教堂的面積大得相當，而大教堂自然需要一個大風琴了。

王小克接近教堂時，便聽到它的聲音了。

對於音樂，王小克是一竅不通，何況是聖歌，他停在門口台階上，靜靜聽了一會。

顯然地，裏面是在練習，風琴師不斷重彈着一段樂句。

「你愛音樂嗎？」王小克的背後出現了一個蒼老的聲音。

他轉頭去看，原來是個穿着教袍的中年人，鼻樑上架着金絲眼鏡，雙鬢斑白，臉色紅潤，態度和藹，正笑吟吟地望着自己。

「我是于牧師，這裏的牧師。」

「我是王小克，」王小克道：「我剛巧經過本村，想來參觀一下你們的教堂。」

「王先生是基督教徒？」

「我——」王小克猶豫了一下，吶吶地答：「是的，不過……不過還沒領過洗。」

「哦，王先生在那間教堂做禮拜？」

「聖公會教堂。」王小克胡亂揑造了一個名字。

于牧師似乎相當愉快，他微笑地用手輕掠着較稀頭髮，道：「你有沒有參加唱詩班？」

王小克臉上一紅，道：「沒……沒有。」

于牧師側耳一聽，道：「那是大風琴，我想是它的聲音吸引了你來的，對不對？」

「對。」

「你想不想看看它？」

「當然想看。」王小克急忙回答，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

于牧師引他走進沉重的大橡木門，一面問道：「王兄弟是在讀書還是在做事？」

「做事。」

「那一行？」

「推銷員，」王小克胡亂揑造着：「推銷洗潔精，牙膏，肥皂。」

「哦！那麼一定要跑來跑去的了？」

「是的。」

踏進教堂後，王小克看到那架風琴了。

他必須仰起目來，才可以看得到大風琴後面那些發亮的管子。

「好大的風琴！」王小克低呼了一聲，油然生出敬畏之心。

于牧師高興地笑着道：「我很高興能讓人看見它，它一共有九十七根風管，聲音非常好聽，到合唱廊上，我告訴你支持它的位置。」

風琴前的人已經停止彈奏，他們走過去時，那人站了起來。

于牧師替王小克介紹道：「這位是合唱指揮袁松教友，他是王小克兄弟，偶爾經過本村，被風琴聲吸引了過來。」

那袁松四十五歲左右年紀，皮膚黝黑，濃眉大眼，一雙尖銳的眼光，凝視着王小克，緩緩地伸出手來。

王小克接觸到他那異樣的眼光，心下不由一懍，但還是和他握着手。

「王兄弟想參觀一下我們的風琴。」于牧師得意地說，那語氣就像一個小孩子把他心愛的玩具寵物介紹給人看一樣。

「唔。」袁松淡淡地漫應一聲，態度和于牧師相差簡直十萬八千里。

「來，王兄弟，到這邊來。」

王小克望了袁松一眼，這才跟着于牧師向前走去，他指指點點地為王小克說明風琴的構造。

王小克一面看一面聽，問着一些對自己有用的問題。

「如果想把它搬個位置怎麼辦？」他問。

于牧師笑了起來。

王小克呆呆地望住他，于牧師道：「要裝好它需要一個月的時間，把它拆下來，也需要同樣的時間，不！它就裝在這裏，歷史可能會和教堂一樣久了。」

王小克望着風管差不多與教堂頂齊高的大風琴，雙眉緊皺着。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聽到它的仙籟之音。」于牧師又道。

「聽說一位醫生每個星期日午後在這裏演奏。」王小克不經意地道。

「那是余院長，著名的外科醫生，」于牧師說着托了托眼鏡框，道：「不過最近幾個星期他沒有來，星期六他要來灌一集風琴音樂的唱片，那是本教堂極大的光榮。」

「余院長是職業音樂家了？」

「不，他只是業餘性質，不過却有職業水準，」于牧師道：「他演奏技術出神入化，這次他們找他錄音灌唱片，眞是找對了人！」

這時，袁松若無其事地踱上前來。王小克瞥了他一眼，却見他眼神閃爍，耳朵豎起着，顯然在留意兩人的交談。

于牧師看到袁松走了過來，急忙補充了一句，道：「當然，我們的袁指揮演奏得同樣精彩。」

王小克又和于牧師談了一會，這才告辭離去。他從教堂外望着塔頂的十字架，風琴聲又响了起來，聲音有點遲疑不定，王小克此時的心情，也如風琴的樂聲一樣，遲疑不定……。

×　×

「我要一間套房，」王小克向柜面的接待員道：「最好是向西南的。」

接待員望了王小克一眼，似乎覺得他住不起豪華的套房一樣，雙眉抬了一抬。

王小克不以為忤，又說道：「我將會住四天。」

接待員查一查房間登記簿，點着頭，道：「我們剛巧有一間面向西南的套房，不過租金貴一點——」

「沒有關係，」王小克說道：「把它給我吧。」

「好。」接待員將一張表格和筆遞上來，道：「請塡一塡。」

王小克道：「你幇我塡好了，我姓王，王小克，本市居民，十六歲，身份證號碼是七一七六二三四。」

接待員揮筆疾書，不一會已經把表格塡好了，道：「王先生，我們酒店的規例是預付一部份——」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取出一疊鈔票來，道：「我準備住四天，一共多少錢房租，我一併付了。」

接待員不禁大感意外，打着袖珍電算機，半晌才道：「房租每天兩百元，四天一共八百，打個八折，是六百四十元。」

「還有折扣打的。」王小克笑着數了兩張五百元面額的鈔票過去。

「這是一點小意思。」接待員一邊說着，一邊把錢找給王小克。

王小克取了兩張百元鈔票，將其他的一百六十元留下，道：「這些當作貼士吧。」

接待員又驚又喜，張大了口，吶吶道：「王……王先生，你——」

「這是一點小意思。」王小克學他的口吻說。

王小克轉身走去前，忽然想起一事，道：「對了，等一下，可能有一位歐太打電話給我，請你通知接綫生我的房間號碼，把電話駁進來。」

「是，是！」接待員前倨後恭，在柜枱後面向王小克鞠着躬。

王小克踏進四〇五號房，吩咐伙記叫餐廳取一瓶啤酒上來。然後脫下恤衫，赤膊走到露台去。

從露台遠眺，依稀看到「翠華村」，這是他指定要面向西南的房間的理由。

不一會，冰凍的啤酒送上來了，王小克簽了賬單，塞了一張十元面額的鈔票給伙記。

伙記連聲道謝，轉身離房。

王小克呷着冰凍的啤酒，靠在露台的欄桿上遠眺「翠華村」，腦際間思潮起伏。

那麼大的風琴，那有辦法把它「偷」來？即使出動整間「搬運公司」的工人，也未必辦得到。

同時，丘惠芬付得出酬勞嗎？

王小克大口呷着啤酒，腦中忽然出現袁松那深邃奇特的眼神。

——他為什麼要這樣望着自己？

從他的眼色看來，似乎充滿了戒備，為什麼要戒備？難道他看得出自己對那架大風琴有歪念不成？

不，沒有這個可能，丘惠芬口口聲聲要自己守秘密，絕不會把消息洩漏出來的。

袁松望着自己時的表情，似乎不是為了風琴而戒備，但那究竟是為了什麼，王小克一時之間却猜測不透。

就在這個時候，房間內床頭柜上的電話鈴响了起來。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趨上前拿起電話筒，「喂」了一聲。

「小鬼子？」是丘惠芳的聲音。

「不錯，歐太？」

「我很高興你來了，」丘惠芳的聲音透着興奮：「你計劃好了沒有？」

王小克取了根香烟含在口中，然後劃着打火機燃上了，深深地吸了一口。

「怎麼不回答我？」

王小克狠狠地噴着烟，道：「歐太，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才請你出馬，我付五萬元的酬勞！」丘惠芳道：「對小鬼子來說，似乎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吧？」

「這也不盡然。」

「你還未開始行動，便打算投降了？」丘惠芳的語氣帶着揶揄的成份。

「我只是說不可能，可是我並沒說我辦不到。」王小克道。

「那好得很，」丘惠芳這才吁了口氣，道：「我總算找對了人。」

「今天是星期二，還有四天，」王小克道：「我會盡量在這四天之內，設法把風琴弄走的。」

「小鬼子，全靠你了。」

「歐太，有一件事想請問你，」王小克道：「關於我的酬勞，你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是現金還是支票？」

丘惠芳先是呆了一呆，然後問道：「為什麼要這樣問。」

「我想知道而已。」

「那我告訴你，我會付你現金。」

「為什麼不開支票？」王小克試探她：「四萬元的鈔票，厚厚的一大疊，携帶不很方便哩。」

「所以你要穿一件袋子比較多的衣服。」丘惠芳打笑着說：「就這樣吧，如果有重要的事時，我會再和你聯絡，再見。」

說罷，丘惠芳掛斷了電話。

王小克拿着電話筒呆呆出怔，半晌，他才把電話掛上了。

他眼光四週搜索一番，終於在茶几底下看到了那本厚厚的電話簿。找到了「歐」字姓，然後，一行一行地找着，不一會，被他找到「歐鳴」這個名字了。

他撥了號碼，鈴聲响了五下，對方有人來接聽了。

「喂？」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我想找歐先生。」

「那一位找他？」

「我姓白，白大海，是社會福利部的調查員。」王小克道。

「他……他三個月前去世了。」

「你是——」

「我是她的太太，丘惠芳。」

王小克抓着電話筒，把它緊緊地貼在耳畔，問道：「你是誰？」

「我是歐太。」對方回答。

王小克雙眉一皺，那並不是丘惠芳的聲音，因爲他剛才和她通過電話。

顯然地，兩個「歐太」之中，有一個是假的，而聘請自己去偷風琴的那一個，佔的成份居多。

剎那間，王小克腦際念頭電轉，一時說不出話來。

「請問白先生有什麼貴幹？」

「關於『翠華村』教堂裏的那座風琴，你熟悉它嗎？」王小克反問。

「不。」

王小克道：「你丈夫呢？他對風琴音樂感到興趣嗎？」

「一點也不，我丈夫是個粗人，我們種菜爲生，」對方答：「況且，我們是信佛的。」

王小克眼中一亮，又問：「請問歐先生是怎樣去世的？」

「那不是秘密，」她答道：「我先生是由於動手術開胃潰瘍而在手術台上流血過多致死的，我已經考慮向法院控告醫院和醫生過失殺人。」

「那醫生是——」

「余振中醫生，」對方恨恨地道：「他殺死了我的丈夫。」

「哦！」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找到了一點頭緒。

「還有其他的事嗎？」

「沒……沒有了！」王小克說道：「謝謝你。」

王小克掛上電話，坐在沙發上瞪視着窗外，動機十分明顯——一個女子僱他去向使她丈夫致死的醫生復仇，唯一的疑問是電話中的聲音與僱他的「丘惠芳」不同。

他托着下頷陷入思維之中，意味到這樁差使可能比自己想像中的更要複雜，更爲棘手。

× ×

王小克踏進「市立圖書館」，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會來的地方。

可是，爲了這次的差使，他必須來。

女管理員坐在書枱後面織着毛冷，頭也沒抬過，王小克向她走過去。

「小姐——」

女管理員這才抬起頭來，懶懶地望了他一眼，聲音比冰還冷：「什麼事？」

「我想請問一聲，在那裏可以找到有關風琴的書籍？」

女管理員萬分不願地欠了欠身，取了一本圖書目錄，往枱上一抛。

「你自己找吧。」她說。

王小克大感不滿，可是本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公務員，都具有這種「晚娘臉孔」，已經見慣不怪了。他拿起目錄，翻閱着。

如果是在一年之前，目錄上的文字識得王小克，但王小克却不識得它們，勢非找人請教不可。但現在的王小克不同了，他深知文盲的痛苦，下定決心讀書認字，憑他的聰明和超人記性，大半年間，已認識了不少字。

他一頁一頁地揭下去，果然發現了有關樂器書籍的目錄。照着上面的編號，來到一個書架前，取下那本「風琴構造原理」。

王小克細心地閱讀着，雖然其中仍有不少生字是他不認識的，但有插圖帮忙，他終於瞭解了風琴的構造。對着簡圖沉思一會，又作了些筆記，並且研究「肢解」大風琴所需要的時間。

還有四天，四天的時間絕無可能把那大風琴移走。

他托着下頷沉思一會，忽然眼前一亮，想到了一個辦法，把書放回架上，離開了「市立圖書館」。

兩個小時後，王小克來到「翠華村」，當時已是黃昏，村民紛紛自田裏回家，街上滿是人。

王小克向一個士多店的老板問明了余振中醫生的住所後，安步當車，向前走去。

余振中醫生的住所是一幢兩層高的別墅，座落在山坡上，別墅前有一塊草坪，種滿了奇花異卉。

別墅的式樣古色古香，由此可見余醫生的鄉土氣很重，否則也不會拋棄美國的繁華生活，跑回鄉下懸壺濟世了。

王小克到別墅前望了一會，見大門緊緊關閉着，屋前堆滿了垃圾，不禁大感納罕。

有幾個小童在別墅附近的草地上玩着球，王小克向他們走了過去，笑問道：「你們之中有誰認識余院長的嗎？」

幾個小孩的眼光一齊向王小克望來，却是誰也沒有出聲。

其中一個年紀稍大的吹了個口哨，向同伴們打個眼色，執起皮球，向遠處樹林奔過去。

那幾個小孩似乎以他馬首是瞻，跟着他向前跑去，睬也不睬王小克。

王小克苦笑着搖了搖頭，向不遠處一幢石屋走去。屋前有個婦人在洗衣服，抬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又垂下手搓衣服了。

「阿嬸，請問你認識余院長嗎？」王小克儘量把聲音放得友善溫和。

婦人抬起頭來，淡淡地道：「本村的人，誰不認識余院長？」

「他住在那幢別墅中？」

「唔，」婦人一邊搓着衣服，一邊回答：「不過他不在家，離家快一個月了。」

「哦？」王小克詫異地道：「那麼醫院裏的事由誰處理？」

婦人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自從余院長走後，醫院差不多等於半關門狀態了，我們阿B女前幾天急性盲腸炎，還得老遠送到市區去求醫哩！」

「余院長不是很愛本村的村人嗎？他怎會丟下這一切不理？」

婦人四週望了一眼，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你是外面來的人，不知道這許多事了。」

「哦？」王小克蹲下地來，塞了一張鈔票到她手中，道：「你說來聽聽。」

婦人定眼一望，原來是張五百元大鈔，不由又驚又喜，瞪大了眼。

「阿嬸，你說來聽聽，我不告訴別人便是。」王小克道。

婦人急忙把鈔票塞入袋中，這才說道：「余院長最近運氣不好，一個病人死在手術台上，寡婦的話說得很難聽。」

「那病人是不是姓歐的？」

「咦？你知道了又何必來問我。」

「不，我不大清楚。」王小克頓了一頓，問道：「那寡婦歐太是不是叫丘惠芳？」

「唔，」婦人點着頭，神神秘秘地說：「聽說她準備上訴，還寄給余院長幾封恫嚇信，說是總有一天要爲夫報仇。」

「眞的？」

「當然是眞的，余院長的管家陳媽和我熟得要命，是她親自告訴我的，」婦人用衣袖抹了抹額前的汗水，接道：「余院長接到那些不署名的恫嚇信，失眠了幾個晚上。」

「信是不署名的？」

「唔，」婦人點着頭：「不過即使沒有署名，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誰寫的了。」

「誰寫的？」

婦人口唇掀動了一下，却沒說出人名。

「歐太丘惠芳？」

「我可沒這樣說！」婦人連忙道：「小兄弟，你可不要亂說，那是要吃官司的。」

王小克淡淡一笑，又問：「余院長究竟去了那裡呢？」

「聽說是到市區的親戚處暫住一段時期，希望忘掉這種不愉快的事。」

「余太太也跟着他去了？」

「是的。」

「管家陳媽呢？」

「余院長放了她大假，她返鄉下去了。」

「余院長幾時回來？」

「快了，星期六有件大事，他要在聖堂演奏風琴錄音。」

「他一定會回來嗎？」

「一定會的，」婦人堅定地說：「余院長很重視這一天。」

「謝謝你。」王小克緩緩地站了起身，他告訴自己，目前是查不到什麼的了，只有設法去把那風琴偷走，才是道理。

那天晚上十一點，王小克離開酒店，身穿勁服，足蹬膠鞋，腰間帶着一切必需工具，向「翠華村」進發。

鄉下地方習慣早睡，所以，王小克來到「翠華村」時，雖然十二點剛過，村中已是一片漆黑，看不到有絲毫的燈光了。

他躡着足向教堂走去，一面盤算着等一下的行動步驟。

忽然，眼前人影一閃，有人自一間屋子後向教堂大門竄去！

王小克一看到那人的去勢，心下不由一懍。那麼敏捷的身手，定是個身懷絕技的人，却在深夜到教堂去幹甚麼？

王小克見機極快，在那人回頭過來窺伺動靜時，早已閃身躲在一道石牆之後了。

那人影見四下裏沒有異動，這才一步一步地踏上教堂的台階。

他把耳朵貼在大橡木門上一聽，輕輕把門推開一道縫，閃身而入。

然而，就在他進去五秒鐘後，風琴聲忽然响了起來，跟着，教堂中燈光大亮。

王小克正納罕間，只見那人奪門而出，亡命價地向外飛逃。

王小克仔細一聽，那風琴聲竟然隱有警車的「嗚嗚」信號，似乎在向人示警教堂中來了賊人一樣。

那人身法之快簡直匪夷所思，一眨眼間，已消失在黑暗中了。

王小克又向教堂望去，風琴聲已止，燈光也熄了，四下裏又是一片寂靜漆黑。

他眼珠一轉，決定上前去看個淸楚。

教堂的門仍然虛掩着，王小克向內窺探一眼，裏面黑漆一片，只有風管發着黯淡的光輝，一個人影也沒有，看來剛才的琴聲和燈光，並無吵醒任何人。

他遲疑一下，閃身而入，將背貼在門上，窺伺四下裏的動靜。

大風琴屹立在教堂一旁，王小克不禁暗暗奇怪，剛才驀然而發的琴音，到底是怎樣造成的？如果有人按鍵的話，那麼人呢。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跨出一步，沒有反應，這才跟着又跨了一步。

當王小克逐漸接近風琴時，教堂的壁燈忽然亮了起來，跟着，尖銳刺耳的琴聲又响了。

王小克大吃一驚，連忙退後幾步，驚疑交集地向四週望去。

沒有人！

那風琴無緣無故地，自行彈奏了起來！

琴音越來越高亢，燈光跟着越來越亮，王小克心念電轉，就是猜不到，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這時，教堂外傳來人聲：「甚麼回事？誰在三更半夜奏琴？」

「不知道，剛才我聽到琴聲响過一下，但立卽又停了。」

「誰在聖堂裏？」

「聖堂的門沒有鎖，莫非有人進去偷東西了？」

「胡說，誰敢在上帝頭上動土？況且聖堂中只有枱椅和聖經歌書，有甚麼寶貝東西令毛賊眼紅的？」

「糟糕，莫非看中了奉獻箱？」

「不錯，咱們快進去看看！」

人聲在琴聲中傳了過來，眼看村人立時便要擁入教堂，王小克又驚又急，他四週望了一眼，向教壇奔了過去。

當他剛在教壇下藏好身子後，數十個村人已衝進了教堂。

「咦？風琴怎麼自己在奏着？沒人彈呀！」有人吃驚地叫起來。

「燈都亮了，是誰開的？」

衆人你一句我一句，吱吱喳喳說話，琴聲倏地戛然而止，燈光也跟着熄了。

「媽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鬼！」

「胡說八道！聖堂之中，怎會有鬼？」

「黑漆漆的，甚麼都看不到，阿牛，你劃一根火柴瞧瞧！」

「吥嚓」一聲，有人燃了一根火柴，教堂中人影幢幢，益增一種陰森神秘氣氛。

王小克躲在教壇之下，大氣也不敢透一口，心想這時若是被村人發覺行藏，搜到身上的工具，那眞是凶多吉少了。

他一顆心怦怦亂跳着，只望村人不見有人，早點離去。

「咦，你們看！」有人叫了起來。

「甚麼？阿牛，你看到甚麼？」

「阿牛，在那裏？」

村人七咀八舌地問着話，但火柴已燒盡了，教堂中又陷入黑暗中。

「阿牛，再劃根火柴，你剛才究竟看到了甚麼？」有人問。

那「阿牛」又劃了一根火柴，一步一步地向大風琴走去，一面道：「你們過來看看，這是甚麼？」

衆人跟着他來到風琴前，只見琴蓋上放着一張白紙。阿牛伸手拿了起來，站在背後的人道：「是一張紙，上面寫些甚麼？」

「保護聖琴，外人勿近！」阿牛高聲唸了出來。

「保護聖琴，外人勿近？」有人喃喃地道：「這是甚麼意思？」

「我怎知道，」阿牛道：「這張紙是誰放在這裏的？」

「會不會是于牧師？」

「也許是袁指揮？」

就在這時，王小克聽到一陣急驟的脚步聲奔進了教堂。跟着，有人叫了起來：「于牧師來了！」

果然，于牧師的聲音傳入了王小克的耳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剛才風琴突然自己响了，我們趕來看時，見不到人，但它又停了。」

「哦？」于牧師雙眉一揚：「我也聽到琴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于牧師，我們在琴蓋上發現這張紙條。」阿牛說着把紙條遞上前去。

「保護聖琴，外人勿近——」于牧師大惑

不解，向衆人望去，問道：「是誰寫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們還以爲是你寫的哩！」

「是啊！如果不是你，那必定是袁指揮，否則怎會有紙條放在琴蓋上面？」

于牧師擺了擺手，示意衆人靜下來，這才道：「我並沒有寫過這張紙條。」

「哦？」阿牛眨了眨眼，道：「那一定是袁指揮寫的了！」

話聲甫畢，有人叫了起來道：「袁指揮來啦！」

于牧師轉頭望去，只見袁松拿着電筒，匆匆奔上前來。

他臉上充滿了詫異之色，問道：「究竟這裏發生了甚麼事，吵得像一個墟。」

「袁指揮，你看。」

于牧師把那張紙條遞上前。

袁松接過來一看，抬頭問道：「這是誰寫的？」

「不是你嗎？」有人反問。

袁松搖着頭，道：「不是我！」

「那究竟是誰？」

「說不定是上帝寫的。」

此言一出，教堂裏立時靜了下來。衆人都爲這張莫明其妙的紙條摸不着頭腦。

于牧師乾咳了一聲，道：「也許眞的是上帝的旨意，要我們好好保護這座聖琴，不可令外人接近它。」

「于牧師，甚麼才算外人？」有人問。

「這個——」于牧師沉吟了一下，道：「當然是非教友，和從外面來的人了。」

「非教友和外面來的人，怎會近這座聖琴？」有人問道。

袁松向于牧師望去，道：「今天早上，你不是帶了一個少年來參觀過它嗎？」

于牧師雙眉一揚，說道：「你——你懷疑他——」

「于牧師，這座聖琴是咱們村中最足以驕人的一件寶物，大家必須同心合力保護它，不能讓任何人損害絲毫。」

「這個當然，」于牧師道：「我看它比我自己的性命還要重要，難道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

「好啦，現在沒有甚麼事了，大家回去休息吧。」于牧師道。

衆人紛紛轉身離去，只有阿牛站着仰視着風琴，呆呆出怔。

「阿牛，你還不回去睡？」于牧師問。

「它……它剛才爲甚麼自動響了起來？」阿牛喃喃地問。

「也許是上主顯靈吧？」

「上主顯靈？」阿牛戇直的臉上，閃出一種不信的神情。

「阿牛，回去休息吧，記得明天早上要運貨入市區哩，」袁指揮道。

阿牛一邊向外走去，一邊掉頭望着大風琴，臉上全是茫然不解的神情。

阿牛離去後，袁松低聲道：「于牧師，這……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但願我知道。」

「我們的風琴並沒有自動錄音，播放裝置，它是沒有可能突然間響起來的啊。」

「唔——」于牧師望着風琴呆呆出怔，道：「也許是空氣氣流造成的？」

「你看看，」袁松伸手一指，道：「晚上都把窗子關了起來，根本沒有風吹進來。」

于牧師緩緩地點着頭，道：「以前從未試過發生這種事啊！」

「難道眞是上主顯靈？」

「唔。」于牧師點着頭，但臉上的神情却顯示他並不相信。

「晚了，我們還是回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再說，」袁松道。

「對，也許……也許明天請個技匠來看看，」于牧師望了那風琴最後一眼，道：「它內部可能壞了。」

「走吧。」

兩人離開教堂，順手把門關上了。

王小克這才吁了一口氣，坐直起身來。他把衆人的話聽得十分清楚，心想那紙條必定有人暗中放在上面的——會不會就是先前那個人影。

可是看他匆匆而逃的情形，却又不像。一個要人保護聖琴的虔誠教徒，怎可能聽到琴聲便如喪家之犬，落荒而逃？

王小克忖道：剛才那人必定是接近風琴有所行動，才令風琴突然響了起來，同時燈火大亮，正如自己遭遇的一般。

——爲甚麼會這樣？

王小克最初的解釋是：風琴中裝了隱蔽式電眼，只要有人接近它，便會開動機關，自動響了起來。

可是，他剛才聽過于牧師和袁松的一番對話，便把這個假設取消了，既然最瞭解這架風琴的于牧師和袁松說它無自動錄音播放的設備，如何可能用電眼觸動聲帶？

況且，如果由電眼觸動的話，剛才那麼多村人進來，爲何它又不響？

王小克想到這裏，腦際陡地一亮，想起那八個字：保護聖琴，外人勿近！

那些村人都是教友，是「自己」人，而自己呢？顯然地是外人！

難道眞是上帝顯靈，知道自己要破壞風琴，因此大發神威，顯靈護琴，並且警示村民不可讓外人接近風琴？

如果這種推測成立的話，那麼，先前那人影肯定也是「外人」了。

——他是誰？偷偷潛進教堂的目的又是甚麼？難道「丘惠芳」除了請自己來偷這風琴之外，還另外請了第二個「專家」？

王小克心中疑竇叢生，一時間却得不到解答，畧一沉吟，站了起身。

他再也不敢接近「聖琴」，繞了一個大圈，遠離着它，從教堂後門偷偷溜了出去。他想，反正還有四天的時間，倒不必急於一時。

就在王小克離開教堂之後數分鐘，教堂外人影一閃，又有人躡着足接近了教堂。

那人身手並不敏捷，反而有點笨鈍，正是村人稱作「大笨牛」的阿牛。

阿牛既笨且鈍，爲人又是十分固執，他剛才離開教堂時，一直不相信有「上帝顯靈」的事，決定在人們離開後，偷偷進去看個端詳。

他躡足踏上了台階，推開大門，跨進了教堂。

阿牛雖然也是教友之一，但十次禮拜，倒有九次缺席，偶爾一次出現，也都心不在焉。曾試過一次在于牧師講道時呼呼入睡，鼻鼾聲甚至蓋過了于牧師在教壇上講道的聲音。

于牧師深知阿牛爲人心地善良，經常單獨跟他講道理，然而，阿牛却總是聽不入耳，唱聖詩時，腔調十分古怪，經常引得教堂中的教友哄然大笑。他自己却渾若未覺，照樣的唱下去。

如今，他被一時的好奇心吸引，要探一探上帝「顯靈」眞相，偷偷進了教堂。

教堂中沉寂一片，阿牛雙手叉腰，望着風琴，喃喃道：「我就不信有顯靈這一回事，要顯的話，現在再顯一次給我看看！」

他一面說着，一面向風琴走了過去。

來到風琴前，他伸手搭住琴蓋，上下左右端詳着風琴，「哈」地一聲笑了起來，道：「我連摸也摸到你了，怎麼還不顯靈？」

他揭起琴蓋，又道：「大概我不是外人，因此你才不顯靈吧？」

說罷，他關上琴蓋，向琴側走去。

那風琴後有一條寬約尺許的甬道，可容人身側着通過，那是便利於檢查風琴的機件的，但由於這大風琴性能良好，安裝之後，從來未試過發生故障，因此兩旁的甬道，都用一塊三夾板封住了，以防小孩摸入其中嬉戲玩耍。

阿牛來到那幅木板之前，伸手敲了敲，發出「篤篤」的聲音來。

他跟着扳住木板邊沿，用力一拉，「拍」地一聲，木板被他拉出了寸許。

阿牛轉頭一看，見教堂裏一個人也沒有，決定撬開木板，看看風琴後面到底是些甚麼。

他找了一枝掃把，倒轉頭來，向空隙間插了下去。

木板被他撬下來了，就在它掉下地時阿牛忽然「呀」地一聲慘叫，跟着木板掉下地去。

詭異命案　古怪音符

于牧師執着衣領態度從容地向教堂走去。

他每天都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在教堂中，以待教徒們來「告解」。

這天早上，他起身盥洗完畢，吃過早餐，在山坡間散了一會步，又去訪問了兩個人家，信步向教堂走去。

「于牧師，早！」

「早！」

于牧師一面和村人打着招呼，一面踏上教堂的石級。

教堂的大門虛掩着，于牧師伸手一推，便推開了。對於教堂的門並無關好這一點，他並不以爲意，因爲天堂的門一直爲信徒開着，教堂是傳播上帝福音的所在，自然也該廿四小時開着。

他踏進教堂，向教壇那邊走去。

經過風琴側時，一瞥眼間，見有人躺在地上，不由呆了一呆。

他踏上前去想看個清楚，可是，當他接觸到那人的臉孔時，不由騰騰地連退三步，刹那之間，臉上變爲蒼白，肌肉不斷抽搐着。

像于牧師這樣有涵養的人，不論碰到了甚麼奇變，都似乎不可能令他吃驚得如此厲害。

可是，地上那人分明是個死人！

那還不算，那死人是他認得的，正是「大笨牛」阿牛！

阿牛雙眼瞪得鷄蛋一樣大，臉上全是恐怖驚悸的神情，顯然地，他臨死之前，一定見過平生未見過的恐怖事物！

于牧師的心怦怦地跳了起來，足足站在當地十分鐘之久，這才向阿牛的屍身走過去。

阿牛仰面而臥，臉色蒼白無血，死狀實是恐怖已極，于牧師慢慢地蹲下地來，在他身上掃了幾眼。

阿牛衣衫整齊，絕無和人搏鬥過的跡象，身上也無傷口，却已氣絕多時。

于牧師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站起身來。

他來到教堂門口，叫道：「來人呀，教堂裏發生命案啦！」

附近的村人聽到叫聲，紛紛拋下工作，奔上前來，不久之間，教堂中圍滿了人。

衆人看到阿牛的死狀，都是毛孔悚然，有人問：「于牧師，阿牛怎會死在這裏的？」

「我不知道，」于牧師聲音微顫，答道：「我一進來教堂時，便發現他的屍身了。」

幾個大胆的村人解開阿牛身上的衣服檢查一遍，詫異地道：「奇怪，他身上一點傷痕都沒有啊，到底是怎樣致死的？」

「他是被嚇死的！」有人說。

此言一出，于牧師雙眉陡地一揚，瞧阿牛臉上恐怖的神情，似乎是被嚇死的。

然而，教堂中有甚麼可以嚇得人致死的東西？

「不錯，他是嚇死的，你看這些青筋，」有人道：「那是胆被嚇破了。胆汁溢入血管之中造成的！」

于牧師自然不會相信這些鄉愚之見，但有一點却可以肯定：阿牛臨死之前，看到了比鬼魅更嚇人的東西！

「——那是甚麼？」

于牧師雙眉緊皺着。就在這個時候，袁松聞訊自家中匆匆趕來。

他望了阿牛的屍身一眼，臉上現出驚詫的神色，道：「這……這是怎麼一回事？」

教堂內的人你望我一眼，我望你一眼，誰也答不上話來。

「是誰發現他的？」袁松問。

「我。」于牧師答。

「他……他昨天晚上不是聽我們的勸告，回家睡覺去了嗎？」袁松道：「怎會死在這裏的？」

于牧師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沒有回答。

不一會，阿牛的父母從田中聞訊趕了過來，伏在他屍身上大哭大叫。

「兒啊！你爲甚麼就這樣捨我而去，娘沒有了你，這下半世如何過活！」

阿牛的父親凝視着兒子的屍身，便像傻了一般，做聲不得。

「于牧師，要不要報案？」

「村裏的事一向由村長處理，這個——」

于牧師沉吟着，一時間難以下決定。

「咱們還是把村長請來商量商量吧。」袁松提議。

「好。」

早已有人去通知村長徐德彰，說教堂裏發生了命案，領着他匆匆趕來。

那村長徐德彰是個六十餘歲，白髮飄飄的老者，年輕時做過海員，走的地方多，見識也很廣博，甚得村人愛戴，這村長已做了六七個年頭了。

他來到教堂時，村人急忙讓開一條路，給他親自看看阿牛的屍身。

徐德彰蹲下地來，凝視阿牛的屍身良久，才緩緩地站起身來。

教堂中數百雙眼睛，一齊望向村長。

徐德彰捋了捋鬚，却不出聲。

「村長，你說要不要報案？」袁松問。

徐德彰又望了阿牛的屍身一眼，道：「他是怎樣死的？」

「沒人知道，」于牧師答道：「不過看樣子是被嚇死的。」

徐德彰沉吟了半晌，向站在自己身畔的一個青年道：「阿秋，你去叫羅大夫來。」

那青年答應了一聲，轉身飛奔去了。

「咱們必須先查出他的死因，」徐德彰掃了衆人一眼，道：「然後才決定報不報警。」

「說得是。」

不一會，羅大夫提着藥箱匆匆趕來，他是「非聯邦醫生」，數年前自大陸來此，由於不能掛牌，因此只好在「翠華村」中替村人看病，「翠華醫院」欠缺人手時，余振中院長偶爾也會叫他過去幫幫手。

羅大夫替阿牛的屍身檢查了一遍，站起身來，滿面都是疑惑之色。

「羅大夫，他是怎樣致死的？」徐德彰問道。

「奇怪，他年紀這樣輕，身體又這樣壯，爲何却因心臟閉塞而死？」羅大夫喃喃地道。

「哦？」

羅大夫接着道：「他身上毫無傷痕，是因心臟病發而死的。」

「心臟病？」徐德彰向阿牛的父親望去，問道：「阿牛一向都有心臟病嗎？」

「我——我不大清楚。」

「這種病在經過大刺激或者大驚嚇的情形下，會突然發生，用不着五秒鐘便死去了。」羅大夫道。

人叢中立即有人說道：「對呀，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阿牛是被嚇死的！」

「唔，看樣子是被嚇死的！」

「村長拿主意便是。」

徐德彰命人扶開哭得不成聲的阿牛母親，再叫人將阿牛的屍身蓋了起來，搬離教堂，移到村中的祠堂去等待安葬。

不一會，教堂中只剩下于牧師，袁松和徐德彰了。

「聽說昨天晚上教堂的風琴突然自動响了起來，對不對？」徐德彰問。

于牧師向他點點頭。

「爲甚麼會這樣？」徐德彰又問。

于牧師和袁松對望了一眼，苦笑着，道：「我們還未查清楚。」

「那張紙條呢？」徐德彰道：「我可以看看嗎？」

于牧師自懷中取出那張紙條，遞上前去。

「保護聖琴，外人勿近……」徐德彰喃喃地唸着紙上的八個字。

半响，他忽然抬起頭來，問道：「是誰寫的？」

「我們也不清楚。」于牧師道。

徐德彰仰首向大風琴望去，道：「這座琴若無人彈，是不可能自己响的啊！」

「正是。」于牧師答。

徐德彰猶豫了一會，道：「于牧師，你現在去看看它可有什麼毛病。」

于牧師還未回答，袁松便道：「我去。」

他走到風琴之前，把琴櫈的位置擺好，揭開琴蓋，坐了上去。

于牧師和徐德彰來到他身後，看着他彈奏風琴。然而，袁松手指按下琴鍵時，却沒有聲音發出來。

袁松呆了一呆，用力再按琴鍵，然而，一樣沒有聲音。

「這——這是怎麼一回事？」袁松詫異地道。

「讓我來試試。」于牧師道。

袁松站了起身，讓于牧師坐到琴櫈上。

于牧師按一按琴鍵，一點聲音也沒有，於是較正了掣，然後再試。

可是，風琴寂靜，一點聲音也沒有。

這麼一來，于牧師也感事有蹊蹺了，站起身來，道：「莫非壞了？」

「昨天我試彈時，還好好的！」袁松道：「怎麼突然會壞了？」

兩人又分別試彈了幾次，風琴依然故我，都是沒有聲音發出來。

「看來是壞了，」于牧師道：「需得找個琴匠修修。」

「唔。」袁松漫應着，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

「袁指揮，如果要找人來修的話，也要快一點，」于牧師道：「不知裏面有什麼不妥，要修多少時間才會好，而我們沒有時間了，余院長的錄音會，這個星期六便要舉行。」

「是。」

「那麼由你去找人修吧。」

「好的。」

徐德彰見已無事，告辭離去。袁松一聲不响地跟着他背後走去，于牧師問道：「袁指揮，你去那裏？」

「到銀行去打電話叫琴行派人來修。」

「好，你去吧。」

當天中午時分，琴行派的人來了。他是個三十餘歲的男子，蓄着鬍鬚，頭髮很長，揹着一個工具袋，若非自我介紹，于牧師還以爲他是個四海爲家的嬉皮士。

「我叫肯尼，是琴行派來修你們的大風琴的。」

「我是這裏的于牧師，歡迎你！」

于牧師領着他向風琴走去，道：「就是這一座了。」

「是什麼地方壞了？」肯尼問。

「不知道，就是沒有聲音。」

肯尼放下工具袋，揭開琴蓋，伸出指甲內滿是污垢的手，試彈了幾下。

「是不是？它不發出聲音的。」

肯尼皺着兩道濃眉，將所有的琴鍵試了一遍，閤上琴蓋，道：「可能是風箱和風管間的傳動器鬆了。」

「需要多少時間才修得好？」

「很難說，如果問題眞的發生在傳動器上面，扭緊它便行了，」肯尼一副懶洋洋的樣子，道：「那只要幾分鐘。」

「如果問題不在傳動器上面呢？」

「那就難說得很了，」肯尼道：「不論如何，我要先檢查一下。」

「請這邊來。」

于牧師領着他來到風琴後面，那塊本已掉在地上的木板，已經放回了原位，他把它拿了下來，道：「請進。」

肯尼踏進甬道時，于牧師要跟着進去，不料肯尼却道：「我工作時不喜歡有人跟前跟後，牧師，你不見怪吧？」

于牧師又是一呆，隨即澀然一笑，道：「對不起，想不到會妨碍你的工作。」

「風琴到底有什麼毛病，二十分鐘之後，我會讓你知道。」

「是。」

于牧師答話時，轉身向外邊去，有一個村人神色惶急地跑了進來，道：「于牧師，阿牛媽悲慟過度，舊創復發，似乎就要去了，她——她想見見你。」

「哦？」于牧師雙眉一揚，一手拿了本聖經，隨着村人離開教堂。

阿牛的家就在教堂附近不遠之處，于牧師來到屋前時，看到門口圍集着不少人，人人臉上都是黯然的神色。

村人把于牧師領進屋去，只見阿牛媽躺在床上，面色死灰，額上汗水不斷地淌了下來，似乎已在彌留時刻。

于牧師踏上前去，阿牛爸迎了上來，低聲道：「內子看來不行了。」聲音嗚咽沙啞，他驟逢失子之痛，悲慟無已，只是强行支持着才沒倒下去而已。

于牧師來到床前，伸手摸一摸阿牛媽的額頭，觸手處炙熱異常，又把了把她的脈，脈搏微弱，幾不可辨，果眞是十分危險了。

「羅大夫呢？」

「他到隣村去看病了。」有人回答。

「那還不去叫他！」

「已經着人去叫了，可是隣村離此四五里路，又無馬路，靠兩條腿走，少說也要成個鐘頭才能來回。」那人答。

于牧師嘆了口氣，道：「可惜余院長不在這裏，醫院又關門了，否則——否則——」說着連連搖頭嘆息。

這時，阿牛媽也許是迴光反照的關係，睜開了雙眼，聲音微弱地道：「阿——阿牛——你——你實在不該——不該如此離我而去—」

阿牛爸聽到妻子的話，跪到床前，俯視着愛妻，兩行淚簌簌而下。

「阿——阿牛，媽——媽來看——來看你了——」阿牛媽聲音越來越低，終於，雙腿一直，含淚而逝了。

阿牛爸終於痛哭出來，于牧師並沒有勸他別哭，因爲他知道，在這個情形之下，讓他好好地痛哭一場，對他反而是有益的。

于牧師揭開聖經，唸了一段經文，然後，把被單拉起來，蓋住阿牛媽的臉部。

阿牛爸伏在愛妻的屍身上，哭得死去活來，他失子喪妻，神經大受刺激，哭得一會，昏厥過去。

村人急忙拿了藥油替他揉擦，幸好這時羅大夫趕到，立時替他急救，不一會甦醒過來。

于牧師安慰了他幾句，記掛着教堂中的風琴，轉身離開。

他來到教堂前，見裏面靜悄悄地，沒有一點琴聲，不由暗暗失望，若是肯尼修好了風琴的話，這時應該在試彈了。

于牧師望了望腕錶，離自己到阿牛家中，已有半個多小時。

他想，風琴到底什麼地方出了毛病，肯尼此時該查出了吧？

踏上石級時，背後忽然有人叫道：「于牧師！」

于牧師回頭一望，原來是昨天見過面的少年——王小克！

「王兄弟，你好！」于牧師笑着和他打招呼。

「聽說教堂裡的風琴壞了？」

「是的，」于牧師愕了一下問道：「你怎麼知道？」

「剛才我去過銀行，袁指揮剛巧在打電話，我在旁聽到了。」

「哦！」于牧師這才恍然。

「琴行裏的人來了嗎？」

「來了，」于牧師搭着王小克的肩膊，向內走去，道：「現在應該修好了吧？」

兩人一踏進教堂，風琴立時响了起來。由於聲音來得太突然，王小克和于牧師都被嚇了一跳。

「修好了！」于牧師大喜。

王小克却皺着眉頭，道：「于牧師，你看看，風琴沒有人彈哩！」

于牧師向風琴望去，琴櫈上果然沒人坐着。這時，風琴聲越來越尖，隱然有警車警號聲。王小克一聽到這種聲音，心頭不由一動。

「于牧師，你仔細聽聽，那像不像是警號聲？」王小克道。

于牧師側耳一聽，果然發覺風琴聲有異，詫異地道：「怎麼一回事？」

「于牧師！」袁松自外奔了進來，道：「風琴修好了嗎？」

然而，他立即也聽到風琴有點不同，喃喃道：「昨天晚上發出來的就是這種聲音！」

「哦？」于牧師大惑不解，一步一步地向風琴走過去，一面叫道：「肯尼！肯尼！」

沒有人回答他。

這時，他已來到那條甬道，探首一望，失聲叫了起來：「肯尼！」

王小克和袁松聽到于牧師聲音有異，急忙奔上前去看個究竟，只見肯尼仰首而臥，躺在地上動也不動一下，不知是死是活。

「肯尼！」于牧師又叫了一聲。

然而，肯尼並沒有回答，尖銳的風琴聲，依然响個不停。

王小克奔上前去，把肯尼拖了出來。于牧師一看肯尼的臉孔，不由低呼了一聲。

肯尼雙目圓睜，咀巴張開，臉色蒼白，已然死去了，而死狀和阿牛一模一樣！

「我的天！」于牧師低低呻吟了一聲。

王小克定眼一望，只見肯尼右手拿着一把螺絲批，似乎是在修理風琴的時候，突然暴斃的！

袁松發呆望着肯尼的屍身，良久說不出話來。

「他——他的死法和阿牛一模一樣！」袁松吶吶地道。

阿牛的死也許是天注定，可是，肯尼呢？他的死和死法和阿牛一樣，不會是巧合吧？刹那之間，王小克腦際又升起了那無數疑團。

他從村人口中獲悉了阿牛遇害的情形，如今再看到風琴修理員的死狀，於是覺得事情有點不簡單了！

風琴的尖銳聲仍然响着，王小克念頭一閃，想到了「保護聖琴，外人勿近」那八個字，於是轉身向外奔去。當他離開教堂時，琴聲戛然而止。

王小克在石階上站了一會，然後再踏進教堂，一接近風琴，琴聲又响了起來。

即使是再笨的人，也應明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了，何況王小克玲瓏剔透，他怎會猜想不到呢？

很明顯的，風琴聲是爲他而响，因爲他是「外人」，是不屬於「翠華村」的人！

于牧師和袁松正爲琴聲的突停而感愕然，見王小克回來後，風琴又响了起來，對望一眼，逐漸也明明白其中究竟了。

「王兄弟，你再出去看看。」于牧師低聲叫道。

王小克依言向外走去。

果然，他甫離教堂，風琴聲又戛然而止，成爲絕响了。

于牧師和袁松對望了一眼，緩緩點着頭。

「于牧師，記得那張紙條嗎？」袁松問。

「保護聖琴，外人勿近。」

「不錯，那姓王的是外人，因此，聖琴不許他走近，」袁松道：「他一走近聖琴便會自動响了起來，向我們示警！」

于牧師滿面疑惑之色，仰首望着大風琴，喃喃道：「眞有這樣的事？」

「于牧師，如果不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亦不會相信。」

袁松說着向王小克走過去，說道：「王先生，這一切你也看到的了，我們這裏並不歡迎你。」

「你是指人還是指神？」

袁松呆了一呆，答道：「不論如何，你是本村不歡迎的人，請自便吧。」

王小克想不到袁松竟會不留情面地向自己下驅逐令，眼珠子一轉，微笑道：「袁指揮，據我所知，上帝是不會像你這樣對待他的子民的！」

于牧師走了過來，詫異地望着王小克，道：「奇怪吧？它——它竟分得出你是村人還是外人！」

「于牧師，你認爲這是神蹟？」王小克問道。

「如果不是神蹟，那該作何解釋？」于牧師茫然地道。

「也許暗中有人操縱呢？」王小克深意地望着袁松，道：「要知道，在風琴中要裝一個電眼之類的儀器，再裝一架錄音機，並不是困難的事哩。」

「我們可以再來做一次實驗，」袁松道：「如果有人暗中操縱的話，應該躲在教堂中，

可是你看看，教堂裏有沒有人？」

王小克放眼望去，教堂裏空空如也，一個人也沒有。

「好，你再走進去看看！」

王小克依言踏進教堂，一面留意着袁松的擧動。只見他雙手盤在胸前，一副神定氣閒的樣子。

當王小克的身子接近風琴時，它突然響了起來，聲音高亢尖銳，自風管中透射出來，似乎不是自錄音機或擴音機播放出來的。

王小克急忙奔出教堂，琴聲又停了。

「怎麼樣？」袁松冷冷地問：「你現在還懷疑神蹟嗎？」

王小克搔了搔頭，望着教堂內的風琴呆呆出怔。

「王兄弟，看來你的確不宜進出本村的教堂哩！」于牧師道。

王小克苦笑一下，其實他昨晚就已經試過了，那大風琴的確很不可思議，在黑暗之中，也辨得出有人接近，甚至連村人和「外人」也分得淸淸楚楚。

「王兄弟，眞是對不起，幸好上主是無所不在的。」于牧師歉疚地說。

「沒關係，反正我又不是住在這裏，只是偶爾過來玩玩而已。」

袁松望了王小克一眼，一聲不响地踏進教堂，不一會，悠揚的聲傳了出來。于牧師和王小克向內望去，只見袁松正坐在風琴前演奏。

「唔，肯尼臨死之前把風琴修好了。」于牧師喃喃的道。

× × ×

王小克雙手插在褲管裏，垂着首細數自己的脚步，向前走着。他心中亂成一團，腦際間在思索着，到底那是一座「聖琴」，抑或是一座「魔琴」更或者只是人爲的故作玄虛而已？

照王小克的常識判斷，最後那個假設最有可能，因爲在袁松的眼色神情中，他得到了一點啓示。

一面走一面思索着，不經不覺又來到「翠華村」那惟一的銀行門口。

王小克偶爾抬頭一望，忽然看見在玻璃門的反映下，有人影一閃，躲到一座屋子之後。

那人影的身型好熟，似乎不久之前才見過。王小克畧一思索，立時想到是昨晚在教堂看到的那一個。

他心下一動，推開玻璃門，踏了進去。

銀行的職員姚良平迎上前來招呼，王小克向他笑一笑，道：「我來涼涼冷氣而已。」

說着，他放眼向外望去。

銀行的玻璃門是特製的玻璃，從裏面可以望到外面，外面却看不到裏面情形的那一種。

王小克看到一個廿四五歲的青年，鬼鬼祟祟地自屋子後面探首出來。

那青年身上衣着光鮮，鼻樑上還架着茶色闊邊眼鏡，頭髮很長，看樣子便知不是村中的人。

他是誰？

王小克心中猜測着對方的身份，同時暗暗奇怪，他爲什麼要跟踪自己？

畧一沉吟，他決定設法把它查出來，於是推開玻璃門，踏了出去。

他假裝不知有那青年的存在，逕自向一條通向後山小徑走去。

不一會，王小克聽到背後有脚步聲跟着，於是閃身躲到一塊大石之後。

那青年匆匆跟了來。

他經過大石時，看不到王小克的人影，站在當地左顧右盼。

王小克自他背後出現，冷冷地問道：「喂，在找人嗎？」

青年聽到王小克的聲音，渾身一抖，轉過頭來，見王小克笑吟吟地站在自己背後，不由打了個突，一時間不知所措。

「你——」

「兄弟，你的跟踪技術實在很不够家，」王小克冷冷笑着說：「是誰派你來的？」

青年臉上閃過陣慚愧的神色，吶吶反問：「你——你是誰？」

「咦？奇了，已然你不知道我是誰，爲什麼自後跟踪着我？」

「我見你鬼鬼祟祟的，怕你要不利於村人，所以暗中監視。」

「是嗎？」王小克斜眼打量着他，道：「你是『翠華村』的人？」

「不錯。」

王小克搖着頭，道：「恐怕不見得吧？昨天晚上，你鬼鬼祟祟地在教堂外面幹什麼？」

青年臉上勃然變色，吶吶地道：「你——你——」

「那風琴第一次的響聲，是爲你而響的，可見你也是外人，不是『翠華村』的村人！」

青年被王小克揭穿了身份，臉上現出了殺機，倏地踏前一步，擧手一拳向王小克面門打來。

王小克見他面露殺機，早已暗中提防，見他揮拳擊來，覷準來勢，五指一抓，抓住了他的拳頭，用「四両撥千斤」之法，順勢一拉。

這青年怎料得到王小克這個少年身懷絕技，被他拉得向前仆去。

青年在地上跌了個狗吃屎，但立即彈跳起身，臉上漲得通紅，奮身又向王小克攻來。

王小克氣定神閒，一拳向他左膊擊去，正是「威風八路拳」的「初試啼聲」。

他這一拳後發先到，在青年肩膊上重重的一擊；青年只覺一陣疼痛，一條左臂竟似要脫臼而斷。心下大吃一驚，自腰間拔出一把小刀，蓄勢而上。

王小克冷冷一笑，留神戒備着。

青年忽然大喝一聲，飛撲上前來。

王小克右脚一揚，向他手腕踢去，青年虎口吃痛，小刀脫手飛出。

他心知不是王小克敵手，沉吟一下，轉身便逃。

「站住！」王小克叫道。

然而，青年那裏聽他，跑得更加快了！

王小克眼珠一轉，也不追趕，只是自袋中取出兩枚玻璃彈，對準了青年的雙腿發射。

「噗，噗」兩聲，玻璃彈擊中青年小腿，他「啊呀」一聲慘叫，栽倒下地。

王小克慢慢踏上前去，道：「你還未告訴我爲何自後跟踪，如何能走？」

青年撫着小腿雪雪呼痛，抬起頭來，驚詫交集地望定了王小克。

「快說，你是誰！」王小克沉聲問。

「我——」青年沉吟一下，答道：「我姓凌，名叫凌貴。」

「是誰派你來跟踪我的，到底又是爲了什麼跟踪我？」王小克又問。

「沒有人派我跟踪你。」

「哦？」

「是的，是我自己一時好奇，打算看看你到底是什麼人，所以才自後跟踪而已。」

王小克聽他語氣，知道是事實，道：「現在知道我是什麼人了吧？」

凌貴點着頭，道：「你是『小鬼子』！我聽人說過，小鬼子的『玻璃彈』很厲害！」

王小克笑着點了點頭，見凌貴痛得額上汗珠直冒，蹲下地來，伸手替他在小腿上推拿。

「謝謝你！」

王小克替他推拿了一會，問道：「你不是

本村的人，對不對？」

凌貴猶豫了一下，坦白點着頭。

「你是市區來的？」王小克又問。

「是的。」

「來這裏幹什麼？」

「這個——」凌貴欲言又止，最後嘆了一口氣，道：「小鬼子，我可以不回答這個問題麼？」

「如果我一定要你回答呢？」

「這——這——」凌貴吶吶地道：「我——我就會沒命的！」

王小克呆了一呆，道：「如此嚴重？」

凌貴點着頭。

「有人不准你說？」

「唔。」

「他是誰？」

凌貴苦笑着，道：「小鬼子，我不能告訴你。否則，一樣會沒命的。」

王小克凝視了凌貴半响，覺得此人並非大奸大惡之徒，可能只是犯罪組織的一個小爪牙而已，他已不肯說，自己如相逼過甚，也只是令他難做而已，嘆了口氣，站起身來。

「小鬼子，你到那兒去？」

「關你什麼事？」王小克反問。

凌貴慢慢試着站了起身，苦笑道：「我想知道你來本村幹什麼。」

「我也不能說。」

凌貴呆了呆道：「你也是受命而來的？」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毫無疑問，凌貴是被人指使而來的。

他的目的是什麼？在背後指使他的那人是誰？王小克凝視着凌貴，腦際念頭轉動。

凌貴却沒發覺自己漏了口風，仍然牢牢望着王小克，等待他的回答。

王小克淡淡一笑，轉身走了。

他回到酒店，櫃面的職員一見了他，便道：「王先生，剛才有幾個電話找你。」

「哦？」

職員笑着補充了一句道：「但都是同一個人。」

王小克這才釋然，自己住在這間酒店，只有丘惠芳和白小妹她們知道而已，剛才那幾個電話，一定是惠芳打來的。

「有訊息留下嗎？」王小克問。

「有的，那位小姐留下電話，叫你一回來，立即打去。」職員說着把一紙條遞了給王小克。

王小克接過紙條一看，不由一呆，原來上面竟然是自己家中的電話號碼。

「對方沒有留下姓名？」王小克問。

「電話是接綫生接的。」職員陪笑答：「不大淸楚了。」

王小克向他說了聲「謝謝」，回到房間，撥下家中的電話號碼。

電話鈴响了幾下，白小妹來接聽了。

「小妹，剛才你打過電話來酒店給我？」

「是的。」

「什麼事？」

「今天早上，『國際旅行社』有人來找過你。」白小妹道。

「國際旅行社？」王小克詫異地道：「我不認識他們啊！」

「他們的經理親自送了三張機票來，」白小妹小道：「是赴夏威夷、關島一帶旅行的雙程機票。」

王小克大惑不解，道：「爲什麼？」

「那個經理叫葉建光，說是免費送給我們，要我們後天動身去旅行的。」

王小克聞言抓着電話筒楞楞地出不了聲。這還是他第一次聽到「國際旅行社」的名號，他們怎可能平白送三張機票給自己？

「小鬼子，你是不是去參加過什麼有獎遊戲，中了獎？」白小妹問。

王小克搖着頭，呆呆地不出聲。

白小妹見他不回答，問道：「小鬼子，你怎麼不說話？」

王小克這才記起是和白小妹在談電話，立即道：「沒有啊！我從來沒寫信去參加什麼有獎遊戲。」

「那麼他們爲什麼無緣無故地送三張機票給我們？」

王小克苦笑一下，腦際間念頭電轉，正在思索着其中的理由。

「那『國際旅行社』是本市最大的旅行社，」白小妹道：「他們是不會騙人的。」

「機票在你手嗎？」王小克忽然問。

「是的。」

「你答應他們到夏威夷去了？」

「唔，」白小妹道：「不過，我告訴那個葉經理說，眞正的決定還要等你回來後，葉經理希望你打個電話和他聯絡。」

「電話號碼呢？」

白小妹說了一個號碼，王小克照着打去，接聽的是一把嬌滴滴女聲：「國際旅行社。」

「請問葉經理在嗎？」

「那一位找他？」女聲反問。

「姓王，王小克。」

「對不起，葉經理剛巧走開了，王先生有什麼貴幹？我是他的秘書，可以告訴我嗎？」

「這個——」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葉經理什麼時候回來？」

「不一定。」女秘書又道：「這樣吧，也許王先生留下電話號碼，等一下他回來了，我叫他覆電話給你，好不好？」

王小克想了一想，把酒店的電話號碼和自己的房號給了她。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躺上床去，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

他告訴自己，天下間絕對沒有如此便宜的事——三張來回機票，目的地是夏威夷，價錢絕不便宜，做生意的人銖錙必較，豈會無緣無故送自己三張機票？

用不着說，如果自己接受了這份「禮物」的，一定要答應對方的條件！

——什麼條件？

王小克望了電話几一眼，它竟然就在這個時候响了起來。

一定是葉經理打來的，王小克彈跳起身，上前拿起電話，「喂」了一聲。

「小鬼子？」

意外地，那是丘惠芳的聲音。

「歐太，我正想找你！」王小克隨口便道：「計劃又碰到困難了。」

「哦？」

「你找我做這樁差使時，並無聲明那是一具『聖琴』！」

「什麼聖琴？」丘惠芳愕然問。

「只要不是『翠華村』的人走近它，它便會大聲响了起來，作出警號！」

「有這樣的事？」

「我一連試過幾次，都是還沒接近它，便被那警號將人召來。」

「哦？」丘惠芳的語氣透着訝異，道：「以前不是這樣的啊！」

「我不管它以前怎樣，總而言之，我現在很難下手。」王小克道。

「——你的意思是要取銷這次的交易？」丘惠芳沉聲問。

「除非你再加一點費用。」

丘惠芳沉吟了一下，道：「好，你打算要

多少？」

「一倍！」

「你說計麼？」

「一倍，歐太。」

「十萬元！」丘惠芳低呼了起來，道：「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你不是說過，錢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保守秘密嗎？」王小克深意地道：「而我可以替你保守秘密。」

「其實……我也沒有什麼秘密需要保守的，我只不過想設法中止那場錄音而已。」

「歐太，恐怕不止吧？」王小克頓了一頓，又道：「其實我亦不需要知得太多，只要你付錢，我便爲你做事，貨銀兩訖乾淨俐落。」

「好，我答應你。」

「但我這次要收百分之四十的訂金。」

「那是多少錢？」

「兩萬！」王小克道：「另外五萬的百分之四十。」

「我一時之間到那裏籌這筆錢？」

「今天星期三，銀行開着，」王小克道：「再說，你可以寫支票給我，我相信你。」

「這個——」

王小克道：「歐太，寫支票給我吧，不必用現鈔了。」

「你現在就要？」

「是的，」王小克道：「五點之前，如果接到你的訂金的話，我便開始行動，否則，我會將你以前給我一萬元訂金，退回給你的。」

丘惠芳沉吟一會，終於吁了一口氣，道：「好吧，都依你。」

「等你。」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又躺到床上，他咀角泛起一陣得意的笑，只要接到她的支票，就可以從她的簽名和戶口查到她的眞正身份了！

王小克在電話中不揭穿對方的身份的原因，便是希望做成這筆生意，而他知道，「丘惠芳」付得出錢！

大約半個小時後，房門「篤篤」地响了起來。王小克心想錢送來了，趨上前去，把門打開。

然而，站在門口的並不是風姿綽約，我見猶憐的丘惠芳，而是個矮矮胖胖的中年男子。

「王小克王先生？」中年男子笑容可掬地問。

「你是——」

中年男子伸出肥厚的手，和王小克相握着，一面說道：「在下是『國際旅行社』的葉建光！」

王小克不由自主「啊」地一聲低呼，他本來正在等候葉建光的電話，想不到他却直接上來。

「王先生，我可以進來嗎？」葉建光面上仍然露着謙卑的笑容。

「請進。」王小克讓身給他入房。

「謝謝。」

王小克請他就座後，問道：「葉經理有什麼指教？」

「不敢，不敢！」葉建光連忙道：「在下此次冒昧造訪，是想請王先生賞個面。」

「賞什麼面？」

「今天上午，我親自送了三張來往夏威夷的頭等機票到府上——」

「我知道了。」王小克問：「我和貴公司似乎沒有什麼來往，爲什麼突然送此厚禮？」

「不，不，這只是一點小意思而已，希望王先生賞面。」

「利用這三張機票，到夏威夷旅行去？」

「正是，」葉建光點着頭，道：「至於一切手續，我們負責辦理，王先生一點也不用花腦筋。」

王小克疑惑地望着葉建光，問道：「貴公司爲什麼要這樣招待我們？」

「這……這是爲了宣傳而已，」葉建光道：「王先生在本市是個大大有名的人物，敝公司希望藉此行發點消息，收收廣告。」

「據我所知，貴公司規漠很大，也有廣告公司負責安排一切宣傳事宜，那用得着你們行政人員親自出馬？」王小克問。

「這——」葉建光遲疑了一下，答道：「這次是例外，這次是例外！」

「哦？」王小克道：「三張來回頭等機票價值不菲吧？」

「小意思而已，」葉建光道：「如果王先生答應成行，所收的宣傳效果，是大大的值回票價了。」

王小克將信將疑，又問：「那三張機票是不是隨時可以使用的？」

「這——」

「如果是隨時可以使用的話，那麼，只好拜領葉經理的一番美意了。」

「王先生，」葉建光歉疚地說道：「那三張機票並非隨時可以使用的。」

王小克咬着唇，問道：「那麼你們希望我們幾時成行？」

「最好是這一兩天之內。」

「手續趕得及吧？」

「當然趕得及，敝公司有專人辦理，保證二十四小時之內就可辦妥。」

「可惜這兩天我不大有空，」王小克試探問：「過兩天行嗎？」

「這……」葉建光沉吟了一下，道：「只要在星期六之前起程就行了。」

王小克聞言心中不由一動：星期六之前！

只聽葉建光又道：「今天星期三，還有兩三天的時間。」

「星期六下午走行不行？」王小克進一步試探。

「最好是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早上，」葉建光道：「王先生，這三張機票只有七十二小時的期限，這一點希望你明白。」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忽然問道：「葉先生，到底是誰幇襯你們這筆生意的？」

葉建光臉色微微一變，但隨即假裝不解地問：「王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那還不簡單嗎？有人希望我星期六下午離開此地，因此向你們訂了三張機票，想假借『免費招待旅行』，把我送走，而你們爲了做成這筆生意，賺取一大筆回佣，因此假裝用你們公司的名義送出機票，以免令我起疑，對不對？」

剎那之間，葉建光臉色大變，口呆目瞪地望定了王小克。

「葉先生，我沒有猜錯吧？」王小克淡淡地笑着問。

「這……這……」葉建光吶吶地答不出話來。

「葉先生，對不起，請你代我多謝貴公司的那位客戶，他的『美意』我不能接受。」

葉建光不安地搓着雙手，忽然低聲央求道：「王先生，你就答應一次吧，免費遊埠有什麼不好？如……如果你肯，我……我津貼你一千塊現金的袋金。」

王小克搖着頭，道：「謝謝你的好意，這件事我無論如何不能答應你。」

葉建光見王小克語氣堅決，嘆了一口氣，道：「這樣子叫我怎樣交差？」

「向公司還是向那位客戶？」

葉建光望了王小克一眼，並不答話。

「葉先生，我主意已決，你無須浪費時間

了。」王小克道。

葉建光咬了咬牙，忽然向王小克跪了下來。這一着大出王小克意料之外，剎那間不知如何是好。

「葉先生，你……你快起來！」王小克伸手相扶。然而，葉建光身材肥胖，王小克一時間扶不起他。

「王先生，我求求你，答應這麼一次吧，否則……否則……」

王小克望住葉建光哭喪着臉，接口問道：「否則怎樣？」

「我的飯碗便要不保了！」

王小克笑了起來，道：「做不成一單生意，尋常得很，公司未必會炒你魷魚的，放心好了。」

「可是這單生意不比尋常。」

「哦？」王小克心中一動。

「王先生，如果我告訴你事實，你……你肯答應我嗎？」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說道：「你先說來聽聽。」

「老實不瞞你說，這單生意是我們幕後老板，千辛萬苦才托人吩咐下來的。」

「你們的幕後老板是誰？」王小克終於把他扶起來，道：「坐着慢慢說吧。」

「我們公司一共有四個老板，但眞正在幕後支持的大老板，是胡金易！」

王小克一聽「胡金易」這三個字，不由自主地低呼了一聲。

這三個字對王小克來說，簡直如雷貫耳！

胡金易是本市毒梟——像胡金易這樣有潛力的大毒梟，本市還有不少，可是，却沒有一個像他這樣出風頭。消息天天見報，而且都佔了頭條的位置。

確切一點來說，胡金易現在身繫囹圄，被警方拘留查訊中，法庭一連七天定期審訊，星期六便是宣判的日子了！

正因爲胡金易是本市開埠以來，第一個落網的大毒梟（警方以前拘捕的販毒人物，都只不過是些蝦兵蟹將而已），因此相當哄動。

尤其是這幾天，審訊進行得如火如荼，各大報章都以大量的篇幅刋載有關消息，「胡金易」這三個字，四百餘萬市民中，可說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王小克暗暗奇怪，胡金易在獄中待審期間，爲何要吩咐外面的手下免費招待自己遊埠？

當他聽到葉建光說「千辛萬苦才托人吩咐下來」的那句話時，已暗覺納罕，如今一聽那幕後大老板是胡金易時，不禁恍然。

事實上，警方拘捕了胡金易後，爲怕他越獄逃走，採取了史無前例的保安措施，有一段時期，甚至拒絕他和律師相見。他要把這個消息傳出來，自然大費周章了。

只聽葉建光又道：「胡大哥出事前對我很好，我在『國際旅行社』的職位，還是他特意爲我安排的，這許多年來，他從未要求我做過什麼事，僅此一次而辦不到的話，我還有什麼面目見他？」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道：「你可知道他爲什麼要我離開本市嗎？」

「這一點便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葉建光道：「我只負責把機票送交給你，同時遊說你成行而已。」

王小克咬着唇不出聲，胡金易在警方手掌之中，憑他的神通廣大，對外間發生的事必然有所聽聞，因此才會要自己離開本市的。

可是，他究竟爲什麼要自己離去？難道就因爲得悉了自己要去偷那風琴的事？

風琴和大毒梟怎拉得上關係？況且，丘惠芳似乎也不可能和販毒組織拉扯在一起啊——

王小克心中充滿了疑團，一時間却得不到解答，不由又急又氣，在房中踱來踱去。

「王先生，我已經把一切告訴你了，請你高抬貴手，答應了我吧！」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說道：「好，我答應你！」

葉建光大喜過望，道：「謝謝，謝謝你！」聲音竟因過度興奮而有點微顫。又問：「王先生，你……你幾時離開本市？」

「明天一早。」

「好極了！」葉建光道：「我立刻替你辦手續。」

「來得及嗎？」

「來得及，來得及！」葉建光道：「我們上司和移民局的關係很好。」

「那麼，你到我家去拿證件，明天早上十時左右，在機場等。」

「是，是！」

「現在快去吧，時間無多了。」

葉建光歡天喜地走了，王小克拿起電話，撥下家中號碼，吩咐白小妹等一下葉建光來拿身份證件時給他。

「小鬼子，你眞的想去？」

「是的，我已經答應他了。」

「那麼我和小辣椒也收拾一些行李衣服，以便到了夏威夷時穿着。」

「小妹，」王小克忽然壓低了聲音，道：「隨便收拾一些行李，不必太認眞！」

「哦？」白小妹聰明剔透，立時聽到王小克語氣有異，道：「你——」

「是的，我只答應他離開本市到夏威夷去，却沒有答應他要去多少時間，」王小克道：「明天是星期四，星期五晚上趕回來，也來得及！」

白小妹不禁有點失望，道：「小鬼子，那樁差使你仍想做下去？」

「當然，」王小克道：「一來是爲了好奇，二來嘛——那位自稱歐太的女人又加了我一倍的酬勞，試想想，十萬塊在以前要擦多少雙皮鞋？有錢不賺，是天下間第一號傻瓜。」

「那麼我們是不可能免費在夏威夷玩玩的了。」

「小妹，只要做成了這單生意，十萬塊够我們三人環遊世界的了！」

「咦？其實可以由你一個人回來辦事，我和小辣椒留在那邊玩！」白小妹忽然提議：「反正以前你也習慣一個人辦事的了。」

「問題是這一樁差使必須由你和小辣椒幇手，才有成功的希望。」

「你已經想到了偷走風琴而不被人發覺的辦法？」白小妹問。

「是的。」王小克道：「電話裏不方便談得太多，明天早上十點在機場見面再談吧。」

「好。」

「對了，你們也要帶點行李才像樣，千萬別兩手空空，他們會起疑的。」

「知道了，」白小妹笑道：「這還用得着你吩咐嗎？」

掛斷電話後，電話鈴立時响了起來。

「喂。」

「王先生，有人交來一個信封在櫃面，」是酒店職員的聲音：「我們現在送上來，可以嗎？」

王小克心中不禁一動，說道：「好，快送上來。」

他興奮地掛斷了電話，丘惠芳送來的只是一個信封，裏面一定是支票了！

有了支票的簽名和戶口，要調查這個「丘惠芳」的身份，也就易過借火了。

等丘惠芳的身份明顯後，這一連串的疑點

，大概也可以明朗化了。

他一直等着伙記前來敲門，也許是過於心急的原故，雖然只有短短幾分鐘，感覺中却好像幾個小時一般的長久。

「篤，篤，篤！」

王小克趨上前去，打開房門，伙記陪笑把一個信封遞過來。

「謝謝！」

王小克把房門關上，急不及待地拆開信封，自內取出一張支票。

可是，他一看到那張支票時，不由得呆住了！

不錯，那的確是一張支票，但却是銀行的「本票」，任何人都可以向銀行購買，名是銀行經理簽的。

王小克拿着那張銀行本票呆呆出怔，銀碼是兩萬元，一個仙也不少。

「好狡猾的女人，」王小克讚了一聲。

由此看來，那丘惠芳是有意隱瞞自己的眞正身份，不想被人知道了。正因爲如此，才更增加她的神秘感。

當王小克把銀行本票塞進袋內時，房門又「篤篤」地响了起來。

王小克怔了怔，這時又有誰來找自己了。

他走上前去，隔着門問道：「誰？」

「我！」是一個很熟悉的聲音，道：「凌貴！」

王小克打開房門，站在門口的，果然是中午碰過面的凌貴。

「王先生，我找得你好苦！」凌貴劈面便道。

王小克愕了一然，道：「找我幹什麼？進來坐一會吧。」

「不，不坐了，」凌貴向房裏探首一望，問道：「王先生，你有沒有空？」

「幹什麼？」

「我波士想請你去談一談。」

「你波士？」王小克又呆一呆，問道：「他是誰？」

凌貴霍然一笑，道：「車子就在下面，你去到就知道了。」

王小克沉吟着，凌貴急忙說道：「王先生，我波士是絕無惡意的，今天中午我不識好歹，有眼無珠向你動刀子，回去告訴了他，還吃了他一頓大罵哩！我波士說，對你要尊重，不可——」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道：「好，好，我跟你走一趟吧。」

凌貴大喜，急忙作了一個「請」的姿勢，王小克隨着他來到樓下，凌貴手一揚，一輛銀色豪華勞斯萊斯，緩緩駛了過來。

雖然勞斯萊斯在本市十分普遍，街上也經常看得到，但王小克也不禁心中一動：看樣子，凌貴的「波士」身價不低哩！

司機下車替兩人打開車門，凌貴必恭必敬地道：「王先生，請。」

王小克老實不客氣地踏上了車子，凌貴自後跟上。

當車子向郊外駛出去時，凌貴一按掣，隱蔽式的酒櫃伸了出來。

「王先生，喝點什麼？」

王小克望了酒櫃一眼，全是上等佳釀，有一瓶甚至是法國一九二三年釀成的白蘭地，據說這種白蘭地的售價在一千元以上，還不是隨時可以買到的。

然而，王小克還是搖着頭，道：「我不喝，謝謝。」

凌貴自己取了個酒杯，斟滿了酒，呷了一口，嘆道：「好酒！」

王小克向車窗外望去，車子正朝返回市區的超級公路駛去。

「你的波士一定是個大富豪？」王小克側頭問。

凌貴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他的確是個大富豪。」

「叫什麼名？」

凌貴淺笑一下，道：「等一下會替你正式介紹的，何必心急？」

「難道連姓也不能講嗎？」

凌貴沉吟了一下，道：「好吧，我告訴你，我的波士姓麥。」

「麥旭？」王小克心頭一跳。

「小鬼子，我眞服了你啦！」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照凌貴的這種語氣聽來，自己要去見的，必然是麥旭了。

金蟬脫殼　潛踪探秘

對於麥旭，王小克所知不多，但却聽過不少人提及他。據說，麥旭每天的入息，可以媲美「市立銀行」。

本市的「市立銀行」，在全世界排名第七十九位，資本額達一千億元，而麥旭只不過是一個大商家，他的入息竟然和「市立銀行」一樣，也眞令人咋舌了。

據一些熟悉麥旭的人說，他除了是數十家工廠洋行酒樓的董事長之外，還從事一些非法生意，而他的大部份入息，就是靠這種生意得來的。

像麥旭這樣的大富豪，爲何要派人來邀請自己相見？難道他和那「丘惠芳」也有關係？

王小克腦中念頭電轉，但一時間却猜不到麥旭傳召自己的目的。

這時，車子來到了一條私家路，司機減低速度，向前慢慢的駛着。

王小克向車窗外一望，原來私家路是沿着懸崖開闢出來的，旁邊便是嶙峋峭壁，望過去是一片汪洋大海。雖然馬路旁築着鋼骨水泥的欄河，但若是車子去勢太速，失了控制的話，一衝下懸崖，勢將成爲粉碎了。經過一個死亡彎角後，宏偉壯觀的別墅出現了！

麥旭的別墅是由意大利工程師所設計的，裏面的裝飾用品，全部由外國訂購而來，好像意大利的雕石、西班牙的玻璃、法國的木雕傢俬、希臘的石膏像……極盡奢華能事。

這樣的一座別墅，僅是地皮已經值好幾百萬元，再加上別墅的上蓋建築和三十二間寢房、書房、客房的裝飾費用，起碼在一千萬元以上。麥旭的別墅在本市是有名的，它除了裝飾豪華之外，也以盥洗間的裝飾著稱。王小克曾聽人說過，在豪華的「麥氏別墅」中，有十六間厠所，所有的馬桶蓋，都是鑲金的。

由於別墅位於近郊的一條私家路上，平日絕對謝絕訪客，所以，市民也多只是聽聞，絕少親眼見到別墅內的豪華裝飾。

勞斯萊斯在別墅門口停了下來，一個架着黑框眼鏡的中年男子，迎上前來。

「歡迎歡迎！」中年男子笑容可掬，伸出手來道：「在下游立奎，歡迎王先生大駕。」

王小克和游立奎握着手，一面猜測他在麥家的地位身份。

「麥先生在書房恭候王先生大駕，」游立奎轉身向內走去，一面道：「請隨我來。」

王小克望了凌貴一眼，猶豫着。

「游管家要帶你去見我的波士。」凌貴向他作了一個「請」的姿勢。

王小克這才跟着那游立奎向內走去。

麥旭的書房在二樓，游立奎領着王小克踏上樓梯，來到一道房門前。

王小克左顧右盼，只見別墅中的每一個小

擺設，都妙到毫巔，極盡奢華之能事，顯然是經過專家設計，令人嘆爲觀止。

游立奎在門上輕叩了一下，然後打開房門，道：「請！」

王小克踏着厚厚的英國羊毛地氈，走進了書房。

「歡迎歡迎，王先生！」坐在流綫型書枱後面的麥旭，臉上堆笑，迎了上來。

王小克打量他一眼，只見他皮膚黝黑，五短身材，頭頂半禿，看樣子一點都不像是億萬富豪。

麥旭趨上前和王小克握着手，連聲道：「請坐，請坐！」

王小克老實不客氣地坐了下來，問道：「麥先生有何指敎？」

麥旭取過一個鑲金邊的四方盒子過來，揭開盒蓋，原來是個烟盒。

「王先生抽不抽烟？」

王小克取了一枝含在口中，麥旭一按掣，盒子旁火舌一亮，替他燃上了。

麥旭自己也燃上了烟，噴了口烟霧，凝視着王小克，說道：「想不到王先生眞是如此年輕，難怪古人說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了。」

王小克淡淡一笑，說道：「麥先生，聽說你是個很爽快的人，有什麼指敎的話，何不快說？」

麥旭笑了笑，在他對面坐了下來，道：「我有一件事想請問一下王先生。」

「什麼事？」

「聽說最近你常在『翠華村』走動，是不是？」麥旭問。

「不錯。」

「那『翠華村』只不過是個小村落，平日絕不爲外界注視，王先生並非無聊之人，這幾天不斷地在『翠華村』走動，一定是別有深意了？」

王小克心頭一動，但隨即答道：「我是喜歡那裏的風景和空氣，所以才經常去而已。」

「是嗎？」麥旭不置信地望着王小克，道：「本市風景幽美的地方不少，王先生緣何單獨看上了『翠華村』？」

「也許我和它有緣份吧？」

「恐怕不會這樣簡單，」麥旭彈了彈烟灰，又道：「王先生，如果你可以把眞正的目的說出來，麥某人感激不盡。」

「爲什麼？」王小克呆呆地問：「你對我在『翠華村』出現的事，竟然這樣緊張？莫非其中別有蹊蹺？」

麥旭料不到王小克會如此反問自己，畧呆之下，道：「實不相瞞，我有不少地皮在『翠華村』。」

「那麼我到『翠華村』對你的地皮有傷害嗎？」王小克問。

「王先生！」麥旭臉色一沉，道：「我相信你近日來頻頻在『翠華村』走動，必定有不可告人的原因。」

「已然是『不可告人』，麥先生似乎問得多餘了，對不對？」

麥旭臉上勃然變色，眼看便要發作，但他强行壓制着自己的情緒，道：「王先生，我希望交你這個朋友，所以才會請你來相見——」

「我高攀得上嗎？」

麥旭淡淡一笑，道：「王先生，不必這樣謙虛了，關於你的事跡，我聽聞得不少。」

王小克口唇微微掀動了一下，却沒有說出話來。

「王先生，請老實告訴我，你現在究竟在爲什麼人工作？」

王小克心頭一跳，看來麥旭是肯定自己到「翠華村」有所圖謀了。

「告訴我，」麥旭湊上前來，道：「不論對方付你多少，我都可以加付一倍！」

王小克心頭一動，笑道：「麥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說些什麼。」

「你知道的，」麥旭道：「而且，你正在展開行動。」

「什麼行動？」

「這個你心底下自己明白。」

王小克聳着肩，道：「我實在不明白。」

「是不是胡金易僱你的？」麥旭忽然問。

「胡金易？」王小克失聲笑了起來，道：「我根本沒見過他，而且他現在正在受審！」

「可是他還有不少手下在外面。」

「不錯，」王小克點着頭，道：「可是我告訴你，如果你以爲我在替胡金易辦事，你就錯了！」

「哦？」

「現在，對胡金易最重要的，是如何逃過法網和法官的裁判，他怎會僱請人去做其他的事？」

「也許還有一件事比這更重要呢？」

王小克心頭一動，忖道：還有什麼比恢復自由，逃過牢獄之災更重要的？

「麥先生，我老實告訴你吧，胡金易的確差了他的手下來和我接洽過。」

「哦？」麥旭神色一變，緊張地追問：「哦……和你接洽什麼？」

「要我做一件事。」

「什麼事？」麥旭幾乎把臉湊到王小克的跟前，緊張地問：「你快說！」

「他——他要我到夏威夷旅行。」

「哦？」麥旭眉尖一皺，詫異地道：「這……這是爲了什麼？」

「還不簡單嗎？他以爲我在替別人做事，因此要支開我。從這點看來，可以證明我不是在爲他做事了吧？」

麥旭沉吟了半晌，才問道：「你已答應他了？」

「是的。」

「幾時離開？」

「明天早上。」

麥旭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好像卸下心頭上的一塊大石。

「明天早上……明天早上……」麥旭忽然又問：「眞的是胡金易要你離開的？」

「麥先生，如果你不相信的話，請你明天一早到機場去看看，他的人負責替我辦手續和送我上機！」

麥旭緩緩地點着頭，伸出手來，道：「對不起，王先生，我誤會了你。」

王小克和他握着手，笑道：「現在，你打不打算出一倍的價錢請我遊埠？」

麥旭澀然一笑，道：「如果王先生賞面的話，日後還怕沒有機會嗎？」

說罷，按下書枱上的一個掣，管家游立奎出現了。

「游管家，送王先生出去。」

「是！」

王小克踏進勞斯萊斯的車廂時，心中升起了一個疑團：爲何這小小的一個「翠華村」，在胡金易和麥旭這種「大人物」的眼中如此重要？

自己只不過在「翠華村」中亮過幾次相，便引致他們大爲緊張，這又是爲了什麼？

難道說，自己在他們心目中的地位，當眞是如此重要嗎？

車子開始向前駛出了，王小克心中有太多的疑團，可是那一剎間，却全然得不到答案。

他告訴自己，目前胡金易和麥旭的人都在

加緊監視自己，要設法偷走那大風琴，是絕無可能的事了，也許到夏威夷一趟，對這次的任務，反而會有帮助哩。

想通了這一點，王小克不再爲翌日一早要到夏威夷的事煩惱了。

他甚至盼望着，盼望着這一刻儘快來臨。

× × ×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踏下的士時，葉建光便滿面笑容地迎上前來。

「王先生，你們眞準時！」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上午十時正，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手續都弄好了沒有？」王小克問。

「弄好了，現在只等你們的行李過磅，飛機十一時正開出，」葉建光說着望了王小克提着的小皮篋，詫異道：「你們才有這麼少的行李？」

「我們只不過去玩幾天而已，並非移民，對不對？」王小克笑着說。

葉建光連聲道：「啊！是，是！」

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打了一個眼色，隨着葉建光向一間航空公司的櫃枱走去。

攪妥手續後，已經是十時三十分，擴音機開始播出最後召集的消息了。

葉建光把他們送到閘口，忽然問：「王先生，你們打算玩多少天？」

「你們公司招待多少天，我們便玩多少天。」王小克答。

葉建光點着頭，道：「公司招待你們一個禮拜，不過，如果你們還不盡興的話，可以多待幾天。」說着，遞了一個信封給王小克，又道：「這是公司給你的一點小意思，當作『袋金』吧。」

王小克接了過來，掀開封口一看，原來是四張五百元面額的大鈔。

「謝謝了。」

「你們下機之後，就會有人來接你們到酒店去，」葉建光道：「所有的遊覽節目，那邊都安排好了。」

王小克聞言心頭一沉，這樣說來，到夏威夷去也不是辦法，自己仍將被他們監視，如何偷偷溜回來？

可是，事情到了目前這種情形，勢難臨陣退縮了，他向葉建光點了點頭，和白小妹、小辣椒踏進了候機室。

在頭等客艙坐下後，白小妹問：「小鬼子，現在怎麼辦？」

王小克緊皺着眉頭，但還是答道：「總會有辦法的。」

「什麼辦法？」小辣椒問。

「到了那邊再說吧，」王小克道：「憑我們三人之力，要擺脫跟踪監視還不容易麼？」

「可是萬一他們發現我們失了踪跡，打電話通知這邊的人，豈非糟糕。」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就是爲這個問題而煩惱。

「想不到爲了一個小鄉村的風琴，竟然攪到現在這種地步。」白小妹說着，嘆了口氣。

「那並不是一架普通的風琴，」小辣椒道：「你沒聽小鬼子說過嗎？只要不是村中的人一走近它，便會自動發出聲音示警！」

王小克點着頭，道：「不錯，那是一架聖琴！」

「什麼聖琴，」小辣椒嗤了嗤鼻，道：「我說是魔琴才眞！」

王小克心中一動，想起袁松那陰鷙的臉色，還有阿牛和肯尼慘死的恐怖表情，是的，如果是「聖琴」，如何會殺人？

「那風琴中一定有秘密！」白小妹道。

「這還用得着說嗎？」小辣椒側頭問：「小鬼子，你是不是打算偷偷溜回教堂中，查一查那魔琴中到底藏着一些什麼秘密？」

王小克點着頭。

「可是你怎樣接近它？」小辣椒問道：「它在外人接近時，便會發出聲音哩！」

「也許從後門進去不會讓它察覺？」白小妹道。

「依我看從屋頂更好——」

小辣椒的話令王小克腦際念頭一閃：是的，何不從屋頂爬進去試試。

可是，他旋即又想到一個難題，當自己接觸到風琴時，它一樣會响起來，這樣從屋頂和門口進去，又有什麼不同？

總而言之，辦法是人想出來的，目前，自己最逼切的問題是：怎樣擺脫夏威夷那邊的監視，偷偷溜返本市來？

飛機開始在跑道上滑走了，王小克閉起眼睛養神，要想出一個好辦法，首先要讓大腦休息一下，同時摒棄雜念。

在整個旅程中，王小克不發一言，他只是閉起眼睛養神。

白小妹和小辣椒見他若有所思，也不出聲和他交談，只是望向機窗之外，欣賞半空中的瑰麗景色。

飛機抵達夏威夷時，已是深夜了。王小克和白小妹、小辣椒甫踏出機場，便有一個身穿紅綠相間夏威夷恤，頭戴鴨舌帽的中年男子，迎上前來。

「王小克先生？」

王小克向他點了點頭，道：「你是——」

「敝姓鄭，鄭民忠，是『國際旅行社』駐夏威夷的聯絡員。」

「鄭先生，你好。」王小克和他握着手。

「三位請隨我來，」鄭民忠道：「車子就在外面。」

三人隨他來到一輛豪華房車之前，鄭民忠作了個「請」的姿勢，打開車門。

半個小時後，車子來到一間名叫「阿卡普古」的酒店。

鄭民忠早已訂了兩間套房，在侍者帶領下，向電梯走去。

「三位放下行李之後，請到大堂來，」鄭民忠道：「我帶你們去參觀一下夏威夷的營火會。」

「好。」

進了電梯後，白小妹才着急地道：「小鬼子，你的時間無多了，要趕快飛回去才行！」

王小克點着頭，小辣椒問道：「小鬼子你想到擺脫那姓鄭的辦法沒有？」

「想到了。」

白小妹和小辣椒聞言大喜，齊聲問道：「什麼辦法？」

「這個辦法要花點錢，同時，你們也不能離開這裏，」王小克道：「那邊的事，只好由我一個人去應付了。」

回到房中後，王小克給了小賬，把侍者打發走了，然後把他的計劃說了出來。

白、小兩女聞計皺起了眉頭，道：「這樣行不行得通？」

「我看是行得通的，」王小克道：「在這種情形下，也只好試一試了。」

三人換了一套衣服，來到大堂，鄭民忠正翹首以望，一見三人，不由得大喜，便迎了上前。

「你們肚子餓嗎？」

「不餓，」小辣椒搶先答道：「剛才在飛機上吃了不少東西，現在肚子還脹着哩。」

「好，那麼我帶你們去參觀營火會，欣賞本島最著名的草裙舞吧。」

那架豪華房車早已駛過來相候，鄭民忠向

司機說了一個沙灘的地址，車子緩緩駛出。

未幾，車子來到一間位於沙灘附近的酒店，只見沙灘上燈光燦爛，樂聲悠揚，一陣陣有節奏的鼓聲，飄了過來。

四人向火光處走去，只見無數的男女圍在一個大火堆四週，身段迷人的夏威夷舞娘，正隨着音樂起舞。

四人走近時，幾個皮膚黝黑的女童奔上前來，手中拿着花圈，替他們戴上了，然後伸開了手。鄭民忠每人給了一個輔幣，揮手叫她們走開。

王小克、白小妹和小辣椒在電影和明信片中見過遊客到夏威夷時，都被人戴上了花圈，這時頸上也套着一個，相視一笑，手拉着手，向火堆走過去。

「這是夏威夷的民族舞蹈，」鄭民忠道：「相信你們以前還沒見過吧？」

「見過了。」小辣椒道。

「哦？在什麼地方？」

「電視。」

鄭民忠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道：「不錯，經常有舞蹈團到外地演出，你們當然看過了。」

看了一會，王小克忽然道：「鄭先生，我要去買包香烟。」

「我這裏有。」鄭民忠急忙把香烟取了出來。

王小克搖着頭，道：「我抽不慣美國烟，我抽英國烟的。」

說罷，逕自向酒店那方面走去。

「小鬼子，我陪你去！」小辣椒說罷向王小克追去。

「喂，你們——」

鄭民忠剛要自後追去時，却被白小妹一手拉住了，笑道：「鄭先生，買一包香烟怎用得着三個人去？你還是留在這兒，陪着我看跳舞吧。」

鄭民忠接過訓令，在王小克等人來到夏威夷開始，每一分鐘都要監視着他們，千萬不能讓他們失踪，所以，當王小克和小辣椒去買香烟時，他毫不猶豫地要跟着去。

如今聽白小妹一說，心想反正有白小妹陪着，也不怕他們逃了去，於是站定了。

白小妹似乎對那夏威夷的「草裙舞」甚感興趣，拉着鄭民忠問三問四。鄭民忠是夏威夷土生華僑，對當地的風土人情十分熟悉，當下一一向她解說。

大約十餘分鐘後，鄭民忠見王小克和小辣椒尚未回來，詫異地問道：「怎麼他們還未回來？」

「大概乘機四處觀光一下吧？」

鄭民忠望了望腕錶，沉默着不出聲。

又過了十餘分鐘，王小克和小辣椒仍未回來，鄭民忠心急了。

「白小妹，他們會不會發生了意外？」

「也許他們迷了途？」白小妹担心地問。

「不會的，」鄭民忠向四週望了一眼，道：「這裏很容易找的。」

就在這個時候，忽見一個矯捷的人影奔了過來。鄭民忠定眼一看，正是小辣椒。

小辣椒臉色驚惶，飛奔而來，白小妹迎上前去，問道：「小辣椒，你怎麼啦？」

小辣椒站定脚步，急促地喘着氣。

「小辣椒，小鬼子呢？」白小妹又問。

「小鬼子他——」

「他怎麼了？」

「他撞了車！」

此言一出，白小妹和鄭民忠不約而同地驚呼了起來。

「到底是怎樣發生？」白小妹焦急地問：「他現在人呢？」

「我……我們買了香烟，打算四週走走才回來，不料……不料橫過馬路時，忽然有架跑車疾駛而來，你……你知道，這裏的是靠右駛，不像我們的城市是靠左的，小鬼子一時不小心，被……被那車子撞倒了！」小辣椒吶吶地說。

「他人呢？」

「剛巧有一輛救護車駛過，把……把他送到州立醫院去了。」

「走！」鄭民忠搭住白小妹和小辣椒的肩膊，道：「看他去！」

三人匆匆來到馬路旁，也來不及去叫司機開車了，召了一輛的士，向州立醫院而去。

那州立醫院離現場不遠，五六分鐘的車程便抵達了。三人快步踏進大堂，鄭民同忠向詢問處走去，問明了剛才發生車禍的傷者在甚麼地方時，那女職員望了小辣椒一眼，道：「在急症室。」

「我們去看看他！」小辣椒道。

「小姐，對不起，」女職員道：「傷者正在急救中，你們是見不到他的。」

「那怎麼辦？」

「你們可以在餐廳等，」女職員道：「醫院餐廳在二樓，樓梯轉左便是了。」

三人離開詢問處時，鄭民忠道：「咱們到急症室去看看。」

「好。」

來到「急症室」門前，門頂的紅燈亮着，裏面正在施着手術。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身穿白袍的男子，自內走了出來，反手把門關上了。

「醫生，」鄭民忠踏上前去，問道：「傷者的情形怎樣了？」

醫生打量了鄭民忠一眼，問道：「你是他的甚麼人？」

鄭民忠先是呆了一呆，隨即答道：「是朋友。」

「他還未脫離危險期，」那醫生望了小辣椒一眼，道：「你們最好把電話留下來，然後回家等我們的消息。」

「爲甚麼？」

「因爲他的傷勢很重，僅是手術便需要七八個鐘頭，」醫生道：「而且，手術完畢後，他需要絕對臥床休息，不能接見任何訪者。」

白小妹聞言「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他……他有性命危險嗎？」鄭民忠問。

「危險倒是沒有的，」醫生深意地望了小辣椒一眼，道：「不過起碼有兩三天在床上昏迷不醒人事。」

鄭民忠見白小妹和小辣椒都哭成了淚人，在絕對肅靜的醫院中，實在甚不成話，急忙道：「咱們先回酒店吧，明天再來看他。」

「不，我不回酒店！」小辣椒頓着足，道：「我要在這裏陪着小鬼子！」

「白小姐，你勸勸她吧！」

白小妹抹拭着淚水，柔聲向小辣椒道：「咱們還是回去吧，反正又見不到他，倒不如回酒店休息一下。」

小辣椒這才緩緩點着頭。

鄭民忠見小辣椒答應回酒店，不由鬆了一口氣，向那醫生點了點頭，搭着白，小兩女的肩膊，向醫院門口走去。

他送了兩女回酒店，又在隔壁開了個房間，說是「陪伴」兩人其實想暗中監視着她們。

白小妹和小辣椒踏進房間後，把門關上，並且上了閂，然後相擁笑了起來。

「殊！」白小妹伸指在咀唇中，噤聲道：「那姓鄭的就在鄰房，小心隔牆有耳。」

「對，」小辣椒還是忍不住格格地嬌笑着

，道：「小妹，剛才你的表演，精彩得簡直可以拿奧斯卡演技金像獎！」

「你也不錯！」白小妹笑道。

「姓鄭的終於被我們瞞過了！」白小妹道：「小鬼子這條計倒是使得。」

「財可通神，只要有錢，甚麼事都可迎刃而解。」小辣椒道。

「你們賄賂醫院中的職員，一定用了不少錢吧？」白小妹問。

「唔，」小辣椒點着頭，道：「你知道，小鬼子出手，是很濶綽的，只要他身邊有錢的話。」

白小妹淡淡一笑，忽然問：「不知小鬼子現在怎樣了？」

「飛機早已起飛了，我想，明天早上，他就到了。」

白小妹轉身向窗口走去，望着窗外的夏威夷夜景，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 ×

王小克踏出海關後，匆匆向機場的「男洗手間」走去。半小時後，他才自內出來，却已改裝易容成一個皮膚黝黑，年紀大約二十餘歲的鄉下青年了。

他跳上了一輛的士，向司機說道：「翠華村。」

「翠華村？」司機從未聽到這個名字，回頭茫然地望着王小克。

「你向郊區公路駛去好了，」王小克道：「抵達時，我會叫你停車的。」

司機這才踩下油門，車子緩緩向外駛出。

王小克望了望腕表，是下午二時多，直航機把他帶回了這個城市。

現在，自己已改裝易容，便是被凌貴見了，也認不出來，這有利於自己的行動。

沿途，王小克盤念着抵達「翠華村」後應該怎樣行動，因為麥旭的手下和袁松對村中的陌生人，是十分敏感的，自己雖然經過改裝易容，還是非十分小心行事不可。

一個小時後，「翠華村」已然在望了，王小克吩咐司機把車子在村口停下，付過車資，踏下車來。

他四週望了一眼，見沒有可疑的人，這才向教堂那方向走去。

來到教堂門口，王小克向內窺探一眼，只見那架大風琴旁，站着兩個魁梧男子。

那兩個魁梧男子雙手盤在胸前，直挺挺地站着，就像兩個守衛一般。

王小克腦中閃過一個念頭：莫非袁松聘了守衛來看護那大風琴？

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傳來了腳步聲。

王小克並沒有回頭去看，反而別過頭去，等背後那人踏上教堂台階後，這才向他的背影望去。

一看到那人背影，王小克心頭一動：正是袁松！

袁松走到其中一個大漢身畔，問道：「有甚麼可疑的人來過嗎？」

「沒有。」大漢搖着頭。

「好，小心一點，千萬不要讓任何人接近聖琴。」袁松道。

「是。」

袁松坐到琴櫈上去，揭開琴蓋，彈奏了起來。

王小克暗暗嘆了一口氣，心想袁松果然請了護衛來看守那座「聖琴」，看來自己要把它「偷」走的可能性，是越來越小了！

他沉吟了一會，轉身向外走去。

就在他轉身之間，迎面有兩人走了過來，其中一個正是于牧師，另一個則是雙鬢斑白，紅光滿面，穿着煌然西裝的老者。

那老者氣度雍容，從他的衣着神情看來，就知道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王小克望着那老者呆呆出怔，心頭驀地一動：莫非是他？

這時，于牧師和那老者已經來到了教堂門口，只聽于牧師道：「余院長，明天是本村的大日子，真高興你及時趕到。」

王小克一聽「余院長」那三個字，心中一動，忖道：果然是他。

王小克不由多望了余振中醫生一眼，見他眉宇之間似乎隱有憂色，道：「于牧師，你認為明天下午的演奏錄音會順利進行嗎？」

「為甚麼不？」

「我聽說這兩天教堂裏發生了兩宗命案，」余振中道：「而那兩個死者，似乎都和那座風琴有關。」

「哦，你少担心，事情已經過去了。」

「聽說風琴會經壞過？」

「是的，但立即修好了。」

「可是那修理風琴的人，無緣無故地暴斃在風琴旁邊。」

「余院長，這只是意外，你不必担心，風琴沒事。」于牧師安慰他。

「我聽說有人要破壞我的演奏錄音——」

「有這樣的事？」

兩人一邊走着，一邊交談，經過王小克身畔時，于牧師望了王小克一眼，但並不在意，和余振中踏進教堂去了。

王小克望着兩人的背影呆呆出怔，好一會才轉身向外走去。

他想到那「丘惠芳」交待自己的任務，要在明天下午之前把風琴偷走，她的目的自然是想破壞余振中的演奏錄音了。至於丘惠芳為甚麼要這樣做，原因也明顯得很，余振中會經在手術床上「誤殺」她的丈夫歐鳴！

——這是一個報復行動！

然而，為何竟會把大毒梟胡金易和億萬富豪麥旭牽涉在內？而且，真正丘惠芳的聲音，竟與和自己接洽的不同？

顯然地，聘請自己去偷那風琴的歐太丘惠芳是假的，她比真正的歐太有錢！

王小克沉吟了半晌，決定進一步查查那歐太丘惠芳的樣貌，看看自己的推測是否有錯。

「翠華村」是個小村落，村中的人幾乎大家都相識，因此，王小克很容易便問到了歐鳴家居所在。

歐宅是一幢面積不大的石屋，外牆已有點剝落，屋前有一塊菜地，種着芥蘭，但可能由於缺少灌溉照料，菜葉都呈黃色，即使到了收成日，也賣不到錢。

王小克在屋前，猶豫了一會，這才向前走去。

石屋的門關着，不知屋內有沒有人。

王小克踏上前去，伸手拍着門。

門「呀」地一聲開了，一個蓬頭垢髮的少婦出現在王小克眼前。

「你是——」

「我想找歐太。」

「我就是。」少婦茫然地望着王小克。

「你是歐太丘惠芳？」

「不錯，」歐太點着頭，問道：「你是誰？有甚麼事？」

「沒甚麼，我……我是電話公司的職員，」王小克胡亂揑造了一個藉口：「請問你們的電話是不是壞了？」

「沒有啊，電話好端端的。」

就在這個時候，屋內傳來電話鈴聲，歐太轉身去接聽電話時，王小克轉身走了。

他一面走着，一面回憶那天晚上在旅遊區碰到的「丘惠芳」。一個是明艷照人，嬌美不可方物，另一個却是蓬頭垢髮。

從目前這個「歐太」看來，根本看不到有那一點像那天晚上的「歐太」。

於是，王小克堅信那「丘惠芳」是假的，她花五萬元請自己去偷風琴，其中一定另有蹊蹺！

王小克到村中規模最大的士多雜貨店買了一些物事，然後截了一輛的士，來到「沙田酒店」。

櫃面的職員當然認不出是他，望着他一身鄉下人的打扮，問道：「甚麼事？」

王小克道：「請問四〇五號房的房客是不是姓王的？」

「是的，」職員換過另一副咀臉，堆笑道：「你是王先生的朋友？」

「我是他的大哥。」

「哦？」職員不置信地望着王小克。

「他昨天到現在還未回來，是不是？」

「是的，」職員道：「聽說也到夏威夷旅行去了。」

「房間却還未退，對不對？」

職員點着頭，道：「是的，王先生臨走前吩咐我們把房間留着，他可能很快便回來。」

「那麼，把房間的鎖匙給我吧。」王小克說着伸出手來。

職員猶豫着，王小克道：「我弟弟付了房租的，是不是？」

「這個……這個……」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取出一張百元大鈔塞到他的手中，道：「反正房中又沒有東西留下來，你怕甚麼？」

「你……你真是王先生的大哥？」

「當然，這還用得着騙你嗎？」王小克笑道：「不信你仔細聽聽，我的聲音，是不是和他很像？」

職員仔細一想，果然覺得「兩兄弟」的聲音酷肖到極點，他望了望手中的鈔票，終於把鎖匙交了給王小克。

「昨天和今天之內，有人打過電話找我，……我的弟弟嗎？」王小克問。

職員搖着頭。

「那麼，如果有人打電話找他，你吩咐接綫生接到我房中，由我接聽。」

「好。」

「還有，除了女的之外，如果有男的問你四〇五號房有沒有人住時，最好回答沒有，知道嗎？」

職員點着頭，心下却不禁暗自納罕。

王小克回房冲了個凉，這才將剛才買來的物事自袋中取出來。

那是一大包棉花和「威士」，還有一束尼龍繩，他望着那堆物事，咀角泛出了笑意。

晚上十一時多，王小克穿上衣服，正打算離房時，電話忽然響了起來。

他沉吟了一下，這才踏上前去，拿起電話筒。

「喂？」

「王先生？」是假丘惠芳的聲音。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終於答道：「是的，歐太嗎？」

「謝天謝地，你並沒有走！」她低呼了一聲。

「哦？」王小克心頭驀地一動，問道：「你以為我走了？」

「唔。」

「走到那裏去？」王小克追問。

假丘惠芳道：「有人告訴我，說是你到外埠渡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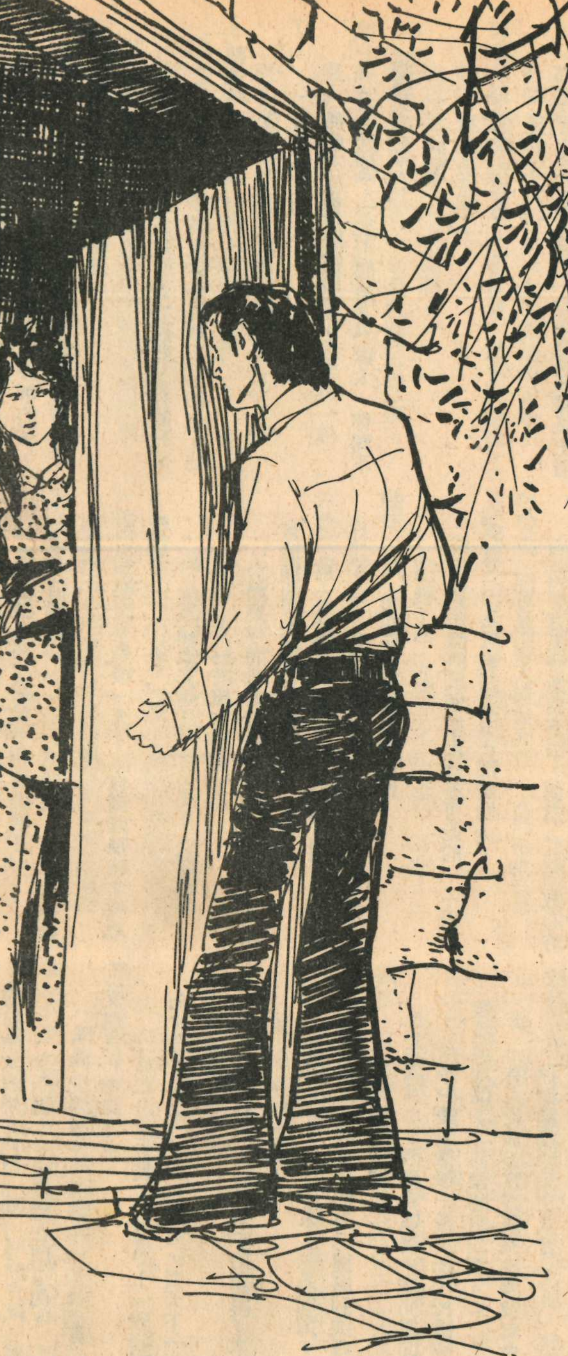
「誰告訴你的？」

「這個——這個你不必知道，」那「丘惠芳」道：「總之最重要的是你仍然在本市，仍然可以替我去辦那件差使。」

王小克腦念電轉，從她的話聽來，顯然地與胡金易的人有來往了！

如果她不是和胡金易的人有來往的話，怎知道自己赴夏威夷「渡假」的事？

剎那之間，王小克感到無比的迷惑：既然



王小克為證實丘惠芳的身份，往訪歐鳴太太。

胡金易的人希望自己離開本市，而聽她的語氣，却因爲自已仍然在此而感到興奮，那麼，這個假「丘惠芳」究竟是何方神聖？

「歐太，如果你希望我辦好這件事的話，最好告訴我到底是誰將我赴外埠渡假的消息供給你的。」王小克沉聲道。

「有這個必要麼？」

「是的，」王小克道：「否則，我的計劃一定會被破壞，因爲告訴你這個消息的人，也卽是叫我離開本市的人。」

「眞的？」假丘惠芳吃驚地問。

「自然是眞的。」

「那麼，你爲何還要問我？」

王小克呆了一呆！問道：「歐太，你認不認識葉建光？」

「不認識。」

「胡金易呢？」

「那個大毒梟？」

「是的。」

「我只聽過他的名字，但只是在報紙上看過他的照片，本人却不認識。」

「那到底是誰告訴你這個消息的？」

「我可以不回答你這個問題嗎？」

王小克雙眉一蹙，這樣說來，那是另有其人了。

「王先生，你拒絕了那個叫你離開本市去渡假的人的要求？」

「不，我答應了。」

「可是你應該在昨天離開啊！」

「不錯，我離開過，又回來了。」

「那個叫你離開的人，可會知道你又回來了？」

「我想他不知道，」王小克道，「如果知道的話，必定是你說的。」

「不，不！我不會說！」

「那好得很，」王小克道：「如果你希望我完成任務的話，最好對任何人都不要提，否則——」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不會提！」

「這樣最好，」王小克問道：「還有甚麼事嗎？」

「明天是最後一天了，你到底幾時才採取行動？」

「今天晚上。」

「你——你有沒有把握？」

「如果你將我的行踪守口如瓶的話，我是有把握的。」王小克答道。

那「丘惠芳」這才吁了口氣，道：「全靠你了。」

「不過計劃可能有點改變。」

「哦？」

「要將整座風琴搬走是不可能的，」王小克道：「我只能將其中一部份偷走。」

「可是——」

王小克不待她說下去，便道：「你放心好了，我偷走的那部份，足以破壞余醫生的演奏錄音，這行了吧？」

「這個——」她沉吟了一下，答道：「好吧，你盡力而爲。」

掛下電話後，王小克已改變了主意——他現在並不急於去偷那風琴了！

剛才王小克在電話中不揭穿對方的身份，是想看看這「假丘惠芳」怎樣把戲演下去。

如今，他對「假丘惠芳」眞正身份，已經有了點頭緒，問題在怎樣去找尋答案而已。

他提起了那包物事，打開房門，離開了酒店。

× × ×

余振中在書房中看雜誌，茶几上放着一盅剛沏好的名茶。每天晚上臨睡之前，他習慣先看一會書，喝一杯茶，然後就在書房中的小床上入寢。

當他拿起那杯茶，剛呷了一口時，風姿綽約的余太陸娟在門口出現了。

「還不睡？」陸娟倚在門口問。

「時間還早。」余振中淡淡地應了一聲，又埋首在雜誌之中。

「現在快十二點了，還早！」陸娟說着踏上前去，道：「快點休息吧，明天下午你還要去演奏哩！」

「沒有關係，」余振中抬頭望了太太一眼，道：「我够睡的。」

陸娟在床畔坐了下來，忽然問道：「振中，關於明天的演奏，你有把握順利進行嗎？」

「爲甚麼這樣問？」

「因爲……因爲我聽到一些閒言閒語。」

余振中雙眉微微一揚，托了托眼鏡框，假裝淡漠地問：「甚麼閒言閒語。」

「有人說那個寡婦要來破壞演奏會。」

「你指歐鳴的未亡人？」

「除了她還有誰？」

余振中臉上現出一絲苦笑，擱下了眼鏡，道：「她能用甚麼辦法破壞演奏會？」

「譬如——譬如弄壞那座風琴之類。」

余振中搖着頭，道：「阿娟，你放心好了，袁指揮已經派人在教堂中駐守，沒有人可以接近它的。」

「那麼，前幾天發生的命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陸娟問。

「我們都在外面，怎知道？」

「你沒問過于牧師？」

「于牧師也不知道。」

「他們沒有解剖過屍體嗎？」陸娟接着問：「死因是甚麼？」

「我倒忘記問了。」

「振中，我總覺得，你這次的演奏會有障碍。」陸娟担心地道。

「不論是甚麼障碍，都得克服它！」余振中望着妻子，道：「你知道這次的演奏會對我多麼重要。」

「正因爲它對你太重要了，我才担心有人會來破壞它！」

「歐太是個女流之輩，成不了事的。」

「如果她請別人來做破壞工作呢？」

「這——」余振中的雙眉，陡然蹙在了一起。

「難道你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嗎？」

余振中緩緩地點着頭，道：「我考慮過了，但袁指揮已派人守護聖琴，大概不會發生甚麼意外，况且明天就是演奏會的日子了，現在就算担心也沒有用。」

陸娟站了起來，道：「總而言之，那姓歐的寡婦不安好心，你要小心防範。」

「知道了，你先回去睡吧。」

陸娟離開丈夫的書房，來到自己的寢房，伸了個懶腰，躺下床去。

就在這個時候，玻璃窗傳來一陣輕得幾不可聞的「篤篤」聲。

陸娟一骨碌從床上彈跳起身，趨近窗前，向外望去。一副含笑的臉龐，緩緩自下冒了起來，正是袁松袁指揮。

袁松向陸娟打着手勢眼色，示意叫她打開窗門讓自己進來。

陸娟轉頭望了望，先上前把房門上了閂，這才打開窗子，袁松雙手搭在窗框上，一躍而入。陸娟「拍」地一聲，把燈關了，房中刹時成爲一團黑暗。

袁松一把將陸娟摟在懷中，湊咀吮住她的朱唇熱吻着。

良久良久，兩人才分了開來。

「阿娟，眞是想死我啦！」袁松道。

陸娟在床上坐了下來，說道：「有甚麼辦法？老頭子一直不肯回來，我已催過他好幾次了。」

「你不回來，我們便不能見面，唉！這一個多月來，我的苦可吃透了。」

「當眞這樣想我？」

袁松脫下鞋子上床，摟住陸娟粉肩，道：「難道還騙你麼？」

「其實我差不多天天都和你通電話，只不過沒法子相見而已。」

「通通電話怎能解我相思之苦？」袁松涎着笑臉道：「阿娟，你不知道我多麼想吻你親你抱你，還有和你兩個變成一個——」說着伸手向她修長均勻的美腿觸去。

陸娟啐了他一口，道：「沒半點正經！」

「咦？人家想抱你親你吻你算是不正經？那麼怎樣才算正經？」袁松說着，動手將陸娟身上的睡衣卸了下來。

陸娟吃吃一笑，不再說話了。

她知袁松濶別經月，也是受盡相思苦楚，如今躺在情郎懷中，早已神魂皆醉了。

兩人迅速解脫掉衣物的障碍，相擁在一起了。

袁松急不及待地把陸娟壓住，右脚碰在牆上，發出「彭」的一聲，陸娟噤聲道：「小心一點，老頭子還沒睡。」

袁松側耳傾聽了一會，見房外並沒有動靜，這才在床躺了下來，凑咀吮住陸娟炙熱潤濕的櫻脣……。

良久，兩個人分了開來，各自粗重地喘着氣。

陸娟燃上一口烟，緩緩地噴着烟霧。

「阿娟，你的計劃實行了沒有？」袁松忽然問。

「什麼計劃？」

「陷害歐寡婦的計劃。」

「早已實行了，」陸娟笑了笑，道：「你不見嗎？最近幾個月來，村人都知道她把誤殺歐鳴的『余院長』恨得入骨。」

「其實她恨不恨余老頭呢？」

陸娟沉吟了一會，點着頭道：「恨當然是恨的，我只是把它誇張一下而已。」

「你的誇張之計倒是十分高明啊，」袁松道：「先假造恐嚇信件，又四處揚言說歐寡婦要對付余老頭，這樣子下去，余老頭和歐寡婦倒眞要變成世仇了！」

「這正是我所想的。」

「當村人都認爲余老頭和歐寡婦火水不相容時，你打算怎樣做？」

陸娟吸了口烟，大力噴了出來，才道：「那時候，卽使他被人暗殺身亡，人們也會以爲是她僱兇手下手的，對不對？」

袁松一拍大腿，道：「好妙計！」

「小聲一點，老頭子不知道睡了沒有！」陸娟「殊」地一聲。

「最近你又有什麼計劃？請人破壞老頭子的演奏會，然後做成是歐寡婦做的。」

「明天就是演奏會的日子了。」

「不錯。」

「你……你已經請了人？」

「咦？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陸娟道：「我請了『小鬼子』王小克去破壞那架風琴，他已答應我了。」

「但王小克昨天已離開本市到夏威夷去渡假了哩！」袁松道。

「我知道，你在電話中向我提過。」

「這麼說來，你的計劃豈非落空了？」

陸娟口唇掀動了一下，却沒說出話來。

原來這陸娟便是假冒「丘惠芳」之名去請王小克偷風琴的人，她出身貧窮，貪圖余振中的財勢地位委身下嫁，暗中却與袁松私通。

陸娟對余振中毫無情感，但爲了承受他的遺產，因此並不想和他離婚，反而千方百計想謀殺親夫。

可是，她知道如果貿貿然下手的話，一定會被人看出破綻，剛巧村人歐鳴在手術床上被余振中誤殺，歐太丘惠芳一時激動，當衆宣佈與余振中勢不干休，並揚言要殺死余振中爲夫報仇。這才激發陸娟靈感，冀圖假丘惠芳之名，殺了丈夫。

在下手之前，她必需仔細佈署，將丘惠芳對丈夫的仇恨大力渲染誇張，破壞演奏錄音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着。

當袁松問她計劃是否卽將落空時，陸娟差點便要將王小克去而復返的事告訴他，然而回心一想，還是把這話咽回肚中。

因爲她突然間想起王小克的話：「叫我離開本市的人，卽是向你提供消息的人！」

她側頭望了袁松一眼，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表情，只見他一雙灼灼生光的眸子，正望定了自己。

「怎麼不說話啦？」袁松訝異地問。

「有什麼好說的？」

「王小克離開了本市，你的計劃不是要落空了？」袁松試探問。

「也許到時有奇蹟出現呢？」

「奇蹟？」袁松笑了起來，道：「怎會有奇蹟出現？」

「阿松，教堂裏接連發生了兩樁命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陸娟有意岔開話題，順口問道。不料袁松却渾身一顫，好像受到什麼震盪似的。

陸娟呆呆地望定了他，問道：「阿松，你怎麼啦？」

「沒……沒什麼。」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哩。」

「關於教堂中發生的那兩宗命案？」袁松似乎鎭定了下來，道：「我怎知道，命案發生時，我都不在場。」

「有人說是那座『魔琴』作祟，是不是眞的有這種事？」

「不是魔琴，是『聖琴』，」袁松白了陸娟一眼，道：「你剛才的話褻瀆了主！」

陸娟向他吐了吐舌頭，扮了個鬼臉，道：「總之那風琴似乎會殺人的。」

袁松緩緩地點着頭，道：「表面上看來確是如此。」

「如果它把老頭子殺了，那該多好！」

袁松苦笑着搖頭，道：「聖琴對侵犯它的人才會施行懲戒，余院長是虔誠敎徒，是不會被害的。」

陸娟失望地嘆了一口氣，忽然想起一事，道：「這樣說來，王小克豈非凶多吉少？」

「你關心他的安危？」

「只要他替我完成了任務，他的死活可不關我的事，」陸娟道：「問題在他是否可以不負所托。」

袁松沉吟了一下，說道：「阿娟，算了吧，卽使這次你的計劃不成功，日後還有許多機會。」

袁松燃上一口烟，向窗口外望去，陷入思維中。

「阿松，我叫人去破壞那座風琴，你反不反對？」陸娟忽然問。

「我——」袁松噴了一口烟，答道：「其實你是不必要如此急躁的。」

「你的意思是反對我了？」

「我……我總覺得你這樣做不大好。」

陸娟霍然坐直起身，道：「阿松，你究竟

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我怎會不想？」

「那麼，爲什麼我這次的計劃你非但不支持我，甚至……甚至還百般挑剔？」

袁松嘆了口氣，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阿松，你到底有什麼事瞞着我？」

「沒……沒有啊！」袁松連忙搖頭否認。

陸娟凝視着袁松，忽然嘆了一口道氣：「你走吧，我要睡了。」

「阿娟，生我的氣了？」袁松低聲問。

「沒有。」

「別騙我，你分明在生我的氣。」

陸娟咬了咬唇，悻悻然地道：「我這樣對你，而你卻對我不够坦白。」

「——」袁松俯首沉吟了半响，才道：「阿娟，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我實在有難言的苦衷。」

「什麼苦衷？」

「再過一兩個禮拜，我便會把一切告訴你了。」袁松道。

「爲什麼要再過一兩個禮拜？」

「因爲……因爲現在還不是時機。」

「哦？」

袁松抬起頭來，凝視着陸娟，道：「阿娟，請相信我，時機一來時，你就會明白了。」

陸娟冷冷一笑，道：「我眞不明白，爲什麼你要這樣神秘。」

袁松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爬了起身。

「你——你眞的走了？」

「唔。」袁松取過衣服穿上了，在陸娟俏臉上印了一吻，從窗口跳了出去。

他匍伏着身子，向花園外走去時，忽聽「殊」地一聲，不遠處一個樹叢人影一閃。

袁松料不到花園中竟然躲着有人，不由嚇了一跳，定眼望去，見那人身型十分熟悉，望清楚時，才發現是自己的心腹手下林添。

「阿添你在這兒幹什麼？」袁松噤聲問。

「等你。」林添奔上前來。

「幹什麼？」袁松一見林添那雙細眼閃爍的眼光，立時意味到有什麼事發生了。

「易哥又差人送訊來了。」

「哦？」袁松雙眉一揚，說道：「人在那裏？」

「我招待他在你家中，」林添道：「已經一個多小時了。」

袁松點着頭，跳上矮牆，翻身出了余家別墅……。

一步之差　弋人何慕

王小克從籬笆跳進那塊草地，伏下身子，向不遠處的屋子望去。

屋子中有燈光透射出來，隱約還聽得到電視機的聲浪。

顯然地，屋子中有人。

王小克伏在草地下窺伺半响，這才爬了起身，向前竄出。

他來到一扇窗門下，把身子貼在牆上，然後慢慢地移動着，向窗內望去。

客廳的陳設幽雅簡潔，沙發上坐着一個西裝煌然的中年男子，正凝視着電視螢光幕。

那男子背向着王小克，所以，看不到他的面目，不過從他微禿的頭看來，年紀應該在四十以上。

王小克眼光四週搜索了一下，屋子內除了那中年男子外，似乎沒有人了，他心中暗覺奇怪：屋主人那兒去了？

倘若是在市區，那還可以解釋是出外宵夜喝酒去了，可是在這種窮鄉僻壤，村人多半未黑就已回家休息，村中也根本沒有可供消遣的地方，這時已是凌晨一時左右，屋主人究竟到那兒去了？

中年男子頻頻望着腕錶，一副焦急異常的樣子。

他摸出烟包，取了口烟燃上了，站起身來，在客廳中來回踱着步。

王小克這才看清楚他的樣貌，只見他滿面疙瘩橫肉，模樣醜陋到了極點，只是兩隻眼睛却烱烱有神。

當中年男子向窗口走過來時，王小克急忙閃身躲開，以免被他發現踪跡。

就在這個時候，外面傳來了急驟的脚步聲，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隱身在黑暗中，然後向前望去，只見兩個人影匆匆而來，爲首那個正是袁松袁指揮。

林添跟在袁松背後，手中拿着電筒照射，向大屋走來。

王小克一見袁松出現，心下大喜，緊緊貼在牆上，生怕被他發現自己的行踪。

然而，袁松匆匆趕路，絲毫都沒有留意到大屋旁的草叢間藏着有人，打開大門，踏進屋中。那中年男子見袁松回來，大喜過望，道：「松哥，終於見着你了。」

「九哥，什麼事在這個時候趕來？」袁松問話時，向林添揮了揮手，示意他離去。

那「九哥」姓周，因在家中排行第九，因此大家都叫他「九哥」，是大毒梟胡金易的耳目。

周九望着李添離開客廳，趨上前去，低聲道：「易哥有消息叫我帶來。」

「什麼消息？」

王小克側起耳朵，却聽不到周九的話，心下好奇，探頭向內望去，只見周九附在袁松耳畔，正在竊竊而言。

袁松雙眉緊緊皺在一起，不等周九說完，便失聲道：「怎會這樣的？」

周九臉上罩着憂色，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是這樣。」

「沒……沒有這個可能的！」袁松喃喃地道。臉色突然間轉着蒼白，說話的聲音也有點微顫了。

「松哥，你說現在怎辦？」

袁松握着拳頭，道：「不，我不相信易哥沒有辦法，他……他是超人！」

周九苦笑着，道：「自從易哥失手被擒後，這大半年間，錢花了不少，他們却說：不必担心，定有辦法把易哥救出來的，可是——」

「可是直到今天，易哥仍然身繫囹圄！」

周九點着頭，道：「如果不是因爲『毒玫瑰』逃柙事件，易哥是有機會的，自從發生了那事件之後，警方便小心防範了，况且，易哥又是大人物，防衞之嚴，簡直連蒼蠅也逃不出來！」

「他們答應過只要花一兩百萬，就可以設法把易哥救出來的！」

「但事情又有了轉變，」周九道：「最近廉記查得很緊。」

「既然沒辦法，爲什麼錢却照收？」

「唉！松哥，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們一向的規例是先見鈔票，後辦事的。」

袁松恨恨地道：「既然不能把易哥放出來，起碼也要設法減輕他的刑期，怎麼……怎麼會攪到現在這種地步？」

周九嘆了一口氣，道：「也不知道裏面所傳的消息是否屬實。」

「易哥認爲消息來源不正確？」

「最初傳二十年，後來又傳三十年，更有人傳終身監禁。」

袁松吁了一口氣，喃喃道：「這……這怎麼辦？」

「明天就是宣判的日子了，易哥又使了一筆錢，探聽到一點口風，」周九道：「據說……據說是三十年！」

袁松沮喪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道：「這……這便如何是好？」

「所以易哥才差人叫我來通知你，」周九道：「要你有個心理準備。」

袁松垂下首來，艱澀地道：「判期一公佈，咱們……咱們便完蛋了。」

周九黯然地垂下首，緘默了。

半响，袁松抬起頭來道：「現在，只有希望裏面所傳的消息是假的，法官只判易哥三年五載，那麼，咱們還有機會。」

周九苦笑一下，道：「怎麼可能只判三五年？照焦律師的估計，起碼也二十年。」

「二十年下來，易哥還有生還的希望嗎？」袁松喃喃地道。

「所以，兄弟們這兩天都徬徨不可終日，大家的希望都被這傳說幻滅了。」

「易哥可有關照我應該怎樣做？」

「他……他要你瞧着辦。」

袁松擰着頭，苦笑道：「大勢已去，我……我又能怎辦？」

「只要易嫂一息尙存，也不見得全無機會的。」周九道。

袁松緩緩地點着頭，道：「不錯，只要易嫂還在，大夥兒還有東山復起的希望的。」

「松哥，一切全靠你了。」

袁松咬了咬唇，道：「我盡力而爲。」

「還有，易哥叫你小心提防姓麥的那夥人，」周九低聲道：「聽說他們之中有人在村中活動。」

「我知道，」袁松道：「不過都是些不成氣候的脚色。」

「易哥生怕宣判後，姓麥的便會派出精英來了。」周九道。

袁松聞言又皺起了眉頭。

「那『小鬼子』現在不成問題了吧？」周九忽然又問。

王小克聽到他提起自己，心頭陡地一動，側起了耳朶留心傾聽。

袁松道：「唔，葉建光已經把他送到夏威夷去了。」

「連帶他那兩個女朋友？」

「是的。」

周九這才鬆了一口氣，道：「如果『小鬼子』插手我們這件事的話，確很令人頭痛。」

「不，『小鬼子』這次的行動和我們的事毫無關係。」

「哦？」周九詫異地問：「那麼他爲什麼頻頻出現在村中？」

「那是爲了另一件事。」

「什麼事？」周九追問。

「總之不關我們的事，」袁松不耐煩地揮了揮手，道：「九哥，你可以回去了。」

周九站了起身，道：「好，明天我會在法庭旁聽，得到消息後，立刻通知你。」

「唔，小心駕車。」

周九離去後，袁松在廳中來回踱着步，時而搖頭嘆息，時而頓足吁氣，陷入了極端煩惱之中。

王小克從兩人的對答中，已猜到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心想原來那「丘惠芳」果然和胡金易這大毒梟沒有關係，最多只是和他的手下有交往而已。（他並不知道假「丘惠芳」陸娟原來就是袁松的情婦。）

袁松熄了廳燈，回房就寢去了，王小克這才轉身向外走去。他此行目的已達，如今是依約去「偷」那座風琴的時候了。

王小克辨明了方向，朝敎堂走去。

敎堂大門關着，王小克來到後面，孭起那袋物事，攀上圍牆。

他身手矯捷，不一會已爬到了敎堂屋頂，這才放下那包物事，取出尼龍繩，將繩端綁在一條石柱之上，然後把繩子垂了下去。

那尼龍繩雖然很細，却甚堅韌，王小克用力試了試，確定它可以承受自己的體重後，這才向下爬了下來。

他幾乎是一吋一吋地向下移動着，因爲他知道，敎堂中有兩個「守衞」，在這萬籟俱寂的深夜中，只要弄出一點點的聲息，立時會被他們察覺，那時就前功盡廢了。

他小心地向下移動着，未幾，來到一扇窗口。

那窗口高約十呎，鑲着彩色的玻璃，半啓着。

王小克探首端詳着窗子的結構，然後伸手輕輕一托，把那扇玻璃窗向內推去。

沒有發出絲毫的聲音，玻璃窗被推進了幾吋。

王小克告訴自己，在這個情形之下，千萬不能急躁貪快，必須慢慢地，一吋一吋地將玻璃窗打開。

他花了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才把玻璃窗推開一道可容攢身的空隙。

敎堂內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從高處望下去，黑漆漆地一片。

王小克屛住氣息，慢慢地從空隙間攢身而入。

那座風琴的風管就在脚底下，王小克輕輕踏足其上，手中仍然抓着尼龍繩。

他微一用力，確知風管可以承受自己的重量後，這才踏了上去。

雖然下面一片死寂，但王小克心底下十分清楚，那兩個守衞可能埋伏在黑暗中，而可以自動發聲示警的風琴，也隨時會响起來。

他在風管上待了一會，見沒有動靜，這才輕輕地蹲下身來。

風琴的風管直徑大約一吋左右，王小克打開包袱，取出棉花和「威士」，分別把九十七根風管塞住了。

當王小克把所有的風管塞了棉花和威士後，已經是一個多小時過去了，他抓住尼龍繩，緩緩地滑下去。

在進行這樁差使任務前，王小克早已在圖書館中翻查過有關風琴的結構和情形，况且于牧師也曾帶過他參觀，並且詳細解釋過。

所以，他毫不猶豫地來到風箱和風管之間，伸出手來……

風琴的「自動示警系統」似乎失靈了，那可能是因爲風管被棉花塞住了，或者王小克從屋頂下來，因此避過隱蔽的「電眼」。

然而，王小克並不理會這一些，他只是想把工作做好——每次他答應替人做事，不論環境情況如何，總是先把它完成再說。

× ×

驕陽高懸，天晴氣朗，好一個星期六。

下午二時左右，「翠華村」的敎堂門口開始麕集着人羣了。

袁松和于牧師站在敎堂門口，翹首而望，等待着主角余振中醫生的出現。

不久，唱片公司的卡車到了，擴音機已經掛在預定的地位，身歷聲錄音機也裝好了，技術人員開始在檢查所有的儀器。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于牧師臉上充滿了笑容，他望着站在一旁看表的袁指揮，道：「余院長一定會準時來的。」

袁松點着頭，道：「我知道。」

這時村人越來越多，有的是敎徒，有的是非敎徒，排隊進入敎堂中聆聽余振中醫生的演

奏。

那兩個守衛仍然站在風琴兩側，動也不動一下，就像兩尊石像一般。

忽然，有人叫道：「余院長來了！」

「余院長來了！」

于牧師放眼望去，果然看到余振中踏着大步，向教堂走來。

于牧師和袁松迎上前去，把余振中領進教堂。

「準備好了。」製作人員在合唱廊上叫着道。

于牧師向他點點頭，側頭向余振中醫生望去，道：「余院長，可以開始了嗎？」

「好，好，」余振中道：「最近我沒有時間準備，希望不會太生疏。」

于牧師隨他走上狹窄的階梯，望着他坐上風琴前面。

余振中身上穿的只是一件恤衫，一條西褲，他甚至沒有披上裝。

音響和活塞安好了，錄音製作人員站在他旁邊。

「先隨便彈幾個音，醫生，」製作人員道：「我們好檢查音程和音色。」

余振中點點頭，用手指按下音鍵。

——什麼東西都沒有！

他又試了一下，然而，一樣沒有任何聲音發出來。

他臉上露出困惑的神色。

「怎麼了？」製作人員問。

「沒有聲音。」

袁松趨上前去，用手按一下音鍵，可是，風琴就像死了一般。

他臉上透着惶惑的神色，一個音鍵接一個音鍵地按下去，然而，什麼都沒有。

「怎麼回事？風琴怎麼啦？」于牧師問。

所有的技術人員全圍了上去，製作人員搔着頭，不解地道：「怎會沒聲音的？」

余振中坐在櫈上呆呆出怔，喃喃地道：「我早就料到了，果然如此！」

「你料到什麼？」于牧師踏上前問。

「有人揚言要破壞我的演奏會，」余振中道：「她果然做到了。」

「誰？」

余振中澀然一笑，道：「在神面前，還是不要隨便指控人，總之，大家心中有數的。」

于牧師和袁松對望了一眼，腦際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一個人，不同的是于牧師想到歐寡婦，袁松卻不自禁地想到了「小鬼子」王小克。

這時，王小克坐在教堂中第二排的木櫈上，他臉上化着妝，雙手盤在胸前，咀角泛着笑意，望住于牧師和袁松等人。

技術人員全圍了上去，七咀八舌地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于牧師上前再試彈了一下風琴，仍然沒有聲音，只好嘆了口氣，道：「它壞了。」

「不，昨晚我才試彈過，它一點事都沒有！」袁松大惑不解：「今天又沒有人碰過它，怎會無緣無故壞了？」

「我來看看！」一個年紀大約四十餘歲的技術人員，踏上前來，向風琴走去。

「且慢！」袁松急忙把他拉住，問道：「你想怎樣看法？」

「我——可以檢查一下它內部的機件，看看是否鬆了或者壞了。」

「你懂嗎？」

那技術人員正要答話，製作人踏上前來，道：「袁指揮，老林以前在琴行做過。」

「可是，我們這座風琴不比普通的電子風琴。」

「基本上的結構是一樣的，」製作人道：「反正，現在無法錄音，不如就讓他檢查一下吧。」

「不錯，就讓他試試看吧。」于牧師附和道。

王小克坐在前面，因此把他們的對答都聽在耳中——他一點也不着急，因爲風琴是沒有可能修得好了，余振中醫生的演奏錄音會，看來只有取消一條路。

那技術人員打量了風琴一眼，向琴背後走去。袁松咬一咬唇，跟着他向前走。

余振中焦灼地搓着手，這演奏錄音會是他期望已久的大日子，心中暗自祈禱：主啊！希望風琴儘快修妥，讓演奏錄音順利進行下去。

袁松和那技術人員的身子隱沒在琴背後面，外面的人都焦急地等待着。

忽然，一個悽厲的尖叫聲自琴背後面傳了出來。于牧師暗叫一聲不好，趨上前去，只見袁松驚惶莫名地站着，望定了伏在地上的技術人員。

于牧師大吃一驚，奔上前去，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不……不知道，」袁松面露驚詫之色，指着地上的技術人員，囁嚅道：「他……他爬進去檢查，怎料……怎料好像碰到鬼魅一般，爬了出來，伏在地上不……不動了。」

「胡說，聖堂之中怎可能有鬼？」

于牧師說着把那技術人員扳了過來，只見他雙目圓睜，神色極是恐怖，已然氣絕，死狀和阿牛、肯尼一模一樣。

他暗叫了一聲苦，緩緩地站起身來。

這時，許多人圍了上來，把窄窄甬道擠得水洩不通。

「什麼事？」村長徐德彰擠過來問。

于牧師垂下首來，並沒有回答。

徐德彰看到了地下的屍身，陡地一呆，喃喃道：「保……保護聖琴，外人勿近……」

「它不是聖琴，它是魔琴，」教堂中有人叫了起來：「它一連害死了三個人！」

王小克雖然看不到琴背後面發生了什麼事，但剛才那一聲慘厲的叫聲已經告訴了他。

他腦際間一片迷茫，望着差不多與屋頂齊高的風管，呆呆出怔……。

× × ×

「喂？王先生嗎？」

「歐太？」

「不錯，」假扮歐太丘惠芳的陸娟道：「你這次的工作做得漂亮極了，你甚至沒有把整架風琴搬走。」

「唔。」王小克漫應着。

「你怎樣下手的？」

王小克靠在沙發上，凝視着酒店房間的天花板，道：「我運氣好。」

「現在我知道你『小鬼子』的確是名不虛傳的了。」陸娟道。

「你的錢還未付完，歐太太。」王小克提醒她。

「會給你的。我只是好奇，你到底怎樣把風琴的聲音偷走的，」陸娟道：「教堂中日夜有人守衛，而且還有自動示警的系統。」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從屋頂下來，沒有驚動那些守衛，然後將支柱、風箱和風管間的傳動器拿走，它們是種電磁設備，它使一個滑進氣或使風道中充滿足够的壓力。沒有傳動器，風管裏的空氣不出來，因此也就發不出聲音。」

「你對風琴倒知道得不少。」

「可以查書嘛。」

「你拿走的東西呢？」

「我把它放在神壇的抽屜中，他們會找得到的。」王小克道。

「好極了，」陸娟道：「你這次的工作做得正如我的理想。」

「不過那風琴又殺了一個人哩！」

「這並不關你的事，」陸娟道：「在此之前，它已殺了兩個人了。」

「你知道是爲了什麼原因嗎？」

「我不知道，」陸娟道：「不過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錢怎麼樣？你送來給我？」

「那太危險。」

「在電話中談更危險。」

「不，這裏並不是美國，警察從來不會裝竊聽器的。」

「那麼我們什麼時候見面？」

陸娟沉吟了一會，道：「村外有一個生菓攤，你到那裏去，我等你。」

王小克掛斷了電話，披了上裝，離了開酒店。

他來到「翠華村」村口的生菓攤時，並看不到陸娟的影子。

他想：女人多數是要遲到的，尤其是像「歐太」這樣漂亮的女人。

他買了一杯橙汁，一面啜吸着，一面回憶那天晚上在旅遊區碰到她的情形。

等一下她送了錢來後，自己是否立即返回市區，將「翠華村」發生的一切忘記？抑或繼續偵查下去，找個水落石出？並且立即揭穿她的身份？

王小克想到了遠在夏威夷的白小妹和小辣椒，他想：這時候最好是趕到夏威夷去，假裝「重傷之下復原」大大玩樂一番。

當王小克把那杯橙汁喝完時，一陣脚步聲自背後傳了來。

王小克回頭一看，看到了顏容憔悴眞正的歐太，丘惠芳！

「你是王先生？」歐太趨上前來問。

「是的，你——」

「我是歐太，聽說我在這裏可以找到你，你會告訴我有關我丈夫在手術床上被害死的情形。」

王小克心頭猛地跳了一下。他偶一瞥眼，看到一輛警察巡邏車向這邊駛來。

「歐太，看來我們都中了計啦！」王小克苦笑着說。

警車在兩人身畔戛然而止，身材魁梧的沙展跳下車來，問道：「你是王小克？」

「是的。」

「你是歐太？」

歐太驚詫莫明地望住那沙展，點着頭。

「好，跟我們回警局吧！」

歐太臉上勃然變色，問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回到警局後，你就會知道了。」

歐太還待掙扎，王小克嘆了口氣，道：「歐太，不用怕，跟他們去吧。」

歐太猶豫了一下，這才向警車走去。

× × ×

警署警長的身材很粗壯，也許是鄉下人投考的關係，整個警署中的警員，差不多每一個都像他那樣牛高馬大。

他坐在辦公枱後面，盯着王小克，問道：「你還否認歐太僱你去把風琴弄壞？」

「我否認，」王小克道：「我從來沒見過歐太。」

「嘿嘿，眞的？」警長冷冷地道。

「當然是眞的。」

「可是我們接到密告說你和歐太相約在生菓檔見面，她要付你風琴工作的報酬，而你們果然在那裏！」警長提高了聲音問：「你還有什麼說話？」

「那證明了什麼？」

「證明你們的交易！」

「如果她付錢給我，錢呢？」

那警長似乎料不到王小克有此一問，呆了一呆，道：「我們會找出來的。」

王小克的信心恢復了，道：「警長，你不能扣押我的，如果你沒有證據證明我和風琴有關係。」

「我們會請于牧師來指認你！」

王小克心頭一跳，不過，他表面上裝出若無其事道：「這位歐太太爲什麼要僱我呢？」

「幾個月前，余醫生在動手術時使她丈夫死去。她威脅恫嚇醫生與醫院，甚至打電話罵余太太。這只是一種報復而已，」警長道：「我們很高興她沒有採取更激烈的手段。」

「她承認了嗎？」

「她承認要控告余醫生，但是沒承認恫嚇，自然她是不肯承認的，那是犯法的。」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心中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這時，案頭的鈴聲响起來，警長拿起對講機：「喂？」

「于牧師來了。」

「請他進來，」警長得意地望着王小克，道：「現在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門打開，于牧師和另一位警察走進來，他望望王小克和那警長。

「于牧師，我姓馮，」警長站了起身，道：「很高興見到你，請你告訴我是不是這個人在本星期初去你教堂看過大風琴？」

「是，不錯，是他，不過——」

「這句話你在法庭上就够了。」

「也許你該讓他把話說完。」王小克憤憤不平地道。

「說完？」

「哦，是的，」于牧師說下去：「我剛想告訴你，風琴今天好了，袁指揮找到了傳動器，剛才我還試彈過它，聲音很好。」

馮警長愕了一然，呆呆地望着于牧師，道：「風琴好了？」

「是的。」

「馮警長，現在可以放我走了嗎？」王小克問。

「不行，我們仍然可以控告你企圖毀壞風琴。」馮警長道。

「你不會這樣做的。」王小克不得不搬出最後一張王牌了，道：「不信你打個電話到總部給周探長，問問他的意見。」

「總部的周探長？」

「不錯，他是華籍總探長。」

馮警長猶豫了一下，向一個警員招招手，道：「先把他帶下去！」

警員把王小克帶離辦公室時，馮警長向于牧師道：「于牧師，對不起，打擾你了。」

「沒關係。」于牧師問道：「我可以走了嗎？」

「當然可以，請便。」

于牧師走了後，馮警長拿起案頭的電話，向接綫生道：「請搭總部周探長。」

× × ×

王小克聽到橐橐靴聲向臨時羈留所走來，抬起了頭，看到馮警長。

「你可以走了，王先生。」

王小克站起身，笑道：「你和周探長通過了電話？」

「是的，」馮警長忸怩地道：「對不起，我……我不知道你原來就是『小鬼子』。」

倘若換作以前，王小克必定會諷刺嘲弄他幾句，然而，經過歲月的磨鍊後，王小克已逐漸改變了他刁鑽的性格，只是淡淡一笑，向外

走去。

「王先生。」

王小克回頭望住馮警長，問道：「還有什麼指敎？馮警長！」

「不敢當，」馮警長猶豫了一下，道：「希望你不要見怪。」

王小克說了聲「那裏那裏」，便離開了警署。

半小時後，王小克來到了余振中的別墅前。他猶豫了一下，這才上前敲門。

「誰？」

「余太太嗎？」王小克隔着門問。

門緩緩地打開一道小縫，當陸娟看到是王小克時，急忙要把門關上。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王小克伸出腳，頂住了門。

「你——」

「余太太，我可以進來嗎？」

陸娟神情惶恐，仍然緊緊地頂住了門，不讓王小克入屋。

「余太太，站在這裏似乎不大方便，要是被人聽到的話，那可大大不好了！」

陸娟沉吟了一下，終於，讓身給王小克入屋。

「余太太，你沒有化妝倒是截然不同哩！」王小克笑着說。

「你說什麼？」陸娟仍然極力想掩飾否認，道：「我根本不認識你。」

「是嗎，」王小克笑道：「可是你的聲音，便是化了灰，我也認得。」

陸娟面如死灰，吁了口氣，道：「好吧，你想幹什麼？」

「當然是討債來的。」

「討……討什麼債？」

「咦？你忘了吧？你僱我去做的那樁差使，已經做成功了，錢卻只付了一部份。」

「我——」

「余太太，你丈夫在嗎？」

「他到敎堂去了。」

「那好得很，」王小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燃上一口烟，道：「風琴已經好了。」

「你……你要多少？」

「我們講定多少，便是多少。」王小克說着噴了一口烟。

「這……這簡直荒唐！」陸娟道：「一樁這樣小的工作，便值那麼多？」

「但你最初是答應的。」

「我——」

「對了，你早已打定主意不付錢，所以才隨便答應我，是不是？」

陸娟臉上青一陣白一陣，昔日的光艷照人，刹那間不知去向。

「余太太，其實我早就知道你是假冒的歐太了！」王小克道。

「哦？」陸娟秀眉一揚。

「我和銀行經理一談，就知道她沒那麼多錢付給我，所以你打電話到酒店給我後，我立刻打電話給眞的歐太，你們的聲音並不像。」

「可是……可是你爲什麼還是設法破壞了音樂演奏會？」

王小克微笑道：「這並不是一樁十分困難的差使，況且，我當時想不到你會賴數，並且還打電話去給眞的歐太，同時向警方密告，想陷我和歐太獄中。」

「你怎樣……怎樣脫身？」

「余太太，不要忘記我是『小鬼子』，這樣微小的『罪行』，警方是不會控告我的，況且，風琴並沒有眞的壞了，而警方也不能單憑一個告密電話，便入人以罪，是不是？」

陸娟吁了一口氣，緘默了。

「我知道你寫信給你自己，並且揑造說歐太太打電話恫嚇你，然後你利用風琴的事，使人家都相信她急於要向你丈夫復仇，你想使歐太太在法庭上無法站得住脚。」

陸娟陡地退後一步，驚駭地望住王小克，雙唇微微顫抖着。

「你……你怎知道是我僱你的？」

「很簡單，我知道歐太太是清白的，因爲，她否認打電話給你，我相信她的話，」王小克道：「如果她說的是實話，那麼騙人的該是你。」

「好吧，我給你一萬。」

「余太太，你一個仙也不能少給，」王小克道：「因爲，我還有一個問題，還沒有問出口。」

「一個問題？你不用問了，任何問題都不值得一萬塊錢。」

「是嗎？」王小克淡淡地笑問：「你丈夫知不知道你做的事？」

「那有什麼關係？」

「因爲如果他知道，那麼事情將會有下文！」王小克道：「試想想，歐寡婦向法院控告過失殺人，她寫恫嚇信，打電話威脅，僱人偷醫生開演奏會的大風琴，然後呢？有一天報紙上這樣登：醫生被刺，寡婦被拘——」

王小克還沒說完，陸娟便低吁了一聲，道：「你……你……」

「余太太，別那樣嘗試，你還不夠聰明，到頭來會無法脫身的，如果你不喜歡余醫生，和他離婚算了！」王小克道。

陸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像一頭鬥敗了的公鷄，垂下首來。

「余太，我這個問題值不值多一萬？」王小克笑着問。

「——好吧。」陸娟回房拿了支票簿出來，簽寫給王小克。

「謝謝你。」

「王先生，」陸娟問：「你可以替我保守秘密嗎？」

「只要余醫生安然無事，我會守口如瓶的，」王小克彈彈那張支票，笑道：「你知道嗎？余醫生是個好人，我喜歡他。」

陸娟點着頭，道：「我……我不敢再有那種念頭了。」

「那好得很。」王小克忽然又問：「對了，敎堂中的命案你眞的一無所知？」

「是的。」

王小克見她神情不似作僞，又問：「那麼你僱我去做這樁差使時，有向別人提及嗎？」

「這——」

「余太太，我們應該坦誠。」

「有的。」陸娟向他點點頭。

「他是誰？」

「我可以不告訴你他的名字嗎？」

「袁松袁指揮？」王小克試探問。

陸娟聞言臉色一變，張大了口，呆呆地望住王小克。

「我早就懷疑是他了。」王小克淡淡一笑，離開了余宅。

× × ×

陸娟前後左右望了一眼，見附近沒有人，這才閃身踏進屋去。

袁松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忽然發現有人閃身入屋，先是嚇了一跳，及至看清楚是陸娟時，這才鬆了一口氣。

「是你。」袁松一眼瞥見陸娟臉色有異，問道：「什麼事？」

「阿松，大事不好了。」

「什麼事？」

「剛才……剛才小鬼子來找過我。」

「哦？」袁松雙眉一軒，坐直了身子，問道：「他來找你幹什麼？」

「他……發現了我的計劃和秘密！」

「那座風琴是不是他破壞的？」

「是的，他偷去了傳動器，使風琴不能出聲。」陸娟答。

「奇怪，他分明在夏威夷呀！」

「也許中途潛逃了回來？」

「眞是豈有此理！」袁松一拍大腿，站了起身，道：「葉建光眞是飯桶，爲什麼不打個電話來通知我？」

「阿松，現在應該怎辦？」

「他剛才向你說了些什麼？」

陸娟將剛才的情形說了出來，袁松皺着眉，道：「這樣說來，他是早已知道我在留意他了？」

陸娟點着頭，道：「阿松，你一定要想個法子解決他，否則……否則他把我的計劃洩漏了出來，老頭子怎肯饒我？」

袁松沉吟了一下，道：「放心，我有辦法對付他的。」

「你——你想殺了他？」

「如果有必要的話。」

「聽說他的武功很厲害。」

「再厲害的武功，也敵不過槍吧？」袁松咬住唇冷笑一聲。

陸娟詫異地望住袁松，說道：「阿松，你……你有手槍麼？」

袁松緩緩地點着頭。

陸娟倒退了一步，不置信地盯住袁松，訥訥道：「原來……原來你是——」

「不錯，」袁松轉頭望了陸娟一眼，道：「我並不是善男信女。」

「可是……可是爲什麼我一直不知道，一直當你是個安份守法的人？」

袁松苦笑一下，道：「阿娟，有時候人是不必要知道得太多的。」

「但我和你的關係——」

「阿娟，我不是說過了嗎？當時機來時，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的，現在是時機了。」

陸娟噓了一口口水，楞楞地望住袁松。

「我是胡金易的得力助手，這十餘年來，一直幫他秘密運毒。」

陸娟「啊」地一聲低呼。

「阿娟，我的身份掩飾得很好，甚至連你也不知道，何況其他人了，對不對？」

「但……胡金易已被抓住——」

「不錯，今天早上還被判入獄三十年！」袁松說話時，臉上神情充滿了絕望。

「三十年！」

「是的，」袁松緩緩地點着頭，道：「看來他是非老死在監獄中不可了！」

陸娟楞楞地望住袁松，想不透爲何胡金易被判入獄三十年，他便如喪考妣的樣子，莫非他和胡金易的感情非比尋常？

「當易哥被警方扣留時，我們還以爲憑他的神通廣大和財力勢力，必定有辦法溜出來的，可是事情很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警方採取了前所未有的嚴密措施，一點機會都沒有。」

「於是，我們開始在外面爲易哥設法，希望判期短一點，但，錢花了不少，却仍然判了三十年。」

袁松說到這裏，陸娟忍不住道：「那又怎樣？你並沒有被牽涉其中，這已經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了。」

袁松澀然一笑，道：「阿娟，這你就有所不知了，易哥在這個圈子裏的人面很廣，而這一行講的又是人面，何況泰國那方面的生意來往，都由易哥一手接洽，沒有他主持大局，這攤子也就要散了。」

「你覺得可惜？」

「當然可惜，」袁松道：「不單止我，數千個靠易哥混飯吃的人都覺得可惜。」

「這正是乘機改邪歸正的機會啊！」陸娟道：「阿松，如果我早知道你幹這行，一定會勸你不要冒險。」

「人生本來就是冒險，」袁松道：「不冒險何以致富？好像你的計劃不就很冒險嗎？」

「好了，易哥被判三十年後，你們也將樹倒猢猻散了，是不是？」

「如果散了倒還好，現在就是散不得。」

「爲什麼？」

「這個——」袁松嘆了一口氣，道：「因爲易嫂仍然被警方通緝中，而我們必須設法把她保護週全。」

「有這種義務嗎？」

「阿娟，你不會明白的，我們這一行最講究的是義氣，倘若老大落難，我們連老大的妻兒也不能保護週全的話，還用混下去嗎？」

「保護一個女人，還有困難嗎？」

「困難本來是沒有的，問題是警方正加緊在通緝她。」

「把她藏起來，或者偷渡出境好了。」

「這個我們自然想到，但令人頭痛的是麥旭也在追查易嫂的下落。」

「麥旭？」陸娟大吃一驚，道：「就是本市名流麥旭？」

「是的。」

「他……他和這宗販毒案，怎麼拉得上關係？」

袁松苦笑一下，道：「所以說你根本不明底蘊，麥旭是比易哥更大的一個超級毒梟！」

「啊！」陸娟低呼一聲。

「麥旭的勢力，比易哥更大，老實說，易哥以前就是麥旭的手下，後來才自立門戶。」

「原來如此。」

「麥旭在和易哥競爭市場和地盤，吃了一兩次虧，因此記恨在心，他知道易哥上個月自泰國運來了一批價值兩千餘萬元的貨，但易哥落網後，這批貨並未起出——」

「他覬覦那批貨！」

「對啦！」袁松道：「自從易哥落網後，警方反毒組出動掃毒，本市許多架步都被破獲，僥倖逃過的，也偃旗息鼓，不敢像以前一樣，明目張胆做生意了。」

他頓了一頓，接着說：「由於被破獲的架步太多，市場缺貨，因此，那批價值二千多萬元而未被起出的貨，據估計已漲到價值一億多元了！」

「嘩！好厲害！」陸娟瞪大了一雙美眸。

「試想想，誰對這一批貨不眼紅？」袁松道：「而唯一知那批貨下落的，只有易嫂。」

陸娟終於明白了。

「易嫂的人面雖然沒有易哥的廣，但畢竟也算是個人物，如果這批貨好生利用，是有可能再建立我們的地盤和王國的，但麥旭的人和警方幹探不斷四出偵查，最後來到了本村！」

「難道那批貨便藏在本村某一處？」陸娟心頭一動。

「那倒不知道，」袁松道：「不過由於本村近海，以前被利用作卸貨地點，因此麥旭才會想到這一點。」

「難道你不會問問易嫂。」

「她怎肯講？」袁松苦笑着道：「最初我們以爲可以由易哥再來主持大局，麥旭對他是有多少忌憚的，如今易哥被判三十年，是沒有可能主持大局的了，而我們要助易嫂打開一個局面，却……却是難比登天的事。」

「怎見得？」

「一來易嫂被警方通緝中，不能公開主持

大局，二來麥旭已開始佈署侵佔我們以前的地盤，要把它們逐一奪回來，那眞是談何容易的事！」

「既然這事沒有可能，乾脆拍拍屁股走人，別理這許多。」

「不行的。」

「爲什麼？」

「易哥被審訊時，並無供出我們兄弟手足任何一個人的姓名，他的用意很顯明，要我們護着易嫂，也只有護着易嫂，他才有生還的希望。」

「哦？」

「在獄中，如果沒有幾個錢使使的話，過的簡直是非人生活，不是被打死，便是病死，而易哥那兒來的錢？自然要靠易嫂暗中運入，」袁松道：「倘若易嫂也身繫囹圄，他們夫婦便無望了。」

陸娟終於完全明白了。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問道：「易嫂現在那裏？」

「本村。」

「本村那裏？」陸娟下意識地四週望了一眼，問道：「這兒？」

「你以爲我會這樣笨，把易嫂匿藏在家裏嗎？」袁松反問。

「那麼她究竟在——」陸娟說話時忽然腦際一亮道：「是了，在那風琴中！」

「阿娟，你倒不算笨！」

「難怪有外人接近風琴時，便會不明不白地被殺死，怕的是被發現易嫂的藏身之所！」

「不錯！」

「你……你們甚至造成那是一座『聖琴』，外人勿近，並派護衛。」

「本來是不用派護衛的，但自從麥旭的手下在本村出現後，剛巧你又請『小鬼子』去偷琴，我那時不便把實情告訴你，所以只好暗中防禦，希望使王 小克無功而退！」

「哼！我的計劃不成功，你很快活麼？」

陸娟不悅地白了袁松一眼。

袁松摟住她的腰肢，道：「阿娟，你自己仔細想想好了，是你的計劃重要，還是保存易嫂下落的秘密重要？」

「當然我的計劃重要！」

「阿娟，只要易嫂避過風頭，將來起出那批貨，我大概可佔十分之一，那不是比余老頭的一百幾十萬身家更強嗎？」袁松柔聲道：「而我的還不是等於你的？」

陸娟這才回嗔作喜，道：「現在易嫂的藏身之所仍然很秘密吧！」

「當然，」袁松道：「只希望小鬼子昨天破壞風琴時沒有發現。」

「他發現不到。」

「唔，從他剛才對你的一番話看來，他的確是還未發現。」

「麥旭的人呢？」

「我已加緊召集一些手下趕來村中，如果麥旭太過份的話，只好和他一決雌雄了。」

「這麼一來不是要驚動了警方？」

「只要易嫂安然無恙，一點點小犧牲是無可避免的了，況且，我已有了一個計劃——」

「什麼計劃？」

「把易嫂偷渡到泰國去。」

「有這個可能嗎？」

「我已接洽好了，只等過幾天風聲沒這麼緊時，立時把她運出。」

「那批貨呢？」

袁松含笑望了陸娟一眼，忽然問道：「阿娟，你捨不捨得離開這裏，拋棄這裏一切？」

陸娟先是一呆，隨即明白袁松的意思，道：「你要我跟易嫂走？」

「是的，這樣她也有個伴，同時嘛——」

袁松頓了一頓，深意地道：「以你的聰明伶俐，如果可以從她口中，探得出那批貨的下落的話，咱們這輩子，便是打跛了雙脚，也不愁衣食了。」

陸娟美眸裏閃爍着光采，道：「我……我可以勝任嗎？」

「除了你之外，沒有更理想的人選了。」

「可是——可是我不認識她，她又怎會信任我？」陸娟問。

「這個你放心，我會向她提及你的。」袁松道：「至於如何博取她的信任，那是日後的事，要看你的功夫和手段了，反正去到泰國後有的是時間，也不必急於一時。」

陸娟緩緩點着頭，道：「好吧，反正我的計劃已被小鬼子看穿，不能再打余老頭的主意了，就到泰國跑一趟。」

「好極了，」袁松親熱地摟住陸娟，道：「咱們以後的錦繡前程，全靠你了。」

「什麼時候起程？」

「大概這一兩天，」袁松忽然壓低了聲音，道：「你回家收拾一下，船來時，我立即通知你。」

陸娟向他點點頭。正欲轉身離去，屋外忽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

袁松雙眉一軒，噤聲道：「不知來的是什麼人，你先躲到我的房裏，別讓人看到你在我這裏。」

「是。」

這時，屋外的人已奔近，袁松從窗口望去，見是周九和林添，不由皺了皺眉頭，瞧兩人臉上驚惶的神情，定是有什麼事發生了。

兩人氣喘吁吁地奔進來，道：「松哥，大事不好了！」

「什麼事？」

「大批警員圍了教堂，說是要進去搜……搜查！」林添道。

「哦？」袁松臉色大變。

「于牧師擋住他們，叫我立刻來叫你。」

袁松不待他們說下去，便向外疾衝了出去。不一會來到教堂門前，只見幾輛巡邏車泊在門口，大批軍裝警員，包圍在四週。

于牧師正與率領的一個高級督察理論，瞥眼見袁松趕來，急忙招乎叫他：「袁指揮，你過來！」

袁松擠上前去，問道：「什麼一回事？」

「他們說教堂裏接連發生了三椿命案，要來查一下。」于牧師道。

那高級督察打量了袁松一眼，問道：「閣下是誰？」

「我是詩歌班指揮袁松。」

「我們接到一個電話，說是教堂裏有神秘殺人兇手藏匿着，因此要來搜一搜。」

袁松心下暗暗震驚，偶一瞥眼，見凌貴和幾個麥旭的手下在看熱鬧的人羣中，口角泛笑，不由恍然。

「你們有沒有搜查令？」袁松問。

「在這裏。」于牧師把搜查令遞了上來。

袁松接過來一看，果然是警務署長發下來的搜查令，在這種情形下，似乎不能拒絕警方入內搜索了，心下大急，籌思對策。

「牧師，我們希望你和警方合作，不要阻撓我們。」高級督察道。

于牧師向袁松望來，道：「袁指揮，我不懂法律，你說怎樣？」

袁松心急如焚，但强作鎭定，道：「好吧。只希望你們不要搜得一塌胡塗。」

「當然。」

高級督察一聲號令，十餘個軍裝警員操入教堂之內。

大約搜索了半個多小時，警方毫無所獲，

這才收隊待命。

袁松站在教堂台階上，忐忑不安地望着警員四處搜索，見他們只在風琴左右巡視了一下，並未深入搜查，這才稍爲放心。

「督察先生，搜到了什麼？」于牧師踏上前問。

「對不起，也許我們接到的情報不確。」那高級督察轉身命屬下上車離去，袁松這才吁了一口氣。

警員撤離現場後，袁松才向看熱鬧的村人望去，暗中吩咐周九和林添召集手下，跟踪凌貴等人，給對方一點顏色看。

周九答應了一聲，和林添分頭行事去了。

袁松望了望腕錶，是下午七時多，再過一個小時左右，天色便暗了。

他來到風琴側，左右望了一眼，坐到琴櫈上，彈起琴來。

他那琴音十分怪異，似是四個音符一組，有如「摩斯電碼」一般。

彈了好一會，他才站起身來，離開教堂。

× × ×

王小克和周探長一衝進教堂，便叫了一聲苦。風琴沒有人守衛，甬道的那塊木板倒在地上，附近有不少足跡。

「小鬼子，我看他把她帶走了！」

王小克拿出袖珍電筒，向琴背後走去，俯身一照，只見風琴下有一塊木板也揭了下來，露出一張草蓆和一把電風扇。

在草蓆上，放着枕頭和幾個杯子，却沒有人！他上前往枕頭上一摸，觸手處猶有餘溫，連忙爬了出來，道：「裝鬼嚇人的女毒梟逃啦，不過才逃不久，咱們也許可以追得到。」

「朝那個方向？」

「剛才我在袁松窗外聽說船要來接載，自然是向海邊！」

「好，咱們追！」兩人匆匆上了車，周探長剛才並未將車子的引擎熄掉，一踩油門，身子來了個U轉，朝海邊飛馳而去。

通向海邊的小徑崎嶇不平，車子顚簸着向前疾駛，王小克苦笑道：「探長，要是女毒梟身懷六甲，這時恐怕已免費墮胎了。」

周探長陪他笑了一下，道：「他們不會坐車，應該是步行到海邊去的。」

王小克忽然向前一指道：「探長你看！」

周探長循他手指望去，只見海面上有一盞燈，一閃一閃地似是在打着暗號。

「咱們趕得及！」

這時，海灘上有人聽到汽車的引擎，四處分散開來，剎那間隱沒在黑暗中。

周探長把車子停了下來，拿起外紅光望遠鏡向海中望去，只見一艘小艇，正緩緩地向海心的一艘帆船扒過去，艇上似乎有兩個人影。

「他媽的，還是被她逃了！」

「探長，趕快通知水警輪，還來得及兜截的！」王小克說。

「不錯！」

周探長拿起無綫電通訊咪高峯，向總部報告當前情況，要求水警輪前來兜截。

這時，那小艇已接近了大船，王小克接過紅外光望遠鏡，較正了距離，看清楚其中一個是三十餘歲的婦人，另一個却是余太陸娟。

「好啊！她拋棄老公，跟人私奔去了！」王小克忖道。

陸娟和易嫂上了機帆後，立即開船，迅速向公海駛去。

「咱們來不來得及？」王小克側頭問。

「如果他們進入公海，黑暗中又不能出動直升機，只好眼睜睜看着她逃掉了。」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着海面呆呆出怔……

× ×

「小鬼子，放心去玩吧！」周探長和王小克握着手道：「我們既然知道她逃到何地，要把她引渡回來，並非難事。」

「如果我不是太過自私，她是逃不掉的！」王小克歉疚地道：「我只是想將這個功勞給你，沒想到給那個馮警長。」

「算了吧，女毒梟總有一天法網難逃的，」周探長拍拍王小克的肩膊，道：「最後召集過了，快進去吧！」

「好。」

王小克向周探長揚揚手，踏進海關。

「小鬼子！」周探長忽然叫了他一聲。

王小克回過頭來，道：「什麼事？」

「記得替我向白小妹和小辣椒問好！」

「當然！」

上了飛機後，王小克望着機窗外，忽然有個人在身畔坐下來。

王小克側頭一看，赫然是麥旭的管家游立奎。

「是你！」

游立奎向他微微一笑，道：「王先生，眞巧！」

「游先生也到夏威夷去？」

「不，這一班機要在曼谷停站，」游立奎道：「我去曼谷。」

「旅遊還是公幹？」

「當然公幹，你知道的，王先生。」

王小克先是一呆，隨即明白了，他澀然一笑，別過頭去，管它哩！讓他們去鬥個你死我活吧，王小克急於到夏威夷人間天堂去享受一個歡樂的假期……。

（全文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無絃琴（三）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錢風奉裘勝三之命往找猴皮老四致歉言好，葉明飛因受到裘麗雲的冷落，也要進城散悶，兩人遂結伴同行，抵步後，葉明飛往酒樓買醉，錢風獨往賭坊找猴皮老四，詎猴皮老四接待來遲，錢風一怒之下，把他痛打一頓，再往酒樓找尋葉明飛時，葉明飛已被猴皮老四聘請來的殺手陶凱打斷胳臂，錢風本待拚命，但陶凱遞給他一隻裝有無弦琴的盒子，錢風只好忍氣把葉明飛護返葉莊。陶凱往賭坊，猴皮老四臥床養傷，四奶奶出見，陶凱說有事要她幫忙，並不絕口地奉承四奶奶聰明能幹，漂亮——



龍潭來暴客　虎穴氣梟雄

「喲！」春蘭眞個是心花怒放，魂靈兒飄上了天。「老都老了，還漂亮哩！說吧！我能幹什麼？」

「不過，你可不能在四爺面前提，並不是想瞞着他什麼，實在是因爲四奶奶太年輕，太漂亮，怕引起四爺的誤會。」

「喲！瞧你！辦事兒可眞小心，放心吧！我壓根兒就不提。」

「四奶奶！」這小伙子壓低了嗓門，「南城的『好來居客棧』你知道麼？」

「知道呀！以前……」春蘭差一點說溜了嘴，將以前到客棧裏去出條子的事兒都抖了出來，「以前剛來這兒的時候，我還在那兒住過一宿哩！」

「那敢情好，我住在那兒的後院靜房裏，那兒只有兩間房，我全包下了，下午兩點，請去一趟，我已打點了店小二，他會在後門口候着你，四奶奶！你答應去麼？」

哼！春蘭不禁暗暗嘀咕：這小子倒是個老手哩！直截了當地就使出勾搭手段來了。怎麼？一照面他就看出了我的底細？不行，我得端莊些，別讓他看輕了。

「陶先生！」她輕微地皺着眉頭，面有難色地說：「這客棧旅店那裏是咱們婦道人家去的地方呀！萬一被人撞着了，又有閒言閒語，蜚短流長啦！」

「四奶奶！我已經早就察看過了，『好來居』後面那條巷子很少有人來往。」

「陶先生！」春蘭裝作正經的說：「你千萬別見怪，我可得問問，你教我上那兒去幹甚麼呀？」

「四奶奶！到了那兒我再告訴妳，對不起，我得走啦！」

春蘭心頭眞有點冒火，但她却又是不由自主地堆下滿臉笑容：「陶先生！我信得過你，到時候我一定會去，不過，我總覺得該跟四爺說一聲。」

「四奶奶！妳既然信得過我，就別跟四爺說，萬一他想到別處去，反倒不方便，四奶奶！我告辭啦！」

「不送啦！」春蘭臉上的笑，甜得足以招惹蜜蜂。

× × ×

三個戲班子離開葉莊回到城裏不久，無弦琴的事立刻就傳開了，一傳十，十傳百，漸漸傳得離了譜，張三這樣說，李四那樣說，不管誰的說法正確，大夥兒都津津有味地傳說、談論。你聽吧：

「無弦琴是個大俠客，專管天下不平事，功夫好得不得了，沒有絃子的琴，他都能彈出聲音來，而且聽了那種聲音的人都會死。」

「別逗啦！老哥！無絃琴是他的代號，是他的標記，沒有絃子的琴，怎麼會彈得出聲音來哩！」

「無絃琴是個俠盜，刦富濟窮，專拿有錢的人開刀，誰有錢誰就倒楣。」

「老哥！這種說法可就不對了，有錢也不算罪過呀！你說是不是？」

「哼！有錢的人多半爲富不仁。」

「瞧！你說『多半』，由此可見，你也承認有錢的人也有好的。」

「葉莊的莊主就不是好人。」

「老哥！你這麼說，我可要跟你抬槓了，葉莊主是咱們地頭上有名的大善士，修橋鋪路

，送藥施棺，得他好處的人可多着哩！」

「哼！你只知道他好的一面，可不知道他的壞的一面。」

「那麼！你老哥倒說說看，葉莊主怎麼個壞法。」

「他用賤價强買人家的地，他將河流圍起來，誰要用河水灌漑田園誰就得付錢，這不是魚肉鄉民麼？無絃琴當然要找他啦！」

一陣沉默。

過了很久，才繼續有人開口。

另一人說：「聽說無絃琴這回不是要殺葉莊主，是向葉莊主要錢哩！」

「對了！在座的窮人也不少，有誰得過無絃琴的好處嗎？」

又是一陣沉默。

「這就不對了呀！無絃琴一定用同樣的方法向有錢的人敲過棒子的了，那些錢都到那兒去了呢？」

「老哥！你說話最好小心點，當心無絃琴找上你。」

「找我幹甚麼呀？我又沒錢。」

在座衆人七嘴八舌地說個沒完，富春園茶座上眞够熱鬧，但是茶座間却有一個茶客始終沒有開過口，他坐在一個角落上，不是在那兒喝茶，或者思索什麼事情，而是在聽每一個人的高論。

而且是很認眞地在聽。

他就是那個自稱名叫陶凱的年輕小伙子。

這小伙子眞是無所不至的，剛剛還在猴皮老四的賭坊裏，如今又來到富春園，他够忙，也够俐落的。

就在茶座上你說我道，議論紛紜的當口，又來了一個客人；這人約莫四十來歲，瘦瘦精精的，一雙眼睛特別亮，也特別活，就像眼眶裏鑲着兩顆珠子似的。

他一進富春園就往角落裏走，在那小伙子的對面坐了下來，兩個人並沒有寒暄，只是輕微地點了點頭，等到小二送上了茶，二人才展開交談。

「等久啦！」中年人先開口，聲音說得很輕，他不停地向熱茶吹着氣，看上去他似乎沒有說話。

「剛到。」

「進行得怎麼樣？」中年人又問。

「還算順利。」

「落字萬兒那邊呢？」

（註：落字萬兒代表姓葉的。）

「棋子兒還捏在手指裏。」

「既然被咱們看上了，他還跑得了嗎？」

「嗯！你那邊的也得開始了吧？」

「等你那邊最後一步走過之後，我就立刻會跟上。」

「我那最後一步天一黑就動了。」

「小心點，別把落字萬兒看得太輕。」

「那還用說，咱們從來就沒有看輕任何人；但是也從來沒有看重過任何人。」

「多年不見，你還是那樣狂。」

年輕小伙子笑了，笑中頗有自負的味道：「這年頭，不狂的人就永遠沒出息。」

「聽說你把那個殺胚子放倒了。」

「遇上了，沒法子。」

「也算他倒楣，他怎麼在這個節骨眼上軋進來呢？不早不遲，也眞巧！」

「別說他，凡是遇上咱們的都倒楣。」

「對了！甚麼時候喝你的喜酒？」中年人突然將話鋒一轉。

年輕人說：「快了。」

「快了？總得有個日子呀！你跟……她文定已快半年了啊！」

「嗯！大概這趟買賣成了之後就要選日子啦！」

中年人說：「哦！這麼說，買賣不成還討不成老婆囉？」

「咱們幹的買賣那有不成的呢？」

「小傢伙！你眞够狂！嗯！我住在南城『迎賓閣』，你最後那一步跨出之後，來跟我打聲招呼。」

「那還用說。」

「我先走一步。」

「請！」

中年人走了，那年輕小伙子還穩穩當當地坐在那兒，他似乎對茶座間的議論紛紜很有興趣。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這種興趣；誰又不喜歡聽聽自己在別人的嘴裏成了個什麼樣子呢？

× × ×

錢風將三個戲班子送到縣城裏之後，一回到葉莊就往裘勝三所住的別院裏跑，憑良心說，像裘勝三這種有身份的人，對他錢風寄望那麼重，他那能不高興呢？

裘勝三剛一照面，又是一番誇讚：「這麼快就回來了？你辦事挺俐落的嘛！」

「老爺子！您吩咐還有事要我辦，我能不快點回來嗎？」

「來！坐！坐！」等錢風坐定了，裘勝三才又開了口：「錢風！我剛才想了很久，咱們這麼等着挨打也不是辦法，我決定改變初衷，爭取主動。」

「老爺子！怎麼個爭取主動法呢？」

「今天早起在『迎賓閣』拗斷咱們少莊主一條胳臂的年輕小伙子，我們先假定他就是無絃琴，他不會一走了之，必定還在城裏幌，你和我孫女兒一起進城，將他引出來，你看怎麼樣？」

「他會出來嗎？」

「會的，只要你在『迎賓閣』鬧事，那年輕小伙子就會露面。」

「老爺子！不是我膽怯，早起我已經掂過他的份量，他的功夫不算低，不然，我也不會就這麼放過他。」

「錢風！這點你放心，我那孫女兒你別看她小，這裏只有我們兩個人，我說這話絕不是存心要你難看，像你這樣的，我孫女兒可以對付十來個。」

「哦？這麼厲害呀！」錢風吐吐舌頭。

裘勝三道：「你們兩個一塊兒去，你明，她暗，只要那年輕小伙子一露頭，包管他吃不了兜着走。」

「老爺子！」一聽裘麗雲的本事如此大，錢風的膽子立刻一壯。「您既然這麼說，我還有什麼話說，就照您的吩咐吧！咱們什麼時候去呢？」

裘勝三道：「先別忙，我要跟你談一樁事，你可知道那個落子班在縣城裏那兒唱嗎？」

「原先是在『興安樓』唱，聽說『富春園』今兒個出大價錢把他們挖了過去，晚上可能會在『富春園』亮相登台。」

「錢風！這裏也沒有別人，你可得老實說，到底你跟落子班的當家花旦秦福芝有沒有什麼特別交情？」

「老爺子！您說到那兒去了呀？我還不是昨兒個才認識的麼？以前我根本就沒有去看過落子戲。」

「可是，我問了好多人，大夥兒全說她跟你眉來眼去的。」

「老爺子！她是唱花旦的，賣的就是眼風，這又有什麼稀奇呢？」

「可是，你昨晚到她房裏去……」

「老爺子！不瞞您說，是她約我的，我也是覺得她的行跡可疑，才去探探動靜……」

「錢風！我告訴你，她本來就有問題。」

「哦？」錢風楞了。

「哼！什麼樣的名堂能夠瞞得過我這一個老江湖？」

錢風道：「既然老爺子您看出來了，又幹嗎放她走呢？」

「這叫欲擒故縱，」裘勝三很神秘地壓低了聲音：「錢風！待會兒一進城你就先去找她，就說你今晚要去跟她斷會，看她怎麼說。」

錢風道：「她答應又怎麼樣？不答應又怎麼樣呢？」

「見過秦福芝之後，你就將結果告訴我孫女兒，她會教你怎麼作，錢風！我可不是要你聽我孫女兒的指揮，老實說，她的點子很多，連我這個作爺爺的都常常聽她的哩！」

「老爺子！您放心，我一定依照您的吩咐去作。」

說正格的，現在，錢風對裘勝三已經是五體投地，唯命是從了。他跟裘麗雲一進城門，二人就分道揚鑣。他東探西問，不錯，落子班今晚是要在「富春園」登台；再一打聽，班子還是住在早先落脚的「王城客棧」，那是家二流旅棧，平日裏錢風根本從不涉足 如今只因奉了老爺子的命令，他跑得比誰都快。

在「王城客棧」，錢風順利找到了秦福芝，她一個人佔了一間上房，還算潔淨，在一見面的那一瞬間，她的笑容彷彿加進了一斤蜜。

「啊呀！錢武師！眞想不到你來找我呀？快進來坐！快進來坐！」

「秦老闆！我有事，不進去坐了，」錢風就站在門口，一隻手扶着門框子，「我今晚不回葉莊，我辦完了事到妳這兒來，行麼？」

秦福芝道：「那還用問呀！不過，你可得有耐性等啊！」

「等？等什麼？」

「等我下戲呀！怕要下十二點我才能夠回來哩！」

「好！我等。」

秦福芝道：「那麼，我會關照小二的，你來了他就會給你開門，別忘了給他點賞錢。」

「放心，我會的。」

「今晚上再也不會有昨晚那種事發生了吧？錢武師！說正格的，昨晚可把我嚇壞了，害我躲到班底的房裏擠了一夜，可把我給熱死啦！錢武師！到底是怎麼回事？」

「夜裏再詳談，我走啦！」錢風多一會兒都不敢躭擱，唯恐秦福芝問出問題來，使他不知道如何回答。

一出「王城客棧」，錢風就往南城走，因爲「迎賓閣」是他的第二個目的地，才轉過一條街，裘麗雲就到了他的身邊。

「怎麼樣？」裘麗雲輕輕地問。

「她教我今晚去她住的客棧。」

「什麼時候？」

「她說，要十二點才散戲，教我先去她房裏等她。」

「哼！又是老把戲。」

「哦？」錢風不禁又想起了昨晚的事。

「別再上她的當，你今晚去『富春園』看她的戲，散戲之後，在園子門口等着她，跟她一起回客棧。」

「好！我聽姑娘的。」

「到了房門口，要她先進去，教她點上燈，然後你才進房，吃虧只能吃一回，一而再，再而三，那你就變成驢了。」話是不大好聽，却是實情。

錢風道：「裘姑娘！現在談談『迎賓閣』的事吧！」

「你一個人進去，冲着掌櫃的要人，硬說那年輕小伙子是他們店裏請來的打手，專門揍客人的，掌櫃的一定交不出人來，你就先揍人，後砸東西，鬧他個落花流水。」

「鬧到什麼時候爲止呀？」

「當然鬧到那年輕小伙子出面爲止，他若不出面，你就一直往下鬧。」

錢風一向就仗着他那雙鐵拳東挑西鬧，如今存心來鬧事，他倒有些蹩扭了，他畢竟不是地痞無賴之流，坐在那兒鼓了半天氣却鬧不出甚麼來。

掌櫃的見他進門，臉色都變了，舉座的食客一個個脚底板抹油，縱有那膽子大的，留下來想瞧個熱鬧的，也都屏息凝神，不敢喘一口大氣。

這份靜，更教錢風發不出火來了，喝口茶，不燙，不涼，茶葉也放得不多，不少，這如何開口找藉口呢？

等着等着，錢風還是開了口：「掌櫃的！」

掌櫃的可不是給人喊來叫去的，也只有葉莊護院武師錢風才有這個格兒，他這裏尾音還沒落，掌櫃的已經到了面前，先咧嘴勉强一笑，然後哆哆嗦嗦地開了口：「錢武師！您……您有什麼吩咐？」

「掌櫃的！你竟然養了打手侍候客人，我姓錢的可眞是小看了你。」

那掌櫃道：「錢武師！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早起咱們少莊主在這兒斷了胳臂難道是假的？」

「錢武師！在您的面前我可不敢說瞎話，那位年輕小伙子也是外來的呀！」

「哦？你是一推六二五，存心賴賬？」

「不！不！不！事兒是在小號冒出來的，我不能不挺，您吩咐，我照辦。」

「當眞？」

「當然是眞的啦！在您面前，我還敢睜眼說瞎話嗎？」

「好！只要你依我一樁事——交人，」

「交人？交誰呀？」

「怎麼！你給我翻穿皮襖裝老羊呀？交什麼？就交那個打手，扭斷咱們少莊主胳臂的那個傢伙。」

「錢武師！」掌櫃的哭喪着臉說：「我剛才已經都把話說明了，他也是客人，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從那兒來，往那兒去，你教我怎麼個交法呢？」

「我不信。」

「可是，這是事實呀！」

錢風的火氣終於有機會發了，他握拳在桌子上驚天動地般一擂：「怎麼！你把我當三歲小孩子呀！交人，沒二話，不然，我就拆了你迎賓閣的房子。」

「錢武師！你就是拆了房子，我還是交不出人來呀！」

「喝！掌櫃的！你倒蠻硬的，是不是因爲有那個小傢伙給你撐腰？告訴你，早起我不跟他碰不是因爲怕他，是因爲咱們少莊主受了傷，得趕緊抬回去醫治，閒話少說，你教他滾出來，沒有你的事，不然……哼！」

「錢武師！」掌櫃的都快哭出來了，「你要我怎麼說呢？他不是咱們店裏的人，是外來的，我一向都沒有見過他，」

「那可怪啦！咱們少莊主一露面，他就到了，如今我在這兒罵了半晌，他也像烏龜似的縮着脖子，這不是欺善怕惡嗎？」

掌櫃的心裏眞氣：只因爲那個年輕小伙子如今不在眼前，你姓錢的才在這兒敞開脖子說大話，要不然……他心裏這樣想，嘴裏却不敢說出來。

錢風又吼了起來：「怎麼的？掌櫃！哦！剛才我帶了一個受傷的人，我吃癟啦！如今呢？怎不教他出來呢？」

掌櫃道：「錢武師！你要我說多少遍？那個人不是我請的打手，你說說看，我幹嗎要請打手呀？」

說着說着，火氣也上來了，錢風一抬手，一張桌子立刻翻了，滿桌上的茶俱落了一地，滿地碎片了。

掌櫃的直瞪眼，可就是拿他沒法子，掌櫃的眞希望那年輕小伙子突地從天上掉下，或者從地底冒出來。

說也奇怪，就是沒個人出面。

整個店堂的桌椅板櫈都碰了個精光，錢風也鬧了個精疲力竭，他的目的還是沒有達到，壓根兒就沒一個人出來管他的閒事。

掌櫃的反正早就認定了，要砸就儘管砸吧！只要你有本事，把房子拆了算我倒楣。

錢風眞不知道該怎麼收場，當初也沒問問裘麗雲，如果鬧到最後都沒人出面該怎麼辦，現在可好，他想坐下歇會兒，連張可以坐坐的櫈子都沒有。

走吧！最後，錢風還是打定了主意，一出迎賓閣，裘麗雲也許就會出面授以機宜了。

剛走到門口，却被一個人擋住了。

喝！就是錢風指名叫陣的那年輕小伙子。

錢風絕沒有想到他所挑的對手會在這個時候出現，禁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那年輕小伙子目光望裏面一瞟，笑瞇瞇地問：「怎麼啦？掌櫃的！你要添新家俱，把這些舊的劈了當柴燒呀？」

掌櫃的那肯放過這個機會，立刻跑到門口，哭喪着臉說：「您還問哩！這位錢武師硬說您是咱們僱的打手，跟我要人，就這麼把小店砸得個稀哩嘩啦的。如今你們二位照了面，有話說清楚吧！」

「哦！錢武師！你要找我？」

平心而論，錢風心頭委實有點發毛，不過，他却不能示弱，而且暗中還有個裘麗雲埋伏着，因此，一開口就很沖：「不錯。」

「找我幹什麼？」

「想問你一句話。」

「問吧！」

「你到底是無紘琴本人？還是無紘琴的爪牙？」

「對不起！你不配問。」

裘麗雲還沒有出現，錢風有點心虛了，但是，他在口頭上還沒有弱，祗有硬充下去：「有誰才配問？」

「誰也不配問。」

「我呢？」裘麗雲終於出現了。

年輕的小伙子應該吃驚，最少也該意外，但是他的臉上竟然一點特殊的表情也沒有，而且，有人在他背後說話，他連頭都沒有回。

現在，錢風開始神氣活現了，他的臉上出現了冷笑，他是應該笑，憑他和裘麗雲的功夫，這個年輕小伙子還跑得掉嗎？

「妳是誰？」那年輕小伙子緩緩地問。

「我是你祖奶奶，」裘麗雲回答得非常粗魯。

年輕人竟然沒有發怒，很平靜地說：「就是奶奶也該有個名姓呀！」

「我叫裘麗雲，聽說過嗎？」

「哦？裘麗雲姑娘！難怪這麼狂。」

「那麼，你也該亮個名姓吧！」

「我姓陶，名凱……」

「你少來唬我！殺手陶凱横行江湖近二十年，他少說也有四十來歲，你才多大年紀？而且眞正的陶凱已經橫屍僻巷，我眞不明白你爲什麼要冒充陶凱。」

年輕人道：「那麼，姑娘以爲我是誰？」

「你是無紘琴的爪牙！」

「哦？無紘琴又是誰呢？」

「無紘琴是一個無膽鼠輩！」

無紘琴製造了多少風浪？使多少人舌頭伸出來縮不回去？裘麗雲竟敢當衆加以辱罵，錢風在心中連連誇好，對這小妮子，眞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那年輕人開始轉動身子，很慢，很穩。

大家都在等待着一場激烈的打鬥，但却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竟然一側身，擇路要走。

「慢走！」裘麗雲橫跨一步，硬生生將那年輕小伙子的去路封住，大夥兒又吸了一口氣，好戲還沒有散台。

錢風也緊跟着縱了出去。

「姑娘想幹什麼？」那年輕小伙子的態度非常平靜。

「我想幹麼，難道你還不明白？」

「不明白。」

「那麼，我就告訴你，如果你是無紘琴，你就正是我要找的人；如果你是無紘琴的爪牙，我揍了你，無紘琴就該出面，如果你兩者都不是，你就趕緊跪下來叫我一聲祖奶奶。」

「男人不跟女門，請讓路。」

裘麗雲飛快地甩出一個耳光，年輕人飛快地用手格住，兩個人的動作都很快，快到使人看不清楚他們出手的細微小節。

到目前爲止，還看不出裘麗雲是否能勝得過這個年輕人，她敢出手挑戰，這份勇氣就不簡單。

裘麗雲可不是那種知難而退的人，雖然一出手就看出了對手的功夫不亞於自己，她並沒有停止攻擊，左脚又順勢踢了上去。

這一開始，自然就不會完，錢風一直在找機會挿手相助，說也奇怪，他始終找不到出手的機會。

劈拍劈拍一陣打，也不知道誰佔了上風，兩個人又突然分開，停了下來。

「我說過了，男不跟女門。」年輕人重複他那句話。

「怎麼？」裘麗雲却是絲毫也不肯放鬆。「你想結束？你想說句漂亮話就那麼一走了之？沒那麼容易。」

那年輕人道：「姑娘！妳到底想怎麼樣？你說吧！」

「兩條路由妳選，帶我去見無紘琴；或者你跟我去見我的爺爺。」

「對不起！再見。」那年輕小伙子說過之後，神氣活現地一揮手，扭頭就走！

錢風等到現在，總算等到了一個機會，右拳緊握，傾全力搗了出去，這是一個空檔，錢風有把握一擊而中。

那年輕小伙子就像背後長着眼睛，頭都沒有回，隨手輕便地一揮，錢風的右臂一麻，連退了好幾步。

裘麗雲連忙衝過去，關懷地問道：「錢武師！你沒有受傷吧？」

皮骨是沒有受傷，錢風的心裏可受了傷，裘麗雲跟那年輕小伙子交手數十招，是個平分秋色的局面，他一出手，就落個鎩羽而歸，他心頭怎麼不難過呢？

「錢武師！你到底怎麼樣啦？」

「唉！沒什麼！只是太慚愧了。」

「糟！」裘麗雲突然一跺脚。

「怎麼啦？裘姑娘！」

「唉！一幌眼，又讓那小子跑啦！」

可不是，黑壓壓一片人頭，就是不見那年輕小伙子的影子，溜得可眞快。

「裘姑娘！現在該怎麼辦？」

「怎麼辦？咱們快離開這兒吧！你不瞧瞧看，有多少雙眼睛在瞪着咱們？」

錢風在前開道，冲他那副兇神惡煞般的模樣，圍睹的人紛紛散開，他盡揀背街走，來到

一座頗幽靜的茶樓門前，他才停下步來。

回頭一看，錢風楞啦！後面跟着的人不是裘麗雲，竟是那個年輕小伙子，錢風曾經在這縣城威風過，也曾在道上威風過，但是，這會兒他也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

「錢武師！」那小伙子却是笑容可掬，語氣溫和：「進去喝杯茶，小弟作東。」

錢風只是迷惑地望着來路，裘麗雲上那兒去了呢？

「請！」年輕小伙子擺出肅客的姿態。

對方的笑容愈濃，錢風心頭的寒意愈重，不過，他畢竟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物，一揚頭，走進了那家清靜的茶樓。

這家茶樓本來客人就不多，這個時候根本沒有半個客人，如果眞要清談，這倒是一個好地方。

二人相對落座，要了茶，等小二將茶送上，那年輕小伙子先一步開了口：「錢武師！你對無絃琴的傳說到底聽了多少？」

「聽說，他專管天下不平事。」

「還有呢？」

「還有，他恣意殺人，當然，被殺的人都被無絃琴扣上了一個該殺的罪名。」

年輕人道：「你是說，無絃琴無憑無據，任意栽贓？」

錢風楞了一楞，才開始反駁：「就說咱們葉莊主吧！他作過什麼惡事？無弦琴為什麼要找上他？」

年輕人道：「他作過什麼惡事，他清楚，你也清楚。」

「我就是不清楚。」

年輕人道：「我不想跟你多談，只想告訴你一件事。」

「什麼事情請說。」

「因為他沒有大惡，所以才留他一命，只要他拿筆錢出來行善補過！不管他用什麼方法躲避，都躲不過無絃琴的羅網，勸他少費心機，免得到時候會弄掉他的頭顱。」

錢風道：「葉莊主日日行善，何況……」

年輕人道：「錢武師！你說他日日行善，只怕未必吧？」

「你可以去打聽。」

「不必打聽，昨天，縣城百善堂的管事，到貴莊去拜訪葉莊主，請他捐助一點建橋費用，被他一口拒絕，你又怎麼說呢？」

「這……？」

「錢武師！你用不着為葉莊主辯解，無絃琴言出必行，如果沒有十拿九穩，絕不會輕易動手。勸勸葉莊主，立刻請裘勝三滾蛋，那個老傢伙留在貴莊，非但帮不了忙，還會逼他走死路。」

「請教：你就是無絃琴嗎？」

「不是。」

錢風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看起來這個人只不過是無絃琴手下的一個爪牙，武功就如此厲害，那麼，無絃琴豈不是……？

「錢武師！剛才我可以使你的右臂殘廢，但我不願那麼作，你除了脾氣暴躁之外，還不算壞，所以……我也不必再說什麼了，你是聰明人，希望你好好想想。」年輕人站了起來，到櫃上付了茶錢，然後走了出去。

錢風發了一陣楞，才走出茶樓。剛出門，就看見裘麗雲跌跌撞撞地跑了過來。

「怎麼啦？裘姑娘！」

「沒什麼，攔路殺出來四個大漢，讓我費了好半天手脚……錢武師！你沒有出事吧？」

「那個年輕小伙子跟我平心靜氣地談了一陣。」

「哦？談些什麼？」

「他說，你們如果不離開葉莊，不但帮不了忙，反而會使葉莊主遭到殺身之禍。」

「你相信？」

「唉！」錢風沉重地嘆了一口氣。「裘姑娘！妳敎我怎麼說好呢？無絃琴實在太過厲害了。」

「怎麼！你怕啦？」

「不是怕，只是……」

「只是什麼？」裘麗雲氣勢洶洶地說：「錢武師！我告訴你，我爺爺的英名比葉莊主的性命還重要，只要我們管上了，就絕不會半途撒手。」

「姑娘！」錢風連連說好話。「妳又何必跟我嘔氣？這也不是小事，我看，妳最好還是先跟裘老爺子說一聲再作計較。」

「錢武師！你大概弄錯了，在家裏的時候，是我聽爺爺的，出門在外，就輪到爺爺聽我的啦！你以為爺爺眞喜歡那盒寶石？一千個錯，一萬個錯，要不是我愛管閒事，他呀！你們想留他在葉莊多待一眨眼的工夫，他都不願留哩！」

「好！好！我不跟妳爭，妳說：咱們下一步棋該怎麼走？」

「錢武師！下一步棋怎麼走，可是預先就想好了的呀！你如何去打發這段時間那是你的事，夜裏上『富春園』看戲，然後等散戲，陪秦福芝回客棧。」

「妳呢？」

裘麗雲說：「你下你的棋，又何必管我這個看棋的人？」

「好吧！我到澡堂子去泡泡，睡睡覺，養足了精神，夜裏好辦事。」最後這句話，頗有絃外之音，錢風出口之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當他再抬起頭來時，裘麗雲已經不見了。

在驚訝之餘，錢風也感到羞慚，在這祖孫二人的面前，他這個名重一時的武師竟然變成嘍囉小卒了。

錢風在表面上看起來是個粗漢，其實他的內心並不粗，當他向澡堂子走去的時候，腦海裏還在反覆地想着一個問題：這祖孫二人為什麼要攬上這樁麻煩事兒，為名？為利？還是為了甚麼……？

他假設了千百種理由，沒有一種理由可以絕對成立，只有一個理由比較接近：近年來無絃琴的氣焰太甚，使裘老爺子看不順眼，存心要跟無絃琴一較高低，其實，這個理由仍然有些牽强。

當有人跟他打招呼時，他才發覺已經來到澡堂。

「錢武師！好久不見光顧啦！忙麼？」

「大熱天！泡澡堂不是愈泡愈熱嗎？」隨口一說，錢風倒把自己提醒了，暗道，我來幹什麼呀？

「錢武師眞會說笑，咱們這兒的涼泉是有名的，往下一泡，暑氣全消，包你舒服……來……請！」

剛一跨進澡堂，錢風就想走回頭路，為什麼？原來那個年輕小伙子也在澡堂裏，可舒泰哩！躺在涼椅上，讓一個小斷在為他推拏。

但是，他想退也來不及了，因為對方一照面就揚手跟他打招呼：「嗨！錢武師！你也來泡澡呀！」

語氣之親切，似乎兩人之間從未發生過任何芥蒂。

小斷當然以為他們是好友，就將涼椅併排放下，錢風也只有大大方方地坐了下去。

年輕人道：「錢武師！裘麗雲剛才跟你照過面了吧？」

「是的。」

「她是不是追問你，我們談了些什麼？」

「是的。」錢風懶洋洋地，好像多一個字都不願回答。

「錢武師！」年輕小伙子的口氣非常和悅。「咱們都是習武的人，老實說，習武成名可眞不容易，所以，我想給你一個忠告。」

「嗯！」並非錢風有意端架子，他實在不知道該如何跟對方應對。

「姓裘的祖孫倆在江湖上的名聲是不正不邪，亦正亦邪，千萬不可輕信。」

「唔！」

「至於葉莊主，你對他忠心耿耿是應該的，不過，這回關於無絃琴找上他的事你最好少管，說句你不見氣的語，你也管不了。」

「唔！」錢風漫應了一聲，還是堅守原則，絕不亂答一句話。

「當然，在你看來，葉莊主並沒有作什麼壞事，其實呢，葉莊主不見得事事讓你知道，對不對？」

錢風索性連聲都不吭了。

「這一回他給裘勝三的見面禮就是一盒子珠寶，你可知道那盒珠寶值多少錢嗎？」

「不知道！」

「咱們估量過，最少也要值一萬塊錢，他為什麼如此大方？一來因為他有用得着裘勝三的地方；二來嘛！因為他有錢。」

「你也許估計錯了，葉莊主並不如你想像中那樣有錢，無絃琴所要的數目，他根本就無法湊出來。」

年輕人道：「錢武師！我們不必為這件事爭執，請問：你在葉莊當護院武師，一個月多少錢？」

「一百塊。」

「這的確不算太少，但是你可曾想到，葉莊主化這一百塊錢，要賺多少回去？一千？還是一萬？」

「這……？」錢風畢竟不是一個善於應對的人，在對方逼問之下頓感語塞。

「錢武師！正因為有你在，別人才會心生恐懼，葉莊主才可以用低價收購良田，用賤價收購粮食，放印子錢，以及種種的橫徵暴斂，你明白嗎？」

錢風不禁打了一個冷噤。

「錢武師！你不用怕，你雖然助紂為惡，但你並無所得，所以我們找葉莊主，不找你，我們要錢，有錢就可以作許多善事，也等於替葉莊主修行補過。」

「請教！我應當怎麼作才算不管事呢？」

「陽奉陰違。」

「這……？」

「錢武師！你是聰明人，難道還會聽不懂我的話，葉莊主敎你幹什麼，你是只應不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萬一惹火燒身，那可就後悔莫及了。」

錢風深深吸了一口氣，這是一個模稜兩可的表情，表示接受忠告；或者把對方的話當作了耳邊風。

那年輕小伙子再也沒說什麼，他開始穿衣服，然後付賬，而且還連錢風的賬也先付了。最後他含笑揮手，從容向外走去。

× × ×

下午兩點，猴皮老四的婆娘春蘭準時來到了「好來居客棧」，這裏她是熟門熟路，已不知道來過多少回，這回來可跟以前有些不同；心頭卜卜跳，當然，侯四奶奶一個人走後門，進客棧，要是被人瞧見，那還得了？

午後的太陽格外毒，紅日高照，背街一個行人也沒有，春蘭根本就不用縮脖子，也不用拿扇子遮臉。

後門本來是關着的，她剛到門口，就自動開了。一個白白淨淨的小斷站在門邊，恭恭敬敬地說：「四奶奶請！」

一邊說，一邊還舉手指引了一下。

竹林下兩間房，清清靜靜的，其中一間房開着門。

春蘭來到竹林下，脚步稍稍猶豫起來。倒不是她怕闖錯門，那年輕小伙子說過，兩間房全包下了，她是故意拿身份，端架子。

剛好，那年輕小伙子迎了出來，笑哈哈地說：「四奶奶請裏邊坐！」

「哎喲！陶先生！」春蘭心裏想端架子，一見了這年輕小伙子就端不起來了。「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別老是四奶奶、五奶奶地叫啦！我人不老，可被你叫老啦！」

年輕小伙子笑了笑，這一笑，春蘭更是掉了魂兒。

房間裏當然有床，一看到床，春蘭的心頭又卜卜跳了。但是那年輕小伙子却沉得住氣，竟然沒有抱她上床，反而抬手請她在涼椅上坐了下來。春蘭心頭暗暗嘀咕：這小子倒挺會兜圈子的，你就盡量兜吧。兜來兜去你還是要兜到姑奶奶的懷裏來。

那年輕小伙子倒了一杯涼茶送到春蘭面前，挺殷勤的。春蘭心頭又在想：這小子倒是挺沉得住氣的。

一杯涼茶下了肚，春蘭也開了口：「我說陶先生呀！咱們該談正事了吧？」

「是的，該談正事了。說正格的，這樁事呀，缺了妳眞還辦不成。」

「廢話！這一男一女的事，缺了我，你當然辦不成啦！

「所以說，四奶奶……」

「我叫春蘭，你要是再奶奶長，奶奶短的，我可要走人啦！」

「好！好！春蘭！所以說，這非得妳帮忙不可。」

「喲！陶先生！人都到了這兒，還能不聽你的麼？你請吩咐吧！」

「噯！」那年輕小伙子一副難以啓齒的樣子。「這教我怎麼開口說呢？」

「喲！陶先生！你還怕難為情？關上門就咱們兩個人，又沒有誰瞧見，你說是不是？」

「是呀！又沒人瞧見，也沒人聽見。」

「那你就快說呀！」

「春蘭！是這麼回事，我有一條妙計，不過，還得要妳親自跑一趟葉莊才成。」

春蘭涼了，原來這小伙子說的和她心裏想的完全不同。

春蘭不止心裏涼透了，連語氣也冷了：「小兄弟！你的話我不明白。」

這一聲小兄弟叫得那個年輕小伙子楞了一楞，才開口：「侯四爺過去受葉莊的氣受得太多，妳帮忙我替四爺把面子找回來呀！」

「四爺受誰的氣，又干我什麼事？」

「咦！你是四奶奶呀！」

「小兄弟！我看你辦事情好像太毛躁了，四爺是四爺，四奶奶是四奶奶，咱們上床才是夫妻，下床各不相擾，他的事，我不管。」

小伙子的笑容在臉上凍住了，難道他眞不明白春蘭何以前後判若兩人嗎？

「小兄弟！你的話說完了嗎？」

「噯！四奶奶……不！不！春蘭！」年輕小伙子又換上了笑臉。「在府上，還有剛才，你不都是和和氣氣的嗎？怎麼說變臉就變臉了呢？」

春蘭道：「你心頭明白。」

年輕小伙子道：「哦！是我說錯了什麼？還是作錯了什麼？」

春蘭道：「小兄弟！你不但說錯了話，也作錯了事。」

「哦！請指教、請指敎。」

「侯四奶奶頂着火毒的日頭，用扇子擋着臉，走背街，進後門，是來給你當差，被你喊過來，叫過去的麼？」

「那……？」

「小兄弟！侯四奶奶有點性子，你要是侍候舒服了，你教幹什麼就幹什麼，如果你正里巴經地板着臉談公事，那我就同你兩個字——少來。」

「四奶奶！算我不懂事，向你賠罪，行了吧？」

春蘭竟然立刻改了樣，噗哧一聲笑。

接下來，那年輕小伙子忙着遞手巾把子，倒茶，那份殷勤勁兒，可眞把春蘭給逗樂啦！

最後，他們談到正事，不過，那年輕小伙子的態度改變了，他和春蘭併肩兒坐着，嘴巴湊在她的耳邊細語，春蘭那張塗了脂粉的臉蛋一個勁兒地往小伙子嘴皮子上擦去。

「怎麼樣？」談論似乎巳經到了該下決定的時候。「四奶奶，帮帮忙，成吧？」

「成！成！成！」春蘭眉花眼笑地連連點頭。「那有不成的道理，不過……」

「又不過什麼喲？」

「你呀，眞是一根不開花的枯木頭。」

「這是什意……思嘛！」

「哼！」春蘭又變了臉。「你少在我面前裝糊塗。」

「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呀！」

「非得要我告訴你，你才懂？」

「春蘭，你就明說了吧！」

春蘭道：「好，你去關上房門，讓我慢慢告訴你。」

房門關上了，在風中搖曳的修竹總算得到了清靜，它們無意窺探人間的秘密，也不想見到那種令人噁心的醜態。

× × ×

錢風整個下午都泡在澡堂子裏，天黑之後他才出來。飽餐一頓，來到「富春園」，正好趕上開鑼。

說正格的，他眞不知道這一下裘麗雲在幹什麼，也不知道葉莊發生了什麼事情，在如此緊張的情況下，他在這兒等一個唱戲的娘兒們散戲之後帶她上床，想想眞不是什麼好滋味。

秦福芝一亮相，就發現了他，那不用說，自然是不停地向他拋媚眼。錢風却無福消受，低着頭一個勁兒地嗑瓜子兒。

「老兄！你好艷福呀！」有人向他搭訕。

回頭一看，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生得白白淨淨，像個讀書人，面上浮着溫和的笑容。錢風本來想白他一眼，只因爲對方表現得非常友善，也就不由自主地搭上了腔：「老兄！這才眞正叫做逢場作戲呀！」

這樣一搭腔，那中年人竟然將座位也移了過來。

「我姓萬，因爲四海爲家，處處走動，朋友都管我叫萬里飄，老兄尊姓大名？」

「姓錢，單名一個風字。」

「錢風！嗨！無敵神拳錢風！哎呀！失敬！失敬！」

錢風的心裏自然是舒服透了，笑着問道：「萬兄分明是個文人，怎麼也聽說過小弟的名號呢？」

「錢武師眞是兩眼如炬，一看就知道我是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書生，不錯，我對一些練武的人知道得不多，可是，你是鼎鼎大名的武師，可就不同啦！」

「那裏話！那裏話！」錢風嘴上客氣，心裏却在飄。

「錢武師！我想請教你一件事，如果問得不當，請不要見怪。」

「請問，請問。」

「聽說……葉莊在鬧『無絃琴』！」

「哦？你是怎麼聽說的呢？」

萬里飄道：「城裏頭那個不知，那個不曉得呀？都鬧翻天啦！」

「不錯，是有這麼囘事。」

「錢武師！你以前聽說過『無絃琴』的傳聞嗎？」

錢風道：「聽得太多，說得太玄，令人難以置信。」

「錢武師！我說一句話你可千萬不要見怪，你這樣說，是因爲你沒有見過『無絃琴』的事蹟，他呀！若說要你的命，你就準定活不成；若說要你的錢，你就非拿出來不可。」

「哦！你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不瞞你說，我親眼見過！」

「在那兒見到的？」

「在口外，一個貪官隱居山林逍遙納福，被無絃琴找上了。因爲我一直跟着那個貪官當師爺，所以才有機會看到無絃琴的神奇。他簡直是無所不能，無所不至，現在想起來，還會不自禁地渾身發抖。」萬里飄這時，果眞打了一個寒噤。

錢風聽得很入神，這是很自然的現象，因爲無絃琴的故事與本身有利害關係。

萬里飄喝了一口茶，輕輕地問：「錢武師！說起來眞怕人，你要聽下去嗎？」

「請往下講！」錢風以極優美的姿勢端起茶杯，臉上浮現微笑，表示他是如何的鎮定。

「那位貪官在任上時，對百姓很苛，但是私底下對我這個師爺却不壞，因爲我一直跟着他。有那麼一天，他在書桌上發現那個琴。」

「沒有絃，放在一個精緻的盒子裏，對不對？」

「是的，另外還有一封信。」

「信上怎麼說？」

「信上說，對於我家主人過去的劣跡全部清楚，要我家主人將全部財產拿出來，而且還逼我家主人到附近一座廟裏去當和尚，面對古佛青燈，懺悔自己過去的過失。限期十日辦妥，否則無絃琴就要來取我家主人的性命。」

「後來呢？」

「我家主人當然不會照信上的話去作。」

「萬兄，你能不能直接了當地說出結果，我巳經有些等不及啦！」

「錢武師！你必須聽我細說其中的經過，過程實在太精采了。」萬里飄喝了一口茶，才又接着說下去：「我家主人智慧過人，他化三天的時間打聽無絃琴這個人的事蹟，發現自己絕對無法躲過，於是他想到了一個絕招——裝死。這個計劃連他的家屬都被瞞住了，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回想起來，那的確是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

「裝死？怎麼裝法？」

「我家主人巳過六十歲，壽材早就買好了放在家裏的，半夜三更，他就裝病突然暴斃，由我親手辦理大殮裝棺的事，家人都在哭泣，誰也沒有發現他還活着，天還沒有亮，他就睡在棺材裏了。」

錢風道：「悶也悶死他啦！」

「不！我早巳動了手脚，在棺材的底部打了氣孔，準備了足够半月食用的食粮，水果，甚至連便溺用的罐子都放進了棺材，棺蓋是用三寸長的大釘子五十餘根釘死的，你說無弦琴能把他怎麼樣？」

「結果呢？」

萬里飄道：「你聽我說呀，我家主人的計劃是：過了無弦琴所定的限期之後，再由我開棺放他出來，連夜避去他鄉，隱姓埋名……對了！我剛才還說漏了一點，在收殮的時候，我家主人看得比性命還要重要的一箱珠寶也同時

放進了棺材。」

「萬兄！你該提到結尾了吧？」

「是的，十天以後的深更半夜，我把每一扇門，每一扇窗子都關死了，驅走了所有的人，化了好久的工夫才撬開了棺材蓋，可惜的是，我家主人巳經死了。」說到這裏，萬里飄的聲音巳經輕微地發抖。

「是怎麼死的？」

「被勒死的，脖子上還圍繞着一根琴弦，勒痕很深，琴弦都嵌進了肉裏。」

「棺材蓋不曾開過？」

「絕對沒有動過，因爲棺材的四週都有人守護，從來都沒有間斷。」

「那就怪了呀！」

「錢武師！怪事還多着哩！」

「哦！快說！快說！」

萬里飄道：「我家主人愛之如命的一箱珠寶也不見了。」

「那怎麼可能？」

「而且，在棺材裏面又發現了那個裝着一架小巧古琴的盒子……錢武師！你說說看，這不是太神奇，太玄妙了嗎？無弦琴根本不是人，而是神啦！」

錢風道：「自從那件事之後，萬兄就開始浪跡江湖了？」

「是的。我把人生看得很淡，功名利祿都是過眼雲烟，爭來奪去又有什麼用？當死亡來臨時，不管你怎麼躲，都是躲不掉的。」

錢風沒有再說話，台上演唱的是武松與潘金蓮，秦福芝正扮演到騷媚入骨處，但是錢風却完全沒有心情欣賞了。

「錢武師！恕我講句直率話。」

「請講。」

「關於無絃琴的事，你最好少插手。」

「怎麼呢？」

「免受牽連！」

「關於無絃琴的故事，連你剛才說的，我巳聽到兩起了，無絃琴並沒有涉及從旁帮忙的人。」

「誰說沒有？我就遭到了嚴厲的懲罰。」

「哦？」錢風不禁一楞。

「無絃琴規定我四海浪跡，不准在任何地方落籍生根，也不准我娶妻生子，否則他就要我性命，這種懲罰還不算嚴重嗎？」

錢風道：「有這種事？」

「錢武師！我絕對沒有騙你，要不然，我既不是江湖中人，何必要四海飄泊？錢武師！現在你也許不信，等到有一天你相信了我的話，後悔都來不及了。」

對方的言辭懇切，溢於言表，錢風的心頭不禁爲之一動。

萬里飄笑着說：「錢武師！我實在不該說這些來破壞你看戲的興緻。好啦！我囘座了，明天我巳不在這裏，你多珍重！」

錢風不知道如何接口囘話，因爲他的情緒突然壞到了極點。他就在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情況下看完了這一場戲。

人潮四散，雜聲再起，錢風這才囘過神來，這時，他才想起了裘麗雲的囑咐，以及自己今晚將要扮演的脚色，連忙就往後台跑。

還沒有脫下戲裝的秦福芝，笑瞇瞇地說：「瞧你，一副急性子！急成這個樣子。稍等一會兒，就好啦！」

秦福芝倒是有一股熱呼勁兒，三下兩下卸了裝，連臉都沒有洗乾淨，就出了後台，挽着錢風的胳臂彎往外跑。雖說是個唱戲的，在那種年頭，秦福芝的作法巳經够大膽啦！

「餓了麼？」秦福芝體貼地問。

「有一點。」這時，錢風的情緒又逐漸好轉了。

「客棧後面巷子裏有家賣餛飩麵的，味道挺不錯，咱們先塡飽肚子，再回客棧。」

「秦老闆，妳這麼挽着我的胳臂彎滿街跑，也不怕人家說話？」

「這可怪啦！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誰還管得着呀！難道你還怕別人家說話？」

「我才不怕哩！」

秦福芝道：「那不就結了嗎？」秦福芝倚偎得更緊了。

那家餛飩麵的味道果然不錯，也許眞是太餓，也許是美人在側，食慾大振，錢風竟然連吃兩碗。

進入客棧，來到秦福芝住宿的房門口，錢風才提高了警覺。秦福芝拿鑰匙開房門的時候，他站得遠遠的。房門打開了，他又藉抹鼻涕的動作拖延時間，直到秦福芝進房點上了燈，他才緩步跨進去。而且立刻檢查帳後，床下，門後，衣櫃，看看是否有埋伏。

「怎麼啦？錢武師！」

「一朝遭蛇咬三年怕井繩，小心爲妙。」

「好啦！我去洗澡……」

「不洗不行嗎？」

「那怎麼成？穿着戲裝在台上蹦蹦跳跳的，一身都臭了，你受得了，我還受不了哩！」

「那就快點！」

「瞧你急成這個樣子，不會太久的。」

秦福芝出房之後，錢風先檢查窗子，閂得牢牢的，他再打開門，坐在燈下，面對着房門。這時，就是有一隻蚊子飛進來，也難以逃過他銳利的目光。

秦福芝果然是快去快回，在這段短短的時間裏，任何事情都沒有發生。

她門上門，像穿花蝴蝶似的撲進了錢風的懷裏。

她絕對沒有想到，錢風會把她推開了。

「怎麼啦？錢武師！」

「我想問妳一個問題。」

「唉！你眞煞風景，早不問，遲不問，偏在這個時候問，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呀？」

「很重要，很重要的問題。」

「那就問吧！」

「昨晚我離去之後，妳眞是跑到班底房裏去睡的？」

「當然是眞的，不信你可以去問。」

「我信。」

「既然信，那還有什麼好問的？」

「可是，葵玉班的紫菱玉却告訴我說，當我離去之後，她却聽到妳的房裏傳出男女嬉笑之聲。」

「哼！」秦福芝氣咻咻地說：「這個嚼舌齦的爛貨，她簡直就在胡扯！今兒早起我在葉莊的時候你爲什麼不問？」

「沒有就沒有，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呀！」

「錢武師！這可不是小事呀！我秦福芝的房裏有個男人算不了什麼，可是，偏偏你在房裏又遇上暗中有人向你動刀，兩碼事湊在一起可就不簡單了呀！」

「那麼，是紫菱玉在造謠，可是，她爲什麼造謠？」

「你去問她呀！」

「秦老闆！別生氣，我提出這件事也是要請你帮忙參考參考，看樣子，紫菱玉是個文文靜靜，不喜歡生是非的人，她爲什麼要無中生有呢？」

「我看啦！一定是她暗中喜歡你，吃乾醋，所以才造謠言破壞我。」

「妳說到那裏去啦！我又不是漂亮的伙子，那位當家武生吳星葵才是她的心上人哩！」

「吳星葵？哼！她別作啦夢！姓吳的根本就不甩她。」

「姓吳的不用她，妳是怎麼知道的呢？」

「他們以前在富春園唱的時候，也是住在這家客棧，我什麼不知道，紫菱玉一天到晚向姓吳的獻殷勤，低聲下氣地說話，吳星葵要是輕應一聲，看她一眼，就算很給她面子啦！」

「眞有這回事？」

「怎麼啦！錢武師！我說的話你老是愛信不信的，你就趕緊回去找她，不要待在這兒拿話氣我。」

「瞧你，我又沒說什麼，竟然生起這麼大的氣來了，秦老闆！說正格的，在到這兒之前，妳認識他們兩個嗎？」

「哼！我連『葵玉班』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哦？他們唱來唱去也就是這幾個縣城，你怎麼會沒有聽說過呢？」

秦福芝道：「錢武師！信不信由你，我眞的沒聽說過，什麼吳星葵，什麼紫菱玉，還是到這裏來才聽說的，不是我有心損他們，過去呀！他們準定是唱草台子戲的。」

「好啦！這不要去管它，他們在這家客棧住了有多少天？」

「誰知道，咱們班子後來，才住了兩天，就到葉莊去了。」

「憑良心說，妳注意過姓吳的嗎？」

「這是免不了的，人生得挺英俊，年紀又輕，後來我發現他對人冷冷淡淡的，端着個臭架子，我就不大愛理他了。」

「妳認為他的武功底子怎麼樣？」

「武功？」秦福芝先是瞪着眼，有些楞，隨後又笑了：「人家學的是武生，怎會沒有武功底子？」

「我說的不是戲台上的功夫，是……」

「呀！錢武師！」秦福芝的反應來得個快。「你認為昨晚躲在我房裏向你動刀子的那個伙就是吳星葵，是不是？」

「我懷疑是他。」

「為什麼你會懷疑到他頭上去呢？」

「一來嘛，只有他比較有可能知道我晚上要到妳房裏去，二來嘛，因為我當着他的面對紫菱玉施以輕薄，他可能暗生妒火。」

「你呀！最壞了，」秦福芝的妒火倒立刻點燃了，「吃着碗裏，想着鍋裏，有了我，還要去轉紫菱玉的歪念頭。」

「天地良心，我是受命行事呀！」

秦福芝道：「我才不信，這種事還有人命令你去作？」

「當然啦！你不信就算了。」

秦福芝道：「好！我信，我信，為什麼要這樣作呢？」

「想引起吳星葵的妒火跟我起衝突，那我可以試試他的武功底子了，結果呢？他壓根兒就沒發作，原來他另有算計，哼！一定是他，絕沒有錯。」

「好啦！這都是過去了的事，你要是再跟我閒聊啦，天就亮啦！」

「瞧皇帝不急！急太監。」

接下來是一陣肉麻的嬉笑之聲。

夜深，人不靜。

× × ×

二更剛過，三更已起！

一乘小轎抬到了葉莊的正門口，這個時候會有人來，別說正在鬧無絃琴，就是平日也會教人生疑。

轎子還在老遠的地方，碉樓上守望的莊丁就發現了，因此，轎子才一落地，管事葉百泰也到了門口。

正好，前面那個轎伕扯開了嗓門在問：「門上有值夜的麼？」

葉百泰沉聲喝問：「幹什麼的？」

「侯四奶奶求見葉莊主。」

「那個侯四奶奶？」

轎伕道：「如意賭坊的侯四奶奶。」

葉百泰身旁一個跟班的說了話：「回管事的，來人是猴皮老四的婆娘，這種人怎麼能見咱們莊主呀？」

葉百泰却沒有吭聲，因為他知道猴皮老四跟錢風結怨的事，於是又揚聲問道：「侯四奶奶有什麼急事嗎？」

轎伕道：「侯四奶奶有一封重要書信要面呈葉莊主。」

「放下吊橋，開柵門。」葉百泰毫不猶豫地下達了命令。

轎子進了莊門，葉百泰親自引導着抬向大廳階前，他身邊的跟班可楞住了，心想：管事的是怎麼啦，這種娘們也配這般排場麼？

春蘭倒也很有架勢，下轎、進廳，都沒有忸怩之態，若不是知道她底細的人，誰又敢說她不是名門貴婦呢？

雖然是深更半夜，照樣是奉茶待客，然後，葉百泰才緩緩問道：「聽說四奶奶帶來了一封很重要的書信？」

「是啊！」

「我是內管事，也是莊主的堂弟，能不能將那封信交給我，由我轉交葉莊主呢？」

「不行。」春蘭含笑搖頭。

「為什麼呢？」

「因為交托的人一再叮囑，一定要面交葉莊主。」

「托交的人是誰呢？」

「不認識！」

「不認識？」

春蘭道：「哦！是這樣的，托交書信的人是賭館的一個客人，而且還是頭一次上咱們賭館的客人。」

「四奶奶！頭一次見面的人，你怎可輕信呢？也許信裏面什麼也沒有，他不過是開了四奶奶一個玩笑。」

「不會吧！」

「怎見得呢？」

「據我看，他不像是個喜歡惡作劇的人，據他說，這封書信非常重要，甚至關係到葉莊主的性命。」

「哦！」葉百泰心頭暗暗一驚，但是在表面上並沒有顯露出來：「他是這樣說的嗎？」

春蘭道：「是的，正因為這句話，我才連夜趕來。」

「那倒該謝謝四奶奶了——嗯！那個人有多大年紀呢？」

「二十幾三十不到，人很斯文，貌相不惡，談吐很風雅，聽口音好像是外鄉人。」春蘭描述的時候，是用那個年輕小伙子作模子。

「他曾經自報姓名嗎？」

「沒有。」

「他是否提過，送這封信是受人之托？還是他自已的意思？」

「沒有。」春蘭螓首微搖，輕微地皺了一下眉頭。「管事的！我看您也別問東問西了！趕緊請莊主出來，我把這封信呈給他，萬一眞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可不能躭誤呀！」

「對！對！」葉百泰連連點頭地說：「那就請你稍坐一會兒，我立刻去請莊主。」

葉百泰一出門就遇上了裘勝三，他顯然是聞訊而來。

葉百泰自然必恭必敬地將所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

「那還用說？」裘勝三一口斷定。「一定是無絃琴玩的花樣。」

「要不要請莊主……？」

「葉管事！這個娘兒們見過葉莊主嗎？」

葉百泰倒是很認眞地想了一想才回答：「不認識，咱們莊主很少進城，偶而去一趟也不曾去過賭館。」

「這麼着，一來防備有詐，二來也免得驚動莊主，你就說我是莊主，你看怎麼樣？」

「使得！使得！」如今葉莊上上下下誰不聽裘勝三的，葉百泰自然不會例外了。

進入大廳，葉百泰就說裘勝三是莊主，春蘭果眞不認得，立刻就將信交了出來。

拆閱一看，只見信上寫着：「葉莊主：聽說閣下籌欵尚有困難，因田莊一時不易脫手所致，現侯四爺有欵在手，欲購良田，如確有誠意，可與來人一談。　無絃琴」

裘勝三看過之後，又遞給葉百泰看了一遍，而且，兩個人還迅速地交換了一下眼色。

「四奶奶要買田？」裘勝三很客氣地問。

「哦？」春蘭楞了。

「有這件事嗎？」

「奇怪呀！莊主怎麼知道的呢？」

「信上寫着的呀！」

「怪啦！」春蘭眞是唱作俱佳。「我們家裏買田，他怎麼知道的呀？」

「他還知道葉莊要賣田，所以介紹你來談買賣。」

「天啦！這位爺兒們眞會開玩笑呀！深更半夜教我來談買田的事，還說什麼性命相關，也眞是的。」

「四奶奶！」葉百泰插上了嘴：「說重要也的確重要，因為咱們莊主正需要用一大筆錢，這麼着，只怕四奶奶也作不了主，現在請回，明兒一大早請侯四爺來一趟，再詳談，妳看怎麼樣？」

春蘭道：「好啊！那我可得回去啦！」

葉百泰送走了春蘭，回到大廳，却見裘勝三臉上怒氣不休，連忙問道：「裘老爺子！怎麼啦？」

「怎麼啦？哼！」看樣子裘勝三的脾氣發得還眞不小。「問你自己呀！」

「裘老爺子！我難道說錯了什麼嗎？」

「你怎麼可以在那個女人面前承認莊主要賣地？你是存心要我裘勝三丟人是不是？哦？葉莊主已經屈服了！已經打算賣地籌錢了，關外裘勝三在葉莊又有什麼用？照樣對付不了無絃琴……」

「裘老爺子！您息怒，您息怒！我根本就沒有這個意思，我只是一時自拿主意罷了……當着那個女人的面，我又沒有法子請示您。」

「哦！你打的是什麼主意？」裘勝三的火氣稍稍小了一點。

葉百泰走近了些，輕聲細語地說：「這封信，是無絃琴來打探虛實的，看看咱們是不是在籌欵，所以，我們祇好就將計就計，先緩緩情勢……」

「葉管事！」裘勝三眉飛色舞地說：「經你這一提，倒觸發了我的機靈，我有一計，你看可使得？」

「請老爺子明說。」

「第一，明兒一早，先收起莊子門口那塊白布，這表示我姓裘的巳經沒轍兒了。」

「嗯！然後呢？」

「然後就賣糧食，收帳欵，賣田莊，千方百計地籌欵子。葉管事！是玩正格的，絕不是片兒湯。」

「哦！」葉百泰的眼睛瞪得很大，顯得很吃驚。

「咱們把欵子籌妥，無絃琴總要來拿錢吧！到那個時候咱們再把他逮個正着。」

「哦！」

「葉管事！與其這樣一日數驚，處處被動，倒不如先穩定下來，到了節骨眼上再跟他一較高低，一決勝負。」

「老爺子！這可得跟莊主商量、商量。」

裘勝三道：「那是當然，葉管事！明兒一大早，你就把我的意思告訴莊主，我可以給莊主一個保證，除非我躺下，否則，錢是一塊也丟不了。」

葉百泰道：「好！好！我一定照老爺子的意思告訴莊主。」

「對了！我看無絃琴跟猴皮老四一定有聯繫，不然他怎會找猴皮老四的婆娘來送信呢？趕明兒你到賭坊去一趟，明處呢？你是為了錢風過去的行為道歉，暗處呢？是探探猴皮老四的反應。」

「是！我明兒過午就去，對了！錢武師今晚沒回來，會不會……？」

「你放心，他跟我的孫女兒在一起，不會有什麼差錯的。」說到這裏，裘勝三臉上浮現出詭譎的笑容，「葉管事！你以為我待在這兒挨打呀？哼！我已經開始撒網了，到時候把網一收，不管多大的魚兒都跑不了啦！」

「是的，是的，」葉百泰必恭必敬地說：「咱們莊主對老爺子一向都充滿了信心。」

「好啦！去歇着吧！」

「您也該……？」

「不！我還要徹夜守護，麗雲那丫頭不在，我可得千萬小心，在這個節骨眼上出不得岔子啊！」

二人就此話別，各歸各路，葉百泰並沒有繼續去睡他的覺，而是來到莊主葉百慶的宿處，輕輕地敲響了房門。

「誰？」葉百慶在房裏問，聲音很輕，也未吃驚，似乎已知道敲門的是什麼人了。

「我是百泰。」

葉百慶起來開了房門，待葉百泰進去後，他又小心翼翼地將房門關上，然後問道：「是有什麼事嗎？」

葉百泰將方才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然後又提到裘勝三的建議：「莊主！我認為裘老爺子的建議倒是可以考慮考慮。」

「百泰！我昨天也曾跟你談過，我心裏一直有一層隱憂……」

「莊主！您提起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也曾找機會試探過，我看裘老爺子不會是那種人，再從剛才他大發雷霆的情況看來，那更不可能了。」

「百泰！咱們是堂兄弟，你又是我的內管事，我這本帳還瞞得過你嗎？那筆錢雖然不是小數目，教我拿出來還不是難事。不過，雪花花的大洋錢，平白無故地送給人家總覺得不是滋味。」葉百慶道：「而且拿錢拿得太爽快了，無絃琴意猶未足，再給我來一個獅子大開口，咱們怎麼吃得消呀！」

「莊主說的是，不過，據裘老爺子的說法，他有把握能夠制服無絃琴。」

「唉！百泰！你眼光太淺了，事情只怕沒有那麼簡單。」

葉百泰說：「莊主的意思是說，裘老爺子的能耐不够？」

葉百慶輕嘆一口氣道：「不是說他的能耐不够，唉！你教我怎麼說呢？百泰！我眞不知道該從何說起！」

「莊主怎麼啦？」

「我後悔當初不該將他們接到莊裏來，這件事我們的確作得太草率了。」

「怎麼呢？」

「如果他是跟無絃琴一夥的，我們豈不是引狼入室嗎？再說……」

「不！莊主，當初我也懷疑過，現在我却敢拍胸脯保證，那絕不可能。」

「百泰！就算他不是，你有沒有想到，也

可能引起兩個不良後果？」

「這……？」葉百泰顯然回答不上來。

葉百慶道：「由於裘老爺子的頑抗，當然會使無絃琴產生更強烈的行動，如果裘老爺子失敗，我們那時再雙手捧着錢孝敬人家，也未必能了事。」

「嗯！」

「就算裘老爺子勝了，那時候，要打發這位裘老爺子，只怕比打發無絃琴更難了。」

「會嗎？」葉百泰雖然抱着懷疑態度，實際上他已經有些吃驚了。

「百泰，我比你看的人多……這話應該這麼說，我比你作過的壞事要多。」

「莊主您好說！」在這個節骨眼上，葉百泰實在很難接口。

「百泰，咱們是自己人，你也不必為我留面子，我若不是要霸王，賣狠勁兒，也沒有今天這個局面，不過，無絃琴這個人我倒是很佩服他，要錢剛好要在尺寸上，而且他知道我並沒有犯什麼大過，只要錢，不要命。」

「莊主的意思是……？」

「百泰，化錢消災，這一方面我很看得開，不過，付錢不能太順當，不然，一定還有第二回……對啦，我剛才說到那兒？」

葉百泰道：「莊主說，怕事情了結後，打發不了裘勝三。」

「對！對！我說百泰，這姓裘的絕不是義薄雲天的人物，你想想看，我在地頭上絕無好名聲，他難道沒有打聽打聽？如果他是個正直的人，一定重名不重利，他怎會帮我這種人的忙？若說他只是想跟無絃琴鬥鬥，爭爭意氣，那未免說不通吧？」

「莊主說的是，說的是！」

「所以說，他必是有所圖謀而來。」

「對！對！」

「我先前還以為他是和無絃琴串通一氣的，現在從許多跡象看來倒沒有可能了……」葉百慶說到這裏，沉重地嘆了一口氣：「唉！百泰！也只怪我當初接到無絃琴的通知時，一時慌了手脚，要不然也不會冒冒失失地將這祖孫兩個接到莊子裏來了。」

「莊主！我看這麼辦，就說咱們準備賣產付錢，請他們祖孫二人上路。」

「不行！不行！」葉百慶連連地搖頭。

「怎麼呢？」

「百泰！請進門的菩薩再送出去可就沒有那麼容易了。何況，我也眞希望姓裘的能够對付無絃琴。」

「莊主！這事想要兩全其美只怕不易。」

「百泰！我倒有個主意。」

「哦？」

「附耳過來。」

葉百慶對他的堂弟說了些什麼呢？由於聲音太小，外人自然聽不到，但是從葉百泰的臉色可以看出來，他的主意一定不錯。

「百泰！就這麼辦，你看怎麼樣？」

「行！行！」葉百泰阿諛地豎起大拇指，「莊主好計策！莊主好計策！」

葉百泰道：「關於賣田的事，咱們還是將計就計，天一亮，就派人去請猴皮老四來一趟，在各錢莊存的錢也全部提回來，一定要作得跟眞的一樣。」

「莊主請放心，我定照您的吩咐辦妥。」

「對了！錢風到城裏去還沒有回來嗎？」

「是呀！裘麗雲姑娘也跟他在一起哩！」

「哦！」葉百慶楞了一下，才低聲說：「百泰！記住，錢風回莊之後，教他先到我這兒來一趟。」

× × ×

在錢風來說，這個夜晚並非風光綺麗，纏綿悱惻，因為他一直在担心着會有危機出現，事實上這一夜是什麼事也沒有。

在天亮前後，他才閉眼睡去，這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快到上午十點了。

翻身爬起，却不見秦福芝，洗臉水早就給他準備妥當。匆匆洗把臉，還是不見秦福芝的影兒，又不便東問西問，他就帶上房門走出了客棧。就好像裘麗雲在客棧門口守候了一整夜似的，錢風才一出客棧門，還沒有拐過一條街口，裘麗雲已經到了他的身邊！

「錢武師！昨晚怎麼樣？」她輕輕地問。

「什麼事也沒有。」

「哼！我跟爺爺早就說過了，他偏不信，人家早就有了防範，當然沒事啦！」

錢風道：「哦！裘姑娘，妳還是認為秦福芝有問題？」

「哼！」裘麗雲沒好聲地說：「豈止有問題，問題還大着哩！」

「可是昨晚……？」

「唉！你這個人眞沒腦筋，如果你是秦福芝，你會怎麼樣？頭一回安排殺手等在房裏，沒放倒你，如今你又找上門來，當然暗中有安排，她還會上當嗎？她是塊老薑，可不是苗圃上的綠芽兒。」

「裘姑娘！關於那晚的事，秦福芝也有她的說法。」

「她怎麼說？」

「她說，她嚇得要死，後來她躲到班底住的屋子裏去擠了一夜。」

「聽她的鬼話！」裘麗雲一副不屑神情。

「裘姑娘！」錢風正里巴經地說：「不是我存心帮秦福芝說話，以我看，她不會有什麼問題。」

「以你看？」裘麗雲氣勢洶洶地反問。「你當眞看得準？」

「裘姑娘！妳聽我說呀！我懷疑那天晚上躲在她房裏向我動刀的人是吳星葵……」

「吳星葵？就是葵玉班那個唱武生的？」

錢風道：「是呀！因為妳爺爺教我去調戲紫菱玉，試試吳星葵的功夫。他當場毫無反應，但是懷恨在心，找機會再向我動手，也是可能的呀！」

裘麗雲漫應一聲：「嗯！」

「可是，秦福芝却帮姓吳的說話，說姓吳的絕不可能幹這種事。」

「這又能證明什麼呢？」

「這就證明秦福芝跟那個殺手無關。如果有關，她一聽我懷疑吳星葵，她一定帮腔附合，轉移我的注意力，這種嫁禍與人的方法難道她還不會用嗎？」

裘麗雲一時沒有說話，似在細心考慮錢風對此事的看法是否正確，也像是一時語塞，無話可說。

× × ×

錢風一進莊子門，葉百泰就將他帶到葉百慶那兒去，幾乎不讓他有跟別人接觸的機會，不但裘麗雲有些覺得奇怪，就連錢風自己都弄得滿頭霧水，進了房，關上門，連葉百泰都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

來到前廳，葉百泰碰上了裘勝三，這才想起了這位老爺子昨夜的交代，連忙自己提起來：「老爺子！我這就到城裏去啦！」

「葉管事！」裘勝三的臉色非常凝重！「聽說河堤上出了事？」

「哦？我沒聽說呀！」

「這……難道是我聽錯了？」

「老爺子！出了什麼事呀？」

這時，正好一個漢子氣喘吁吁地跑了過來，還沒到跟前，就已經嚷了起來：「葉管事！不好啦！不好啦！」

「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

「河堤昨晚上被人拆了一道口子，圍起來的水，瀉出去淹了別人好幾十頃田哩！」

葉百泰楞了，河堤拆一道缺口，可不是簡單的事情，好幾十個工人得忙上大半夜才行，這難道也是無絃琴辦的好事嗎？

如果眞是無絃琴幹的，那麼，無絃琴就不是什麼好樣的了，為了達到目的竟然用這種卑鄙的手段，甚至連那些被淹的田地都不去顧及，這……？

裘勝三開腔了：「葉管事，你在發什麼楞呀？」

「我在想，這是誰幹的好事。」

「誰幹的？那還有誰？」

「老爺子！您是說無絃琴？」

「除了他還有誰？」

葉百泰道：「老爺子！這不可能吧！無絃琴才一個人，他有多大的能耐？」

「現在別去猜想到底是怎麼回事，反正與無絃琴有關，葉管事，趕緊照咱們的計劃進行好了。」

「老爺子！」葉百泰將裘勝三拖到一邊，悄聲說：「昨晚我就跟莊主商議過了，莊主也同意這個作法，我這就到城裏去啦！」

「那敢情好，事情可不能再這樣不死不活地拖下去啦！」

葉百泰倒是說走就走，裘勝三看着他出了莊子門，這才轉身走向葵玉班住宿的地方——東客院。

如今葵玉班可輕鬆多了，一天只唱一台戲，天黑開鑼，午夜前散台，這會兒已經快近晌午，班子裏的人都起來了。天氣雖熱，吳星葵照樣領着武行在院子裏練功。

「老爺子！」吳星葵停下手來，恭恭敬敬地向裘勝三打招呼。

裘勝三道：「吳班主！你們忙，你們忙！紫老板呢？」

「在房裏頭，我叫她……」

「不用！不用！」裘勝三倒是沒有半點架子。「我去瞧瞧她好了。」

裘勝三推開了房門，紫菱玉正在梳頭，大概是在鏡子裏面看到了，他一隻脚才跨進去，她就轉頭打呼招了，滿臉堆着笑容：「裘老爺子，您請坐！」

「別客氣，說正格的，紫老板，妳昨兒夜裏的烏龍院可眞過癮。」

「初學乍練，不成氣候。」

「妳要這麼說，可就太客氣啦！對了，我要問妳一樁事。」

「哦！」紫菱玉不自禁地轉過身來。

「妳認識吳老板多久啦？」

「哦！還不到一年哩！」

「紫老板！」裘勝三找把椅子了坐下來，看樣子他是耗上了。「我這麼大把歲數，妳也應該看得出我問這話不會有別的意思，嘐……！我直截了當地說了吧！照你們葵玉班這三個字看來，你們兩個，將來好像早就有了打算，是不是？」

「您是說……」紫菱玉兩隻眼睜得大大的，充滿了迷惑的神色。

裘勝三道：「嗳！紫老板！妳是個聰明絕頂的人，還要我怎麼說呢？……乾脆點吧！妳是不是很喜歡他？」

「吳星葵？」

「當然啦！除了他，我還會問誰？」

「裘老爺子！這話得分兩起說。」紫菱玉很世故地回答。「要談組班唱戲，混生活，他是個好搭檔。可是在私底下，我跟他聊不上三句話。」

「哦？為什麼呀？」

「他是個悶葫蘆。」

裘勝三道：「哦！其實呀！不喜歡多話的人也有好處……」

「裘老爺子！我不妨說得明白一點吧！他這個人有點陰沉，我最怕這種人。」

「唔！」裘勝三拈鬚沉吟了一陣，又繼續問：「那麼，他是否喜歡妳呢？」

「這……」紫菱玉有些忸怩地說：「裘老爺子！您該去問他呀！」

「紫老板！妳剛才還在說他陰沉哩！我問他，他會告訴我嗎？紫老板！就算你們私底下少說話，畢竟常常在一起，如果他喜歡妳，一定會在言談舉動間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妳倒是想想看。」

「裘老爺子！」紫菱玉的腦袋瓜兒垂下了。「我還年輕，也不醜，吳星葵也沒討老婆，他若是有點兒喜歡我，也是正常的事。」

「是呀！我沒說不正常……」

「裘老爺子！您為什麼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呢？」

「紫老板！一見面我就把話說明了，我這麼大把歲數，絕不可能閒極無聊來盤問人家的私事，這當然是有緣故的。」

「什麼緣故呢？」

「妳先別問……咱們把話題繼續下去，吳星葵很喜歡妳，這是沒錯的。」

「嗯！」紫菱玉回答的聲音很輕。

裘勝三道：「如果有別人喜歡妳，他會暗生妒意嗎？」

「別人？沒有呀！」

裘勝三道：「這是打比方，譬如說前兒個，錢武師對妳調笑輕薄，吳星葵看在眼裏，他會不會惱？」

「這……？」

裘勝三道：「紫老板！妳可得說實話。」

「裘老爺子！幹咱們這一行的，到那兒都會碰上捧場的爺們，跑到後台來說說笑話也是常有的事，如果這樣他就要嘔氣，那豈不是早就嘔死啦！」

「紫老板！為這種事你倆鬧過氣嗎？」

「沒有。」

「妳說他很陰沉，會不會嘔在心裏？」

「這……這我可不知道了。」

「那麼，咱們再說得直截了當一點，前兒個錢武師對妳的態度好像太過份，這會不會使得……」

「裘老爺子！我明白這個意思啦！」

「你明白？」

「嗯！你是怕吳星葵放在心裏，暗暗找機會報復。」

「是的。」

「不會。」紫菱玉很肯定地說。「絕不會，吳星葵雖然陰沉，却沒這個膽子。」

「紫老板！」裘勝三的神色突然變得很凝重！「妳可知道我為什麼要問妳這些嗎？」

「莫非錢武師他……？」

「妳可眞聰明。」

「眞有人殺他？」

「前兒晚上，他到那唱落子戲的秦福芝房裏去，當時秦福芝正在後面洗澡，人不在房裏，門掩着，錢武師就摸了進去，才一進門，暗中就有人掄刀砍了過來……」

「哦——」紫菱玉臉色都嚇白了。

「幸好，錢武師躲得快，沒被砍着。」

「那個人是誰呀？」

「溜了。跳窗逃走的，身手非常俐落。」

紫菱玉沉吟半晌，才遲疑地問：「老爺子懷疑這個人是吳星葵？」

「妳說，四個班子裏頭除了他之外，誰還有這樣好的身手？」

「也許是外來的……」

「不可能，莊子四面都是護河，碉樓上有人瞭望，一隻蚊子只怕也飛不進來哩！」

「老爺子！我絕不是護着吳星葵，他不會有這種膽子，而且，他也沒有刀啊！」

「紫老闆！這種事我若是沒有拿着眞贓實據是絕不會去質問他的，我也只是問問罷了，在吳老闆面前可別提喲！」

紫菱玉說：「老爺子！我不是多嘴婆。」

「那就好，我走啦！」

裘勝三跨出房門來，看見錢風站在窗下，花白的眉毛微微一挑，漫不經意地問：「錢風！你來了多久啦？」

「我來了好一會了，聽見老爺子正在問那晚的事，我就沒闖進去。」

「哦！是要找我嗎？」

「是呀！」

「什麼事？」

兩人邊談邊走，已經出了東客院，爲了談話方便，兩人就在廣場上站定了。

「老爺子……」

「錢風！怎麼啦？有話就說呀！」

「是這麼回事，莊主剛才叫我去，他說，老爺子您出的主意他完全贊成，不過，他有幾句話要我轉告老爺子。」

「說吧！」

「莊主說，錢呢？不管賣田賣地，他已經吩咐內管事去籌了。照老爺子的計劃進行，能够將欵子保住，那是最好，萬一對手太强，保不住，請老爺子也不必勉强。」

「如此說來，莊主是認爲我裘勝三贏不了無絃琴？」

「不！不！沒那個意思……」

「錢風，你不要强辯！」

錢風誠惶誠恐地：「正格的，老爺子！咱們莊主說，財去人安，能够平靜無事，他就够滿意啦！」

「好！」裘勝三怒氣咻咻地說：「算我姓裘的多事，莊主既然有了財去人安的想法，我又何必硬逞强？好吧！我立刻走人，免得碍你們的事。」

「裘老爺子！您完完全全地誤會了莊主的好意，他是怕連累您老人家……」

「什麼？怕我被無絃琴宰了？錢風！你們莊主不知道我裘勝三吃幾碗乾飯，你應該清楚吧？一盒寶石我就賣老命啦！我是眼看無絃琴太張狂……」

「裘老爺子！我不會說話，才惹您發這麼大的火，這麼着，您是個好面子的人，我呢？雖比不上您的名氣，倒也是寧可輸命，不肯輸名，莊主他怎麼說，咱們還是照咱們原訂的計策進行。」

「錢風！」裘勝三兩粒眼珠子瞪得溜圓。「你是說，不按照莊主的話去作？」

「不是這個意思，」錢風吸口氣，壓低了嗓門：「咱們都躺下了，無絃琴才能順順當當地將那筆鉅欵拿走。要不然……」

「這麼作，葉莊主肯依嗎？」

「不讓他知道呀！反正咱們的用意是眞正帮他作事，帮他省下這筆錢呀！」

「好！錢風！」裘勝三在錢風的肩頭拍了一下。「我一直把你當小脚色，想不到還有這麼大的氣魄……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不扳倒無弦琴，誓不爲人。」

「裘老爺子！你有什麼妙計了麼？」

「有了。」

「能不能說來聽聽？」

「有何不可？」裘勝三附在錢風耳朵根上說了半晌，看他眉飛色舞的模樣兒，他所設想的計策一定很妙。

錢風也是眉飛色舞，聽得津津有味。片刻之後，錢風又來到葉百慶的跟前。

「錢武師！情況怎麼樣？」

「回稟莊主！您的憂慮完全是多餘的。」

「哦？」

「我告訴他，莊主打算破財消災，他火大啦！一千個反對，一萬個反對哩！」

「哦？」葉百慶的臉色鬆弛了許多。

「莊主！你想想看：如果他們祖孫倆跟無絃琴相互勾結，莊主你這麼一說，他那邊還不順水推舟嗎？」

「嗯！」葉百慶沉吟了一陣，又提出另一個疑問：「那天晚上持刀狙殺你的人呢？有人潛進莊子裏來是事實，從那裏潛進來的？當然是跟着戲班子混進來的。姓裘的一來就召來四個戲班子連夜唱戲，這有什麼作用？錢風！你說吧！」

「葉莊主！先前我也懷疑，不過，如今我一點也不起疑了。」

「爲什麼？」

「剛剛裘老爺子還在淸查葵玉班的可疑人物，查得很認眞哩！」

「哦！」葉百慶一副不相信的神色。

錢風道：「裘老爺子當時在查問這件事的時候，並不知道我在外面偸聽，看來，我們是多疑了。」

「嗯！」葉百慶沉吟了一陣，又問：「昨兒晚上，他的孫女兒住在什麼地方？」

「這……就不知道了。」

「錢武師！這件事要派人查清楚，咱們是老打雁的，可不能教雁啄了眼。」

「莊主！我會小心。」

「好！你去吧！」

錢風來到前廳，派去調查河堤決口的也回來了：使河堤決口並不需要太大的工程，最多兩個人，挖個小口子，河水冲激之下，決口愈冲愈大，一夜之間，就泛濫成災了。

調查的人又提到農戶要求賠償的事，若在以往，錢風一定是瞪眼豎眉，現在他却不敢過份囂張：「去告訴受災的農戶，咱們莊主是個講理由的人，淹了他們的田，當然要賠，這麼着，等內管事的回來再商量這件事，看看該怎麼個賠法。」

「好！我這就去傳話。」

緊接着，又有事來了，是莊門上守衞的人來報：有遠客求見葉莊主。

遠客？錢風立刻向莊子門口走去。

客人還站在護河那邊，一襲夏布長衫，一塵不染，人長得斯文清秀，估計年紀，約莫四十靠邊。

開了柵門，放下吊橋，錢風走了過去，拱手相問：「客從那裏來？」

「關外。」

「高姓大名？」

「敝姓秦，草字飛羽。」

「秦先生與莊主是……？」

秦飛羽道：「我跟葉莊主相識已久，只是多年不見，今日剛好路過此地，所以順道來訪，閣下是……？」

「在下錢風，是葉莊主的護院武師。」

「久仰！久仰！」秦飛羽微微皺了一下眉頭。「錢武師！恕我冒昧問一聲，門禁森嚴，這……莫非莊子裏出了什麼事嗎？」

錢風道：「是有點小事，請秦先生在此稍候，待我去通報一聲，事非得已，還請秦先生不要見怪。」

「那裏話？」秦飛羽的態度非常謙和。「這是應該的，這是應該的。」

錢風火速傳報，當秦飛羽的名字報到葉百慶耳中時，他是瞪目結舌無以爲對。

錢風連忙問道：「莊主不認識嗎？」

「記不得了。」

「莊主有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嗎？」

「這……」葉百慶臉上浮現出苦笑。「這教我從那兒去想呀？……錢風！他有多大年紀？長相怎樣？」

「四十來歲，像個讀書人。」

「不管怎麼樣，先帶他進來再說。」

錢風當然是奉命行事，而且他也不覺得這個姓秦的會有什麼問題，在迎進莊門的時候，錢風很注意這位來客有沒有暗藏武器，夏天的衣衫很薄，幾乎可以一眼見底，錢風敢說這個人身上連一根鐵釘都沒有。

進入廳堂稍坐，然後是獻茶，接着，葉百慶出來見客，從他那種楞楞的目光就不難看出，這個人他絕對不認識的；甚至連一點印象都沒有。

反觀來客却是興奮異常，葉百慶剛一跨進門檻，他這裏就連忙站起來打招呼：「百慶兄！這一別，怕有十來年了吧？」

葉百慶可眞迷糊了，勉强地笑着說：「這位秦兄！恕小弟眼拙善忘，咱們是在那裏見過呀？」

「關外呀！」秦飛羽可記得淸楚：「外面下着大雪，咱們圍爐吃涮羊肉，你喝得酩酊大醉，怎麼就忘啦！」

關外？有那麼檔子事；大雪天吃涮羊肉喝得酩酊大醉，也有那麼回事；座上有沒有這位秦飛羽，葉百慶眞是記不得了。

不過這位來客既然說得出這件事，當然也就不會是假冒的老朋友，葉百慶立刻故作豪情地笑了起來：「哈哈！你瞧！我這腦子還管用麼？老啦！老啦！」

他這一笑，錢風可放了心，連忙行禮告退，這是作下人應遵的禮數。

一出大廳就遇到了裘勝三，後者劈頭就問：「聽說有人求見莊主？」

「是的，一位多年不見的老友。」

「在大廳裏嗎？」

「是啊！」

「你爲什麼不留在莊主身邊？」裘勝三的神色愈來愈緊張。

「老友相聚，無話不談，我怎麼能賴在那兒不走呢？」

裘勝三也不再問，連忙飛步走進大廳，只見几上放着兩碗冒着熱氣的茶，莊主未見，客人也不見。

跟着進來的錢風在這一瞬間嚇出了一身冷汗，連忙大呼小叫：「人呢？人呢？」

童僕聞聲出來了好幾個，一個個瞪目結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錢風吼着問：「莊主呢？莊主呢？」

「莊主回房去了呀！」

「客人呢？……」

「一起去了呀！我聽莊主說，多年不見的老友，得找個淸靜的地方好生聊聊。」

錢風吁了一口長氣；然而裘勝三並沒有輕鬆下來，他連忙往葉百慶的臥房跑，錢風當然也飛快地跟隨着。臥房內傳來極低的談話聲，不時夾雜着爽朗的笑聲，現在，裘勝三緊繃着的臉色才緩和下來。

「唉！」裘勝三搖頭嘆息。「杯弓蛇影，一日數驚，這種日子早些結束了吧！」

經過這幾天的折騰，錢風變得世故多了，也不像以前那樣粗魯了，他發覺此刻表示任何意見都不相宜，最好是一笑來應付。

這一次應該是毫無意義的，但是裘勝三對錢風的笑容却有很深刻的印象，因爲他那銳利的目光一直盯在錢風的臉上。

錢風反倒尷尬了，連忙問道：「裘老爺子！有什麼不對嗎？」

「錢風！你的笑容有些古怪，莫非有什麼話放在心裏不便說出來嗎？」

好厲害，錢風心頭不禁暗暗一怔，但他在話頭上却應付得非常得體：「老爺子！你還看不出來嗎？我是在苦笑呀！以你裘老爺子在武功方面的造詣，在江湖上的聲望，在道上的經驗，都會說出那種感嘆的話，若是讓我錢風來應付這種場面，不等無絃琴來，我自己就四平八穩地躺下啦！」

「唉！」裘勝三嘆了一口氣。「說正格的，無絃琴却也眞够厲害，弄得咱們手忙脚亂，他長得像個什麼樣兒咱們都不知道！」

「他遲早都會亮相的。」

「嗯！他總要來拿錢，」說到這裏，裘勝三緊緊地咬了一下牙關。「到時候教他嚐嚐我裘勝三的厲害。」

錢風道：「從許多地方可以看出來，無絃琴是個工於心計，老謀深算的人，萬一到時候他本人不露面，咱們又該怎麼辦呢？」

「錢風！這還難得了我嗎？雪花花的大洋亮給他們看，無絃琴不照面咱們就不給錢。」

「老爺子！問題是您沒見過無絃琴，我也沒見過，無絃琴若是隨便找一個人來冒充他，咱們也看不出來是假的呀！」

裘勝三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錢風可有點發急了，以裘勝三的好勝心，非得暴跳如雷不可，結果却很意外，裘勝三竟然沒有發半點火。

「錢風！」裘勝三很平靜地說：「你這話倒是提醒我了，他萬一來這麼一手，咱們眞還沒轍兒，我倒好生想一想……」

說到這裏，只聽房裏的葉百慶在說：「秦兄！你這樣的來去匆匆，不讓我盡一份地主之誼，怎麼行呢？無論如何也得喝杯水酒……」

「百慶兄！」秦飛羽的聲音又傳了出來，「來日方長，何必急在此刻，看你的臉色不好，昨夜一定沒有好好安睡，我這就告辭，你再上床靠一靠。」

「不！我一定要送你到莊子門口。」

「不必啦！反正一兩天之內我還會再來，你靠着，你靠着……你要起身相送，我反倒不安啦！」

「如此說，我就不送啦！」

裘勝三連忙打了一個眼色，錢風會意，立即和裘勝三快步退了出來。

等秦飛羽來到前廳，錢風才趕上去作出一副侍候貴賓的模樣，秦飛羽當即表示：「莊主身子不大好，我要走了。」

錢風也假作慰留一番，然後才將這位遠道來客送出莊去。

整個下午，葉莊都在平靜中渡過，白晝將盡，黃昏來臨，葉百泰從城裏歸來。錢風，裘勝三，裘麗雲等人才又聚集一處。

「裘老爺子！」葉百泰連一口茶都沒有喝，就立刻說出他這一天的經過。「猴皮老四可不是說着玩的，眞要買地，問地段，探價錢，可仔細啦！」

「哦！」裘勝三那兩道花白的眉毛抬動了一下。「你是如何應付的？」

葉百泰道：「我跟他正經地談呀！反正咱們要作籌欵的準備，就是眞賣出去也無所謂，等無絃琴這陣子風潮過去之後，咱們若是想再買回來，還怕猴皮老四不賣嗎？」

錢風也提出了重要的問題：「管事的！你不是要到幾個錢莊去提錢麼？結果怎麼樣？」

「唉！」葉百泰嘆了一口氣，搖搖頭。「不太順利，有好幾家錢莊都要求我延緩幾天，凑合着，大概有個兩三萬塊錢。」

「那可差多啦！」裘麗雲也開了口。

「我還得趕緊去向莊主回話，」葉百泰轉過頭去問錢風：「莊主呢？」

「莊主整個下午都在甜睡，好像身子骨兒不大好。」

「錢風！」裘勝三說：「莊主睡了一個下午，也該喊他起來啦！」

「好！我去請莊主……」

「不！錢武師！」葉百泰連忙攔着他。「我到臥房裏去見莊主好了，萬一他身子骨兒不舒坦，又何必讓他起來呢？」

「這樣也好！」裘勝三接上了口，也好像是由他作了一個決定。

葉百泰進去了，其餘三個人就留在前廳裏，只不過眨眼工夫，就聽見葉百泰在裏面大吼大叫：「不好啦！快來人啦！」

裘麗雲的動作最快，首先彈身而起，縱身入內，接着是裘勝三，錢風，起身雖有先後，到達却難分軒輊，因爲距離很短，很難分出功力的差距。

葉百泰張大了嘴巴，已經驚得叫不出聲來，事實也的確令人吃驚。葉莊主像粽子似地被繩索綑綁在床欄上，嘴巴上塞着一塊手絹。

裘麗雲雖驚却未呆，拔刀、割繩，動作非常俐落。

看情形綑綁的時間已經太久，葉百慶的四肢已經無法活動，臉上也發青，嘴唇發紫，若是再晚一點發現，那就糟了。

「莊主！」錢風疾聲發問：「是怎麼回事呀？你不是睡得好好的麼？」

「秦……秦飛羽。」

「什麼！」裘勝三兩道花白的眉毛立刻豎起了來，「秦飛羽？」

錢風加以補充：「就是在中午來的那個客人。」

「怎會是他呢？」裘勝三滿臉迷惑之色。

「是……他。」

「莊主！」錢風也深表迷惑。「他出去之後，沒有再回來呀！」

「就是……在他一進來的時候，就……就把我綑上了。」

「莊主！」裘勝三在床邊上坐了下來。「這我就不明白了，當時我怕發生意外，我和錢風還躡足來到房外，聽見你們談得不錯呀！」

葉百慶這時已經坐直了身子，精神也好了許多，他氣呼呼地說：「唉！你們都中了他的計啦！」

「中計？」裘勝三和錢風不禁互望了一眼，吁了一口氣。

葉百慶道：「唉！我說出來你們也未必相信，姓秦的能够學我說話，你們在屋外聽起來好像是我們在談話，其實呢？是他一個人在自說自話……」

「有這種事？」這的確是太匪夷所思了。

裘勝三又問：「他這樣作，究竟用意何在呢？」

「他是來給我一點顏色看看。」葉百慶向床裏一指，那裏放着一架小巧的無絃琴。「他是無絃琴派來的，教我三天之內將那筆欵子湊出來。」

「這……太大意了。」裘勝三急得直跺脚。「也太丟臉了。」

「爺爺！」裘麗雲的臉色也綳了起來。「這件事到底是怎麼發生的呢？」

「唉！」錢風自責地說：「這件事要怪責的話，應該怪我，如果我當時不離開，就不會有這種事了。」

「唉！」葉百慶倒能體諒：「這怎麼能怪你呢？對手的花招太大了，防不勝防，躲不勝躲……」

「爺爺！」裘麗雲又插上了口：「葉莊主的話我不同意，從此刻起，任何生人不准進來，咱們輪流陪在葉莊主身邊，看看無絃琴有什麼能耐，葉莊主！强敵當前，咱們非這樣不可了。」

「葉莊主！」裘勝三竭力將心情平靜下來，很認眞地問：「他還說了些什麼？」

葉百慶一個勁兒地猛搖頭：「我想不起來了，我想不起來了！」

裘勝三道：「葉莊主！你非得想一想，比方說，那筆錢籌好了之後，他們怎樣來拿？」

「哦！」葉百慶仔細地想了一想。「對了！他說，三天之後，他會再來通知。」

裘勝三想了一想，然後發出很權威的命令：「麗雲！從現在起妳和錢武師輪流陪伴葉莊主，一定要有一個人眼睛裏看着葉莊主……內管事的！派出所有的莊丁，加强守衛，增加瞭望。」

「爺爺！您要上那兒去呀？」

「我要到城裏去一趟，麗雲！要是莊子裏出了漏子，我要唯妳是問。」

裘麗雲道：「爺爺！有我在，就準定出不了漏子。」裘麗雲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您放心去吧！」

先由裘麗雲陪着葉百慶，其餘的人都全部退了出來。裘勝三說：「我今晚可能不回來，天黑之後，戲班子照樣開鑼。表面上像沒有事一樣，千萬不要慌亂。」③（未完）

武林軼事

彭超曠精通八掌

海雲・文

南方有許多拳術是由北方傳入的，特別是稱做軟功的拳脚，包括形意，太極，以及八卦，看過傅振嵩師傅表演的龍形八卦掌，多數會覺得他渾身是勁，打起來矯若游龍，覺得驚奇。

其實八卦掌是八掌變化出來的，北方早就有許多拳師擅長這一套，八掌或八卦掌的掌門人董海川，更加有名氣，此外還有些人士輾轉從董海川門下的武林高手學習得來，不過擅長八卦掌的人，俱是在北方居住，故此，很遲然後傳到南方吧了。

世事很奇，有一個廣東的商人叫做南海何可才，曾經到天津經商，拜了八卦門的高盛爲師，學得八掌，來到香海，設館教授，那時是一九五零年，當時同門的李性和彭超曠，一脉相承，互相研究武藝，學習它的門人愈來愈多，於是八卦掌也盛極一時。

彭超曠本人的拳術造詣並非特別出色，不過，他頗有文墨，他收集八卦掌的源流事跡，著述一部叫做「八掌綱要」的書，於是，他的大名也就不脛而走，他的師傅楊榮本比他出色得多，不過，楊榮本不是廣東人，只是在北方享譽，如果說到八卦門的拳脚，那就在山東縣內，以楊榮本最爲出色了。

楊榮本自幼就跟隨母舅王良學習少林的四喜拳，後來轉學八卦掌，故此，他的掌法裏面包括少林拳的拳法在內。

說到少林的四喜拳，很少人知道有這麼一種拳術，值得一談。

報導四喜拳，該從王良說起。有一天，王良單獨在滎田工作，正在鋤泥，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匆匆走到，自稱給仇人追殺，請他相救，王良在匆忙下，看見地下有一個泥坑，便叫他躍入泥坑之下，上面還用泥土掩蓋，只留少許的空隙透氣，作爲掩飾，過了不久，果然有一個賊眉賊眼的人追到，手持刀劍，問王良有沒有看見一個彪形大漢走過，王良伸手向西方指去說：「剛才的確有一個高大漢子走到滎田這邊來，現時他已經遠去了，向這個方向走開的。」

那幾個惡漢信以爲眞，便即離去，他們走了之後，王良挖開泥土，叫他爬出來，然後追問他何以被這些人追殺。

這個大漢自稱姓胡，名叫四喜，剛才那幾個惡漢想到甚麼一個地方行刧，給他發覺，協助被刧之人抵抗，把他們驅逐，那些人含恨在心，忽然發覺我的踪跡，便即追殺，他還很坦白說自己不一定打不過他們，只是不想跟綠林中人結怨，故此，才找個地方躲避，末了，他還說自己是少林拳的一個拳師。

王良那時正是年壯力强，很喜歡練習少林拳，正想找個師傅學習，聽了這句話，便對他說：「我的滎園有一個木樓，如果你躱在木樓裏面，過了十天八天然後走出來，那就沒有人發覺你的踪跡，我是誠意請你返家居住的，我還可以告訴你，那間木樓十分幽靜的，長期留空，對我毫無防礙。」

胡四喜聽了，欣然點頭，就是這樣，他就住在滎園的木樓之內，本來他只是住十天八天避避風頭就够了，但因王良和兒子都很喜歡學習武功，很誠懇的跪下拜他爲師，四喜看他父子兩人如此誠意，而且他又是自己恩人，故此，索性留下來，一住就是一年過外，然後離去。自此，王良全家就懂得少林拳，因爲胡四喜沒有說出那一派拳脚的名稱，他們索性就把它叫做四喜拳。

王良就是楊榮本的母舅，他把四喜拳教授給楊榮本，在清宮裏面充當御前侍衞，顯然他的身手不凡，至於他的功夫，有一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來，某天，他在京城之外獨行，忽然竄出了兩頭野狼，分別撲到，張口即咬，他的身形一閃，左臂挾住一隻狼，用右拳跟另外一隻狼相鬥，抓住狼的頸子，把牠活生生的扼死，回頭看看，左腋下挾住的一頭狼，早已死掉，由此可見他的厲害，不但出手快速，而且有勁，那種勁是愈久就愈强大的，狼也抵擋不來。

楊榮本學了王良的四喜拳，跟着投進八卦門高手史六，史六就是董海川的得意弟子，因爲他相當富有，經常購進一些珍貴的古瓶，字畫，送給史六的師傅董海川，深得董海川喜愛，興到之際，叫他在大堂演式，有時指點幾下。某天，董海川喝了點酒，一時高興，竟然說出八卦門的秘密，原來這一個門派並非出手就想打傷別人的只是竭力避開對方的攻勢，而且乘機使用好像擒拿手似的絕招制服對方的一雙手，那時不必發拳或發掌擊中對方頭部或其他要害，已經贏七分，別的拳師來勢兇猛，希望一拳就把敵人打倒，碰着八卦門軟硬兼施功夫，往往吃虧。

董海川說完就親自演式給楊榮本看，叫楊榮本發右拳打來，他側身一閃，右手搭在楊榮本的右腕，左手伸過去，在楊榮本右臂之下的地方一拍，楊榮本登時覺得整整一條右臂痲痺起來，完全無法用它作戰，大驚失色，跟着董海川在他的右邊肩膊上面再行拍打一下他就覺得肩膊骨鬆開，那條手臂才能够活動自如。

楊榮本有了這次捱打的經驗，他才知道八卦拳或八卦掌並非像表演的時候那麼游爪不停，只是軟綿綿，碰着有機會搭了對方的手，便要從軟功化爲硬功，一拳獲勝。

董海川還把練習掌勁的功夫傳授給他，楊榮本自從那晚開始，返家苦練，三個月後，史六叫他在自己眼前演式，說他的幾招打得太硬，他說：「八卦門的出招有時硬有時軟，硬的時候要靈活，軟的時候要有勁，我覺得這幾招並無不妥。」

他是故意說出這些話來，激怒史六，想跟史六過招，看看董海川傳授的功夫是否特別出色，史六怎會知道他有這種想法呢？果然上當，一怒之下，即時跟他交手，殊不料剛剛交手，就發覺到楊榮本跟以前判若兩人，簡直不可捉摸，楊榮本明明在眼前三尺之處，一掌打出，他已經轉到背後，史六疾忙轉身，楊榮本下邊的脚就橫掃過來，幸而他急跳避開，否則，已經打輸，史六心知肚明，如果楊榮本在他急跳之後即時發招，必然獲勝，以前楊榮本沒有這樣大的本領，何以忽然打得如此出色呢？不禁驚訝起來。

史六跟他打了七個回合，心裏有數，不再打了，很冷靜的說：「榮本，現時你有資格稱做武林高手了，我自問鬥不過你，不過，憑着過去我們師徒的交情，希望現時你做師傅，我做徒弟，把你所學習得到的絕招指點幾句。」

他說得十分誠懇，楊榮本是個品性純良之人，便沒有隱瞞，把董海川教授給他的特殊秘竅，和盤托出，史六喜出望外，頻頻點頭。

此後兩人就不是師徒的名份了，算是朋友，亦可以算是同門的輩份，兩人互相研究，而且朝夕練習對於黏勁，脫勁各種變化，愈來愈精，因爲他們有兩人同列，董海川門下的其他人沒有這個機會早晚練習，眞的交手，便會吃虧，故此，兩人就分別得到董海川的賞識，一南一北，威震一方。

楊榮本把八卦門的精微之處傳給彭超曠，再由彭超曠在香港教授八卦拳，因此，南方人然後知道有這一派的拳術。

傅振嵩體型健碩，肩濶，臂粗，但却不很高，下邊以低馬，游爪，步活如輪，正是練習八卦門的標準身型，加上了他能够把很沉重的石頭拋高十二尺，單手接住，向自己的胸膛拍下，毫無所損，此外，他還有八卦刀，八卦槍等技擊表演，表演的次數多了，一般人就對他特別覺得印象深刻，於是，說到南方八卦門的拳師，首推傅振嵩，事實上除了他之外，彭超曠，李性和，以及何可才等，都是很出色的。

兩期完俠情中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逆留（上）



艷福非幸福

風高月黑！

夜深沉！

大地一片寂寥！

陳華獨自一人，來到這林園中小木屋之前，他身輕如燕，輕得屋外大黃狗都沒察覺到他的來到。

他嘴角掀起一抹微笑，很爲自己這身輕身功夫感到一份自負和驕傲。

驀地，屋內飄出一聲嬌柔百媚的聲音道：「請進來！」

陳華暗暗吃了一驚，心神一凜，剛才掛在臉上的那股自負的微笑，頓時一斂，化爲烏有，同時，暗自倒抽了一口冷氣，伸手一推屋門走了進去。

屋內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陳華站在門口，靜立了片刻，運起全身功力，射出兩道神光，向屋內掃視打量。

屋內顯然經過特別安排，即使他眼神如炬，也只能依稀地看出房子中央坐着一個人影子，此外便是身前的一張椅子了。

「請坐！」那淡淡的影子，悅耳的聲音，適時又發話了。

陳華一面就坐，一面叫了一聲，道：「姑娘，請問……你是……。」

那淡淡的影子一笑，截口道：「你最好不要問，這本來就是你的規矩。」

陳華啞然失笑，道：「啊！我倒忘了我自己的規矩，只因姑娘這種安排令人忍耐不住這份好奇之心。」

那淡淡的影子柔聲說道：「眞的麼？」

陳華道：「我陳華可以不要命，也可以不要錢，就是不能不好奇。」

親人顯親情

那淡淡的影子道：「這一點我知道，所以我才安排這一次我們的見面。」

陳華苦笑一聲，道：「那麼請姑娘明白吩咐吧。」

那淡淡的影子道：「現在我只能告訴你，本姑娘看中你了。」

陳華哈哈一笑，道：「姑娘看中了在下，可是準備下嫁在下。」

陳華可不是任人左右的人，他這出言頂撞，正表示他有着不甘示弱與大無畏的精神。

他話聲出口之後，暗中運氣凝功，力達四肢，隨時準備應變。

詎料，那姑娘笑了一笑，道：「本姑娘確有這種想法。」

那姑娘的過份大方，倒叫陳華不敢答話了，這不僅表示那姑娘沉穩老練，也由此可以看出那姑娘絕非等閒之輩。

陳華一時惱怒，說出那句話之後，現在却有點悔懊了。

那姑娘一笑又道：「陳大俠，你爲什麼不說話了？你要沒有什麼話說了，那你就請回去吧。」

這是什麼話，老遠趕來，就這樣莫明其妙的回去？

陳華雙眉一挑，輕輕一笑，道：「姑娘，不是開我陳某人的玩笑吧？」

那姑娘說道：「豈敢，小妹正欲借重陳大俠。」

陳華道：「那就有話直說了吧。」

那姑娘道：「小妹要說的話，早已送到府上去了，陳兄回府之後，自見分曉。」

話說得够明白了，陳華更是拿得起放得下

的人，哈哈一笑，起座轉身，退出了那間黑暗的小木屋。

陳華回到自己那只有二個人的家的時候，天色已然大亮了。

老僕陳興正在整理庭院裏的花草，陳華心裏記着那神秘姑娘的話，人一進門便問道：「陳興，有人來找我沒有？」

陳興停下工作，站好身子，欠身有禮地道：「沒有！……公子……。」

陳興就是這樣一個人，雖然陳華是他照拂着長大的，有着非常不同尋常的感情，他還是緊守着自己的身份，對陳華的敬意一成不變。

陳華一幌肩，便向屋內走去，陳興又在他身後叫了一聲：「公子……」

陳華充耳不聞，像逃難似的逃進了屋內，他看得出來，陳興一定有話想和他說，陳興的話，就是那一套，古板和嚕囌，聽得他早就膩了，何況，他這時正充滿着一腦子的雜念。

陳華住的這座房子，是曲型的四合院子，穿過小庭院，入門就是廳堂，廳堂右手邊就是他的書房，他三脚兩步走進書房，便目光暴射的找尋起來。

在他想像之中，人家或許已經把該送來的東西，暗中送到書房裏來了。

「公子！……」陳興跟進來了。

陳華劍眉微微一蹙，不耐煩的道：「什麼事？」

陳興囁嚅地說道：「公子，你想找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陳華一楞，可眞說不上來，誰知道她送來的是什麼東西呢？沉思了一下，推測着道：「可能是一封信函，也可能是一包什麼東西。」

陳興道：「今天一早，開門的時候，老奴在門楣上發現一樣東西。」

陳華怪責地一跺脚道：「唉！你爲什麼不早說。」

陳興慢條斯理地欠身道：「老奴叫過公子，公子您……。」

陳華道：「好了，好了，是什麼東西，快取出來吧！」

陳興伸手懷中，掏了半天，掏出一片竹簡，雙手遞給陳華道：「就是這片竹簡，有請公子過目。」

竹簡是斬從竹子上劈下來的，除了綠趣盎然之外，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竹簡上用刀刻着一行小字：「綠竹塘頭夜吹角」。

陳華一怔，說道：「這是什麼意思？」這本來是他心中的疑問，但却在不知不覺之間脫口而出。

陳興緩緩的道：「老奴想這不會有多大的涵義，照字面解說就行了。」

陳華道：「可是綠竹塘在那裏呢？」

陳興道：「這個地方，老奴倒是知道，不過……。」

陳興道：「你既然知道，就快說吧！不要『不過』『不過』的了。」

陳興神態一肅道：「公子，老奴斗膽，想請問公子一事！」

陳華劍眉一皺，道：「你最好不要節外生枝。」

陳興道：「老奴不敢，老奴只想知道公子昨天晚上到那裏去了？」

陳華冷「哼！」一聲，道：「你好沒道理，竟然干涉起我的行動起來。」

陳興一嘆道：「老奴那敢干涉公子的行動，只因老奴身受夫人臨終遺命，……。」

陳興一提起夫人遺命，陳華那股桀驚不羈之氣立時一斂，星目之中湧起一片淚光，輕輕的叫了一聲，道：「陳興……其實也沒有什麼，昨天傍晚時分，我遇見一個老太婆正和一個老公公在抬槓，那老太婆明明輸了理，却死不認輸，滿口歪理，逼得那老公公結結巴巴的有理成爲沒有理，我不該一時好勝，揷了一句話，於是，惹怒了那老太婆，兩人由言語衝突演變到互賭東道……。」

陳興道：「結果公子您輸了！」

陳華苦笑一聲，道：「我輸了東道，因此得替他們辦一件事。」接着，便將前往那小木屋的一切情形，也說了出來。

陳興搖了一搖頭，說道：「公子，您上當了。」

陳華道：「我也知道上了當，可是男子大丈夫，言出如山，我豈能失信於婦人女子。」

陳興道：「公子說得是。」

陳華道：「你既然也有此看法，那就快把『綠竹塘』所在之處說出來吧。」

陳興搖着頭道：「不能說，但是老奴可以帶公子您去。」

陳華道：「這是我個人的事，你怎樣可以跟去。」

陳興道：「公子，你們可是事先有過約定，只准你一個人前往？」

陳華道：「這倒沒有。」

陳興道：「既然事先沒有言明，老奴當然可跟去，如果他們要說話，自有老奴應付。」

陳華沉思了一陣道：「可是你的武功擱下多年了……」

陳興微微一笑道：「老奴武功雖生疏了，可是江湖經驗豐富，對公子不無帮助。」

陳華又想了一想，點頭道：「好吧，我帶你去就是，不過，遇上了事，你不要替我亂出頭，給我多添痲煩。」

陳興垂手道：「公子放心，老奴不敢！」

綠竹塘離開陳華他們所住的地方並不太遠，只有三百多里路，可是地點偏僻，如果不知底細的人，問破了嘴巴也問不到。

綠竹塘位在一道山谷之內，谷內谷外遍地都是綠竹，綠竹成蔭，把整個谷口都封閉了。

這裏生長着一種大痲蚊子，叮人一口，全身都發癢，癢得令人無法忍受，非抓得皮破血流不可。

因此之故，知道的人誰也不敢前來自討苦吃，那些不知道的人，被那大痲蚊子叮過一口後，也把這裏視爲畏途，不敢再來。

所以，「綠竹塘」更是不爲世人所知了。

陳興帶着陳華來到谷口之前，還沒走進谷口，陳華便被那種異種大痲蚊子叮了一口，當時便腫起一個比大姆指還大的疱，癢得他難過極了。

陳興見狀之下，在附近找到一種草藥。合掌壓汁，滴下那大疱之上，那大疱立時止癢止痛，平伏消失了。

陳華自小只見這位家中老僕，拘謹守禮，庸庸碌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這一趟帶他出來，雖然只走了三百里路，却給他看出這位老僕陳興，不是他想像中的那種庸碌之輩了。好像什麼都知道，什麼都比自己强，因此，自然而然的對他有了另一種看法，也收斂了不少傲狂之氣。

陳華的記憶裏，沒有父親的影子，只曉得父親陳斌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但却一去不回，留下他們母子和老僕陳興相依爲命。

打從母親在他十五歲的時候便去世以後，就只有他和陳興兩個人共同生活了，他們家無恆產，一切生活所需，都由陳興一肩擔負了下來。

陳華年少無知，還是一派少爺作風，不但予取予求，而且，從來沒有深入思攷過。

這時，他却猛然之間有了極大的領悟，叫了一聲：「陳興！」眼淚一湧，却說不出話來了。

陳興擧目望了陳華一眼，怔了一怔，臉上綻開一臉笑容，叫了一聲：「公子！」接着，將手中草藥交給陳華，道：「公子，你快將這草藥在身上露出部份擦一擦，就不怕那些大麻蚊子叮咬了。」

兩個人都沒有作進一步的交談，但彼此之間的心扉，都已有了敞開的準備。

陳興又在附近找了一些草藥。在自己身上擦拭起來，一面喃喃自語的道：「現在時間還早，公子您何不先運功調息一下。」

陳華搖了一搖頭道：「我這時靜不下心來運功調息，我想和你談一談。」

他到底年輕沉不住氣，心念一動，便再也忍耐不住。

陳興輕嘆一聲，道：「公子，你今年已經二十歲了，有話說開了也好，老奴也不知將來還有沒有機會侍候公子您。」

陳華聽出陳興話中有話，暗暗一皺眉頭，可是他沒有順勢追問，本着原來的打算，道：「陳興，我問你，你對我這次打賭輸了東道的事好像一點也不奇怪，令人百思莫解。」

陳興一笑，道：「這有什麼難解的，因爲老奴連這次來，已是第三次了。」

陳華大感意外的說道：「這次已是第三次了。」

陳興點着頭道：「第一次，老奴是隨老太爺來的，第二次是隨老爺來的，現在第三次，是隨公子您了。」

陳華疑訝畢現的張着一雙星目道：「他們來做什麼？」

陳興搖頭一嘆道：「不知道！……」

嘆息一聲，接着又道：「不過有一點與公子的遭遇完全相同，都是與人打賭，輸了東道，前來聽命的。」

陳華「啊！」了一聲，道：「他們後來的情形呢？」

陳興道：「老太爺來後，娶了老夫人回去，生下老爺後，老太爺就離家出走了，老爺也是一樣的，來此之後，娶了夫人回去，生下公子三年之後，也離家出走了。」

陳華道：「他們是不是死了呢？」

陳興道：「大約是死了，因爲他們如果不死的話，在離家五年之後就該回來了。」

陳華一斜頭道：「你怎樣知道？」

陳興道：「老太爺和老爺離家出走的時候，都是這樣吩咐老奴的。」

陳華喃喃地自言自語道：「祖父，父親和我，祖孫三代了，這是一件什麼事，連綿三代之久……？」

陳興沒有接話，靜靜的等着陳華的問話。

陳華迷惘的目光一凝，問道：「陳興，你知道不，這是爲了什麼？」

陳興道：「老奴不知道，老奴也從來沒有踏進過這『綠竹塘』一步。」

陳華道：「你爲什麼不進去？」

陳興道：「我也很想進去，可是，老奴慚愧，有心無力！」

陳華道：「何謂有心無力？」

陳興道：「沒有闖關而入之能。」

陳華道：「這次你要進去不了，那我們就都不進去算了。」

陳興搖手道：「公子萬萬不可如此，否則，老奴就有負夫人重托了。」

又是夫人重托，陳華暗暗一皺眉頭，嘆了一口氣，道：「好，我們到時候再說吧！」立時雙目一閉，運功調息起來。

陳華那能眞的靜下心來調息，閉上雙目，只不過是掩飾內心之中的混亂而已。

他胡思亂想了一陣，思路慢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的娘和她一切言行擧止。

他這一想，因爲心理上有了某種醒悟，於是，發現了他娘對自己自小就有着有系統的特殊教育方法，於是造就了今天的自己。

她的用意……。

當陳華正要進一步的探討的時候，耳邊忽然響起陳興的呼聲道：「公子！公子！時間到了，該是你辦事的時候了。」

陳華睜開雙目，打住思潮，只見四週又是一片黑漆，時近初更了。

陳華在經過一陣思索之後，心中增加了一份穩定的力量，人也冷靜了下來，淡淡的一笑，從腰際取下一隻牛角號角，嗚！嗚！嗚！的吹了起來。

他吹得並沒有什麼章法，吹一口氣，停頓一下，當他吹到第三口氣的時候，綠竹塘內已經有了反應，響起了號角之聲。

綠竹塘內號角之聲由遠而近，漸漸到了谷口，同時竹影深處，現出了無數的火光。

奇怪的是，原來綠竹屏障的谷口，竟然緩緩移動，從中現出來一條通路。

一長列手執五彩燈籠的妙齡少女，順着那條道路迎了出來，將近陳華立身之處，左右一分，有次序的排列在兩旁。

前導少女一分之後，又現出三個裝束高雅容貌如仙的少女，當中那位少女更是美絕人寰，容光四射，令人不敢迫視。

陳華暗暗讚嘆一聲，不由得興起一種自卑感，步下移動，退了一步。

這時，陳興站在一旁，也是噤若寒蟬，不敢出聲。

倒是那最美麗的少女，微微一笑，吐着輕柔嬌美的聲音，道：「小妹迎接來遲，有請陳兄當面恕罪。」

陳華心弦一震，朗目猛睜，道：「姑娘您是……。」

那美女含笑點頭道：「不錯，那天與少俠見面的就是小妹，小妹並此向少俠請罪！」

嬌軀軟顫，柳腰微折，緩緩的萬福一禮。

陳華閃身連讓，惶恐的抱拳還禮不迭道：「姑娘少禮，在下不敢當！」

那美女玉容微赤，輕切切的道：「小妹賤字青青，如蒙不棄，請直呼賤名，小妹至感榮幸。」

陳華面對如此天人，已心跳如狂，面紅耳赤，手足無措的訥訥道：「青青……青姑娘……青姑……。」語無倫次，他的心已是整個的亂了。

青青微微一笑，欠身一禮，說道：「華哥哥，請！」

陳華被青青那聲「華哥」叫得魂飛魄散，早已忘記了身旁的陳興，口中連聲道：「姑娘請！姑娘請……」

青青噗哧一笑道：「華哥哥！您是客人哩！請吧！」

陳華「啊！」了一聲，發現了自己的失態，面色一紅，道：「多謝盛情！」擧步向谷內走去。

「公子！」陳興化勁成罡，輕輕的一聲，敲在陳華心弦上。

陳華驀地一震，停下了步履，身形一轉，正要說話的時候，眼前人影一閃，現身出來一位年紀和陳興差不多的老姑娘，向着陳興一笑道：「陳興，咱們還是按照老規矩行事吧！」

陳興見了那老姑娘，心中激起一股爭強好勝的豪氣。哈哈一笑道：「靈姑娘，事不過三，只怕這次你不會再有上兩次那樣幸運了。」

靈姑娘笑了一笑，道：「看來你是下了一

番苦功了，小妹也希望你這次能打倒我……請吧！」

陳興昂然道：「强賓不壓主，靈姑娘你先請。」

靈姑一笑道：「那麼，小妹就不客氣了，看招！」話聲出口，身形已動，玉掌一揮，欺身直上。

陳興叫了一聲：「來得好！」

二條人影一合，就這樣三言兩語之下，打成一團。

陳華原本知道陳興有一身很好的武功，這時他們動手之下，他才看出陳興的功夫，遠在他想像之上，甚至可說比自己都要高出一籌。

再看那靈姑，竟然也是厲害非凡，與陳興打得秋色難分。

「華哥，他們這一搭上手，非打上三天三夜，只怕很難分出勝負，令堂在等着你哩！請吧！」

陳華不敢想像的大叫一聲：「什麼？你說什麼？」

這是一個晴天霹靂，震撼得他竟然忘記了禮貌。

青青含着淺笑，重覆一句道：「小妹是說令堂在等着你了。」

陳華定了定神，說道：「你是說家母，家母……」

青青截口道：「不要胡亂瞎猜，你見了令堂自然知道。」

陳華無法抗拒這親情的誘惑，因此根本忘記了帶陳興一同進入「綠竹塘」的原意，點了點頭，便在青青伴隨之下進入了「綠竹塘」。

身後，陳興和靈姑也打得更是猛烈了。

穿過竹林，行約四五十丈，方向右轉，繞過一道山脚，前面現出一處萬花如錦的仙境。

怪道外面不見這片仙境，敢情是被那道屏障似的山脚擋住了外面的視綫，所以隔絕了凶人間天堂。

花木扶疏中，矗立着一座紅牆綠瓦的大宅第。

陳華在青青陪侍之下，一連穿過了三道金碧輝煌的大門，最後拾級而上，進入一座富麗堂煌的大廳。

大廳之上，美女如雲，正中坐着一位宮裝美貌女人。

陳華見了那美貌婦人，心中已是血翻氣湧，大叫了一聲：「娘！」搶身向前，拜倒在那美婦人膝前。

陳華呼聲已然出口，人也拜了下去，但他這時却心中一動，忖道：「我娘明明已經死了，這莫非只是一個容貌相同的人？……」

疑念一生，陳華可就不願意再說別的話了，拜了一拜便自動站了起來，望着那美婦打量不止。

那美婦微微一笑道：「多心的兒子，你懷疑娘麼？」

陳華站在那美婦人面前的心神，顯然比在青青面前要穩定和冷靜的多了，不慌不忙的欠身說：「孩兒那敢懷疑你老人家，只是想不通其中道理。」

那美婦一揮手，便有一位少女替陳華送來一隻綉墩，放在那美婦身旁一側。

那美貌婦人嘆息一聲，道：「孩子，你先坐下。」

陳華客氣的行了一個禮，告罪就了座。

那美貌婦人笑容可掬的和顏悅色地問道：「孩子，你有什麼話說吧。」

陳華擧起星目，放膽的迫視着那美貌婦人，道：「你老人家確然與家母長得完全一樣，只是家母早在五年之前，駕返瑤池……。」

那美貌婦人一笑，截口道：「你看這是什麼？」右臂一抬，伸手一捋衣袖，玉腕之上現出一隻龍鳳玉鐲。

陳華當然認得那玉鐲正是他娘的殉葬之物，微微一愕道：「龍鳳玉鐲！」

那美婦人玉容微現淒然之色，嘆息一聲，道：「爲娘不得不離開你，所以爲娘用龜息大法假死而遁。」

陳華怔了一怔，道：「娘，你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承認了那美貌婦人的身份。

陳夫人嘴角漾起一抹苦笑，道：「你慢慢就知道了……。」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微移，望向青青領首道：「青青，你過來。」

青青搖步向前，居然又叫了一聲娘，然後，恭容侍立。

陳夫人笑向陳華說道：「青青是爲娘的義女，也就是你的義妹，過來……你們兄妹見個禮。」

青青嬌笑道：「我們兄妹見過禮了，只是華哥哥面嫩，沒敢認我這妹妹罷了。」

陳華拘束的拱了一拱手，稱了一聲：「青妹。」

青青又接着還了一個禮，親熱的叫了一聲：「華哥哥！」

陳華不自覺的，一張面又緋紅了。

陳夫人怡然一笑，道：「青青，你華哥哥就交給你了，你好好的替爲娘欵待他吧！」

青青笑盈盈的應了一聲：「是！」便星眸流轉的暗示陳華一同告退。

陳華心中不知還有多少話要說，正猶豫間，耳際已是響起青青的傳音細語，道：「華哥哥，走吧！娘要坐息行功去了，有話明天再說也是一樣。」

陳華聽了青青的話，心中便不忍拂她之意，如奉綸音一樣隨着她一同告退而去。

青青領着他走出大廳，穿過一條長廊，進入一座精舍之內，親自照料他滌盡風塵，然後又命小丫頭送上幾味精美小菜和一瓶綠竹塘特釀的「天香玉液」，爲陳華消夜。

小丫頭準備了酒菜之後，就悄悄的退出去了。

燭影輕搖，翠袖添香，陳華幾疑置身在天上人間，飄飄然如登仙境。

淺斟輕斝，巧言細語，他們兩人的感情上升，陳華口中的青妹也叫得流水般的自然了。

陶陶樂樂之中，青青忽然螓首低垂，羞容答答的叫了聲：「華哥哥……。」

話聲出口之後，忽然一頓，螓首垂得更低了。

陳華輕輕托着青青下顎，凝視着她的嬌靨，問道：「你有什麼話要說，請說呀！」

青青忸怩了一陣，悄聲細語地道：「華哥哥，如果娘要我們永遠厮守在一起，你願意不願意？」

眞是天上掉下來的艷福，陳華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地大叫一聲，道：「什麼？你說什麼？」

青青嬌嗔的啐了他一口，道：「沒聽到就算了。」嬌軀一擰，轉過背來朝着陳華。

陳華這下明白不是自己聽錯了，急得扳過青青香肩，道：「青妹，青妹，別生氣，剛才我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朶，所以……」

青青回眸一笑，啐道：「現在呢？」

陳華笑道：「現在，我是高興死了！」雙臂一用力，便把青青抱在懷裏了。

青青身子一滑，從他雙臂之中脫了出來，人影一幌，羞得脫門逃走出去了。

陳華空着雙手怔在那裏發了呆，耳中似乎聽得青青臨去的時候，輕輕的罵了一聲：「饞

貓！」

他只覺全身都輕了，腦中幻起了一片美妙的遠境。

「公子，您在發什麼楞？」小丫頭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他身旁了。

陳華神態一收，望着那小丫頭傻笑道：「沒有什麼……。」

小丫頭人小心不小，似乎什麼都懂得，咬着嘴唇，吃吃地笑道：「公子，別傻想了，您還是早早安息吧。」

香噴噴的衾裯，更激動陳華的綺念，那有半點睡意，可是，他這時根本沒想到在外面和靈姑拚死拚活苦戰的陳興，他早把他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輾轉反側間，忽然，他全身一震，猛的僵住了。

他並不是想起陳興，而是瞥眼間看到了一件東西，那是他母親經常佩戴在身上的一件小飾物。

一枚不知名的小動物的牙齒！

那枚小牙齒，小得只有半粒黃豆大小，齒根上鑲着一朶銀白的蓮花。

那是一件非常平凡的飾物，同時也是最最廉價的飾物，可是，當那閃閃的銀光召喚着陳華的回憶時，陳華的心弦便霍的震動了起來。

他記得在他十歲左右，有一次他母親指着那小牙齒向他說了一句話：「孩子，當你再見到這枚小牙齒的時候，便是你一生成敗的嚴重關頭，你要自己知道抉擇把握才好。」

接着他母親就傳了他一種奇怪的吐納術，並且嚴厲的迫着他用了三個月的苦功。

可是，三個月一過，他母親就像忘記了那件事，不但不再要他再練那種吐納術，而且，也沒有告訴他那種吐納術對他有什麼好處。

光陰似箭，一晃眼又是十多年，這時猛然見到了那枚小牙齒，不但喚醒他的記憶，而且也驚醒了他的綺夢，因此，他不由得全身打了一個冷噤，跳下床來又喝了一杯冷茶，他頭腦冷靜了下來。

陳華本來是天賦奇高的人，自小就在他母親指教之下，把父親留下的家傳武學，練得升堂入室，超過他這種年齡應有的成就。

他這時心中一冷靜下來，可就看清了當前自己的處境，祖父，父親的遭遇，不就是自己將來命運的寫照，現在可愛的青青，不就是過去祖母，母親的化身。

這條路，似乎是專爲他祖父，父親和自己設計安排的，但是，這又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什麼呢？

不管爲了什麼，祖父和祖母不能同偕到老，父親不能和母親舉案齊眉，這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這一點，陳華很快的就想通了。

陳華一想通，便不免爲自己担起心來。

青青固然可愛，可能她的另外一面更是可怕！

他想起了陳興……

又想起了自己的母親……

想到最後，他忽然劍眉一軒，心中打定了主意，伸手將那枚小牙齒取到手中，貼身掛在胸前，躺身睡回床上，什麼都不理會地大睡起來。

出人意外的，青青並沒有進來騷擾他，他得到了一夜充份的休息。

不過天一亮，青青就在外面院子裏叫起來了：「華哥哥，快起來，娘等着要見你呢！」

青青今天穿了一身白色的衣裳，走進房來的時候，就像是一隻小天鵝，輕輕的飛了進來，美極了！

陳華在一切匆匆之下，打扮好了自己，便隨着青青出去見他娘。

這裏大家似乎都起得很早，屋外的人不僅是他和青青兩人，到處都可看到人，有的在打掃，有的在做園藝，有的在扎樁練武……。

母親在另外一座小花廳裏接見了他，這次她左右兩旁多了四個和她年紀相約的中年婦人，除了她們五人之外，便只有四個隨侍的少女了。

經過介紹之後，原來那四位中年美婦人都是母親的姊妹。

她們是大姨，四姨，五姨和九姨。

從她們口中稱呼，陳華也知道了母親位列第七，但現在她却是這裏的掌門人，所以她坐在正中央。

行過禮，就了座。

陳夫人問了一問陳華的起居舒不舒適，接着便綻開一臉笑容道：「華兒，娘也不和你拐彎抹角的兜圈子，我要開門見山的問你一句話了。」

陳華含笑着道：「娘，你老人家有什麼話但請吩咐就是。」

陳夫人指着青青笑道：「你看青兒長得也不醜吧。」

陳華偷偷的望了青青的一眼，笑道：「娘，您不是說孩兒是瞎了吧。」

大姨格格一笑：「那你是說她美的了。」

陳華點頭說道：「何止够美，簡直美絕人寰。」

四姨笑道：「你想不想娶一房這樣美的媳婦？」

陳華現在已是成竹在胸，毫不勉强的俊臉一紅，沒有接話。

四姨一笑道：「七妹。你就把青青給了他吧。」

陳夫人含笑道：「可是他沒說話呀！」

九姨接口說道：「不說話也就是心裏喜歡呀！」

陳夫人笑向陳華問道：「你可眞是喜歡青青麼？」

陳華忽然站起來向母親一揖到地，道：「多謝娘的美意，孩兒感激不盡。」

「哈！哈！哈哈！華兒，你好厚的臉皮。」大姨，四姨，五姨和九姨哄堂大笑了起來。

陳夫人輕輕咳了一聲，止住了大家的笑聲，道：「華兒，娘可以把青青給你，不過我們這裏有我們這裏的規矩，你娶了青青之後，可要遵守我這裏的規矩。」

陳華道：「娘的話，孩兒理當遵守。」這句話回答得很技巧，用上了心機。

陳夫人星目如觸電般閃爍了一下，話聲輕快的道：「好，爲娘把青青給你了，今天你們就行禮成親，三朝後廟見，廟見之後，你就可以帶着青青回去了。」

陳夫人話出如山，到得初更時分，陳華與青青的婚禮已在歡聲雷動之下完成了，並且新房也鬧過了。

現在，燈影搖紅裏，洞房之內，就只肩靠肩的並排坐着他們小倆口子了。

青青的開朗，忽然隱匿不見，含羞答答的低垂着螓首，眼角都不敢瞄視陳華一下。

陳華微微一笑，輕輕的呼了一聲，道：「青妹，你可以卸裝了。」

說着，雙手便落到了她的身上。

陳華感覺到他着手之際，青青全身一攣，發出一陣顫動，可是她仍然柔順的任由陳華帮她卸了裝。

青青心跳如狂，幾乎要奪腔而出……。

但是，陳華並沒有進一步的舉動。

青青戰慄着，期待着，……

可是，陳華那邊却由輕而重的响起了酣睡之聲。

青青失望了，失望之下，代之而起的是自尊心受損害與滿腔的怒火，只聽她一陣銀牙挫動之聲，驀地，櫻桃小口微張，向着陳華肩頭上猛然一口咬了下去。

「唉喲！」痛得陳華直跳了起來，大叫道：「青妹，你這是做什麼？」

青青咬過陳華之後，也是一聲嚶嚀哭了起來……。

陳華明白過來了，先「啊！」了一聲，接着無限惶恐羞愧的道：「青妹，愚兄知罪了，……可是……可是……我也是沒有辦法呀！」

青青停止哭泣，一按床頭，坐了起來：「你什麼沒有辦法，你是在誠心羞辱我。」

陳華輕輕的拉着青青的玉手，道：「你不信，你可以……」

青青振臂甩開了陳華的手，罵了一聲：「你……你……。」罵聲未了，忽然又轉身投向陳華懷裏抽泣起來。

陳華輕輕的摟着青青，讓她慢慢平息下來，過了長久的一段時間，青青止住了哭泣，陳華雙臂把她緊抱了一點，輕柔的道：「青妹，如今你我已是拜過了天地的同命鴛鴦，我想懇切的和妳談一談，不知你能不能把心氣平息下來？」

青青伏在陳華懷裏，已察覺陳華確然未曾動心，不由也自思量起來，忖道：「他莫非患了隱疾，所以才鴛夢難圓？」

因之，淚痕未乾的點了一點頭。

陳華其實健康得比誰都健康，這種不動心的現象，完全是他母親教給他的那套吐納術的關係，這也是他昨天晚上才領悟出來的。

他不笨，當然也看出了不少蛛絲馬跡，曉得自己正在步着祖父和父親的後塵。

現在，他不僅要安然渡過這一關，而且，他還想打破這影响了他祖孫三代的惡夢。

母親顯然有難言之隱，不得已的苦衷，而且，她對自己已經盡了心力，以後的成敗關鍵，就靠自己掌握了。

陳華瞭解了這件事的關鍵所在，所以他要盡其所能的反抗和掙扎了。

陳華輕輕的道了一聲：「對不起！」接着嘆息一聲，道：「青妹，我想問你一句話，你是想和我白頭到老，長相厮守呢？還是想圖眼前快樂？」

青青睜大着明眸，迷惘的道：「華哥哥，你這是什麼意思？小妹嫁了你，自然希望白頭到老，永不分離。」

陳華冷笑一聲道：「只怕不見得。」

青青一驚，道：「華哥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陳華道：「我想你該比我更清楚。」

青青滿眼錯愕之色道：「我知道什麼？我除了知道娘要我嫁你之外，什麼也不知道。」

陳華道：「你既然知道娘要你嫁給我，那麼我問你，娘爲什麼要你嫁給我？」

青青道：「因爲我是這裏面最出色的年輕人，而那一個做娘的不希望有一個最出色的兒媳婦哩！」

陳華道：「照你這樣說，那完全是娘的意思，你並不一定喜歡我了。」

青青道：「我當然喜歡你，我要是不喜歡你，我儘有法子不嫁給你了。」

陳華皺了一皺眉頭道：「你有法子不嫁給我？」

青青螓首一揚，道：「我當然有法子不嫁給你，只要在比武競技的時候，我連輸三場，我就可以不嫁給你了。」

陳華道：「你爲了要嫁我還比過武？」

青青道：「華哥哥，不瞞你說，姊妹們那一個不想嫁給你，娘又不能偏私，所以只有比武來決定誰該嫁得你這個如意郎君了。」

陳華道：「你們有幾姊妹？」

青青道：「九姊妹，我是老九。」

陳華道：「她們爲什麼不見出來參加你我的婚禮？」

青青道：「這是我們的規矩。」

「啊！對了，你把你們這裏的規矩說給我聽一聽。」陳華意在瞭解這裏的情形，所以想到就問。

青青想了一想道：「說來我們這裏的規矩可多着哩！……第一，平時我們這裏不准男子進來……。」

陳華一笑，截口道：「我不是男子麼？」

青青見陳華一笑，心情也隨之一輕，輕輕揑了陳華一下，道：「因爲這不是平時啊！爲了迎接你，我們不知張羅多少時日了。」

陳華道：「其他的規矩呢？」

青青道：「其他的規矩多得很，我先說和我們有關的吧，你我成親之後，我就可以陪你回去在江湖上歷練，在經過二十年的江湖歷練之後，我就可以和你一同回來這裏，接掌門戶了。」

陳華道：「我要是不願回來呢？」

青青道：「你不願回來也沒有關係，在我回來接掌門戶之後，還可以出去和你厮守在一起。」

陳華道：「爲什麼要你接掌門戶呢？你們難道沒有長幼之序麼？」

青青道：「我們這裏是講究賢者爲尊，在次序上我雖然是老九，可是我把他們比下去了，所以由我接掌門戶，換一句話說，也只有我才有嫁人的權利，而華哥哥你，也就是我們這一代中唯一的男人。」

兩人一問一答，陳華雖然從青青口中知道了不少「綠竹塘」的情形，可是這些情形，對他所要知道的實形，還差得太多，看來青青都不大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縱然談到天亮，也不會得到滿意的結果。

這時，陳華忽然發現青青根本也是一個可憐人，只不過她自己還不知道吧了。

陳華憐惜的注視了青青一陣，道：「青妹，你的親生娘呢？是不是也在這裏？」

青青搖了一搖頭道：「不知道，我們這裏的人，上自現在的娘，下至洗衣燒飯的姊妹，都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

陳華一怔，說道：「你們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羣人？」

青青道：「我們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從小就被接了進來，世代相因，所以，誰都是一樣，誰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陳華道：「你想過你的親生娘沒有？」

青青搖着螓首道：「沒有！」答得非常乾脆，在她腦中顯然從來沒有過親情的影子。

陳華暗嘆一聲，道：「你現在想不想你親生的娘呢？」

青青歉意的一笑，又搖了一搖頭。

一股不可名狀的悲哀情緒猛然湧向陳華心頭，星目之中泛起一片淚光，雙臂一緊，緊緊的抱住青青，輕聲呼喚着，道：「青青！青青！你眞太可憐了……。」

青青在陳華懷中扭動着嬌軀，笑道：「不，我覺得我現在是天下最幸福的人了。」

溫香在抱，嬌嬌滴滴，陳華血脈賁張，就要……。

驀地，陳華腦中震動了一下，响起了一個「不」字，自己警告自己道：「不，我不能這樣，娘教了我那套吐納之術，定然與今夜很有關係。」

念頭一起，心潮立時被抑制了下去，再長

長的吸了一口氣，陳華也是心如止水，微波不揚了。

青青當然也察覺到了陳華的心情變化，頓時幽怨的輕嘆了一聲。

陳華過意不去地歉然道：「青妹，請你相信我，我要和你永遠廝守一生一世，所以，我們現在都要忍耐。」

青青先是有點不樂意，默默的不再理睬陳華，可是過了沒有多久，她忽然翻身坐了起來，星目含淚的凝視着陳華，字字有力地道：「華哥哥，不管怎樣說，我現在已經是你的人了，請你告訴我，你到底心裏在打着什麼主意？只要你說個明白，我馬上就可以死在你面前，以明心跡。」

青青表達了她的眞情愛意，話聲一落，已是一臉穆肅，目光如炬的望着陳華，一瞬也不瞬。

陳華暗暗一點頭，伸手緊握着青青的玉手道：「好！我說給你聽。」

陳華把自己祖父，父親的遭遇說完，青青已是張大着眼睛愕然道：「有這種事？」

陳華道：「我不能再步上二代的後塵，所以，我們現在只能做一個虛名夫妻，以免將來反臉成仇之後各自爲難。」

青青淒然一笑，道：「華哥哥，我們已是當天拜過堂的夫婦，小妹生是你華哥哥的人，死是你陳家的鬼，你要我怎樣做，我聽你的就是。」

陳華緊緊握着她的玉手道：「謝謝你！」

青青花枝綻開的笑了一笑，道：「華哥哥，你也請安息吧！」說着，躺下去了，閉上秀目，嘴角含着甜蜜的微笑，慢慢的入了夢鄉。

陳華輕輕的喚了一聲：「青妹！」心神舒坦的進入夢鄉。

三天時光，眨眼而過。

廟見之禮，訂在午夜的子時初刻。

陳華與青青被引到山腹之中的一座洞府之內，入洞之後，後面的洞門，就轟的一聲關上了。

洞府之內燈光輝煌，照得如同白晝。

當他們步進洞內大廳時，只見廳內早已分排坐了不少的人。

最打眼的是當中座椅上，坐着五位白眉白髮的老婦人。其次，才是陳華的娘和陳華見過面的四位阿姨。

廳中另外還有八位年輕貌美的執事少女，各自站在兩旁，候命行事。

陳華一步走進大廳，便見那八個年青女子的目光，像利刃一般，向他身上集中射來。

青青暗中輕聲告訴陳華道：「華哥哥，那八個人，就是和我競爭失敗的姊妹們。」

怪不得她們的目光都是那樣的令人心神不定。

陳華走到廳中，便有二人迎過來把他們夫婦領到香案前面，香案上已經燃起了香燭，香烟繚繞中迎面是一幅長達一丈的畫像，畫中畫了九位天香國色的少女。

畫像上寫着「九祖聖容」四個楷書大字。

上香叩首，行禮如儀，這倒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叩拜過九祖聖容，轉身面向着那座上的老婦人時，陳華意識到期待的時候就要到了。

他暗暗的調勻氣息，盡量保持心身平衡。

陳夫人親自站起身來，替陳華向當中座椅上的五位老女人引見。

當中那老婦人年紀最老，輩份最大，屬於曾祖輩，她左右另外四位老婦人，是師祖輩。

陳華與青青都一一行了拜見之禮。

接下來，是拜見自己的母親和阿姨們，最後，便是與同輩的姊妹們相見了。

這些繁文縟禮，一一的順利完成了，出乎意料之外的沒有人找他們的麻煩。

陳華胸中方自暗暗吁了一口氣，執事的大姊，忽然宣唱道：「新婚夫婦面向老師祖，請老師祖訓示。」

陳華與青青回到老祖師面前，全廳剛才歡樂的氣氛立時變得嚴肅起來。

陳華眼光流轉，只見母親的神情忽然現得緊張起來。

陳華回目向青青望去，青青也有點緊張起來。

陳華輕輕拉了一下青青，同時躬身一禮，道：「有請慈訓。」

當中那老婦人目光陡然一盛，射出兩道稜芒，在陳華和青青身上一凝，微微一頓之後，目光一收，臉上現出一抹微笑，點了一點頭，一連說了三個「好！好！好！」字，然後一揮手道：「取祖師遺命！」

陳夫人親自移步，從香案上取來壹隻綠油油的竹製小盒子，雙手送給老師祖。

老師祖從竹盒子裏面取出一張褪了色的黃表紙，唸道：「凡我門中嬌客，應爲本門完成下列遺志之一……。」

語氣微微停頓了一下，接着又唸道：「一，爲本門煉成『長春丹』，二，取回少林『洗髓易筋』神經，三，接掌武當門戶。」

老師祖唸完祖師遺訓，接着說道：「你自己考量一下，你能夠替本門完成那一件祖師遺命？」

陳華沉吟着久久沒有作答。

老師祖道：「決定好了沒有？」

陳華道：「在晚輩……」

陳夫人一旁喝道：「華兒，你不可再自稱『晚輩』了。」

陳華只得改口道：「在華兒未作決定之前，不知可否請求老師祖詳加說明。」

老師祖點頭道：「你有什麼不明白的，你問吧。」

陳華拱手一揖，道：「有蒙老師祖宏恩，華兒先此告罪。」

老師祖微微抬了一下身子，道：「不必多禮了，你有話快問吧。」

陳華胸膛微微一挺，朗聲道：「請問老師祖，這三項遺命，其用意何在？」

老師祖道：「第一件，長春丹可以永保我們婦女美艷常存，青春不老。」

陳華點頭道：「婦女們愛美乃是天性，這一項遺志大有道理。」

老師祖微微一笑，接着道：「第二件，『洗髓易筋經』，可以改變我們的體質，使我們能像男子漢一樣的强健，從事男子漢同樣的事業。」

陳華仍然滿口贊成的點頭道：「健强體魄，乃是成事立基之本，這一項是非常迫切實在的要務。」

老師祖的笑意更濃了，接着道：「至於我們要接掌武當派的原因，那是因爲武當掌門人可專修一種特殊神功，而那種神功對本派的武功修爲大有帮助，是以本派祖師有此遺志。」

陳華道：「這一項也大大的有道理。」

老師祖笑道：「那你完全贊成這三項遺命了？」

陳華道：「完全贊成，但不知應該如何着手進行？師祖可有明確的指示。」

老師祖道：「本門祖師智慮過人，自然都有通盤計劃，但現在不能告訴你。」

陳華道：「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

老師祖道：「五年之後。」

陳華雙眉一蹙道：「爲什麼要等待五年之久？」

老師祖道：「因你沒有五年的準備，便無法達成使命，同時，本派爲酬答你的盛情，也準備在這五年之中，讓你享盡人間艷福……」

話聲微微一頓，目光流轉，掃視了廳中那八個妙齡女子一眼，笑了一笑，接着道：「她們八個人，都是本門千中選一的絕世佳麗，只要你高興，她們隨時可以應召侍候。」

陳華玉面一紅道：「這個華兒可不敢！」

老師祖道：「你放心，青兒絕不會責怪你，而她們更有爲本門盡力的義務，所以，你可以當之無愧。」

陳華訕訕的笑了一笑，道：「老師祖，華兒可不可以再問幾句話？」

老師祖覺得陳華的爲人很是隨和。容易說話，就和他多談一談也沒有什麼關係，於是笑了一笑道：「今天老身很是高興，你有什麼話多問幾句也沒關係。」

陳華道：「貴門奉行祖師這三項遺命，不知有多久了？」

老師祖道：「已經將近百年左右了。」

陳華道：「不知道百年來，這三項遺命之中可有完成的？」

老師祖道：「人才難得，本門弟子雖然努力了將近百年，可是至今仍無一項完成。」

陳華道：「家父承當的是那一項遺命？」

老師祖長眉一揚，微現不悅之色，道：「令尊的事與你無關。」

陳華輕嘆一聲，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怎樣可以說無關，如果每次失敗之後，都能檢討改進，以貴門百餘年來的經驗，只怕早已大功告成了。」

老師祖一怔道：「你這話有點道理……」接着一搖頭，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話，道：「不行，這是祖師留下來的規矩，誰也不得妄自變更。」

陳華道：「貴門不能通權達變，適應所需，這就是百餘年來一事無成的根本病因。」

陳夫人面色一變，斥責道：「華兒，你好大的膽，怎樣可以批評祖師傳流下來的成規，還不請求老師祖寬恕免罪。」

陳華道：「娘，孩兒的看法並沒有錯。」

老師祖冷笑了一聲，顯然大爲震怒，可是冷笑過後，她却控制住了自己的盛怒，緩緩的道：「你錯也罷，不錯也罷，看在令祖令尊過去替本門出過力的份上，這次饒過你，不予追究，你現在選擇那一項任務，快說吧。」

陳華搖了一搖頭，昂然道：「華兒不接受這種不通情理的任務。」

老師祖這一來可忍不住了，霍的站了起來，一拍身前桌案道：「你要造反了。」

陳夫人急得一臉惶恐地叫道：「華兒，你不可以這樣，還不快快向老師祖請罪。」

青青更是嚇得全身發顫地道：「華哥哥，快請罪！快請罪。」

陳華不忍有拂慈母之意，抱起雙拳，向老師祖作了一揖，道：「華兒氣惱了老師祖，有請老師祖恕罪。」

老師祖怒氣稍息的道：「你認錯了，你也答應接受任務了？」

陳華再次欠身道：「華兒輪情不輪理，在華兒出言無狀，有失晚輩分寸，理當認過請罪，在理華兒說的都是實情實話，有請老師祖明察。」

老師祖冷笑一聲，道：「你好厲害的詞鋒，可是，你選錯了時間地點，在這聖堂之內，豈能任你撒野。」

說着，忽然伸手懷中，取出二塊銅片，夾在中指與食指之間，原地向着祖師聖容，口齒輕動的禱告了一陣，接着手臂一舉，大喝一聲，道：「陳華，你領命不領命？……」

陳夫人大叫一聲，撲地拜倒在地上，哀求道：「請老師祖留情，給敏兒一個開導他的機會！」

母子之情，勝過了生死榮辱，陳夫人不惜以掌門人之尊，向老師祖求起情來。

誰料，那老師祖却是冷面無私，揮手道：「沒有你的事，站過一邊去。」

陳夫人叩首如泥地繼續央求道：「請老師祖開恩！」

老師祖厲喝一聲，道：「敏華，你要再不退過一旁去，老身可要以家法處置你了。」

一提起家法，陳夫人嚇得混身皆顫，口裏雖然還叫了一聲「老師祖開恩」，人却悲悲切切的向着一旁退去。

她被迫而退，一雙充滿了淚水的星目，却投向陳華頻頻示意，要他盡量忍氣……

陳華看看母親那種萬般不得已的情形，心裏眞有着無比的難過，因此更是怒惱，冷笑一聲，道：「老師祖，你這種一意孤行的作法，我看你總有一天會把貴門帶入萬刦不復的境地，我陳華今天不該娶了貴門戶中人，我就把這條命給了你吧，你有什麼厲害手段，使出來好了。」

老師祖鐵青着臉，冷「哼」了一聲，夾着銅片的兩指一壓，銅片相觸，發出一聲淸脆的響聲：「卡達！」他手指連連的壓動，全廳之中，但聽一片「卡達！卡達！……」之聲。

「卡達！卡達！」雖然充滿了全廳，可是除了它那噪耳的聲音外，並未見有什麼異處的事情發生，陳華安然無恙的還是好好的站在那裏。

首先，陳夫人的面容寬鬆了下來。

相對的是，老師祖的臉色可更難看了，手裏的小銅片也響得更是快速了。

任她的小銅片響得如何快速，無恙的陳華，還是無恙的站在那裏。

陳華等待了一陣不由得笑了起來道：「老師祖，您這是在做什麼，不嫌累麼？」

老師祖氣得把手中小銅片向地上一摔，轉臉向着身旁一位比她年紀爲輕的老婦人厲聲問道：「美珍，你管的什麼事？」

這句話陳華可一點都聽不懂，只見那老婦人惶恐的站了起來，打着顫聲道：「娘，孩兒是按着規矩行事，什麼差錯也沒有出，爲什麼會失效，孩兒就不知道了。」

老師祖轉向陳夫人峻聲道：「那是你從中搗鬼了。」

陳夫人申辯道：「敏兒沒有搗鬼，敏兒奉頒聖液之後，立即在衆目可視之下，賜給青青服用了。」

老師祖目光射到青青身上，道了一聲：「青青，你……」

她只說了一個「你」字，話聲一頓，沒有再追問青青了，因爲青青雖然同爲當事人，可是，她也像一般人一樣，並不知整個內情。

別說她不知道整個的內情，就是這位老師祖，她也是第一次見到，因爲平時她們居住在後山的禁地之內，只聽有這樣一位老師祖，可從來沒有見到過她。

老師祖雙眉一皺，主意立時一變，喝聲道：「美珍，你把這忘恩負義的人，送到『九幽地獄』去。」

陳夫人悲呼了一聲：「老師祖……」

老師祖正眼也不再看她一眼了，只催促美珍道：「快去快回！」

美珍惡形惡像的去到陳華面前，雙手一翻而起，扣住了陳華「肩井穴」。

她出手奇快，不要說陳華沒有避讓的能力，簡直就是連念頭都轉不過來，就被她扣個正着。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李大娘得到血奴的相助，飛身遁入複壁機關，常笑反應奇快，踢起一張椅子，剛好將就要閉閤的機關暗門堵住，常笑連隨持燈追入暗道，王風與血奴亦自後跟上，進入地道，又發現有下陷洞穴，循石級而下，走不遠又爲一道石門擋住去路，門上刻有奇異花紋，常笑一見，瞳孔立時收縮，臉色亦變得緊張，王風察覺常笑神態有異，不由問他是否懂得門上的花紋，常笑解釋，那並非花紋，而是西域文字，說此反問王風，喜不喜歡看佛經，王風答稱，不特不喜歡看佛經，就對和尚也沒有什麼好感——

驚魂六記故事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圖



魔王羣妖現　鸚鵡血奴飛

常笑接道：「我同樣不喜歡和尚，所以也沒有看過那邊傳來的佛經。」

王風道：「你只是出使過西域？」

常笑搖頭道：「還沒有這種經驗。」

王風怔住在那裏。

常笑道：「我那個父親却是經驗豐富，他也很爲我設想，所以自小教我那種文字，好讓我長大之後繼承他的職位。」

王風說道：「你好像並不是一個聽話的兒子。」

常笑道：「我現在的職位不是更好？」

王風道：「他那是白費心機的了。」

常笑道：「我本也以爲學非所用，浪費了大好的一段日子，但現在看來，倒不是全無用處……」

王風打斷了他的說話，道：「石門上的文字到底是甚麼意思。」

常笑道：「也沒有多大意思，那其實只不過兩個字。」

王風道：「那兩個字？」

常笑一字一頓的道：「寶庫！」

王風「哦」一聲，一個身子突然退開了幾尺。

常笑盯着他，道：「你在幹甚麼？」

王風道：「據我所知但凡是寶庫，門口如果沒有嚴密的守護，一定暗藏厲害的機關，以狙殺覬覦寶庫的人。」

常笑大笑。道：「是這樣的話，早已發動了。」

他大笑不絕，接口道：「這丈許不到的地方本就是裝置機關最適當的地方！」

王風道：「本就是的。」

話口未完，常笑的笑聲已斷，突斷！

他的人同時飛退！

這一退退得比王風更快更遠。

一退他竟退出了地道。

他的目光已轉向地道的頂壁。

王風的目光早已停留在那裏。

就因爲瞥見那裏發生變化，他才會突然退開。

他本應當時開聲警告常笑，可是說話才到嘴唇便又嚥下。

並不是他厭惡常笑這種人，索性讓他死於非命，只因爲那一退，他立即就覺察根本是多餘。

所以他非獨沒有繼續再後退，亦沒有警告常笑，而且還跟常笑聊起來。

常笑那下子亦已覺察，突然覺察！

他倒給嚇了一跳！

×　　×　　×

這條地道無疑是裝置機關最適當的地方，事實上亦已裝置機關！

地道的頂壁不知何時已出了幾排方洞，暗黑的方洞中寒芒閃爍，一列一列的盡是鋒利的槍尖！

千百支尖槍一齊落下，地道中的人走避不及不難便變成刺蝟。

除非是鐵人，否則武功即使再高强，亦無法抗拒千百支尖槍同時飛刺。

×　　×　　×

方洞雖打開，尖槍到現在仍未落下。

王風一臉的疑惑，常笑滿目的詫異之色，血奴亦自目定口呆，全部沒有作聲。

看他們那副樣子，簡直就像在等候那些尖

槍落下。

整條地道不其陷入一種難以言喻的靜寂之中。

×　　×　　×

尖槍始終沒有落下。

不過片刻，在他們的感覺，却像已過了好幾個時辰。

常笑忍不住打破這種靜寂，道：「你什麼時候發覺這個機關？」

王風應聲道：「在你說出『寶庫』兩字的時候。」

常笑道：「那個時候頂壁上面的幾個洞是否經已打開？」

王風道：「已經盡開了。」

他想想，又道：「我看我們一踏上地道，那個機關便已開始發動。」

常笑道：「我們踏上這地道之時，頂壁上却沒有洞。」

他輕歎接道：「這機關佈置顯然出自高手匠人，是以你我耳目雖靈敏事先竟也毫無感覺，若是機關一發動，洞口一打開，尖槍便落下，你我現在就不死也已重傷。」

王風點頭道：「我一眼瞥見，趕緊退後之時實在已經太遲了！」

常笑的目光又轉向頂壁，道：「洞口一打開尖槍其實就應該落下，莫非這機關出了什麼毛病？」

王風道：「我看就是了。」

常笑的目光轉落向石門，道：「那石門也許亦是由機關控制，如果機關眞的失靈，要將它打開要不是很麻煩就一定很容易！」

最後一個字說完，他的人已又飛起竄入地道，落在石門之前！

他放下了左手的長明燈，一掌按在石門之上。

石門紋風不動。

王風一個箭步竄到常笑身旁亦將手按上石門，兩隻手。

石門仍沒有絲毫反應。

正就在這下，他們突然聽到了一聲悽厲已極的慘叫！

慘叫聲赫然是從石門之內傳出來！

隔着一道石門，聲音已然減弱很多，但在寂靜的地道中聽來仍覺驚心動魄！

聲音悽厲的簡直不像是人的聲音，他們的耳朵總算夠尖，總算還聽得出來。

那聲音對他們來說，也並不陌生。

常笑這時脫口一聲驚呼：「是李大娘！」

王風點點頭，道：「莫非她遇上了什麼危險？」

不等他這句話出口，旁邊的血奴已變了面色，疾衝到他身旁，雙手連隨按到門上。

錚一聲，常笑的劍已入鞘，空出的右手旋即亦往門上按去。

三個人，六隻手，以他們的修爲一齊用上，就算千斤巨石相信亦可推動的了。

他們却推不動那扇石門。

一推再推，還是沒有作用。

常笑已急的額上直滴汗，血奴更是面色蒼白！

王風目光一閃，忽一聲輕喝道：「左右推動着看！」

×　　×　　×

左右同樣推不動！

三人已急如熱鍋螞蟻，王風的額上亦滴下了汗珠！

他雙臂猛可往上一翻，暴喝一聲，道：「上！」

那扇石門應聲竟眞的往上升起！

這倒是大出王風意料之外，一個身子立時

往門內一栽！

常笑的身子却立時一彎偏開，緊貼着門的石壁，劍同時出鞘，又握在右手！

那縱使門內亂箭射出，也很難射得着他的了。

血奴却只是一呆，便衝了入去！

她衝得那麼快，王風想拉都拉不住她，只有跟着衝了入去！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變成刺蝟！

門內並沒有亂箭射出，什麼暗器都沒有，却射出了一片迷濛的綠光！

常笑一咬牙，手中劍撓了一個劍花，大喝一聲，亦衝入那一片綠光之中！

× × ×

石門的後面是一個地下石室，寬闊的地下石室，差不多有上面的廳堂那麼寬闊，高却並不高，才不過丈許高下。

左右一共十六條石柱，每一條都幾乎兩人合抱那麼粗。

柱左右都嵌着蓮花般的石燈。

燈是燈，點燈的都不是什麼東西，在蓮花燈座之中冒出來的竟是碧綠色的火焰！

整個石室都籠罩在碧綠色的火光之中，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是碧綠的顏色。

人也是一樣。

碧綠的火焰之下，三個人的肌膚都浮起了碧綠的光澤，嘴唇亦碧綠，就連頭上的黑髮，眼中點漆也似的瞳孔，都閃幻着碧綠的色彩！

血奴竟而變得更美！

這種美，美得妖異，美得迷人，絕不像人間所有！

她就像是變成了一個魔女，天魔女！

這地方莫非就是奇濃嘉嘉普？

× × ×

王風也彷彿變成了一個妖魔。

他的相貌總算還英俊，變成了綠色，也並不覺得怎樣難看。

常笑就像一個惡鬼！

他手中的毒劍在火焰之下閃動着碧綠色的光芒，簡直就像是一支魔劍！

× × ×

石室的兩旁排放着一個一個的箱子，形式古雅，彫刻精緻，鑲金嵌玉，盤龍舞鳳，並不像一般富貴人家所有。

只看箱子的表面，已知道價值不菲。

這樣珍貴的箱子用來裝載的又是何等珍貴東西？

他們的目光都沒有落在那些箱子之上。

三個人，六隻眼，全都鴿蛋般睜大，瞪着面前一團燃燒着的火燄！

碧綠色的火燄！

× × ×

石門的對面也是一面石壁，石壁的正中都向內凹陷，丁方一丈寬闊。

那正中放着一個石壇！

一個足有一丈高的石像正立石壇之上！

石像亦是被火焰映成了碧綠色。

刻工相當細緻，石像栩栩如生，一張臉更是活靈活現。

對於這張臉，王風並不陌生，在鸚鵡樓血奴房中那幅魔畫之上他經已認識。

粉刷那幅魔畫之時他更已看的很淸楚。

十萬妖魔膜拜，鸚鵡血奴飛投。

魔中之魔，諸魔之王。

魔王！

那個石像正是鸚鵡樓血奴房中那幅魔畫之上畫着的那個頭戴紫金冠，既英俊，又溫和的年靑魔王！

在那幅魔畫之上，它周圍簇擁着十萬妖魔一隻血鸚鵡，還有環飛血鸚鵡的十三隻血奴！

在這石室之中，它却是這樣的孤單！

就連它的眉宇間，也正凝聚着一莫名的落寞！

碧綠色的那一團火焰正在它身前，石壇的前面燃燒！

火焰中赫然坐着一個人！

李大娘！

一樣的衣飾，整個石室之中就只有她一個人，她不是李大娘又是誰？

烈火燒飛了她華貴的衣服，燒爛了她玉石一樣的肌膚，燒燬了她美麗的容顏！

如雲的秀髮已化成飛灰，空氣中散發着一種異樣的惡臭！

三個人都沒有掩住鼻子，他們都已被眼前的景像嚇呆。

× × ×

上沒有靑天，下却有石地。

只有火焰，沒有寒冰，也沒有風和霧。

魔王不過是一個石像，血奴雖叫做血奴，並不是一個眞正的血奴，十萬妖魔一個都不在，血鸚鵡更不知在何處。

這裏並不像奇濃嘉嘉普，却像個煉獄！

也就在這下，他們突然聽到了一聲幽幽的歎息！

這一聲竟似來自火焰之中！

三個人不由的都打了一個冷顫。

常笑的雙手更已揑了一把冷汗，他却反手將外衣脫下，他的人同時飛出！

外衣剛脫在手中，他的人已落在李大娘身旁！

身形一落下，他手中的外衣就向火焰中的李大娘蓋去！

× × ×

一個人還能歎息就還有生氣，只要盡快將火撲滅，不難就能將人救活。

他的身上一直帶着好幾樣名貴的藥材，只要李大娘還有氣，他就能令她活下去。

就算只能再活上一個半個時辰，對於他都已足够。

一個半個時辰如果都用來說話，怎樣複雜的事情也可以說得淸楚的了。

知道血鸚鵡的秘密的雖然還有一個血奴，但他却受制於李大娘，那無疑就是說，她所知道的並沒有李大娘的詳細，是以他要將整件案情完滿解決，必需從李大娘這方面着手。

所有的關鍵完全繫於李大娘一個人，即使只剩一口氣，他都要抓緊這一綫生機，盡可能將她救活。

他絕不能眼巴巴的看着她死亡！

× × ×

衣衫飛雲般落下，罩住了火焰，罩住了火焰中的李大娘！

常笑整個人亦撲了下去！

李大娘不單止給撲倒地上，而且給撲入了地下！那剎那之間，丁方一丈的那一塊地面突然下沉！

這裏在火焰之中的李大娘立時流星一般飛墮，撲在她身上的常笑亦連人帶衣衫一齊疾往下墮落！

這種陷阱就今夜已是第二次出現，廳堂之上第一次出現之時，已坑殺了武三爺的大半手下！

前車可鑑，他應已小心防範，但一路走來，這個地方的機關都顯示出失靈的現象，何況李大娘還坐在那上面？

他心急撲滅火燄，那身形更是有如離弦箭矢，一發不能再收！

地面一陷落，他落下的身形亦有如箭矢般飛投！

凄厲已極的慘叫聲立時驚裂石室的靜寂！

常笑這一聲慘叫比李大娘方才那一聲簡直凄厲百倍！

那下面莫非又是刀阱？

× ×

王風血奴慘叫聲中一齊躍起了身子，兩人幾乎同時躍落陷阱的邊緣。

只一眼，兩人都不由面色慘變！

陷阱的下面並沒有刀，一把都沒有！

雖然離開地面足足有兩丈高下，還不足以將常笑跌死！

他恐懼的只是那種黑色的油狀物體！

陷阱的底下，赫然舖着半尺深淺的黑油！

常笑混身上都沾滿了那種黑油，混身都已在着火燃燒！

他雙脚已被黏緊！

火光中，只見他目眦迸裂，嘶聲慘呼，一個身子鳥般躍動，却無法跳出那一片黑油！

李大娘就倒在他的身旁，整個人已變成一團火！

火如流雲般迅速蔓延！

王風雖站在陷阱上面，亦已感到了火的炎熱！

常笑瞪着他，慘叫聲突斷，悲呼道：「快救我上去！」

那聲音根本不像是人的聲音，簡直就像是狼嗥！

王風由心寒了出來，他霍地雙手一分，撕開了外衣，再一撕，撕成了兩截，正想結在一起拋下去，「蓬」一聲，一條火柱突然從陷阱底下衝起！

王風心急眼快，一把抄住了身旁的血奴，疾往後倒退！

這一退已够迅速，兩人額前的頭髮還是焦黃！

好厲害的火！

火柱中一聲慘叫！

絕望的慘叫，剎那被熊熊的烈焰飛揚之聲掩沒！

整個陷阱，剎那變成了一片火海！

慘綠的石室旋即抹上了一層金黃的顏色。

魔王的石身亦彷彿化成了金身，他的臉飛揚的火燄中幻變，英俊溫和容顏已變的詭異！

王風雙拳緊握，雙目圓睜，瞪着那一片火海，瞪着火海中的魔王！

火炎熱迫人，他混身却恍如浸在冰水中，一種難言的寒意，正尖針一樣刺入他的心坎！

他實在想不到人間竟有這樣的陷阱！

沒有人能够逃出這樣的陷阱，常笑也不能够！

即使是鋼鐵，在那一片火海之中也得化成飛灰！

常笑縱然還有金鍾罩，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也只是一個人，他絕不相信能够抵抗這烈火的焚燒！

方才他也想上前去撲滅李大娘身上的火焰，只是常笑的行動比他快了一步！

若非常笑搶在他的前面，現在在火中的就不是常笑，是他！

那現在他變成甚麼樣子？

他不敢想像。

這一個多月以來，他已不下三十次置身在死亡的邊緣，却沒有一次心生恐懼。

因爲他並不怕死，隨時都已在準備拚命。

這一次却是例外。

常笑這種死亡未免太恐怖。

× ×

血奴整個身子都已伏倒在王風懷中，就像一隻受驚的鴿子。

她同樣恐懼。

這地獄一樣的地下室，恐怖的死亡陷阱，她竟似毫不知情。

王風輕擁着她，已發覺到她的身子在顫抖，正想安慰她幾句，她却已從他的懷中掙脫出來！

他這才看淸楚她的臉。

那簡直已不像她的臉！

× ×

血奴的眼睜大，眼角的肌肉不住跳動，整張臉的肌肉幾乎都在跳動！

她面上的表情很奇怪，也不知是驚慌，是悲哀，抑或是甚麼表情！

她從王風的懷中掙扎出來，突然發出了一聲尖叫！

激厲至極的尖叫，劍也似割破烈火焚燒之聲！

她的人跟着撲前，撲向那一片火海！

王風不由的一呆，嘶聲道：「你瘋了，快回來！」

血奴充耳不聞！

王風連忙亦撲前去！

× ×

血奴似乎眞的已發瘋！

那一片火海，即使是無知的小童亦知道危險，不會走近去，她却像撲火的燈蛾，捨命撲入！

莫非她又着了魔！

這一次又是甚麼妖魔附在她的身上？

× ×

火焰雖遠在半丈之外，熱氣已迫人！

血奴額前的劉海已經曲蜷，一顆都已是汗珠！

她如果再撲前，單就是那熱氣已足以將她燒焦！

她還是繼續撲前！

好在這下子王風已撲在她的身上！

兩個人一齊倒下，王風雙臂一圈，將血奴抱了一個結實！

血奴死命掙扎，嘶聲狂叫：「放開我，放開我！」

她越叫放開，王風就抱的越緊，他剛要從地上站起來，「蓬」一聲，又是一股火柱從火海中衝高，陷阱邊緣的火焰立時被那一股火柱迫的往外怒捲！

王風耳目何等尖銳，半起的身子慌忙又伏下！

他的動作雖則迅速，比起火勢還是慢了一步，一股火舌已然舐上了他的衣衫！

他的上半身立時着火燃燒！

他一聲怪叫，緊抱着血奴，幾乎同時貼地滾了出去！

總算他反應敏捷，火剛起就被他壓熄！

他的身子停止滾動之時，他與血奴已遠離那一片火海兩丈！

也就在這下，轟隆的一聲，一道石壁突然從凹口的上面落下，那一片火海卽時被隔斷！

灼熱的空氣卽時變的淸涼，那一抹金黃的顏色更完全消失，整個石室又回復一片碧綠！

這變化的突然，迅速，連王風都無法適應，他整個人都呆住，完全忘記了自己是臥在地上！

血奴亦已被嚇呆，她不再掙扎，靜靜的臥在王風懷中。

烈火燃燒的熊熊聲響亦被隔斷。

一種難言的靜寂蘊斥整個地下石室！

死亡一樣的靜寂。

也不知過了多久，石室之中才出現生氣。

王風長長的吁了一口氣，終於從地上站起了身子。

他仍緊抱着血奴，這下站起了身子，血奴亦被他抱了起來。

血奴沒有再掙扎。

她的眼還是睜大，瞪着那一面將火焰隔斷的石壁，眼瞳中透着一種莫名的悲哀。

王風看着血奴那悲哀的眼瞳，不知何故心中竟也有了悲哀的感覺。

莫名的悲哀。

他輕撫血奴的秀髮，柔聲問道：「你可有受傷？」

血奴恍如夢中驚覺，悽然一搖頭，道：「沒有，你呢？」

她的目光落在王風燒焦了的那半身衣服之上。

王風隨着她的目光伸手一掃衣衫，道：「只不過燒焦了衣服。」

血奴道：「是你救了我？」

王風道：「你爲甚麼要那樣？」

血奴呆呆的道：「我不能看着她就那樣死去。」

王風道：「爲甚麼？」

血奴道：「她就算不想再活，也得先將人放出……」

王風正要問將甚麼人放出，血奴已伏在他懷中痛哭起來。

她本來是一個很堅强的女孩子，現在却變得春草一樣纖弱。

多少辛酸，多少悲哀，多少痛苦，都盡在這一哭之中。

王風却給她哭得亂了手脚。

對付敵人他很有辦法，對付女孩子他却連一點辦法都沒有。

他雖說是個鐵漢，却不是眞的用鐵打的。

他混身上下，惟一用鐵打的就只有他那支短劍。

他的心事實也並不狠。

現在他更連心都亂了。

他很想說幾句安慰的說話，可是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就連他的口才現在都已變得笨拙。

× ×

血奴哭得更傷心。

女孩子在一個自己可以信賴的男人的懷中除非不哭，一哭往往都可以哭上相當時候。

王風輕撫着血奴的秀髮，他忽然想起了一句很能安慰人的說話。

只可惜他這句話要出口的時候已經不是時候了。

血奴的哭聲已然停下，昏倒在他的懷中。

王風苦笑。

他只有苦笑。

石室又靜寂下來。

只是這一次的靜寂中，多了一股憂傷的氣氛。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到了脚步聲。

很輕的脚步聲，竟是從石室外傳來。

這莊院之中難道還有活人？不是活人又是甚麼東西？

他打了一個冷顫。

× ×

脚步聲就在門外停下。

誰？

王風的右手，不覺已握住了那支短劍的劍柄。

脚步聲只一停又响起，走入了這一片碧綠色之中。

王風的眼睛一瞇又睜開，他已看清楚了脚步聲的主人。

不是甚麼東西，是人！

一個穿紅衣的小姑娘，那一雙眸子本來黑如點漆，在這石屋之中却變成詭異的碧綠。

她粉紅的臉龐亦綠碧，但看來，仍只得十四五歲。

王風却知道她今年至少已有三十五六，現在他所看到的臉龐只是一個面具。

他更知道這個紅衣小姑娘在綉花方面僅次於錢塘顧小妹，綉瞎子的本領却是天下第一。

只兩針，她就能綉出一個瞎子來。

這個紅衣小姑娘自然就是韋七娘。

神針韋七娘！

× ×

韋七娘原來未死！

方才她到底去了什麼地方？現在她爲什麼又會走來這裏？

王風奇怪的望着她。

韋七娘同樣奇怪，再一次收住脚步。

她顯然也想不到竟會在這裏遇上王風。

王風鬆開了握住劍柄的右手，揮手招呼道：「韋大姐，血奴在這裏！」

韋七娘又是一怔，終於舉步走過來，道：「你們怎會在這裏？」

她的語聲非常奇怪。

這本來就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就連王風自己，先前又何嘗意料得到竟會走來這裏。

他歎了一口氣，道：「這說來話長，你又怎會找到來？」

韋七娘道：「我在上面廳堂的照壁看到有扇暗門打開，所以走進來一看究竟。」

王風「哦」一聲，又問道：「方才你去了什麼地方？」

韋七娘道：「乘亂到處搜查一下。」

王風忍不住問道：「你到底搜查什麼？」

韋七娘想了想才回答：「一個人！」

王風追問道：「誰？」

韋七娘沉默了下去。

王風盯着她，問道：「是不是不能讓我知道？」

韋七娘仍然沉默。

王風歎了一口氣，正想轉過話題，韋七娘已回盯着他。

她的眼中充滿了悲哀。

無言的悲哀，豈非更動人心腸了。

王風又歎了一口氣，道：「你不願意說，我也不會强迫你。」

韋七娘仍然盯着他，終於開口說道：「魔王！」

王風脫口道：「你說誰？」

「魔王！」韋七娘重覆這兩個字，悲哀的眼瞳突然流出了眼淚。

晶瑩的眼淚，碧綠的火光中閃爍着碧綠色的光芒。

王風不覺看着韋七娘的眼睛。

他沒有再問，是不是他知道韋七娘既然說出她在找尋的是什麼，就一定還會告訴他更多的說話？

李大娘却沒有再說什麼，滿眼都是淚光。

碧綠色的淚光。

× × ×

悲哀的眼神，晶瑩的眼淚。

王風看得心都快碎了。

淚光閃動，眼睛却並沒有變化，一眨也不眨。

瞳孔也一動也不動，彷彿已凝結。

一樣點漆的眼瞳，碧綠的火光照耀下亦已碧綠，貓眼般閃光。

這貓眼也似的瞳孔之中，突然出現了一個人！

王風一直在看着韋七娘的眼睛，他當然亦看到現在出現在韋七娘的眼瞳之中的這個人。

眼睛有多大？眼瞳有多大？

出現在眼瞳中的人又有多大？

韋七娘的眼瞳中本來就只有他與血奴的倒

影，現在這個人出現，他與血奴的倒影便消失不見。

以他目光的銳利，也不能看清楚他自己與血奴的倒影，可是現在這個人，他却看得淸淸楚楚！

紫金白玉冠，英俊而溫和，這個人不就是鸚鵡樓血奴房中那幅魔畫之上所畫着的那個年青人？

十萬妖魔羣向他膜拜，血鸚鵡展翼向他飛投！

魔中之魔，諸魔之王。

魔王！

× ×

「魔王！」王風一聲呻吟。

出現在韋七娘眼瞳中的人像本人，如果不是在他的身左側，就應該在他的身右邊。

他左顧右盼。

在他的左右都沒有人。

他再看韋七娘的眼睛，那個年青的魔王赫然正從韋七娘的眼瞳中飄來！

怎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王風目定口呆，整個人，彷彿變成一個木偶。

幾分長短的一個人逐漸變大，增長！

韋七娘的一張臉幾乎同時在浮動，就像是烟，就像是霧！

不過一刹那，韋七娘整個人都烟霧一樣散開，消失！

她眼瞳中走出來的那個年青的魔王這刹那却已足足有七尺！

他正站立在韋七娘方才站立的地方！

王風終於看清楚了他！

碧綠色的火焰之下，他完全沒有碧綠。

那種碧綠色的光芒，根本不能落到他的身上。

他的面有如冠玉，他的手也是一樣。

他在笑，笑容溫柔而高貴！

× × ×

「魔王……」

王風又一聲呻吟，他忽然感覺一種莫名的興奮。

能够看見魔王無疑也是一種光榮！

魔王仍在笑。

王風看着他，欲言又止。

心中的疑團他深信眼前的魔王都能够給予他一個完滿的解答。

魔王即使並不是傳說中的那樣，徹地通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最低限度總可以告訴他血鸚鵡的秘密，告訴他太平富貴王府庫藏珠寶失竊的眞相。

可惜他現在仍是心亂如麻，千頭萬緒，一時間也不知應該從那裏問起。

魔王却竟已看穿了他的心，笑着忽然道：「朕知道你心中有很多問題無法解決。」

他的語聲溫柔如女子，却又帶着一種難以抗拒的威嚴。

王風不知不覺的點頭。

魔王接着又道：「你很想知道血鸚鵡的秘密？」

王風只有又點頭。

魔王笑笑道：「你抱起血奴，跟我來！」

王風不由自主的抱起了血奴！

魔王即時轉過身，向左面的石壁走過去。

王風不由自主的跟在他身後。

× × ×

一步又一步，他們終於來到了左面那面石壁之前。

魔王脚步不停，竟走入了石壁之內。

王風眼都直了，他抱着血奴，木頭一樣呆立在石壁前面。

他並不是妖魔，並沒有穿牆入壁的本領。

也就在這下，魔王溫柔的語聲突然從石壁之內傳出。

「你爲什麼不隨朕進來？」

王風怔怔道：「這是面牆壁。」

魔王的聲音又從牆壁裏面响起：「朕叫你進來，你只管進來。」

王風硬着頭皮，一脚向那面牆壁跨入去！

那隻脚竟然輕而易舉的一直跨進了牆壁之內。

王風又是喜，又是驚，硬着頭皮，一頭向那面牆壁撞入！

他沒有頭破血流，整個頭都進了牆壁。

脚步更不停，他只覺眼前一黑，又看到了光。

迷濛的光芒，也不知來自何處。

× × ×

有風。

風吹起了王風的衣袂。

陰森森的冷風，吹在身上却沒有寒冷的感覺。

× × ×

有霧。

凄迷的白霧，飄浮在王風的周圍，却沒有阻碍他的視綫。

× × ×

王風又跨出一步。

這一步跨出，他眼旁突然瞥見了熾烈的光芒！

火光！

飛揚的火焰，排山倒海般正從他的右方湧來！

他倉皇左顧。

左方沒有火焰，只有冰！

寒冰！

狂流奔沙一樣的寒冰，映着火光，瑟索滾動！

火已燒來，冰已滾到，烈火寒冰之間却有相隔半丈的一段空隙。

王風抱着血奴就置身這空隙之中！

他下意識的垂頭望去！

在他的脚下，竟沒有土地！

× × ×

王風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他手中的血奴幾乎脫手墮下！

這墮下將會有什麼結果？他不敢想像。

他死命將血奴抱緊，自己的兩條脚却不知怎樣才好。

奇怪的是他居然沒有跳下去。

風與霧之中，烈火與寒冰之間竟似有一條無形的路，他就走在這一條無形的路之上。

他倒抽了一口冷氣，抬頭向上望一眼。

上面並沒有青天，只有寒冰在滾動，烈火在飛舞，風在呼嘯，霧在飄浮！

天在何方？地在何處？

× × ×

沒有頭上的青天，沒有脚下的大地，只有風和霧，寒冰和烈焰。

這裏莫非就是諸魔的世界？莫非就是魔王十萬歲壽誕之時，九天十地的神魔滴血化鸚鵡，共賀魔王的壽誕，共聚在一起的地方？

× × ×

——奇濃嘉嘉普！

王風驚歎在心中，一個字都無法說出口。

他的眼裏充滿了興奮，又充滿了恐怖！

這魔域他已不止聽說過一次，他本來絕不相信眞的有奇濃嘉嘉普這地方。

現在他却置身這地方！

他不相信都不成。

「噗」一聲，一團烈火突然在他的面前落

下，火燄如蓮花般張開，一個人在蓮花般的火燄之上站了起來！

不是人，也不是獸！

王風，本無法認得出這是什麼東西！

它通體透明，却又並非無形。

一根根的骨骼清晰可見，左邊的胸膛之上浮着一顆拳大的紅心！

人心！

心紅得像要滴血，却沒有血滴下，它混身上下一滴血却沒有！

它的身體之內也就只有顆人心！

王風正想着他的容貌，蓮花般的火燄已然闔攏，它又化成一團火燄飛投向左邊山海也似的烈燄！

王風的目光追着那一團火燄落在山海也似的烈燄中，他突然發覺那已不單止是烈燄，烈燄中還有「人」，無數的「人」！

他驚顧四周。

這刹那之間，在他的四周竟全都塞滿了「人」。

有些隨風飄飛，有些霧中隱現，滾動的寒冰之內更是不計其數。

這些「人」也不知來自何方，倒像是一直都存在，現在才現身出來。

王風對於這些「人」並不陌生，鸚鵡樓上血奴房中那張壁畫之上，都有它們的素像。

它們並不是「人」！

它們是妖魔！

九天十地的妖魔，各式各樣的妖魔。

它們有的半人半獸，有的非人非獸，有的形狀是人，却不是人，有的形狀是獸，却偏偏有一顆人心。

風中，霧中，烈火中，寒冰中，沒有一處地方不看見這些妖魔。

九天十地的羣魔這一次到底來了多少？

它們這一次聚會在奇濃嘉嘉普到底又爲了什麼？

這一天莫非又是魔王的壽誕，這一次它們又替魔王準備了什麼禮物？

魔王呢？

× ×

王風才想到魔王，那些妖魔就冰火風霧之中消失！

十萬妖魔一刹那完全消失，半個都不剩！

羣魔一消失，他又看到了魔王。

魔王正站在前面，正向他招手！

王風急步追上去。

他始終無法追及，無論他走的怎樣快，魔王始終在他前面。

他看不見魔王的脚步移動。

魔王簡直不必移動脚步就能够移動，風霧中冉冉飄飛。

× ×

也不知走了多久，走了多遠。

周圍還是風和霧，烈燄與寒冰。

王風的耐性雖然很好，已不免有些焦急，他正想問還要走多遠，前面的魔王突又消失。

他正想將魔王叫回來，左右的烈燄寒冰陡然壁立。

烈火結成了火牆，寒冰凝成了冰壁。

冰壁火牆中羣魔再現，肅立在兩旁。

一座華麗已極的宮殿幾乎同時出現在他的眼前。

這座宮殿簡直就像是天外飛來，却又上不接天，下不及地，彷彿飄浮在風霧中。

王風當場又瞠目結舌。

他驚訝不已，就聽到了一連串鈴聲！

這鈴聲他也並不陌生。

鈴聲由遠而近，十三隻怪鳥擁着一團火燄鈴聲中翩翩舞來。

美麗的怪鳥，有孔雀的翎，有蝙蝠的翅，有燕子的剪尾，有蜜蜂的毒針，半邊的翅是兀鷹，半邊的翅是蝙蝠，半邊的羽毛是孔雀，半邊的羽毛是鳳凰。

蝙蝠的傘翼漆黑，燕子的剪尾烏亮，孔雀的翎毛輝煌，鳳凰的羽毛瑰麗。

每一種顏色都是配合的這樣鮮明，不尋常的美，不尋常的怪。

每一隻怪鳥的脖子都掛着一個鈴。

鈴聲怪異而奇怪，彷彿要攝人的魂魄。

王風的魂魄並未被鈴聲攝掉，他那副樣子，却已像失魂落魄。

他本來絕不相信有這種怪鳥，因爲人間從來就沒有這種怪鳥，他從來就沒有見過，可是他現在却又非相信不可。

他甚至懷疑自己的眼睛，但他却又知道自己的眼睛一直都沒有毛病。

這種怪鳥也根本就不是來自人間。

——這裏也根本就不是人間。

這種怪鳥本屬魔域所有，魔血所化。

——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化成了一隻血鸚鵡，事實上只用了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滴，剩下了一千三百另十三滴，其中的十三滴結成了魔石，還有的一千三百滴，就化成了十三隻魔鳥——十三隻血鸚鵡的奴才。

血奴！

× ×

十三隻血奴翩翩飛舞到王風面前，突然聚合在一起。

那只是刹那，叮噹的一陣鈴聲暴響，十三隻血奴又四散，廻環飛舞。

牠們擁來的那一團烈火卽時從當中升高，旗火烟花般乍放。

烟花旗火七色，就像是鮮血？

平空就像是炸開了一蓬血雨。

雨血飛洒，也有些洒在王風的身上，可是一洒下去却又無影無踪，更沒有染汚王風的衣衫。

王風也根本沒有閃避。

他彷彿已被嚇呆。

烈火乍放的刹那，在那一團烈火當中就出現了一隻鸚鵡，血紅色的鸚鵡。

血鸚鵡！

× ×

血紅色的羽毛，血紅色的嘴爪，眼睛竟也是血紅的顏色。

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滴魔血，滴成了這一隻血鸚鵡。

烈火中乍現，血鸚鵡亦是一團烈火也似。

牠開始飛翔！

血紅的羽翼迫開了火焰，劃碎了寒冰，擊散了風，衝破了霧。

十三隻血奴拱衞在牠的左右，就像是最忠實的奴才，在侍候牠們的主人。

攝魄的鈴聲，驚心的美麗。

整個奇濃嘉嘉普呈現出瑰麗無比的色彩。

× ×

——血鸚鵡。

王風由心發出了一聲驚歎。

也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陣奇怪的笑聲。

是人的笑聲。

笑聲在他的前面響起，在他的面前却連一個人都沒有。

在他的面前就只有十三隻血奴，一隻血鸚鵡。

這正是血鸚鵡的笑聲！

× ×

血鸚鵡正在笑，就像人一樣的在笑。

笑聲中充滿了一種說不出的邪惡妖異。

這種笑聲王風已不是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的時候，鐵恨就倒在他的面前，倒在這邪惡妖異的笑聲之中，枯葉般萎縮。

現在他是第二次聽到。

他不覺全身冰冷。

一股尖針般的寒意正從他的背後升起，刺入了他的脊骨，刺入了骨髓，刺入了他的心。

一種莫名的恐怖，強烈的恐怖，夢魘般壓住了他的心頭。

他整個身子都起了顫抖，却仍站得很穩。

他雖然感覺恐怖，並不害怕血鸚鵡。

因爲血鸚鵡欠他兩個願望。

——血鸚鵡每隔七年就降臨人間一次，每次都帶來三個願望。

——只要你是第一個看見牠的人，你就能够得到那三個願望。

——無論什麼願望都聽够實現。

他與鐵恨同時見到了血鸚鵡。

三個願望血鸚鵡淡給了他們兩個人。

鐵恨的願望已實現。

他如願以償，在血鸚鵡的笑聲中倒下，死在血鸚鵡的面前。

還有兩個願望已屬於王風所有。

他第一個願望是什麼？第二個願望又將會是什麼？

這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現在又見到了血鸚鵡，他也想提出自己的願望。

可是他現在却連一個字都說不了出口。

× ×

妖異邪惡的笑聲突然停下。

血鸚鵡的嘴，仍然張開着，嘴裏吐出了人聲。「王風！」

牠竟是呼喚王風的名字，牠竟還記得王風這個人。

王風連嘴唇都起了顫抖，顫聲道：「血鸚鵡？」

他居然還說得出話來，這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他却不知道，他自己的聲音已變得多麼難聽。

那簡直就不像是他的聲音。

血鸚鵡又笑了。

這一次牠又是笑什麼？

王風也笑，苦笑。

他苦笑着道：「我們又見面了。」

血鸚鵡只是笑。

王風竭力提高了聲音，道：「你是否還記得欠我兩個願望？」

笑聲又停下，血鸚鵡淡淡的道：「你的願望是什麼？」

王風咬咬牙齦，道：「我的第一個願望是要知道你的秘密。」

這句話一出口他就後悔了。

血鸚鵡的笑聲立時又響起。

這一次的笑聲更尖銳，更刺耳。

笑聲中，充滿了妖異與邪惡，也充滿了譏誚。

左右火牆冰壁下的十萬神魔亦幾乎同時大笑起來。

十萬神魔同時大笑，那又是怎樣的一種局面？

莫說是神魔，就十萬凡人同時大笑，那一種聲音已足以驚天動地。

這裏却沒有天，沒有地。

十萬神魔雖然張開了嘴巴大笑，却連一聲笑聲也沒有。

這刹那之間，血鸚鵡突然消失。

十三隻血奴亦自消失不見。

冰火風霧中却多了十萬把魔刀。

新月般的彎刀，閃耀着妖異的光芒。

刀在十萬神魔的手中，它們捧刀在手，仰首上望，怪異的面容之上一片肅穆。

王風順着他們的目光望上去，又看到了魔王。

這一次他看到的魔王已不是幾分，也不是幾尺，而竟是幾丈。

他的面容却還是那樣的英俊而溫和。

一陣奇異的樂聲突然在冰火風霧中響起，十萬神魔右手握刀，左手豎起了中指，面容更肅穆。

刀光忽一閃。

十萬把魔刀一齊割在十萬隻中指之上，十萬滴魔血從刀光中飛出，從魔指中飛出，箭雨般飛聚在魔王的面前。

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滴魔血滴成了一隻血鸚鵡。

一千三百滴魔血化成了十三隻血奴。

血鸚鵡重現，血奴再在牠左右飛翔。

這豈非魔王十萬歲壽誕那一天的情景？

王風整個人呆木當場。

× ×

刀光又一閃，十萬魔刀冰火風霧中消失。

奇異的樂聲已消逝，幾丈的魔王亦不知所踪。

十三隻血奴仍在廻環展翼，血鸚鵡正在十三隻血奴之中，之上飛舞。

牠又笑。

笑聲中譏誚意味更濃。

牠笑道：「這就是我的秘密！」

牠雖然懂得說話，並沒有用任何的說話解釋，却用牠神奇的魔力將魔王十萬歲壽誕，十萬神魔滴血化鸚鵡那一天的情景，重現在王風面前。

牠用事實來答覆王風，用事實來滿足王風的願望。

王風却幾乎沒有踢自己一脚。

血鸚鵡這秘密他最少已聽說過三次，他本來以爲這只是一個傳說，沒有可能是事實。

因爲他既沒有去過奇濃嘉嘉普，也沒有見過所謂妖魔。

可是他現在已經身在奇濃嘉嘉普，見過了魔王，在他左右的神魔卽使沒有十萬，也已不止是幾千。

它們絕不可能是人間的人。

十三隻蝠翼燕尾，孔雀翎鳳凰翅的血奴更絕非人間的雀鳥。

連這些都會存在，血鸚鵡這件事又怎會不是事實？

他已然知道血鸚鵡的秘密，還要問血鸚鵡的秘密，這豈非可笑得很。

王風却又那裏還笑得出來？

× ×

王風不笑，血鸚鵡笑，大笑不絕。

每隔七年牠都降臨人間一次，每一次都帶給人間三個願望。

得到那三個願望却不一定就是幸運。

七年前太平王府的總管郭繁得到了血鸚鵡的三個願望。

結果郭夫婦雙亡，獨子郭蘭人死而復生，生而復死，終於還是死在棺材裏面。

這一次血鸚鵡的降臨人間，鐵恨王風同時見到牠，鐵恨得到了牠的第一個願望，那就是死亡。

王風現在亦已提出了他的第一個願望——血鸚鵡帶給人間的第二個願望。

災禍雖然沒有降臨到他的身上，却惹來血鸚鵡與羣魔的譏笑。

這雖然不是災禍，也不是幸運。

最後的一個願望將是什麼結果？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怒馬香車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少恆脫險後，把二十年前離家的苦衷向黑衣人和司馬元說出後，返回寢室，發覺拾得兒失踪，循脚印追往一廢園，驀見公治十二娘與曹子畏率衞士將拾得兒圍住，要把他帶回天一門，拾得兒不肯，曹子畏以迅疾行動扣住拾得兒腕脈，杜少恆雖知不敵，仍挺身而出，而黑衣人與一同伴及時現身，曹子畏把拾得兒點了三處穴道，扔向公治十二娘，詎當公治十二娘飛身往接之際，拾得兒突翻身飛脚，把公治十二娘踢退，曹子畏拔劍欲鬥黑衣人，公治十二娘喝止，轉詢黑衣人拾得兒是他何人——

古剎傳偈語

黑衣人道：「目前，我跟他的關係，也跟你與他一樣，一無所知。」

「你也是看中了他的資質，準備將他帶走的？」

「不錯。」

「杜大俠已經答應了嗎？」

杜少恆搶先接道：「已經答應，只等娃兒義母的一句話就行了。」

拾得兒也立即插口笑道：「杜伯伯，我義母已經答應了。」

杜少恆道：「方才，你是去見你義母？」

拾得兒點首說道：「是的，是義母叫我去的……」

公治十二娘向杜少恆問道：「杜大俠，你知道娃兒的義母是誰嗎？」

「不知道，也沒見過。」

「那麼，那位黑衣人又是誰？」

「還是不知道，知道了也不會告訴妳。」

他的答話可說是很不客氣。

但公治十二娘不但不生氣，反而嬌笑道：

「那不要緊，遲早有一天我會知道的，而且，冲着你杜大俠，一切都好說，今宵的事，也就此拉倒……」

幽宮消豪情

曹子畏連忙打斷她的話道：「娘娘……」

公治十二娘接道：「子畏，別忘了在洛陽地區，是我作主。……」

也不管曹子畏的反應如何，立即向杜少恆揮揮手道：「杜大俠，諸位可以走了。」

公治十二娘目前的這種態度，是很難令人理解的。

按說，杜少恆這邊的實力，並未佔優勢，她實在沒有自打退堂鼓的理由。

但站在杜少恆的立場，自然是早點離開這個是非窩爲上策。

所以，他也懶得去猜測對方自找台階的理由，立即偕同黑衣人離去，而且，在半途上也讓黑衣人將拾得兒帶走了。

本來，他是堅持着，必須與黑衣人的主人或者拾得兒的義母見過一面之後，再放走拾得兒的。

但他目前想開了，不！不是他自己主動想開了，而是方才公治十二娘的話提醒了他。「目前……在武功方面，你頂多只能算是一個三流角色了。」

以他在這兩天當中，所身經目睹的情況而言，公治十二娘的話，應該算是持平之論。

既然他自己只能算是一個三流角色，則所謂泥菩薩過江，自身都難保，又何必堅持要將一個像拾得兒這樣的良材美質的人留在身邊，徒惹痲煩哩！

何況，拾得兒是自動投到他身邊來的，撇開其謎樣的身世和來歷不論，他們之間，相處還不足兩天，又不曾辦過甚麼手續，自然可任其愛來就來，愛去就去，他本人沒理由阻攔。

至於拾得兒此去，是禍是福？對未來的江湖大局是否會有甚麼影响？他也懶得去擔心。

可不是麼，他自己心靈上的負擔，已經是够沉重的了，哪還有餘力去管人家的閑事。

深更半夜，一個人冒着刺骨的寒風，在寂靜無人的街道上踽踽獨行着，只有地面被踐踏的積雪，發出單調的「沙沙」之聲，這情景，實在是够凄涼的。

他，一時之間，前塵舊夢，齊湧心頭，禁不住苦笑着喃喃自語道：「人生有三怕，一怕少年得志，二怕中年潦倒，三怕臨老入花叢……如今，這一二兩怕，我都親自體驗到了……」

× × ×

回到司馬元給他所安排的住處，他沒有驚動任何人，還是由後園中越窗而入。

但他剛剛進入房間，立即被一股似有若無的淡淡幽香，沁得他悚然一驚。

他之所以吃驚，倒並非是擔心有人暗算，而是由這一股淡淡幽香中，揭開了塵封已久的記憶。

他一面精目環掃，一面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證明石室內飄浮着的，的確是一股對他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脂粉香，而不是室外的臘梅香氣。

床上枕畔，平放着一張素箋，素箋上潦草地寫着：

一切順其自然，最好暫時接受慾望香車主人替你所作的安排。

字是用眉筆寫的，那當然是出於女人的手筆。

筆跡與前天所見的，在悅來客棧中的壁上題詞，以及當他和那瘋婆子與冷艷少女激戰時，所接到的那個神秘紙糰上的一樣。

而且，也同樣的沒有上下欵。

那是甚麼人呢？

莫非是她？

不！那不可能，而且，筆跡也不像……？

可是，這一股熟悉的幽香，又要作如何解釋呢……？

還有，她爲甚麼要這麼陰魂不散地，暗中跟着我？

是善意吧，似乎沒有理由。

是故意的捉弄我，或者是惡意吧，可又不像……？

他，手捧着那張素箋，心口相商着……

忽然，他的腦際靈光一閃，喃喃自語道：

「莫非是那慾望香車的主人自我標榜所弄的玄虛？」

這時，不遠處傳來司馬元的語聲道：「是杜兄回來了嗎？」

「是的……」

他的話聲才落，司馬元已悄然飄落窗外，注目問道：「杜兄，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杜少恆入目對方那滿面風霜，以及足下那雪漬宛然的情景，卻是不答反問道：「司馬兄也出去過了？」

司馬元苦笑了一下，道：「不久之前，我似乎聽到這兒有甚麼聲息，不放心，特地過來察看一下，沒想到杜兄和拾得兒都不見了，所以……」

杜少恆苦笑着接口道：「司馬兄請進來談吧！」

當杜少恆將方才所發生的一切，複述一遍之後，司馬元才接道：「怪不得我循着足跡找到那個地方時，已是荒園寂寂，只剩下滿地零亂的足痕了。」

杜少恆撥弄着手中那張素箋，苦笑着，沒接腔。

司馬元笑了笑，又說道：「至於這位一再留箋示意的人，我敢斷定，那必然是杜兄當年所結識的一位紅粉膩友，而且，她此舉絕對是善意。」

杜少恆仍然沒有接腔，但卻長長地嘆了一聲。

忽然，一縷清吟，隨風傳來：

莫風流，
莫風流，
風流後，
有閑愁，
月滿南園風滿樓……

清吟聲起，杜少恆禁不住心頭一震地，立即穿窗而出，躍上了屋頂，司馬元也自後跟踪而上。

可是，這二位游目四顧之下，但見櫛比鱗次的屋脊上盡是一片銀白，卻不見一絲人影，而那一縷清吟，也戛然而止。

司馬元禁不住喟然長嘆道：「杜兄，此人功力之高，實在太可怕了。」

杜少恆苦笑一聲，道：「是的，方才，她顯然是使的傳音功夫中的絕頂功夫『千里傳音』之術。」

司馬元點點頭道：「唔……看情形，那個人至少是在一里之外。」

杜少恆仰首凝注那一片混沌的夜空，默然不語。

司馬元意味深長地一嘆道：「洛陽城已成了臥虎藏龍的所在，這一場龍爭虎鬥，可有得瞧的啦！」

杜少恆仰首凝望如故，沒接腔。

司馬元顯得很關切地，說道：「杜兄，到目前爲止，我也感覺到這暗潮激盪的局面，多多少少與杜兄你有關，我也能體會到你心中的感受，但在局勢未明朗之前，你徬徨焦急，都無濟於事，依小弟拙見，倒不如暫時任其自然，靜以觀變爲是。」

「唔……」

「請記着，不論局勢如何演變，如何險惡，小弟永遠跟你站在一起。」

這幾句話，情眞意切，對目前正潦倒窮途，孤立無援的杜少恆而言，是相當感動的。

但杜少恆卻顯得很冷靜地，苦笑了一下，道：「司馬兄盛情可感，可是，我這一生中，連累的人太多，我不敢再連累你，所以，明天，我決心獨自離去……」

司馬元不由截口問道：「離去？你要去哪兒？」

杜少恆長嘆一聲道：「我也不知道，不過，以天下之大，總不致於沒有我杜少恆的容身之地吧！」

「那麼，明夜三更，白馬寺的約會……？」司馬元道。

「我會去的，請放心，我也不會自殺，因爲，我的老母和妻子都在天一門的刦持中，只要我一息尚存，一定設法將他們救出來。」

司馬元連連點首，說道：「對！對！杜兄，夜太深了，早點歇息吧！明天，我們再從長計議……」

× × ×

杜少恆未安歇，只是在床上盤膝趺坐，行功調息了個時辰，沒等到天亮，就悄然離去。

當然，他沒向司馬元辭行，但卻留下了一紙便條，除了對司馬元的一番盛情致謝意之外

，也誠懇地請其莫再過問自己的事。

離開司馬元的利民當舖後，杜少恆找了一家較偏僻的小客棧將自己安頓下來，準備好好地歇息一天，以便晚間去白馬寺赴那慾望香車主人的約會。

× × ×

白馬寺位於洛陽城東二十五里，與龍門並稱為洛陽的兩大古蹟，前者以塑像著稱，後者以石刻出名，都經過一千五百年以上的滄桑，也同樣是我國佛教上的偉構。

白馬寺也是我國的第一所寺院，和佛教的發祥地，根據孜據，它是建於東漢平帝永平十一年，是由於平帝遣人赴西域求取佛法，得印度僧人攝摩騰，竺法蘭二人，携四十二章佛經，以白馬馱負來到洛陽，為了紀念白馬馱經，乃將寺名定為白馬寺。

白馬寺既為東漢的平帝所勅建，其規模之宏偉與富麗堂皇，自是沒得話說，而其對佛像的雕塑技術，更是令人嘆為觀止。

綜觀全寺佛像，姿勢面貌，無一雷同，而其表情之傳神與逼眞，實為藝壇一絕……

× × ×

今夜，仍然是風狂雪猛的寒夜，不過，由於地面積雪的雪光反映，能見度却頗為良好。

三更正，杜少恆準時到達白馬寺前。

儘管白馬寺規模宏偉，佔地甚廣，但對於在洛陽土生土長的杜少恆而言，即使是閉着眼睛，他也能找得到天王殿的正確位置。

不過，打從進入白馬寺的山門起，杜少恆就覺得今宵的白馬寺，有點不對勁。

因為，儘管時已子夜，但佛殿中的長明燈是不會熄沒的。

可是，今宵的白馬寺，却顯得一片黝黑，看不到丁點兒燈火，就像是一座沒有僧侶照應的荒廢佛寺一樣。

當然，也聽不到一點兒聲音。

他，邊走邊蹙眉沉思着，是我離開家鄉之後的這二十年當中，這兒發生了甚麼變故？還是那位慾望香車的主人對這兒的住持有過甚麼特別交代？

進入天王殿，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那尊挺着大肚皮，笑口常開的彌勒佛，以及分立兩旁的四大天王……一切的一切，都跟二十年以前，他所見到的並無兩樣。

而且，殿中收拾得一塵不染，雖然見不到長明燈和香火，却隱約地可以聞到一縷淡淡的檀香香氣。

這些，足以證明他的第二個構想不錯，目前這兒的反常現象，是受了慾望香車的主人的影響。

他，向着那尊彌勒佛抱拳長揖，雖然沒有跪下去，但神態間却顯得非常虔誠。

但他這深深一躬，却換來一聲脆似銀鈴的嬌笑道：「杜大俠，即使你再虔誠一點，佛祖也幫不了你的忙啊！」

杜少恆訕然一笑間，但覺眼前人影一閃，香風輕拂，那位在太白酒樓前見過面的紅衣女郎，已俏立他面前，含笑凝睇着。

杜少恆神色一整，道：「這位姑娘，請示尊姓芳名，以免在下失禮。」

紅衣女郎嫣然一笑道：「我姓文，名貞貞，文武的文，貞假的貞，夠了嗎？」

「哦！原來是文姑娘，文姑娘就是慾望香車車主……？」

「不！不過，我此刻是以車主的身份同杜大俠你說話，所以，如果我的言詞之間，過於直率，我有甚失禮之處時，尚請杜大俠多多海涵。」

「不要緊，文姑娘有話請儘管直言，我不會計較甚麼。」

「那我就放膽直言了，」文貞貞正容接道：「關於本車主所提出的有獎徵答問題，既經杜大俠答對了，自然會按規定給獎，但在給獎之前，有一點，我要特別加以說明，那就是：本車既以慾望二字命名，自有其深長意義，杜大俠有興趣一聞嗎？」

杜少恆笑了笑，說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

文貞貞笑問道：「杜大俠，古往今來，大千世界中的芸芸衆生，熙熙攘攘勞碌終生，他們為的是甚麼呢？」

杜少恆正容說道：「這是一個很有深度，也很廣泛的問題，但概括起來，却也只要用兩個字，就可以說明。」

「那兩個字？」

「名與利。」

「名與利有甚麼好？值得所有的人，終日去鑽求，甚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

「有了名與利，才能滿足生存的慾望。」

「對了，杜大俠算是又答對一道額外的問題……」

「也有獎嗎？」

「很抱歉！這個答案沒有獎，」文貞貞含笑接道：「本車主認為，是人就有慾望，即使是已出世的僧侶，也不例外……」

杜少恆截口接道：「不，這一點，我不同意。」

「杜大俠有何高見？」

「出世的僧侶，與人無忤，與世無爭，整日裏與大佛青燈，木魚貝葉為伍，還有甚麼慾望可言。」

「錯了，杜大俠，我請問你，僧侶要不要吃飯？」

「是活人，就要吃飯……」

「聖人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慾存焉！吃飯，是否也包括在人的七情六慾之中呢？」

「這個……」杜少恆居然給問住了。

文貞貞道：「何況，僧侶之中，也有無所不為的敗類……」

杜少恆道：「那些敗類，是不能列入出世之人中的……」

「即使是那些安份守己，他們平常的木魚貝葉，又何嘗不是為了轉移自己的慾望，也可以說是為了壓抑他們心中的慾望呢？」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所以，本車主認為，只要是活人，就有慾望，也可以說，大千世界，芸芸衆生，莫不是慾望驅使的奴隸。」

杜少恆禁不住心中一驚，注目問道：「難道說，貴車主以慾望命名，就是為了要奴役世人？」

「不！」文貞貞聲容俱莊接道：「本車主是要以菩薩心腸，盡一切力量，來滿足世人的慾望，所以才將座車命名慾望香車。」

杜少恆道：「貴車主立意甚佳，只是，人，畢竟不是大羅金仙，個人力量有限，而人們的慾望無窮，貴車主能完成自己的心願嗎？」

文貞貞道：「杜大俠說得有理，但本車主所說的盡力滿足人們的慾望，是有限制條件的，第一是人的限制，第二是慾望的限制，比方說，有一個壞人，他想要殺人越貨，而所殺的又是好人，像這種人的慾望，本車主當然不會成全他……」

「這就是人的限制？」

「不錯。」

「關於慾望的限制呢？」

「這個麼！假如有人想要摘取天上的星星和月亮，本車主自然是愛莫能助！」

杜少恆：「這是說，貴車主立下此一宏願，也不過是以盡其在我的精神，去滿足人們的

慾望而已。」

「不錯。方才，杜大俠也說過，個人的力量有限，世人的慾望無窮，如果本車主要以佛家普渡世人的意旨去滿足人們的慾望，是不可能的，所以，除了上述的兩個限制條件之外，還得講究一個緣字……」

「緣？」杜少恆截口問道：「就是所謂緣份？」

文貞貞點點頭道：「不錯。」

杜少恆禁不住苦笑道：「如此說來，貴車主所謂能滿足世人的慾望之說，眞正能成為事實的，恐怕就微乎其微了。」

「是的，所以本車主出道江湖，雖已一年有餘，却還不曾有過滿足世人慾望的例子。」

「是一直不曾找到一個有緣份的人？」

「不錯，但現在已經找到了。」

「如果文姑娘說的就是在下我，則我杜某人感到無限榮幸。」

文貞貞嬌笑道：「是啊，這的確是一宗值得慶賀的事。」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有關本車主行道江湖宗旨既已說明，現在該說到正題了。」

杜少恆笑了笑道：「在下正恭聆着！」

文貞貞接道：「本車主所要給與杜大俠的獎品，也就是滿足杜大俠的慾望……」

杜少恆截口笑道：「這的確是一宗非常珍貴，也非常別緻的獎品，不過，在下有點兒替貴車主擔心。」

「是擔心本車主沒法實踐諾言？」

「不錯。」

文貞貞一挑秀眉道：「這個，杜大俠請儘管放心，只要杜大俠提出的要求不過於離譜，本車主一定能夠使你獲得滿足。」

杜少恆笑道：「文姑娘一口一聲『本車主』，倒使人覺得文姑娘就是慾望香車的車主似的。」

文貞貞正容說道：「杜大俠，方才一開頭我就說過，我是代表車主說話。」

杜少恆注目問道：「車主是文姑娘的甚麼人？」

文貞貞歉笑道：「杜大俠，這不是我們應該談的問題。」

杜少恆臉上掠過一絲失望的神色之間，文貞貞又含笑說道：「杜大俠，請說出你的慾望吧。」

杜少恆沉思着問道：「有限制嗎？」

「有，只能提出三個。」

「能讓我滿足三個慾望，貴車主已經夠大方了，請讓我多想想。」

文貞貞抿唇嬌笑道：「杜大俠雖然目前頗不得意，但據我所知，年輕時的杜大俠，不論武功文采，却冠絕一時，俠踪所至，艷聞頻傳，那些風流韻事，迄今猶膾炙人口，我想，杜大俠雖正在盛年，但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當不至於再對女人有慾望吧？」

杜少恆苦笑道：「那些陳得發霉的往事，文姑娘還提它則甚！」

文貞貞嬌笑道：「好，不提，不提，杜大俠好好地想想吧！」

「不用再想了，我已經擬定我的三項要求了。」

「請說！」

杜少恆正容說道：「第一，我要跟貴車主當面談談。」

「這個……」文貞貞沒想到杜少恆首先提出這麼一個慾望來，因而一時之間，竟然僵在那兒，接不下去。

杜少恆微笑問道：「這個慾望，不算太離譜吧？」

文貞貞不自然地一笑道：「不算離譜，不算離譜。」

「那麼，文姑娘還有甚麼為難之處呢？」

「沒有啊，我是在孜慮見面的時間地點的問題。」

「好，我讓妳多孜慮一下……」

其實，以杜少恆江湖經驗之豐富，早巳想到，那位慾望香車的主人雖未出面，却必然會隱身暗處，以眞氣傳音功夫，對文貞貞適時加以指示。

因為，這白馬寺中的天王殿，規模宏偉，佛像如林，在目前這燈火全無的情況之下，即使藏着十個八個普通高手，也是輕而易舉的事，何況，以文貞貞的身手，不難忖測，那位慾望香車的車主，必然還是一位絕頂奇人哩！

而這，也正是杜少恆說讓對方多孜慮，實際上却是讓對方有時間去接受慾望香車主人的傳音指示。

少頃，文貞貞才點點頭，道：「好！我答應了。」

杜少恆禁不住精神為之一振，注目問道：「文姑娘已決定何時何地？」

文貞貞道：「見面的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這一答覆，當然使得杜少恆殊為失望，只好苦笑了一下之後，補上一句道：「好……我相信文姑娘的金諾。」

文貞貞注目接道：「杜大俠請說第二項慾望。」

杜少恆道：「我的第二項與第三項慾望，實際上是二而一的問題，嚴格說來，那只能算一個慾望。」

「唔……請說下去。」

「貴車主既然對我的一切都很清楚，當然也知道我的老母和妻子都被天一門所刦持？」

「是的，杜大俠是希望本車主幫助你救出令堂，尊夫人，和令公子等人？」

「不錯，但我的意思，只是想請貴車主能設法增強我的武功，讓我自己有力量去完成此一心願，所以，我才說，這是一個二而一的問題。」

文貞貞沉思了少頃，顯然是在聽過她的上司的傳音指示之後，才點點頭，道：「杜大俠這個二而一的慾望，本車主也答應成全你…」

「那我先謝……」

「不過，有幾句話，我要事先說明，杜大俠必須特別謹記心頭。」

杜少恆連連點首道：「我會謹記在心中的，文姑娘請說。」

文貞貞正容說道：「有關營救令堂，尊夫人，以及令公子的事，不論杜大俠你增強武功的結果，能否完成此一目的，本車主都絕對負責代為完成，甚至於也可能單獨代為進行此一任務，不過……」

略為一頓話鋒，才娓娓地接道：「杜大俠也明白，天一門是一個神秘的新興組織，到目前為止，對於天一門主是誰，其總舵設於何處，江湖中還不曾有人知道，所以，這任務進行起來，可不是短期內所能圓滿達成的，杜大俠可不能限定時間。」

「這一點，我明白，但請貴車主儘速進行就是。」

「那是當然，本車主之所以要這麼說，也決非藉口拖延，以圖卸責。」

「那我就放心了。」

「關於增強武功一節，杜大俠是否還記得，天一門主那位二夫人公冶十二娘，所說過的話？」

杜少恆微微一怔，道：「文姑娘能否提個醒兒？」

文貞貞道：「公冶十二娘曾經說過，她說

你杜大俠的武功，目前頂多只能算是一個三流角色。」

杜少恆截口苦笑，說道：「這些，我當然記得。」

文眞眞道：「公冶十二娘此話雖然有點欺人太甚，但却也是持平之論。」

杜少恆又苦笑了一下，道：「我本人也同意公冶十二娘的那種說法……」

「這就行了，杜大俠是大行家，當知道，一個人對於武功方面的成就，天賦，福緣，與勤修苦練，是不可或缺的三項要素？」

「這個，我同意……」

「以杜大俠本身的條件，以及目前武林中的武功水準來說，即使本車主盡最大的力量，來增强你的武功，恐怕也難以擠身于當今頂尖兒高手之列。」

杜少恆顯得有點失望地，道：「聽文姑娘這語氣，似乎也不是決不可能——。」

文眞眞點點頭道：「是的，這也算得上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那也不要緊，只要貴車主能記得自己的諾言，全心全力進行就行了。」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

「文姑娘還有甚麼吩咐嗎？」

文眞眞嬌笑道：「吩咐是不敢，話却還有幾句，也是提醒杜大俠緊記心頭的幾句。」

「在下正恭聆着。」

「杜大俠當知道，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收穫，俗語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又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杜大俠生活體驗比我豐富得多，也同意這些說法嗎？」

這幾句平平淡淡的話，聽在杜少恆的耳中，却有如暮鼓晨鐘，特別發人深省，也好像是黃鐘大呂，震得他心神震顫，暗中冷汗涔涔。

這，倒並不是文眞眞的話中，貫注了甚麼佛門「獅子吼」之類的神功，而是這些話中，對杜少恆而言，具有特別的涵義。

他，怔了怔，才茫然地點點頭道：「我同意。」

文眞眞正容接道：「好！請記住我最後幾句話，在本車主替你進行增强武功的過程中，無論遭遇到任何困難或挫折，你要堅信，本車主所說過的話一定會實踐，不可動搖信心！」

她雖然是一直娓娓而談，有如閑話家常，但最後那一句「不可動搖信心」的話，却是聲容俱莊地，語聲鏘鏘，擲地有聲。

這情形，使得杜少恆悚然動容道：「在下記下了。」

文眞眞掏出一個手掌大小的錦囊，雙手遞了過去，正容說：「杜大俠請接着。」

杜少恆接過那錦囊，蹙眉問道：「文姑娘，這是——」

文眞眞神秘地一笑道：「這玩藝名叫慾望袋，也是杜大俠答對有奬徵答的奬品，杜大俠要想完成方才所說的那些慾望，就必須特別珍惜它。」

杜少恆點點頭，說道：「我會特別珍惜它的。」

文眞眞道：「還有，杜大俠必須擇一個僻靜而特別安全的所在，才能拆閱。」

杜少恆又點點頭，道：「在下記下了。」

「告辭……」

這小妮子可眞絕，說走就走，杜少恆但覺眼前一花，已失去她的所在。

憑杜少恆的身手和二十多年的江湖閱歷，竟然連文眞眞離去時，使的是甚麼身法，也看不出來，使得他禁不住苦笑着喃喃自語道：「這小妮子好高明的身手，又是多麼像她……」

他，手持着那個慾望袋，默然沉思，也不知他在想些甚麼，良久，良久，沒有任何動作，那情形，就像是這天王殿中又多了一座塑像似地。

一聲輕笑，由西跨院中傳來：「這個人好像有點兒神經兮兮的。」

語聲好像有似曾相識之感，但在他沉思失神之間，却沒法記憶起究竟是在哪兒聽到過。

同時，也盡管這語聲來得這麼突然，但由於他這些日子中所遇上的，不可理解的人和事，實在太多了，所以，他還是那麼鎭定地，顯得聽若未聞。

另一個嬌甜語聲道：「多梅不得無禮。」

一聲「多梅」，使得杜少恆于沉思的幻景中回到現實中來了。

多梅，當然就是位於北邙大墓中的魔宮中，那位曾經跟他打過交道，顯得有點兒神秘的俏丫頭，也就是方才說他神經兮兮的人。

另一位責備多梅不得無禮的，自然是天一門門主五絕神君的二夫人，被稱爲娘娘的公冶十二娘。

杜少恆雖然心中明白過來，但外表上，却仍然沒有一點反應。

公冶十二娘，多梅二人，已出現在天王殿的左側月洞門口，入目杜少恆那泥塑木雕似的神情，多梅忍不住掩口徵笑道：「娘娘，我敢打賭，他在想些甚麼。」

公冶十二娘一雙美目，儘在杜少恆的週身上下打量着，一面漫聲應道：「妳丫頭且說說看？」

多梅嬌笑道：「他在想文眞眞。」

「甚麼文眞眞？」

「就是方才代表慾望香車主人，給杜大俠頒奬的那位美姑娘呀！」

「哦！妳怎能斷定他是在想文眞眞？」

「娘娘，妳瞧他那副發呆的神情，難道不是靈魂兒被文眞眞勾走的表現嗎！」

「我不同意，丫頭，妳要知道，以往，杜大俠的每一個情人，都算得上是天姿國色，方才，那個文眞眞固然長得很美，但却不見得比他以往的情人更美……」

杜少恆突然轉過身來，面對着她們主僕二人，冷然說道：「妳們，陰魂不散的纏着我，是甚麼意思？」

公冶十二娘先向多梅笑道：「現在，事實證明，他的靈魂並未被文眞眞勾走呀！」

然後，才向杜少恆媚笑道：「沒甚麼，杜大俠，只是一點小意思……」

「說！」杜少恆顯得聲色俱厲。

「別那麼兇巴巴的，我們此行，對你來說，完全是一片好意，請你到我的分宮中去小住幾天。」

「爲甚麼？」

「因爲，在所有女人中，莫不把你當成現代的唐僧，想將你煮而食之，我也是女人，當然應該當仁不讓。」

杜少恆是一片疾言厲色，公冶十二娘却偏是一副烟視媚行的蕩婦姿態，使得杜少恆有啼笑皆非之感。

沉寂了少頃，杜少恆才輕輕一嘆，道：「我有自知之明，打是打不過妳，但妳該知道，士可殺，不可辱……」

公冶十二娘截口笑道：「杜大俠，我一點也沒有侮辱你的意思，你也應該知道，作爲一個男人，能成爲無數美女獵取的對象，這應該是一件足以自豪的事。」

杜少恆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道：「可是，我目前落得家破人亡，無容身之地的慘景，也是由于……唉！」

公冶十二娘嬌笑道：「你目前這般慘景，

也是由於女人而起，是嗎？」

「何必明知故問！」

「所以，目前你一見到漂亮的女人，就感到頭痛？」

「唔……」

「可是，我這個女人不同，你自己也明白，在目前這莽莽江湖之中，你已沒有容身之地，但我却不但可以讓你有一個容身之地，而且還可以幫助你重振昔日雄風。」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話是很動聽，但我不能相信。」

公冶十二娘神色一整，道：「你必須相信我才行，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本門的少主，和那位總巡察曹子畏，都要生擒你，以向門主邀功，如非是我硬行阻止，你早已成爲他們的堦下囚了。」

杜少恆道：「他們要生擒我去獻功，我相信，妳是他們門主的二夫人，我也相信妳有力量阻止他們對我採取行動，但此中玄機，却令人費解。」

「你覺得很矛盾？」

「不錯。」

「是的，由表面上看來，是很矛盾，你是咱們門主必欲擒獲歸案的人，而我却是門主的二夫人，我爲甚麼要跟門主唱反調，又有甚麼力量可以保護你，是嗎？」

「妳自己明白就行。」

公冶十二娘嬌笑道：「看來，我如果不說明眞正的原因，你是始終不會相信的了。」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我老實告訴你，當我成爲門主的二夫人之前，曾經約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凡是我所看中的男人，不許他過問。」

「他容許妳保護他的敵人？」杜少恆苦笑道：「即使他容許妳加以保護，我杜少恆也不至於如此窩囊……」

一聲輕笑劃空傳來，道：「有志氣，不愧是曾經名震江湖的一代大俠。」

話到人到，微風颯然中，曹子畏已卓立公冶十二娘身旁。

公冶十二娘冷然叱道：「子畏！你敢不聽我的話！」

曹子畏笑道：「不敢……」

「不敢就給我閃開！」

「可是，人家已說明，不願受婦人女子的保護，娘娘何不成全我建一次奇功哩！」

就當公冶十二娘與曹子畏對話之間，一旁的多梅却乘機以眞氣傳音向杜少恆說道：「杜大俠，你忘記文眞眞臨別時的叮嚀了？」

杜少恆一怔之下，也以眞氣傳音問道：「方才，妳們也在旁邊？」

「不錯。」

「妳指的是哪些話？」

「就是那『不論遭遇任何困難或挫折，你要堅信她』的那幾句。」

這時，曹子畏已被公冶十二娘一頓申斥給轟走了。

公冶十二娘目注杜少恆嬌笑道：「杜大俠，你該看得出來，方才，我跟曹子畏，不是在表演『雙簧』。」

杜少恆的確有這種感覺。

他，不但懷疑公冶十二娘與曹子畏是在表演「雙簧」，而且也懷疑多梅是故裝神秘，以促使他自投羅網。

不過，這個念頭又立即被他自己否定了。

因爲，他深深明白，不論是公冶十二娘也好，曹子畏也好，自己都不是他們的對手，不論是要殺他，或生擒他，都並非難事，實在沒有如此做作一番的理由。

同時，以文眞眞功力之高，暗中有人竊聽，應該覺察到，如果文眞眞已覺察有人暗中竊聽，而故意裝迷糊，則此中經緯，更加令人難解。

何況，文眞眞臨別時的那些叮嚀，也的確頗堪玩味。

難道說：「甚麼困難，挫折……」指的就是這些事情嗎……？

他這裏心念電轉之間，公冶十二娘又嬌笑道：「杜大俠，請恕我再說句不好聽的話，目前，你除了到我那個分宮中去，較爲安全之外，可說是寸步難行。」

杜少恆漠然地接道：「如果妳能先替我解開一個疑問，我可以自動跟妳去分宮中。」

公冶十二娘道：「說吧！只要是我所知道的，一定詳爲解答。」

杜少恆目光深注地，問道：「告訴我，你們那個門主是誰？」

公冶十二娘道：「很抱歉！你剛好問上一個我沒法答復的問題。」

「是不願，還是不敢？」

「是不能。」公冶十二娘苦笑道：「因爲，到目前爲止，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杜少恆冷笑一聲道：「你們已是夫妻關係，如果妳我異地相處，妳會相信嗎！」

公冶十二娘輕輕一嘆道：「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但我說的，的確是事實，而這，也正是我和他貌合神離的原因之一。」

已經成爲夫妻了，却不知道作丈夫的是甚麼人，這可的確是罕見的奇聞。

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那位天一門門主，是如何的神秘難纏。

「那麼，」杜少恆沉思着問道：「當初，你們是如何結合的？」

公冶十二娘道：「當初，自然是各有目的，不過，這些，我暫時不願說。」

話鋒略爲一頓，又正容接道：「杜大俠，有一點，我要提醒你，江湖上，講究的是力量和機智，甚麼協議，諾言，有時候是不值一個子兒的，你懂我的話嗎？」

杜少恆一哂道：「這是說，妳之所以能保護我的安全，並不全憑那所謂約法三章？」

公冶十二娘點點頭道：「不錯。」

杜少恆笑道：「看來妳也是一位够神秘的人物，冲着妳這一份神秘，我應該……」

他忽然嚥下了即將說出的話。

公冶十二娘含笑代接道：「應該跟我去分宮，是嗎？」

「不錯……」

「那就快點走吧！寺外已備妥馬車。」

「不忙，有一個問題，我先要問清楚。」

公冶十二娘蹙眉問道：「你不覺得，你的問題太多了一點嗎？」

杜少恆正容接道：「事關我的安危，我不能不特別愼重一點。」

「好，請說。」

「妳，口口聲聲說，對我是一番好意，要保護我的安全，那麼，我敬謹請教，前天晚上，在古墓中的情形，又如何解釋？」

公冶十二娘啞然失笑道：「哦！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杜少恆冷笑道：「現在，妳沒法自圓其說了吧？」

公冶十二娘嬌笑道：「這個，我無法自圓其說。」

扭頭向多梅笑道：「多梅，妳帮我解釋一下，我已經說得舌敝唇焦啦！」

「婢子遵命！」多梅嬌應一聲之後，才向杜少恆媚笑道：「杜大俠，前天晚上在古墓中的情形，完全是少主的安排，與娘娘無關。」

杜少恆冷哼一聲道：「在這洛陽地區，究

覺是你們少主指揮娘娘，還是娘娘指揮你們少主呀！」

「自然是娘娘指揮少主呀。」

「那麼，當時，妳們娘娘爲何不出面保護我的安全，而任由那個少主作威作福？」

「當時，娘娘不在分宮中，是由少主作主，與軍師和分舵主共同商議，設法將你引來分宮中的，杜大俠請回想一下看，當你與司馬大俠進入娘娘的行宮時，是否曾見到娘娘？」

「進入古墓時雖然沒見到她，但當我遭受暗算，失去知覺後醒轉時，却看到她和妳在我身邊。」

公冶十二娘插口接道：「這就是了，我是當你昏迷之後，適時趕回來的，要不是我堅持不放，你于昏迷中就被解往本門總舵去了，爲了你，當時，我還和少主發生過爭執，這些，你應該還記得？」

「可是，當時妳並未說明要保護我。」

「留你在行宮中，那不就是事實的表現了嗎？」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好！我姑且相信妳，不過……」他的目光轉向多梅。

俏丫頭多梅似已預知杜少恆要問她些甚麼，因而連忙以眞氣傳音向他說道：「我的一切，現在不能問……」

這同時，公冶十二娘却笑接道：「既然相信我，就不必再不過甚麼的了，咱們走吧！」

在杜少恆的實際體驗中，俏丫頭多梅的神秘色彩，似乎還濃過她的主人，尤其方才她還以眞氣傳音，搬出文眞眞的話來慫慂自己暫時避到魔宮中去，因而更加重了她的神秘色彩。

當然，他也知道這些話不能在公冶十二娘的面前問出。

即使多梅不傳音阻止他發問，他也是不會問出口的。

此刻，更是就着公冶十二娘的話，順風扯起帆來：「好，走就走！」

「唔！這才乖……」

四十出頭的人，却還被一個花信年華的少婦，像哄小孩似地說他乖，這種情形，的確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但此刻的杜少恆，却不能不忍。

當然，他之所以委屈求全，也還有別的因素。

基於最現實的觀點，此刻的杜少恆確是寸步難行，既然有這麼一個去處，爲甚麼不硬着頭皮闖一闖哩！

朝壞的方向想，即使是自投羅網，他也認了，他曾經少年得志過，也由於少年得志，欠下不少的孽債，如果此行是冥冥中有意安排着來懲罰他，不也正好藉以減輕他心靈上的負荷麼？

朝好的方向想，說不定會另有奇遇，能使他有機會救出老母妻子，並重振昔日雄風。

此外，那位自稱代表慾望香車主人的文眞眞姑娘的態度，也是促成他決定去魔宮的原因之一。

因爲依常情而論，以文眞眞身手之高，公冶十二娘主僕潛身附近窃聽，斷無不能察覺之理。

既然明知有外人窃聽，而故意裝迷糊，那就顯然是有意促成他前往魔宮。

有着這些聯想，則文眞眞那「不論遭遇到任何困難或挫折，都不可動搖信心……」的話，不但特別值得玩味，而且還似乎會有某種暗示在內。

俗語說得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自己是憂患餘生，早已將生死置諸於度外的了，既然連生死都已置之度外，又還有甚麼可怕的……

出門外，果然停着一輛華麗的雙套馬車。

這輛馬車，不但外表華麗，裏面的陳設也非常講究。

儘管外面是風狂雪緊的數九寒天，但車廂內却是溫暖如春。

不但溫暖如春，而且氣氛中也充滿着盎然春意，因爲，公冶十二娘，和多梅二人，正以無比愉快的神情，一左一右地，緊緊偎着他而坐。

由於杜少恆已看開了，也可以算是豁出去了，因此，他盡去愁懷，幾乎又恢復了二十年前那種玩世不恭的洒脫豪情。

他，向左邊瞧瞧，又向右邊瞧瞧，突然雙伸猿臂，摟住她們的纖腰，爽朗地笑道：「我不是唐僧，現在，我已成了豬八戒啦……」

公冶十二娘吃吃地笑着，沒接腔，只將一個嬌軀，向他偎緊再偎緊……

俏丫頭多梅却嬌嗔道：「娘娘，他罵我們是蜘蛛精呢……」

杜少恆連忙笑嚷道：「沒有啊！妳可不能冤枉人。」

多梅接道：「娘娘，他說他是豬八戒，豬八戒只有進入盤絲洞時才左擁右抱，他這話，不就是將娘娘和我，都當作蜘蛛精了嗎？」

杜少恆笑道：「多梅，妳怎麼可以斷章取義……」

多梅嬌笑道：「不管怎樣，待會，我不饒你……」

公冶十二娘忽然正容說道：「多梅，別野了，我要問他一件正經事。」

「是！娘娘。……」多梅嬌應着，坐正了嬌軀。

公冶十二娘却目注杜少恆笑問道：「杜大俠，方才，文眞眞給你的獎品，可以讓我們瞧瞧嗎？」

「當然可以。」杜少恆答得很爽快。

公冶十二娘媚笑道：「你不怕我們强取豪奪？」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此時此地，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自身的生死我都沒法作主，還能顧慮這些緩不濟急的身外之物嗎？」

「你够豁達，但我不難想像到，這不是你的眞心話。」

「何以見得？」

「原因很簡單，你自己已意識到，文眞眞給你的那個甚麼慾望袋中，不會有甚麼珍貴的東西。」

「這話也有解釋嗎？」

公冶十二娘點首接道：「當然有，你我都知道，慾望香車主人，是最近一年以來，武林中的一位謎一般的奇人，別人對他一無所知，但，他對於江湖中的一切動態，却可能了如指掌。」

「不錯，那一份神秘性，決不下於你們的門主。」

「像這樣的一位人物，會輕易地將極珍貴的物品交給像你這般處境的人，而不暗中加以護送的嗎？」

「有道理，有道理……」

「而且，這道理你也早已明白，所以才顯得這麼大方。」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不錯，我的確有過這種想法，不過眞相是否果如妳我所猜想，還得實地看過之後，才能知道。」

「那麼，請拿出來吧。」

「好的……」

慾望袋由杜少恆懷中取出來了。

方才，匆促之間，杜少恆不曾仔細觀察過，現在却看清楚了。

那是一個質地與製作都極爲攷究的錦囊，

而且由於懷中體溫的烘薰，取出來時，還散發着一股如蘭似麝的淡淡幽香。

他，徐徐地由錦囊中抽出一個折叠得頗爲工整的方勝兒，再徐徐地打開。

那是一張也散發着一股淡淡幽香的素箋，上面用眉筆寫着娟秀的小楷，只有四句：

望門投止，
隨遇而安，
莫嗟命蹇，
勿懼色難。

像是一位高僧所說的偈語，但却不像一般偈語那麼艱澀費解。

就字面解釋，這四句話很淺顯，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唯一令人費解的，是那個「門」字，不但令人費解，而且這個「門」字還寫得特別大。

至於後面那兩句，却顯然隱含着濃厚的調侃意味。

因爲，如所週知，儘管年輕時的「玉面修羅」杜少恆，春風得意，艷聞頻傳，但他目前的命運，却的確是不好，身處逆境，而叫他「莫嗟命蹇」，那自然是提醒他應該自我反省，不要怨天尤人。

至於，「勿懼色難」四字，就更只能意會，不可言宣了。

那可能是諷刺他過去的到處留情，也可能是調侃他目前的遭遇，但就事論事，應該是調侃他目前的遭遇的成份較多了。

而且，也似乎有着某種暗示。

總而言之一句話，那四句「偈語」，對目前的杜少恆而言，只有苦笑的份兒。

首先打破沉寂的，還是公冶十二娘。她，嬌笑着道：「喲，這位慾望香車的車主，倒是蠻風趣的嘛！」

多梅也嬌笑道：「娘娘，這個『門』字，爲甚麼寫得特別大呢？」

公冶十二娘道：「天一門至大至强，蓋世無雙，自然應該將『門』字寫大一點呀！」

多梅連連點頭道：「對，對，一定是這個意思……」

公冶十二娘笑道：「如果不是這個意思，難道妳還能說出另一個意思嗎？」

接着，却向杜少恆笑問道：「少恆，你說，我這個解釋還合理嗎？」

「杜大俠」改成了「少恆」，公冶十二娘算得上是善於利用時機，得寸進尺起來。

杜少恆聞言尷尬地一笑，說道：「合理，合理……」

多梅也含笑接道：「娘娘，看情形，那位慾望香車的主人，早就諒準我們會來接杜大俠的？」

「唔……」公冶十二娘漫應一聲之後，才向杜少恆媚笑道：「少恆，現在，你應該心安理得了吧？」

杜少恆苦澀地一笑道：「我早就心安理得了……」

× × ×

回到北邙山上的那個地底魔宮之後，公冶十二娘才向杜少恆歉笑道：「少恆，很抱歉，我必須暫時封閉你的眞力，以防意外。」

杜少恆算是已經豁出去了，也眞的已作了慾望香車車主所提示他的「隨遇而安」，聞言之後，淡然一笑道：「方才，我好像說過，此時此地，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清燉紅燒，都悉聽尊便……」

公冶十二娘嬌笑道：「別說得那麼可憐兮兮的，只等我認爲你確已定下心來之後，就會替你解除這一道禁制的。」

話聲一頓，立即玉指連揚，接連在杜少恆的前胸和腹部點了三下，並媚笑道：「從現在起，在這個分宮中，你有絕對的活動自由，唯一的限制，是不能獨自走出分宮的大門。」

「還有甚麼吩咐嗎？」

「別那麼生份好不好，甚麼吩咐不吩咐的。」她，滿臉嬌嗔地，但眼角眉梢，却浮現着無限風情。

「這叫作相敬如賓呀！」他也風趣起來。

一旁的多梅拍手嬌笑道：「妙啊，好一個相敬如賓。」

公冶十二娘抿唇微笑道：「吩咐是不敢當，但有一件事，我得先行交代一番，這，對你這位大情俠來說，也算是一個好消息。」

「哦……請講。」

公冶十二娘笑道：「那就是這分宮中所有的娘兒們，包括多梅在內，只要你有興趣，隨時都可以大快朶頤。」

「那我先謝了……」

多梅媚笑道：「娘娘，婢子也先謝啦！」

「死丫頭！」公冶十二娘笑叱一聲之後，又向杜少恆說道：「少恆，這丫頭胃口奇大，你可得特別當心！」

多梅立即嬌笑道：「娘娘，這叫作强將手下無弱兵呀！」

公冶十二娘瞪了她一眼道：「丫頭，我眞懊悔把妳寵壞了！」

接着，連連揮手道：「出去，出去，別在這兒惹人生厭……」

× × ×

十天過去了。

這十天，杜少恆是在胡天胡帝，倚翠偎紅的情況下荒唐過去的。

他，重溫了荒廢已二十年的「功課」，却也使他的意志更爲消沉了。

是的，醇酒，美人，由來就是消沉英雄壯志的兩大禍害，何況是對杜少恆這種憂患餘生，又別有懷抱的傷心人。

他，眞的是「望門投止，隨遇而安」了。管他甚麼溫柔不住住何鄉。

在這十天當中，他並未看到那位甚麼少主，軍師，以及總巡察等人，他也不曾向公冶十二娘發問過。

公冶十二娘雖然說得很大方，不禁止他跟別的女人親近，但那只是口角春風。

事實上，在這十天當中，他除了跟公冶十二娘窩在一起之外，不曾跟任何女人接觸過，即使那伺候他們的多梅，也不例外。

很顯然，公冶十二娘已將他視爲禁臠了。

不過公冶十二娘雖將他視爲禁臠，却還算很體貼他的，也不曾竭澤而漁，旦旦而伐。

因此，儘管他日處溫柔鄉中，對他那强健的體質，却並沒有甚麼影响。

當然，在這十天當中，他也曾旁敲側擊地，希望由公冶十二娘口中探出一點消息來。

但他失望了。公冶十二娘口風之嚴，遠出他的意料之外，即使是雙方在歡好的忘我情況之下，也休想挖出一點甚麼消息來。

這是杜少恆進入魔宮後第十一天的辰巳之交。

當然，這是由滴漏銅壺上所知道的時刻。因爲，深處古墓下的魔宮，整天見到的，都是夜明珠的珠光和燭火，是沒法辨別晨昏和時刻的。

杜少恆和衣斜倚一張雕花大床的床欄上，正在閉目養神。

室內只有他一個人，陪伴着他的，除了室內那豪華的陳設之外，只有床頭几上一瓶正散發着沁人幽香的淡紅色臘梅。

嵌在室頂的夜明珠所放射着的柔和光芒，照着他那張清癯的臉龐，兩道斜飛入鬢的劍眉，微微蹙攏，很顯然，他是在想着心事。

奇人奇技

陳惠溥虎穴擒龍

希華

本來練武之人，先要找到名師指點，有了根基，再又學習本門的絕招，還要苦練一兩招作爲護身符，後然能够開館授徒，揚名於世，從來沒有一個大師傅只靠看書練習，就得到上乘武功的，芸芸衆生當中，只有陳惠溥這個人確是由書生變拳師，而且沒有師傅教授，這種事情難得發生，值得寫在這裏，獻給喜歡練武之人作爲參考。

惠溥姓陳，原籍東莞，他在讀文章之際，閒來無事，往往在街上遊行，經過舊書攤，他就不自覺的站着翻翻舊書，認爲那些書籍可以看做參考，便卽購買，返家閱讀。

某天，他在一間舊書攤的殘破書籍當中找到兩本武林的秘抄，一本是「易筋經」，另外一本是「少林內外五形拳」，這兩本書都用楷書抄寫的，還有繪圖形在書上，字體雖然有些俗氣，但却說得相當淸楚，惠溥看了一遍，認爲它頗有價値，便卽買它歸家細閱。

惠溥的文字根底深厚，天性聰明，看出這兩本書雖然平平無奇，但却對它很有興趣，閱讀後依照書上所指示方法去做，居然整個軀體發生變化，逐漸堅强起來。

不久之後，惠溥就明白更多的事情，知道易筋經是練習內功的一套，至於五形拳，不但可以使筋骨粗壯，能够捱打，而且是上乘的拳術，能够化解敵人攻勢，連消帶打，如果這兩本書的扼要地方，研究淸楚，且閱而讀，再三依照它所指示的辦法去做，必定有收穫，於是，他不但是整天閱讀，而且細心研究，對書上所說的拳理，身形步法，以及呼吸方面，都非常留心，往往自行練習，晚上必定花一個時辰苦練易筋經，不過六年，他就有了很深厚的基礎。

當時他只是在家讀書，雖然體魄壯健，對於武功有些能够運用，不過，他的氣力究竟到了什麽程度呢？本人毫不自知。有一天他到當地的天妃廟走動，偶然看見廟前有一個銅鼎，那個銅鼎的重量寫明有六百斤，是由許多個善長仁翁捐贈的，惠溥練武多年，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够勝任，索性借着銅鼎試一試，緩步走前，雙手握着鼎脚，發力一擧，那個重達六百斤的銅鼎果然給他擧起來，那時他喜形於色，知道自己的手臂確實有些斤両了。

另外一天，他偶然走到村中的空曠地方，那時正是雨後，看見有一株樹給巨風吹折，鄉人把樹幹鋸去，斷了的枝葉已經不見，但仍有一個樹根高達一尺深入泥土之內，惠溥練武之念油然而生，試下用脚一踢，竟然把那個樹頭連根拔起，飛出一丈過外，他看在眼裏，更加喜悅，知道那本易筋經的奇書果然生效，雖然缺乏名師指點，只是從書上學習得來，已經有些斤両了，他不敢把這種事情告訴別人，返家後仍然繼續練習，而且愈練愈起勁。

那時蔡文甫出任曹州的知府，他和惠溥本來有些交情，親自登門懇求他做文吏方面的工作，幫忙一臂之力，陳惠溥認爲他是知己，且見他盛意拳拳，毅然答應，同到曹州上任。

當時他們剛到曹州，不知道那邊治安並不很好，盜匪十分猖狂，舊任的知府雖然派出很有名氣的捕頭胡彪進剿匪窟多次，仍是鬥不過匪幫，七個匪幫聯合一陣綫的匪首白龍，更加厲害，簡直不把官府看在眼內，故此，到該處上任的知府往往因此丢官。

文甫和惠溥知道這件事情，不覺驚愕起來，文甫確實手無搓鷄之力，當然不敢妄想捕捉匪幫首領白龍，至於惠溥，却不相同，他先行向文甫告慰，然後請文甫起用已經卸職捕頭胡彪。

文甫聽了說：「胡彪幾次到匪窟找白龍算賬，總是給人打翻，如何能再用他呢？」惠溥聽了哈哈大笑，說：「我正是因爲胡彪鬥不過白龍，然後想起用他的，如果沒有胡彪帶路，我們怎能進入匪窟？」

文甫猛吃一驚，說：「賢兄眞的想單刀赴會嗎？」

「我只要有人帶我到匪窟去，我就能够把白龍生擒，用不着帶刀。」

他說得那麽豪氣，蔡文甫倒也想試試他的本領，橫竪他只要胡彪同行，就算失敗，也並不很丢臉，不妨試一試，主意打定了，他就親自出馬，到胡彪家中，邀請他復出，胡彪也有他的想法，他雖然未見過陳惠溥的本領，可是，旣然他有此勇氣前赴匪窟，料想此人必有奇謀妙計，於是，毅然答應。

陳惠溥爲了堅定胡彪的信心，出發前還在他臉前露了幾手，好讓他知道自己有把握捕捉白龍，胡彪看了頗覺詫異，一個精文墨的人，竟練得一身武藝，故此，對他欽佩不已，翌日，適値天色晴朗，二人便卽動身，前往龍骨山去。

路上經過幾處荒山野嶺，沿途有嘍囉看守，胡彪以前已經到過三次，當然熟門熟路，因爲這次只有他和陳惠溥兩人，雖然向那些嘍囉說明來意，可是，給他們輕視，不但沒允通報，還顯出不屑一顧的態度，過了一會，就有回答，白龍傳令他們兩人入內，於是，沿途無阻，直達龍窟大本營。

那時白龍踞坐虎皮椅上面，看見胡彪跟一個體型較爲高瘦的文士進來，開口便說：「胡彪，你是我的手下敗將，帶了許多兵馬前來，仍是打輸，今天竟然單人到訪，究竟有何貴幹呢？」

胡彪無詞可對，望望陳惠溥，惠溥看見座上一個彪形大漢，面目猙獰，身高體壯，恍如一頭猛虎，料定他必是匪首，早已十分注意他，聽了他跟胡彪所談的幾句話，認定他必是匪首白龍了，便說：「是我叫他帶我來的，我來會捉你歸案。」

白龍哈哈大笑，說：「你這個弱質書生，居然口出大言，眞是可笑！」

陳惠溥也笑起來，說：「我倘若沒有眞本領，怎會斗膽單獨來見你呢？如果你有胆就跟我過招。」

白龍的笑聲更響了，說：「你的口氣眞大，今我佩服，我決定跟你交手，看看那一個打贏，如果你能夠打贏我，我就跟你走，所有手下不准留難。」

陳惠溥從容不迫的說：「好，我們來一個協定，你輸了就跟我回去，假如我打敗，立刻死在此地。」

白龍冷笑一聲，說：「你倒是很爽快，我們就一言爲定，彼此死而無怨。」

「死而無怨！」

白龍說完就躍離座走到大堂，高聲喝令各人退後，站在陳惠溥不遠處，準備搏殺，發招前，他還吩咐手下不准助戰。

陳惠溥看見白龍如此豪氣，也對胡彪說：「胡兄，這是我們二人的協定，不管誰勝誰負，你都不能參戰，請站在一旁觀看。」

胡彪聽他，稍作然後退到牆邊去。

所有人都退到牆邊去了，陳惠溥喊了一聲：「請接招！」

對方是主，擺好架式，他是客，由他發招，武林的規矩如此，陳惠溥喊了一聲之後，便卽衝前，用右拳向白龍的胸部打去，這一招叫做「蟠龍獻爪」。

白龍十分鎭定，看準那一拳打到，首先把軀體往後退閃，卸了半步馬，讓他的一拳落空，然後，施展另外一招「帶馬歸槽」右手握着他的手腕，帶到自己肩膊來，左手發拳，向他的右脇出擊，同時微微轉身，使對方那一條右臂擱在自己的肩上，如果他達到目的，只要把右手往下一沉，對方的右臂就會折斷，此外，還因他連消帶打，左拳向對方右脇衝激，雙管齊下，更加不易招架。

陳惠溥苦練少林五形拳，雖然右腕給人抓住，但絕不驚慌，他沒有後退，反而搶前半步，使用「游龍入水」這一招，把手臂使勁一擺，同時用左手格開白龍左拳，僅用這一招把白龍幾種攻勢一齊擺脫。

白龍忽然覺得對方的腕部好像有一條鐵流，使他右手麻痺，不敢扼緊對方的手腕了，連忙鬆手，於是，陳惠溥的右臂就能活動自如。

白龍這一招雖然給對方化解，很快他就施展「黑虎出洞」姿勢，向前撲擊，右手抓面，左手撲胸，一出手就左右一齊展開攻勢，十分猛烈，殊不料惠溥扭馬轉身，避過兩拳，趁着對方的虎爪沒有收回之際，大喝一聲：「接招！」左手担成鶴咀之形，以一「野鶴尋蝦」姿勢，猛啄他的右邊額角太陽穴。

那一個鶴咀拳就是少林五形拳裏面的鶴拳絕招，對方猝不及防，無法解救，給他啄中，登時覺得頭暈眼花，倒下地來，就此暈倒。

胡彪看在眼裏，喜出望外，立刻走上前，陳惠溥叫胡彪把匪首白龍扛起來，自己在後壓陣，兩人就此捉拿白龍回到府衙。

他的武藝如此高强，曹州匪幫聞風先遁，因此治安方面發生好轉，不消說，蔡文甫自然十分器重他。

陳惠溥後來回到東莞，在本鄉教授武藝，但却沒有設館，一來，他並非靠拳脚謀生，不願意過份招搖。二來他根本就沒有門派，只靠兩本書學習武功，說不出名堂來，故此他沒正式設立武館教授拳脚。

他苦練的易筋經是眞正達摩傳授下來的一套易筋經，可惜他沒有把那本秘抄的「易筋經」寫下來，也沒有把他如何練習的知識教授別人。

一陣輕快的脚步聲止於門口，但杜少恆沉思如故，連眼皮也懶得睜開一下。

少頃，只聽多梅的話聲嬌笑道：「杜大俠，你瞧瞧是誰來了？」

杜少恆仍然沒睜開眼睛，只是漫應道：「這兒不會有我的朋友。」

「沒有朋友，却有親戚，表弟，這些年來，我找得你好苦。」那是一個略顯沙啞的男人語聲。

杜少恆身軀微震，雙目也倏地張開。

呈現他眼簾的，是一男一女並肩立於寢室門口。

女的是多梅，男的却是一位年約四旬上下的中年文士。

此人中等身裁，長長的臉，高高的鷹鈎鼻，臉色蒼白，目光無神，而且雙目中滿佈着紅絲，一眼就能斷定他是酒色過度所致。

儘管此人稱呼杜少恆爲表弟，也儘管杜少恆於聽到此人的話時，曾經身軀爲之一震，但他見到此人時的表情，却顯得相當冷漠。

他，冷冷地注視着那人，半晌沒有吭氣。

那中年文士不自然地一笑道：「表弟，你不認識我了，我是你的表兄曹適存呀！」

「我當然認識，儘管睽別二十年，你我都垂垂老矣，但你的特徵是不會改變的。」杜少恆懶洋洋地坐了起來，向曹適存擺手作肅客狀道：「請！」

原來這位曹適存，就是前文中曾經提到過，二十年前替杜少恆出點主意，想出一個三全其美的辦法，將石瑤姑替杜少恆撮合的那位表哥。

按說，彼此誼屬中表，睽別二十年之後，刼後重逢，杜少恆應該感到特別興奮才對。

但事實上，此刻的杜少恆，却顯得出奇的冷漠，這實在是一件令人費解的事。

曹適存向多梅擺擺手，示意其先行離去，然後緩步走入室內。

杜少恆勉強擠出一絲笑容，道：「請隨便坐。」

曹適存在一旁的一個錦墩上坐下之後，才笑問道：「表弟，你好像不歡迎我來？」

「哪兒話，我正有很多事情，要向你請教哩！」

「沒問題，只要是我知道的事情，一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過……」

「不過甚麼？」杜少恆的神情談吐，一直是那麼冷漠！

「我想知道這二十年來你是怎麼過的？」

杜少恆深長地一嘆道：「一個心靈上滿是創傷，負氣離家的人，你想，他會有好消息告訴你嗎？」

「這個……」曹適存苦笑了一下，道：「那麼，這些年來，你是否已找到了湯紫雲和石瑤姑她們？」

杜少恆道：「沒有，但現在，我找到了公冶十二娘。……」

「表弟，你還是那麼到處留情。」

「古人說得好：溫柔不住住何鄉，對於一個像我這樣，家破人亡，四海無立身之地的人來說，能有這麼一個安身之處，又何不樂得享受一番哩！」

「對！對！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表弟，你的人生觀是對的，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令堂，尊夫人，臣公子等都還健在……」

「這些，我知道。」

「旣然知道，就應該發奮圖強，設法將他們解救出來，千萬莫被醇酒美人，消磨了雄心壯志。」

「……」杜少恆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却沒接腔。⑤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高庸·文　盧令·圖

黑鳳凰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鐵羽負傷，昏迷不醒，花翎兄妹正感束手，突有魔宮逍遙太子到訪，除送返鐵小薇等外，並帶鐵羽等回去醫治。鐵羽得魔宮左右護法以本門心法治療痊癒。金克用搶得藏寶圖，與沙家兄弟、韓駝子父女及崔平等，依着圖中路綫，出發往太行山，抵達山谷，驀見總管吳濤被人殺死，屍體綁在一棵樹上，金克用猜測殺害吳濤者，定是白蓮宮的人，為防遭遇白蓮宮偷襲，實行輪流值夜，韓駝子要崔平等負起守望之責，崔平不忿韓駝子頤指氣使，反唇相識，雙方相約決鬥，金克用見狀，忙大聲喝止——

毒霧瀰山谷　寃家逢狹道

韓駝子父女和魔刀崔平等人都默然停下了腳步。

金克用環顧四週，肅容道：「金某承諸位抬愛，公推主持尋寶的事，諸位若仍本初衷，就請聽金某一句忠言，不然，大家就從此拆夥，各奔前程。」

魔刀崔平道：「咱們當然聽金莊主的。」

韓駝子沒有開口，却低下了頭，也表示默認。

金克用道：「如今寶藏雖在眼前，外有强敵窺伺，大夥兒和衷共濟，能否順利取得寶藏，尚難確定，諸位怎能為些許小事，便爭執不讓？再說，凡是參與尋寶的，無論身份尊卑，名望高低，都是同道，取得寶藏之後，人人有份，又豈能為了區區勞逸不均，就翻臉成仇，兵戎相見。」

魔刀崔平道：「若像金莊主這樣大公無私，再辛勞些咱們也心甘情願，但要是自持身份，盛氣凌人，却令人不服。」

金克用道：「好了，話不說不明，金某相信韓寨主絕無惡意，既然話已說開，就該消除誤解，不必再為一言一字耿耿於懷。現在時間已不早了，大家先用些乾粮，開始輪流守夜，除了兩位姑娘家不必參加，其餘一律分為兩批，分別擔任上半夜和下半夜防守……」

韓駝子突然岔口道：「金兄請勿將小弟計算在內。」

金克用道：「為什麼？」

韓駝子道：「小女有個習慣，不願與許多人共宿一處，反正這營帳也稍小一些，小弟的意思，我們父女自去附近另立一座帳幕，不勞諸位替我們守夜，我們也不參與輪守。」

金克用笑道：「韓兄，這樣一來，豈不分散實力，徒予白蓮宮可乘之機？」

韓駝子道：「這是小女一向的習慣，小弟也無法勉强，我們自會提防白蓮宮，諸位少了我們父女，相信也不致有多大影響。」

金克用知道他是為剛才的事餘忿未消，無法相勸，只得嘆了一口氣，道：「也罷，韓兄既然堅持這樣，諒難勉强，只盼韓兄以大局為重，加意小心，不要距離咱們太遠，萬一有事，彼此也好呼應。」

韓駝子一拱手，道：「金兄放心，我們就在近處。」

說完，取了隨身行囊，當先走出營帳。

韓素琴也向外走，到了營帳門口，忽然回頭道：「如冰，跟我走！」

沙如冰望望自己父親，又望望金克用衆人，遲疑道：「我……我……」

韓素琴喝道：「你敢不去？」

沙如冰急忙起身，道：「誰說不去了，這不就來了嗎！」

帶着滿臉尷尬，低頭隨韓素琴而去。

衆人想笑，碍於沙鎮山兄弟在場，又不好意思笑出聲來，一個個緊抿着嘴，都在肚裏暗笑。

金克用道：「韓寨主正在負氣，咱們却不可意氣用事，夜晚輪值守夜的人，務必要多多留意他們的安全。」

於是，開始進食乾粮，分派人手。

× × ×

韓駝子父女帶着沙如冰負氣離開營帳，並沒有另立帳幕過夜，三人沿着斜坡走出六七丈，就在山壁下找個石穴停了下來。

韓素琴皺着眉頭道：「爹，這地方怎麼能過夜嘛，連個遮擋東西全沒有，多不方便。」

韓駝子道：「咱們只是歇脚，根本不在這裏過夜。」

「那要到什麼地方去過夜？」

「進谷裏去！」

「哦？」韓素琴大感意外，急問道：「爹的意思是——」

韓駝子冷笑道：「財帛無主，捷足者先得。他姓金的能掘寶藏，難道咱們就不能自己去挖掘。」

韓素琴道：「可是，咱們手裏沒有秘圖，不知道寶藏埋在何處。」

韓駝子道：「反正只在這座山谷內，咱們已到了門口，還用得着什麼秘圖。」

韓素琴又道：「這谷中濃霧密佈，如何着手尋覓寶藏呢？」

韓駝子道：「不妨，咱們趁早先進谷去，縱或尋不着寶藏，至少先將谷中形勢摸熟，隱伏暗處，等他們明日掘出寶藏，那時以逸待勞，突起發難，還怕寶藏會飛上天去不成。」

又對沙如冰道：「孩子，我韓家寨只有素琴一個獨生女兒，你既是韓家的女婿，就等於我的親兒子一樣，這件事，我本想招呼你爹和兩位叔父一齊行動，他們正捧着姓金的，未必肯點頭，且等到寶藏出土，正面交鋒的時候，你可要說服你爹跟咱們站在一條綫上！」

沙如冰不敢不答應，只得點頭道：「間不疏親，到時候爹他們自然不會反助外人，不過，那黑鳳凰武功高强，咱們恐怕都不是她的敵手……」

他話還沒有說完，韓素琴已經沉下臉來，哼了一聲，說道：「去他娘的黑鳳凰、白鳳凰，你心眼裏只想着那臭娘們兒，以為她眞是天下無敵了麼？」

沙如冰苦笑道：「我不是想她，我是吃過她的虧，連我三叔也接不下她一掌。」

韓素琴道：「那是你們沙家堡沒本事，姑奶奶却不服這口氣，眞要動起手來，姑奶奶就不信她的手掌比鐵骨神功更硬。」

韓駝子道：「時候不早了，咱們吃些乾粮，趕緊收拾動身吧！」

三人飽餐了一頓，結紮停當，悄悄離開石穴，向峽谷走去……

就在韓駝子三人潛入峽谷的同時，飛狐白風正氣急敗壞趕到谷口營帳，帶來一個人人震驚的消息——威寧侯府的人馬到了。

金克用急問：「你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飛狐白風喘息着道：「在下奉命回營地傳訊，險些落在黑騎隊武士手中，如今威寧侯府的人馬就駐紮在咱們留守的營地內，八名堡丁，和全部馬匹物件，已經統統被威寧侯府擄去了。」

金克用聽了，臉上神色大變，半晌說不出話來。

沙鎮山吃驚道：「失去馬匹物件倒是小事，咱們的退路斷絕，這可怎麼辦？」

金克用擺擺手，示意大家不要慌亂，蹙眉沉吟了一陣，問道：「威寧侯府共來了多少人馬？」

飛狐白風答道：「不少，大約總有三四十騎。」

金克用又問：「是由何人率領？」

飛狐白風道：「花翎兄妹親自率領。」

「白兄沒有認錯？」

「絕不會，在下曾在太原府東門外見過他們。」

「鐵羽有沒有同來？」

「這倒沒看見。在下抵達的時候，花翎兄妹正指揮武士們卸鞍改換輕裝，顯然也是想將馬匹留下，徒步趕來，內中却未看見鐵羽。」

金克用微微點頭，嘴角泛起一抹獰笑，道：「這就不用担心了。」

沙鎮山道：「威寧侯府人多勢衆，即使沒有鐵羽，也很難應付，金兄怎說不用担心？」

金克用道：「咱們鬥不過他，至少總躲得過他。」

沙鎮山愕然道：「躲他？」

金克用道：「不錯，如今白蓮宮匿伏暗處，威寧侯府又躡踪追到，咱們若跟威寧侯府衝突起來，無論誰勝誰敗，都對白蓮宮最有利。可是，咱們若化明為暗，也隱藏起來，威寧侯府必然會搶先入谷，白蓮宮也必然會不甘袖手，雙方一旦遭遇，無論勝負，却對咱們最為有利。」

沙鎮海道：「萬一威寧侯府不肯率先入谷呢？」

金克用笑道：「鐵羽未見同行，表示他的傷勢尚未痊癒，威寧侯府的人馬若不肯入谷涉險，絕對無法在此地久留，花貞貞惦念鐵羽，勢將退去，等他們一走，寶藏仍然在咱們掌握之中。」

衆人都極口稱讚道：「金莊主思想週詳，妙算無遺，的確令人佩服。」

金克用道：「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拆除營帳，湮滅痕跡，退往谷口兩側隱藏。那一位去知會韓寨主他們一聲……」

正說着，却見魔刀崔平，匆匆奔了進來，道：「韓駝子父女和沙少堡主已經偷進峽谷去了。」

沙家兄弟駭然道：「去了多久？」

魔刀崔平道：「約有一盞茶工夫，小弟接獲消息，親自趕去他們落脚的洞穴查看，果然只留下笨重的行囊，人已不見踪影。」

沙鎮山頓脚道：「老韓太意氣用事了，這是什麼時候，還如此任性！」

沙鎮海道：「如冰這孩子太不中用，為什麼不回來告訴一聲。」

沙鎮山道：「金兄，他們三人離隊入谷，八成難逃白蓮宮的毒手，咱們總不能坐視不救啊！」

金克用冷冷搖頭道：「現在攔阻已經來不及了，咱們也不能為了他們三人改變全盤計劃，是禍是福，只好看他們自己的運氣了。」

舉手一揮，衆人立即動手拆除營帳，準備撤離谷口。

沙鎮山抱拳道：「金兄，咱們沙家三房兄弟，就只得如冰這一個兒子，無論如何，不能眼看他去送死，請恕我兄弟暫且告退。」

金克用道：「三位是想趕去攔阻他們？還是準備就此跟咱們大夥分道揚鑣？」

沙鎮山道：「我兄弟追隨金兄，別無異心

，自然是希望攔阻他們涉險。」

金克用道：「那就不必多此一舉了，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進入峽谷，追已無及，三位若跟着進去，只怕就不易再退出來了。」

沙鎭海道：「峽谷中除了濃霧迷漫，難道眞的隱伏着什麼凶險？」

金克用尚未回答，突聽遠處傳來一聲凄厲的慘叫。

慘叫聲的方向，正是來自峽谷谷口。

沙鎭山吃驚道：「是如冰——」轉身便想奔出營帳。

金克用伸手攔住道：「沙兄，不要衝動，咱們大夥兒同去看看。」

衆人湧出營帳外，遙望峽谷，却只見黑沉沉一片寂靜，再不聞第二聲呼叫。

沙鎭山焦急地道：「金兄，對不起，小弟只此一子，非進谷去看看不可……」

金克用道：「好吧，咱們協力同心，理當禍福相共，崔兄請帶着大夥先退往谷壁兩側隱藏，鳳凰和我陪三位同去谷口查看一下。」

黑鳳凰却搖頭說道：「你們去吧，我不去了。」

金克用一怔，道：「鳳凰，你又是爲了什麼？」

黑鳳凰道：「白玉蓮是我們的仇人，我正愁無處找她，爲何反要躲避。」

金克用道：「但現在白玉蓮藏身暗處，不會輕易露面，威寧侯府却爲了寶藏的事，不肯與我們甘休，我們若跟威寧侯府正面衝突，豈不正中白玉蓮的下懷。」

黑鳳凰固執地道：「我不管什麼寶藏，我只在這兒等白玉蓮出面，威寧侯府不惹我，我也不惹他們，若惹了我，我也不怕。」

金克用頓足道：「鳳凰，你要明白，現在情勢很複雜，不僅是我們的私仇，也關係大夥兒的安全，一旦引起了混戰，那是對我們最爲不利……」

黑鳳凰道：「你們儘管躲你們的，反正我是決定等在這裏了。」

她的語氣十分堅決，坐在原地動也不動，金克用雖然着急，却拿她沒轍。

魔刀崔平低聲道：「金莊主，依在下愚見，鳳凰姑娘武功高强，足可自保，若能留姑娘在此互爲犄角之勢，使威寧侯府不明我方虛實，未嘗不是一條妙計。」

飛狐白風道：「對！鳳凰姑娘掌傷鐵羽，威寧侯府業已膽寒，咱們索性在營帳外遍揷火炬故佈疑陣，花貞貞見了絕不敢輕舉妄動。」

魔刀崔平又道：「此處距谷口不遠，就算威寧侯府敢動手，咱們暗躡其後，兩下夾攻，準打他們一個落花流水，解決了威寧侯府，白蓮宮也不足畏了。」

金克用沉吟了一下，道：「這樣也好，就請崔兄立刻佈置吧。」

又走近黑鳳凰身邊，壓低聲音道：「孩子，白蓮宮和威寧侯府都是陰險奸詐之輩，千萬記住少跟他們交談，出手不要留情，伯父跟大夥兒會在暗中隨時給你支援。」

黑鳳凰點點頭道：「我知道。」

這時，魔刀崔平等人已在營帳內外，點燃了二三十支火炬，照耀得附近數丈內一片通明，宛如白晝。

金克用吩咐衆人先退去山壁兩側埋伏，自己陪着沙家三兄弟直趨谷口。

荒山峽谷本無路徑，可是，當他們行近谷口，却發現脚下十分平坦，雜草亂石全被清除，露出一條寬約五尺的通路，地上舖着柔軟的細砂……

這些，顯然都是白蓮宮留下的痕跡。

白蓮宮既已找到寶藏地點，何以不將寶藏運走，却故作玄虛，在附近逗留不肯離去？是時間來不及？或是遭遇某種無法克服的困難，寶藏尚未到手？

金克用心中轉念，舉步格外謹愼，才進入谷口，突見左首山壁上，寫着兩行醒目的大紅字：

「谷中風光，任君遨遊；

寶藏無主，見者有份。」

這當然又是白蓮宮的傑作。

沙鎭山念子心切，邁步就向谷內衝去……

「且慢。」金克用伸手攔住道：「白蓮宮處心積慮希望咱們快些進谷裏去，谷中必然有凶險，咱們最多走完這條山壁夾峙的通道，絕不能再往裏深入。」

沙鎭山道：「但如冰已經入谷，咱們不進去，怎能救他？」

金克用道：「如果他業已入谷遇險，咱們縱然進去，也於事無補，請三位務必以大局爲重，多加忍耐。」

沙鎭海道：「大哥，金莊主說得對，你瞧這山谷霧氣迷漫，伸手難辨五指，黑夜之際冒險入谷，只怕也很難找到他們的踪影。」

金克用又道：「事已至此，急也不在一時，今夜若找不到他們，且等明天日出以後，霧氣消散，那時大夥兒再一同進去，就安全得多了。」

沙鎭山頓足長嘆道：「唉！如冰這孩子眞糊塗，偏偏竟畏妻如虎，他若有三長兩短，咱們沙家豈不就此絕了後代，唉——」

沙鎭嶽道：「大哥先不要難過，就等走完這條通道再說吧！」

金克用接口說道：「金某當先，三位請隨我來。」

這條兩山夾峙的通道，足有半里多深長，左右峭壁千仞，高不可測，人行其中，但覺陰寒刺骨，恍如置身冰窟。

四人魚貫而行，走不到二十多步，金克用忽然蹲下身子，低聲說道：「三位請向兩邊讓一讓。」

沙家兄弟急忙閃開身體，借着谷外透射進來的火光，只見砂地上赫然有一連串殷紅的血漬。

金克用以手沾血，略一舐試，竟是人血。

沙鎭山立刻激動起來，顫聲道：「這一定是如冰的血，如冰！如冰……」

利那間，他再無法控制自己，飛身越過金克用，急急向谷內奔去。

金克用閃電般直追而上，一把扣住他的肩頭，沉聲道：「沙兄，你想幹什麼……」

沙鎭山狀如瘋狂，回手一拳，搗向金克用前胸，大吼道：「放開我！」

金克用左腕一翻，格開拳勢，右手疾落，在他背部「風府穴」上重重拍了一掌。

沙鎭山身軀微震，四肢突然僵硬，無法動彈！竟「哇」地一聲，放聲大哭起來。

沙鎭海和沙鎭嶽疾步趕到，一左一右扶住了他。

金克用道：「讓他哭吧，他內心悲急，哭一場反能安靜些。」

沙鎭海嘆道：「沙家三房單傳，只此一子，無怪大哥會如此悲慟。魯莽之處，金莊主休怪。」

金克用點頭道：「我瞭解。父子連心，這是人之常情。可惜咱們沒有時間慢慢勸解他，只好使用非常手段了。」

果然，沙鎭山在痛哭發洩之後，聲音漸低，情緒也逐漸平靜下來。

金克用替他解開穴道，柔聲勸慰道：「沙兄，這血漬很可能是白蓮宮故佈的疑陣，咱們的時間不多，一切要沉着應付，你可萬萬不可

再這樣激動了。」

沙鎭山含淚點頭，默然無語。

四個人循着血漬繼續向谷內走，不多久，山壁夾道走完，却被一片白茫茫的濃霧擋住去路。

這濃霧好奇怪，翻翻滾滾，就像一鍋煮沸的稠粥，迷漫全谷，伸手難辨五指，但僅在谷中充斥，絲毫不見外溢，山壁夾道，却沒有霧氣。

側耳傾聽，霧中寂靜如死，不聞聲息。整座峽谷，彷彿是另外一個死寂、神秘，充滿殺機的世界。

沙鎭山對着濃霧，高聲呼喊沙如冰的名字，連喊數聲，毫無回應。

沙鎭海又呼叫韓駝子父女，也同樣不見回答。

金克用道：「咱們只能到此爲止了，威寧侯府的人馬隨時會到，必須儘快退出谷外…」

沙鎭山哽聲說道：「不！金莊主，你們三人出去吧，讓我留在這兒，求你們不要勉强我走。」

金克用道：「谷中大霧充斥，目不能見，你留在這兒有什麼意義？」

沙鎭山搖頭道：「我一定要等到如冰出來，人在見人，人死見屍，否則，寧死絕不離開此地。」

金克用眉頭微皺，目視沙鎭海和沙鎭嶽，便準備用强挾持……

誰知沙鎭山早已防備，脚下一轉，背貼着山壁，同時將隨身長劍撤出鞘來，沉聲道：「求你們不要逼我，如果你們用强，我就立即橫劍自絕。」

金克用苦笑道：「沙兄，這是何苦，你縱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也該爲那即將到手的寶藏着想。」

沙鎭山道：「如冰若有意外，沙家香火從此斷絕，縱然富甲天下，又有何用。」

金克用見他語氣堅決，情知無法勉强，長嘆一聲道：「既然沙兄決心要查出愛子的下落，金某倒有個主意可以試試，但沙兄必須先答應，這一次若是仍無結果，絕不能夠再固執己見了。」

沙鎭山道：「請說說看。」

金克用道：「此谷詭秘凶險，隱伏殺機，以咱們四人之力，今夜絕難搜遍全谷，何況，咱們也絕不能四人一同進谷搜尋，必須留人在濃霧之外，以備隨時接應才行……」

沙鎭山頷首道：「不錯。」

金克用道：「所以，咱們只能選派一個人進入霧中搜索，却以長繩繫在他身上，搜索的範圍，以繩長爲限，如有變故，霧外的人就可以立即收回長繩，將他營救出來……」

話還沒有完，沙鎭山已經欣然道：「好主意，我去！我去！」

沙鎭海道：「可惜咱們身邊未帶繩索。」

沙鎭山道：「不妨，咱們可以撕裂外衣，結成長繩。」

一面說，一面就脫下外衣，撕成一條條搓結起來。

山壁夾道內本已陰寒刺骨，沙鎭山救子心切，竟然忘了寒冷，唯恐繩子不够長，將身上衣服儘量脫下來使用，僅留褻衣蔽體。

金克用搖手道：「咱們三人都可以入谷搜索，唯獨沙兄你不能去。」

沙鎭山道：「爲什麼？」

金克用道：「所謂：當局者迷，沙兄關切愛子安危，難免會心氣浮燥，這樣，非僅搜索無法嚴密，更可能發生其他事故，令人難以放心。」

他雖然沒有指明何種「其他事故」，言外之音，自是担心沙鎭山搜索落空，可能一去不返。

沙鎭嶽立即接口道：「金莊主的顧慮很對，還是由小弟去的好。」

沙鎭海也道：「大哥放心，讓三弟去，就跟大哥親自去是一樣的。」

沙鎭山想了想，倒沒有再堅持，只叮囑沙鎭嶽務必仔細搜索，不可疏忽。

沙家三兄弟的外衣撕開連結起來，結成一條長約二十丈的布繩，一端由沙鎭山握持，一端繫在沙鎭嶽腰際，就像放魚餌一樣，延伸入濃霧之中。

谷靜如死，霧濃如湯。

沙鎭嶽的身子走出三四步，就已經消失在霧中。

布繩延伸的速度很緩慢，並且不時左右擺動，這表示沙鎭嶽正小心翼翼向前搜索。

沙鎭山的一顆心，幾乎提到喉嚨裏，夾道中氣溫雖然寒冷，他的額上和雙手却已滲出汗珠。

金克用和沙鎭海也同樣緊張，全神注視着布繩，凝聽霧中動靜。

布繩緩緩放出，將及一半，也就是說，沙鎭嶽已經深入霧中約達十丈……

突然，一聲凄厲的慘叫傳了出來。

金克用三個人同吃一驚，急忙全力收扯布繩。

繩端垂地，顯得十分沉重，不問可知，沙鎭嶽分明已經遇險昏倒了。

可是，當他們七手八脚收回了布繩，却發現繩端繫着的人竟然不是沙鎭嶽。

那人上半身赤裸，奄奄一息，肌膚已凍成紫醬色，也跟吳濤的死狀相似，胸前被利刃刻劃了八個血淋淋的大字——

「人爲財死，死而無怨。」

沙鎭山看清那人的面貌，不覺悲從中來，一把抱住，哭喊失聲道：「如冰！我可憐的孩子……」

進去的是沙鎭嶽，怎會忽然變了沙如冰？沙如冰已是如此，那沙鎭嶽當然也吉少凶多……

沙鎭海想到這裏，頓時機伶伶打個寒噤，一躍而起，向濃霧中衝去！

幸虧金克用眼明手快，及時探手將他拉住，沉聲道：「二堡主，現在不是意氣用事的時候，白白送死，有何裨益。」

沙鎭海哽咽道：「可是，三弟他……」

金克用道：「他已經失陷，咱們就不能再涉險了，我看如冰這孩子尚有氣息，應該設法先救人才是正理。」

一句話提醒了沙家兄弟，仔細查看，沙如冰果然尚未斷氣。

沙鎭山急忙把身上僅有的一件內衣也脫了下來，裹住沙如冰的身體，同時點閉胸前四處穴道，使心脈餘氣不致中斷。

金克用道：「此地不宜久留，咱們還是趕快退出去吧！」

三人匆匆循原路退出夾道，剛到谷口，正遇着飛狐白風。

飛狐白風遙指谷外一列正迅速移近的火把，低聲催促道：「金莊主，快離開谷口，威寧侯府的人馬已經到了！」

金克用揮揮手，立刻帶着沙家兄弟由山壁脚下折入亂草叢中……

× × ×

威寧侯府的黑騎隊武士都已棄馬步行，來勢仍然十分快速，不多一會，已到谷口外。

這些久經訓練的蒙古武士，個個精悍健壯，反應敏捷，才接近斜坡上的營帳，便紛紛拔

出長刀，雁翅般向左右展開，嚴密戒備，却並不妄動。

營帳內外火炬通明，靜悄悄不聞人聲。

花貞貞一手按着刀柄，一手牽着小薇，凝目向營帳打量了半晌，冷笑道：「金克用，你不必藏頭露尾故弄玄虛，你若自認還是個人物，就站出來說話。」

帳內靜靜，毫無回應。

花翎大聲道：「姓金的，你已經無路可退，別以為裝聾扮啞就能騙過我們，大不了我一把火燒了你這鬼帳篷，你要不要試試？」

連叫數聲，仍然無人回答。

花翎舉手一揮，喝道：「準備火箭，給我射——」

花貞貞低聲道：「且慢，這營帳分明是空的，可能金克用已經進谷中去了？」

花翎道：「不可能。如果他們已經入谷，又何須搭建空帳篷，故意遍插火炬，我猜那老匹夫八成有什麼詭計。」

花貞貞道：「就算是計，這區區一座營帳也唬不了人。來！你小心護守着小薇，我去看看。」

花翎道：「妹妹，當心有詐。」

花貞貞點頭道：「我會應付，你只管保護小薇，別讓孩子受到驚嚇就行了。」

小薇仰起臉蛋，央求道：「阿姨，我要跟你一起去。」

花貞貞笑道：「傻孩子，阿姨是去打架，你跟去做什麼？」

小薇道：「我要去問問金克用，他跟爹是朋友，阿姨和叔叔待他也不錯，他為什麼跟咱們作對，把爹打傷？」

花貞貞不禁苦笑道：「你年紀還小，這些道理你不會懂，你乖乖跟叔叔在一起，阿姨會替你問他。」

將小薇交給花翎，整一整雙刀，大步向營帳走去。

行到營帳門口，就看見了盤膝在帳中的黑鳳凰。

花貞貞霍然停步，手按刀柄，詫異地打量着這位膚色黝黑，滿臉稚氣未脫的陌生女孩子；恰好黑鳳凰也正閃着烏溜溜的眸子，好奇的注視着她，兩人心裏竟然泛起相同的感覺——這人好面熟？

其實，她們以前絕未見過面，只不過早已不止一次聽人描述對方的模樣，遽然相遇，才有似曾相識之感。

花貞貞首先開口，道：「你就是自稱黑鳳凰的人？」

黑鳳凰既不承認，也沒否認，微微一笑道：「你想必就是威寧侯府的花貞貞郡主了？」

花貞貞道：「不錯，我正要找你。」

黑鳳凰道：「我也正想見見你，請進來談談如何？」

花貞貞哼道：「你以為我不敢！」

手按刀柄，邁步進了營帳。

黑鳳凰禮貌的欠欠身子，道：「請坐。」

花貞貞沒有坐下，卻飛快地掃視帳中一眼，沉聲道：「金克用到什麼地方去了？」

黑鳳凰搖頭道：「他不在這裏，你有什麼話，對我說也是一樣。」

花貞貞道：「你是金克用的什麼人？能替他作主出頭？」

「金伯父是先師的兄長，我自然能替他作得主。」

「好！我問你，來青龍寺挑釁，傷我黑騎隊兩名武士，是你幹的？」

「是我。」

花貞貞道：「在沙家堡掌傷我鐵大哥的，也是你？」

「正是。」

「咱們素昧平生，無怨無仇，你這樣屢次尋釁傷人，是何用心？」

「不錯，威寧侯府跟我並無仇怨，但鐵羽却是我不共戴天的仇家，此事全為了鐵羽而起，怨不得我傷人。」

「哦？你跟鐵大哥究竟有何仇何恨？」

「說來話長，我也沒有必要對你詳細解釋。總之，這事跟威寧侯府本無干係，希望你置身事外，不必強替鐵羽出頭……」

「哼！你倒說得好輕鬆。」花貞貞沉下臉來，道：「鐵大哥是我爹的義子，他的事，就是威寧侯府的事，他的仇人，也就是威寧侯府的仇人，無論你跟鐵大哥之間有什麼仇恨，威寧侯府都不會置身事外。」

黑鳳凰聳一聳肩，說道：「你們一定要管上這件事，我也沒有辦法，我只是替你們覺得不值。」

「有什麼不值得？」

「鐵羽本是漢人，他之所以托庇威寧侯府，不過是想倚仗你們蒙古人的勢力，欺壓自己同胞，何況，他已有妻子，却慣以甜言蜜語誘惑婦女，像這種卑鄙無恥的色狼，你又何必定要袒護於他……」

「住口！」花貞貞喝道：「你再用這些骯髒詞句侮辱鐵大哥，我就先割下你的舌頭。」

黑鳳凰輕哂道：「如果你想試試，我也不反對。」

花貞貞重重哼了一聲，道：「黑鳳凰，我看你年紀輕輕，不像是混跡江湖的女人，才願意跟你坦識交談，希望你不要受奸徒挑撥，仗着一身武功，逞強肆虐，取紂為惡，你可別以為自己眞是天下無敵了。」

黑鳳凰笑笑道：「我也正是因為你身為郡主，何等高貴，不願你被花言巧語迷惑，做出身敗名裂的傻事，所以好心相勸。」

花貞貞道：「你很倔強，不煞煞你的驕氣，你永遠不會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黑鳳凰道：「看來，我們是非打一架不可了！」

說着，緩緩站起身來。

花貞貞腳下斜退半步，寒光展現，雙刀出鞘，沉聲道：「請亮兵刃！」

黑鳳凰兩手一攤，笑道：「我這一雙手掌，就是兵刃，你儘管進招吧。」

花貞貞一聲冷笑，雙腕翻動，還刀入鞘，傲然道：「聽說你掌上功夫很了得，能隔肉碎骨，無人能敵，花貞貞今天，就空手領教你幾招。」

黑鳳凰道：「你還是用刀的好，空手較量，你恐怕不會是我的對手。」

花貞貞怒叱道：「好狂妄的丫頭，你敢藐視我？接招！」

話落，掌出，迎面一掌，直劈黑鳳凰的前胸。

黑鳳凰閃身讓開，又道：「我說的是眞話，你為什麼不相信呢？」

「廢話少說，看掌！」

花貞貞已被激怒，雙掌翻飛，連環劈出，一口氣攻出三掌兩拳，招招指向要害。

黑鳳凰一味的閃避，連退了四五步，不禁怒道：「我跟你無怨無仇，本不想傷你，你可不要逼人太甚了！」

花貞貞喝道：「我就是要逼你出手，好替鐵大哥報仇。」

她口裏喝罵，手上片刻未停，忽拳忽掌，着着進迫，拳掌帶起的勁風，使營帳內的火炬幾乎熄滅了一半。

黑鳳凰已經退無可退，突然一低頭，由滿天掌影中穿過，反手拍出了一掌。

這一掌，顯然並未存心傷人，只是想以攻代守，逼開花貞貞，以便自己能由營帳角落脫身出來，搶佔比較利於施展的方位，因此只用了二成力道。

誰知花貞貞却早就存了拚命的念頭，同時也料到她必然會臨危反噬，暗暗已提聚功力準備。

就在黑鳳凰矮身低頭的時候，花貞貞的身子也緊跟着一個飛旋，嬌叱道：「接掌！」

她已將十二成功力提聚到雙掌之上，更借着旋身，扭腰的力道，掌勢橫推，恰好迎上黑鳳凰的掌心。

掌力相接，「蓬」然大震，黑鳳凰當場被震退了五六步。

一個蓄勢已久，一個猝不及防，又是雙掌對單掌，黑鳳凰自然吃虧，只覺身體搖搖幌幌，險些摔倒。

花貞貞却也沒佔到多大便宜，震退黑鳳凰之後，忽感內腑氣血浮動，兩隻手腕關節隱隱作痛！竟無力繼續追擊。

這時，她才眞正領略到對方掌上的功力，果然驚人，自己若徒手相拚，絕對不是人家的敵手。

黑鳳凰瞪着眼睛注視花貞貞，一字一字道：「我不想傷你，你倒想置我於死地？」

花貞貞昂然道：「我本來就是想置你於死地，這沒有什麼好客氣的。」

黑鳳凰點點頭道：「好！來吧。你也接我一掌。」

吸一口氣，緩緩舉起右臂。

花貞貞不敢輕敵，忙也將全身功力運集在雙掌上，凝神蓄勢而待。

剛才以十二成功力仍未使對方受傷，花貞貞已經知道自己掌力決非黑鳳凰之敵，但她相信，黑鳳凰除了掌力詭異之外，其他武功未必樣樣精通，只要趨避得法，不再跟黑鳳凰硬拚，還是有制勝的希望。

所以，她一面提聚功力全神待敵，一面暗暗扶正刀柄，準備在危急時出刀應戰。

兩人對面相峙，花貞貞本是背門而立，因為方才交手時互換了位置，現在變成面對營帳門口。

營帳裏的火炬多被掌風掃滅，內暗外明，花貞貞的目力被營外火光照射，注視黑鳳凰比較吃力，而黑鳳凰背向強光，却能清晳的看見花貞貞。

花貞貞想移動一下方位，以避火光直射，脚下剛要探出，黑鳳凰的掌勢，已閃電般疾劈過來。

看她出手時輕飄飄似乎並無多大功勁，掌未近身，一股奇寒之氣，已經洶湧而至。

花貞貞駭然暗驚，急忙側身，跨步，身形疾轉，雙刀一齊出鞘……

就在這石火電光般一瞬之間，突出一條人影，從營帳門口直奔進來，叫道：「阿姨！阿姨——」

聽聲音，竟是小薇，而且，她乍由亮處奔入暗處，一時辨認不清，却把黑鳳凰誤認為是花貞貞，張着手臂向黑鳳凰撲抱過去。

黑鳳凰掌力甫發，眞氣遍佈全身；花貞貞也正全力出刀，鋒刃恰好指向黑鳳凰。

雙方正當生死拚搏的剎那，小薇無論撞上任何一方，後果都將不堪設想。

花貞貞已顧不得自己的安危，驚呼聲中，急急挫腕收刀……

黑鳳凰的掌勢本已發出，也硬生生撤回了掌力，身子側閃，左臂反伸，攔腰一把抱起了小薇。

兩人竟然不約而同放棄了攻敵的機會，也不約而同都為小薇捏了一把冷汗。

等到花貞貞驚魂甫定，黑鳳凰已將小薇放落地上，正輕輕摸着小薇的頭頂，又憐又愛地問：「你是誰家孩子，怎麼會跑到這兒來？」

小薇仰面望着她，反問道：「你……就是黑鳳凰嗎？」

黑鳳凰詫道：「不錯，你認識我？」

小薇道：「我不認識你，可是，我正要找你。」

「哦？找我幹什麼？」

「我要問你，為什麼打傷我爹？」

「你爹是——」

小薇道：「我爹就是神手鐵羽，我名字叫鐵小薇。」

「哦……」

黑鳳凰又是驚異，又是意外，竟吶吶答不出話來。

花貞貞沉聲道：「小薇，不要無禮，先向這位阿姨道謝！」

小薇道：「為什麼要謝她？」

花貞貞道：「剛才若不是這位阿姨手下留情，你早就活不成了。」

小薇說道：「可是，她打傷了我爹，現在，又……」

花貞貞道：「小孩子不懂大人的事，不要胡亂多嘴。快說謝謝阿姨！」

小薇還想分辯，終於忍住，低聲道：「謝謝阿姨。」

黑鳳凰不知為什麼原因，竟好像對小薇特別喜愛，笑着攬住她的肩頭，一手托起她的下巴，迎着火光，仔細端詳。

這時，花翎已趕到營帳門外，目覩小薇站在黑鳳凰身邊，只得駐足等候，不敢妄動。

花貞貞也暗暗着急，一面對小薇施眼色，一面假意喝道：「小薇，不許在這兒多事，快出去！」

小薇應了一聲，正想離去，却被黑鳳凰一伸手，輕輕摟進懷裏。

花翎兄妹同吃一驚，花貞貞緊握着雙刀，沉聲道：「黑鳳凰，你也是女人，小孩子無辜，希望你不要為難她。」

黑鳳凰微微一笑，道：「放心，我不會傷害她，我只是想問一句話。」

花貞貞道：「你要問什麼？」

黑鳳凰道：「這孩子眞是鐵羽的女兒？」

「當然是眞的。」

「是你跟鐵羽生的？」

「這……」

花貞貞臉上頓時飛起兩片紅雲，怒喝道：「你胡說八道些什麼，鐵大哥的妻子是白玉蓮，小薇自然是白玉蓮生的。」

黑鳳凰輕哦一聲，道：「這就好，我正要找白玉蓮，孩子既然是她親生的，就暫時留在我這兒，你們可以轉告白玉蓮，叫她來向我要人。」

花貞貞怒道：「你竟然想挾持一個無辜小孩子？」

黑鳳凰道：「這不是挾持，我只是希望白玉蓮能及早出面跟我一會，孩子既非你所生，跟不跟你在一起，並沒有什麼關係，你又何必這樣着急。」

花貞貞道：「你——」雙刀一擺，便想衝上前去。

「住手！」黑鳳凰左臂一收，將小薇抱了起來，低喝道：「我不會傷害孩子，也希望你不要再跟我糾纏動手，反正白玉蓮就在附近，只要她出來跟我見面，我保證孩子絕不損傷一根毫髮，你們若逞強動手，誤傷了孩子，那可是你們自己的責任。」

花貞貞果然不敢輕舉妄動，恨恨地一頓脚，收了雙刀。

花翎道：「黑鳳凰，你可知道這孩子雖是白玉蓮所生，如今白玉蓮和鐵大哥業已反目分手，孩子已歸鐵大哥撫養，你這樣做，叫我兄妹如何向鐵大哥交待？」

黑鳳凰道：「這還不容易嗎，你們只要把我的話轉告鐵羽就行了。」

花翎又道：「你既然知道白玉蓮就在附近，儘可自己去找她，爲什麼要以無辜的孩子作要脅？」

黑鳳凰笑道：「我當然也會找她，但有你們威寧侯府帮我去找，一定更容易找到。我再告訴你一遍，孩子在我這兒，絕不會受到傷害，你們儘可以放心。」

花翎道：「你能保證金克用他們也不會傷害孩子？」

黑鳳凰毫不遲疑道：「任何人都不敢傷害她，我絕對可以保證。」

花翎拱手道：「好，但願你言而有信，我們就暫時把孩子交給你了。」

轉顧花貞貞道：「妹妹，走吧。」

花貞貞實在不甘心，無奈迫於形勢，不得不忍氣低頭，臨去時，指着黑鳳凰恨恨說道：「你若讓孩子損傷了一肌一髮，威寧侯府誓不與你干休。」

兄妹倆退出營帳，立即下令武士們在距離谷口百丈外，也搭起兩座蒙古包，地勢比黑鳳凰的營帳略高，牢牢扼守住峽谷出路。

只要小薇仍在黑鳳凰掌握中，威寧侯府就絕不放任何人離開這座峽谷。

花貞貞還不放心，又命伐木壘石，在當路處築下一道堅固的欄柵，同時，更對花翎未能護守好小薇，連聲抱怨不已。

花翎勸慰道：「妹妹不必過份焦急，依我看，那黑鳳凰絕不會傷害小薇。」

花貞貞道：「你怎麼敢斷言不會？」

花翎道：「我看得出，黑鳳凰不像是長於心機的人，她對小薇只是很喜愛，並無半點惡意，而且……」

花貞貞道：「而且什麼？」

花翎道：「妹妹難道你沒有注意，小薇那孩子對黑鳳凰也好像很喜愛，一點也沒有畏懼的樣子。」

花貞貞輕哦了一聲，沉吟道：「唔！不錯，她被黑鳳凰抱在懷裏，的確沒有驚怕的神色，眼看着我們離開，竟然也沒有哭喊呼叫……，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花翎道：「不管它是什麼緣故，孩子能跟她相處，總是好現象，至少，我們可以暫時不必爲孩子的安全担心了。」

花貞貞道：「但我們也不能就讓小薇留在她手中，總得想法把孩子救回來。」

花翎道：「如今迫於形勢，只有暫時忍耐。按地圖所示，藏寶處就在這座峽谷內，我們只要緊守住谷口，使金克用不敢冒然入谷取寶，白玉蓮遲早會現身露面，況且，金克用後援已斷，絕難支持長久，等到他們乾粮用罄的時候，形勢就對我們有利了。」

正商議間，一名武士突然飛奔進來報道：「鐵爺到了！」

花貞貞驚問道：「那一個鐵爺？」

「就是鐵羽鐵公子！」

花貞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愕然跌坐，幾疑身在夢中。

花翎急忙跳起身來，連聲道：「快請……快請……」

沒等武士出外相請，鐵羽已經大步走了進來，後面還跟着安達，阿帖木，珍珠，以及留守在青龍寺的托拉等十名武士，和一個身穿土布短衣，面目陌生的老頭兒……

鐵羽神采奕奕，掌傷已經痊癒，連安達和阿帖木也顯得精神抖擻，與先前大不相同。

花貞貞又驚又喜，顧不得旁邊有多少隻眼睛看着，張臂撲進鐵羽懷中，當場就放聲大哭起來……

× × ×

對面山坡上的營帳中，却正傳出斷續的嬉笑聲。

小薇依偎在黑鳳凰的懷裏，臉蛋笑得像一朵盛開的百合花，拉着黑鳳凰的手道：「阿姨，那天你也帶我去木屋玩玩好麼？我會堆雪人還會烤野兔子，我們一塊兒扮『家家酒』。」

黑鳳凰道：「好是好，只怕你吃不了那種苦，受不了那種孤單寂寞。」

小薇道：「才不會呢，我和你住在一起，就不會寂寞了。」

黑鳳凰深深凝注着她，忽然輕吁了一口氣，道：「說眞的，我是從心裏喜歡你，如果你不是鐵羽的女兒，那該多好。」

小薇道：「我是鐵羽的女兒，又有什麼不好呢？」

黑鳳凰感慨地道：「鐵羽是我的仇人，有一天，我可能會殺了他，到那時候，我豈不就是你的殺父仇人了。」

小薇道：「我爹跟你究竟有什麼仇？你爲什麼要殺他？」

黑鳳凰道：「這件事說來很複雜，你年紀太輕，還是不要問的好。」

「不！我一定要問，你和我爹從不相識，怎麼會結下仇恨？」

「其實，跟我有仇的不是你爹，而是你的母親白玉蓮。」

「我母親什麼時候得罪你了？」

「她沒有得罪我，但是，她的父親曾經害死了我的師父，我這次下山，就是要替師父報仇。」

「噢！我明白了，是我母親的父親跟你的師父有仇，並不是我母親跟你有仇？」

「正是。」

「那你爲什麼不找我母親的父親，却要找我母親報仇呢？」

「因爲她的父親已經死了。」

「這麼說，父親死了就找他的女兒，女兒死了再找女兒的兒女，如果我母親也死了，你豈不是要殺我報仇了麼？」

「這……」

黑鳳凰竟爲之語塞。

忽聽一人接口道：「不錯，父債子還，母債女償。你母親若不出面，咱們就殺了你。」

隨着話聲，金克用當先走了進來，後面緊隨着魔刀崔平，飛狐白風等人，還有沙鎮山和沙鎮海兄弟倆，合力抬着奄奄一息的沙如冰。

小薇不敢再說話，急忙撲向黑鳳凰身後。

金克用臉上頗有不悅之色，掃了小薇一眼，低聲對黑鳳凰道：「花貞貞既已隻身入伏，你爲什麼不擒下她。放走正主兒，却留下這小丫頭有什麼用？」

黑鳳凰沒有回答，只輕輕將小薇摟進懷裏，輕輕撫弄着她的頭頂，臉上流露出無限愛憐之色。

金克用嘆口氣，又道：「現在威寧侯府截斷了後路，韓家父女和沙家堡三堡主都失陷在谷中，咱們困守此地，進退不得，孩子，你總得替伯父拿個主意呀？」

黑鳳凰緩緩抬起頭來，平靜地道：「這並沒有什麼爲難的地方，等天亮以後，你們只管進谷去尋寶，我仍然等在這兒，無論是威寧府和白蓮宮，都由我一人抵擋，不就行了！」

金克用道：「可是，谷中凶險重重，顯然隱伏着高人，入谷尋寶絕非易事……」

黑鳳凰聳聳肩，道：「那是你們的事，我

只想報仇，根本不想得到什麼寶藏。」

金克用頓了頓，道：「白蓮宮的人，很可能正隱藏在谷中。」

黑鳳凰道：「沒關係，反正峽谷只有一條路，我守住谷口，他們遲早會出來。」

她好像吃了稱錘鐵了心，不管金克用怎麼說，始終拿定主意不肯離開谷口。

金克用正在爲難，却聽沙鎮山兄弟無限興奮地道：「好了，總算清醒過來了……」

沙如冰果然已經清醒，正轉動着兩隻眼珠子，驚惶地四處張望，彷彿猶有餘悸。

沙鎮山含淚而笑，道：「孩子，快謝謝金莊主。你這條性命，全靠金莊主才救回來。」

沙如冰掙扎着想坐起，金克用急忙伸手按住，道：「不必虛禮，你就這樣好好躺着，把谷中遇險的經過說給大夥兒聽聽。」

沙如冰還沒有開口，先流下淚來，哽咽着道：「金莊主，千萬別進谷裏去，山谷裏有……有……」

金克用道：「有什麼？是不是有什麼人隱藏着？」

沙如冰點點頭，道：「那些人躲在霧中，武功都很高強，令人防不勝防。」

金克用道：「你看見是些什麼人嗎？有多少人？」

沙如冰道：「霧太濃了，根本看不見，只感覺到至少有三人以上，同時向我們突襲，韓寨主父女都受了傷，大家全被困在霧中，彼此無法呼應，現在他們父女多半已遭毒手……」

金克用道：「你先不要激動，慢慢把經過情形告訴咱們！」

沙如冰喘息了一會，道：「我們三人初到谷口，見谷中濃霧迷漫，已經格外提防，三個人手牽着手，由韓寨主領頭，我走在最後，誰知才進入霧中不久，便遭遇到突襲，韓寨主首先受傷……」

「且慢！」金克用挿嘴道：「那突襲的人是徒手？還是使用兵刃？」

沙如冰道：「前面的情形，我看不見，攻擊我的人只是徒手。」

金克用道：「你縱然看不清那人的面貌，總該看出他的身形衣着？」

沙如冰道：「當時變起倉促，我也沒有留意到他的衣着打扮，只彷彿覺得那人的身軀很矮很壯，出手總是攻向下三路。」

金克用頷首道：「好！再說下去。」

沙如冰道：「我們本來牽着手，突遇伏擊，便各自分散應敵，我先聽見好像是韓寨主慘叫了一聲，心神微分，背上頓時挨了一掌，以後的事，就完全不知道了。」

金克用道：「你仔細回想一下，那濃霧裏是否有毒？」

沙如冰道：「是否有毒不敢確定，反正霧氣太濃，令人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金克用道：「你們通過山壁夾道的時候，是誰受了傷？」

沙如冰道：「沒有，我們入谷以前，都沒有受傷，夾道中那些血漬，我們也看見了，不知是誰留下的。」

金克用目光閃動，喃喃道：「這就奇怪了，如果谷中是白蓮宮的人，不會無緣無故受傷流血，難道除白蓮宮之外，還有其他人進了峽谷？」

魔刀崔平道：「也有此可能。」

飛狐白風道：「且等日出霧散，一切就明白了，現在大夥兒先休息一陣，養足精神，明天進谷裏去看個仔細吧。」

金克用默然良久，點點頭道：「大家是該好好的調息一番，明日谷中，只怕難免一場血戰……」

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下來，偷眼望望黑鳳凰，看她有什麼反應。

誰知黑鳳凰自顧低着頭，替小薇撫理長髮，對金克用說的話，就像一句也沒聽見。

金克用眼中掠過一抹怒光，忙深吸了一口氣，強自忍耐下去，回顧魔刀崔平道：「如今咱們腹背受敵，必須嚴密戒備，崔兄要多辛苦一些。」

魔刀崔平道：「莊主請放心，崔某已經分配人手在營帳四週嚴加防範，就算是隻蒼蠅也休想進來……」

話猶未畢，營帳門外突然有人接口道：「不錯，蒼蠅是進不來，人却進來了。」

衆人駭然反顧，不約而同驚呼失聲：「神手鐵羽！」

× × ×

鐵羽雙手互抱，含笑站在營帳門口，向衆人點頭招呼，道：「各位，不請客人進來坐坐嗎？」

帳中衆人面面相覷，臉上都流露出驚詫恐懼之色。

金克用冷笑一聲道：「老弟，你不愧姓鐵，敢情眞是鐵打的身子，挨了那一掌居然沒有死！」

鐵羽笑道：「我本來已經死了，但閻王說我在人世還有兩筆債尚未收清，特命我回來討還欠債。」

金克用道：「什麼欠債？」

鐵羽道：「你金莊主許我的寶藏，還有這位黑鳳凰姑娘跟我訂的生死之約，都未結清履行，我鐵某人死不瞑目。」

口裏說着，人已進了營帳。

衆人不由自主地，向後急退，紛紛拔出兵刃……

鐵羽笑道：「各位不必緊張，這地方太狹窄，若要動手，鐵某就不用進來了。」

魔刀崔平喝道：「那你是來幹什麼？」

鐵羽道：「我來接我的女兒回去，同時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奉告各位。」

金克用立刻接口道：「你先說說是什麼重要事情。」

鐵羽四顧一眼，道：「就這樣站着說話，好像不是待客之道吧？」

金克用舉手一抬，道：「好！替鐵大俠看座。」

飛狐白風應聲上前，在一塊石頭上鋪了一張氈子，權充座位，請鐵羽坐下。

營帳內本無桌椅，金克用和黑鳳凰也同樣以石作櫈，沙鎮山兄弟僅得一條厚氈舖地，守護着沙如冰，其餘衆人都無處可坐，只能環立在四週。

鐵羽單人徒手坐在羣雄包圍之中，神色仍然一片鎭定，笑笑道：「各位可是準備等天明之後，入谷尋找寶藏？」

金克用道：「不錯，咱們既然來了，豈肯空手回去。」

鐵羽道：「在下正是特來奉勸各位，這峽谷萬萬進去不得，至少在濃霧完全消散之前，絕不能進去。」

金克用故作詫異道：「哦！爲什麼？」

鐵羽道：「這山谷瘴氣特重，凝而成霧，內含瘴毒，人在霧中絕難久留。」

金克用道：「原來如此，咱們自會等到日出以後，濃霧消散，才進谷裏去。」

鐵羽道：「但此谷毒霧並不受日光影响，每月只有十五月圓之夜的三個時辰，毒霧才會消散。」

金克用道：「你怎麼知道。」

鐵羽道：「我帶來一位人證，諸位若不相信，可以當面問問他。」

舉手輕拍了兩下，叫道：「夏老爹，請進來。」

營帳外有人輕聲答應，接着，畏畏縮縮進來一個身穿土布短衣兒袴的老頭。

這位夏老爹滿頭白髮，年紀總在八九十歲以外，臉上皺紋密如蛛網，一看便知是個不會武功的篤實百姓。

鐵羽道：「這位老爹是本地居民，附近情形都很熟悉，他的話應該不會虛假。」

金克用却以懷疑的眼光，將那夏老爹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幾遍，問道：「你眞的是本地居民？」

夏老爹連忙點頭道：「是的，小老兒就住在這座山後面黑水溪，離此地有五十多里山路，平時不大到這邊來。」

金克用輕唔了一聲，點點頭，說道：「這就難怪了，咱們一路行來，從未見到一個居民百姓。」

夏老爹道：「山這邊本來是有人居住的，就因爲這山谷瘴氣重，附近土地秋禾難生，無法種植，才搬遷到山後黑水溪去了。」

金克用道：「你對這山谷知道多少？」

夏老爹道：「小老兒世代居住在黑水溪，附近情形，都略知一二，昨天原想出山去購買農具的，恰好跟這位鐵爺相遇，就隨他一同來了。」

金克用道：「我是問你有沒有進過這座峽谷？」

夏老爹道：「進去過一次，那已經是六七十年前的事了。」

金克用頓時精神一振，急問道：「谷中究竟是怎樣一個情形？」

夏老爹聳聳肩，道：「除了亂石毒花和遍地虫蛇外，跟其他山谷並沒有多大分別，不過，谷中有一座很高很大的石門，據說是——」

說到這裏，突然望望鐵羽，竟不肯再說下去。

鐵羽淡淡一笑，道：「你儘管直說，不必顧忌。」

金克用忙接道：「是啊，那石門究竟怎麼樣？你進去過沒有？」

夏老爹道：「沒有人進過那座石門，因爲據說那石門內有異獸鎭守，人若進去，必死無疑，相信這山谷從前是一位帝王的陵寢，石門就是陵寢入口，那位帝王担心死後被人掘墳盜墓，特地由外面移來許多毒虫怪獸，散放谷中，那些毒虫怪獸靠谷中瘴氣生存，每逢月圓霧散之夜，便躲進石門內，所以外人才能進入山谷，只不敢擅進那座石門。」

金克用聽了這番話，眉頭緊皺，似是半信半疑。

鐵羽道：「你可是不相信？」

金克用陰笑道：「這位夏老爹的話，我倒相信，可是，我却不明白，你鐵老弟爲什麼願意把這麼重要的消息告訴咱們？」

鐵羽道：「理由很簡單，因爲我既不願自己的女兒去涉險，也不願你們去送死。」

金克用笑道：「你不願小薇去涉險，情理上自是說得通，至於不願讓咱們去送死，却令人難以置信。」

鐵羽道：「老實告訴你吧，你們的死活本與我無干，但谷中寶藏關係着威寧侯府老侯爺一生清譽，我要留下你們，一同去發掘寶藏，以便爲當年傳言作個見證。」

金克用沉吟道：「唔，這道理也還勉强說得過去，只是有一件事，你只怕沒有想到。」

鐵羽道：「你是指白蓮宮的人，已經進谷了？」

金克用點頭道：「不錯，咱們不久以前，曾派人入谷踩探，確定白蓮宮已經有人在谷中埋伏。」

鐵羽道：「白蓮宮門下兩名崑崙奴，都是使毒御蛇的高手，事先匿藏谷中，確有可能，但他們最多只能藏身在谷口附近，絕不敢輕易闖進那座石門，更不可能已得到寶藏。」

金克用道：「萬一她已捷足先得……」

鐵羽道：「放心，寶藏未出土，當年謠傳未澄清之前，任何人，休想帶着寶藏離開太行山。」

金克用又沉吟了一陣，道：「好，咱們同意在月圓之前不進入山谷，但你也得答應咱們一個要求。」

鐵羽道：「你說吧。」

金克用道：「今天十二，離十五月圓還有整整三天，在這三天中，咱們應該以朋友相處，不得暗施偸襲，並且要合力對付白蓮宮。」

鐵羽道：「這是當然。」

金克用又道：「既是朋友，就須彼此相助，咱們的乾粮携帶不多，恐怕得請威寧侯府暫借一部份食用。」

鐵羽毫不猶豫道：「可以，你們放回小薇，威寧侯府立刻撥借乾粮。」

金克用笑道：「這麼說，咱們總算是重又化敵爲友了，老弟，沙家堡的事都怪愚兄太激動，得罪之處，休記在心上。」

鐵羽笑笑站起身來，伸手道：「小薇，跟爹回去。」⑤

（未完）

真人真事

李永正海外揚威

慧心

近這幾年，由於李小龍奪取了萬邦空手道冠軍的錦標，再又因爲由李小龍主演的幾套影片到處賣座，引起了功夫熱，跟着電視片集也推出一套巨片，叫做「功夫」，由大衞卡列甸主演，於是，中國的功夫熱就跟隨着中國針灸突然逢勃起來，引起了歐美各界人士的注意。

本來美國有些大學的選修功課裏面屬於體育部門的學生，都有權選擇他所喜歡的體育運動，有人學習打籃球，有人學習游泳，應該有人學習功夫的，不過，功夫這個風氣忽然吹襲過來，事前沒有特殊的影跡，故此，學習功夫的人，不得其門而入，不過，碰着特殊的情形，引起了學校當局注意，便會有中國的師傅到該處教授功夫了。最近有一個僅得二十五歲的中國留學生，姓李，叫做李永正，他就在美國的幾間大學裏面教授功夫。

李永正一向在加州哥倫比亞大學攻讀，不過，他却是在有空的時候苦練中國功夫的，他最擅長的中國拳術就是北螳螂拳，以及七十二路單刀，他的師傅在漢城教授華僑子弟，喚做林品璋，他學習螳螂拳已經有十多年，身體愈來愈加粗壯，他怎樣會得在讀書的時候給人重視，聘請做美國德薩斯州休斯頓大學的中國功夫教授呢？照美國一般報紙雜誌的消息所述，起因是一隻青蛙。

李永正有一個同門的師弟，姓鄭，叫做鄭榮貴，這位師弟在休斯頓大學裏面攻讀，因爲他的身型矮細，僅有五十七公斤，看來好像特別容易受人欺負的，寢室裏面的黑人有一個拳擊手，稱做巴勒，經常無風起波，找他的麻煩，至於鄭榮貴，本性純厚，不願意多生枝節，可免則免，其實很多懂得中國功夫的人，俱是有這種涵養的，並不爲奇。

有一晚，月白風清，鄭榮貴回到寢室之內，忽然看見床上的枕頭有些凌亂，把它揚開，就看見枕頭之下壓着一隻青蛙，他忍無可忍，大聲叫喊，說：「那一個放青蛙的請站起來！」

爲了這件事，當時有人笑着回答，他就是黑人的拳師巴勒。

兩人同意在寢室之外的空地比武，決定勝負，兩人協定，打輸了的就要叩頭認錯，當時有許多同學走出來觀看，在明亮的燈光照映下，黑人巴勒直衝過來，以密襲拳擊的姿勢向他的臉孔和胸部發招，使用直拳勾拳等，可是，鄭榮貴却左閃右閃，忽然有機會抓住對方的右臂，向前一拖，利用上面的兩手相交的情況，遮住對方的眼睛，下邊掃脚，一脚踢在那個黑人拳師小腿的照面骨上面，他就低頭蹲下來，鄭榮貴再加一脚，向這傢伙的下頷踢過去，此人退後兩步，立刻暈倒，於是，鄭榮貴被捧做中國的功夫專家，當時引起五千多個學生注意，在校運會上面硬要他表演一手，於是鄭榮貴就演了一套「彈腿」。

休斯頓大學決定開一個體育的功課，叫做「中國功夫」，希望鄭榮貴教授，可是，鄭榮貴不過是該校的學生，沒有資格教人，校方扭不過學生的請求，又不得不增設這一門功課，於是由校長出馬，找尋另外一個懂得中國功夫的教頭以講師的名義教授中國功夫，那時，李永正已經在加州頗有名氣的了，於是，接受這個職務，鄭榮貴則爲助手，很快就有幾百人學習。

說也奇怪，在美國學生的眼中，凡是瘦削矮細的中國人，如果能够打贏特別雄壯的黑人或美國人，此人就一定懂得中國功夫，而且那種功夫必然特別出色，照他們想，細細之人戰勝彪形大漢，如果學習中國的功夫的人，本身已經是大隻佬，那麼，豈不是更有機會打贏別人嗎？此念一起，他們就抱着相反的見解，希望找到身型矮細的人做師傅。再又因爲鄭榮貴兩招就擊倒黑人的拳擊手，更加使他們興奮，把李永正捧到天頂去，進門就稱師傅，而且在教授拳脚的一段時間之內，所有學生只許練習，不許多問。

李永正雖然在加州稱雄，但在德薩斯州却沒有特殊的表現，不過因爲鄭榮貴打倒了黑人拳師，尊稱他做師兄，然後獲得這個職位，有些人對他十分敬重，另外一些人却是不服氣的，尤其是黑人，於是，發生另外一次打鬥，當他從休斯頓電影院二場電影放映之後，踏脚出門，立刻就遭遇到四個黑人的圍攻。

那幾個黑人，是當時黑人同學裏鄭重選出來的拳擊手，他們畧爲懂得脚法，照他們想，四個人夾着李永正一個，同時出擊，相信李永正就算有三頭六臂也無法打贏的，故此，他們很有把握的在電影院門外截擊，希望有許多觀衆看到這種景象，知道中國功夫只是僥倖取勝，並沒有甚麼了不起，同時想借此保持黑人拳擊手的地位，這個想法相當聰明，殊不料事情並不如此簡單，他們剛剛交手，就給李永正逐個擊退。

在西洋拳術或黑人擅長的拳術當中，只是猛烈攻擊，用拳向對方抄打，就算懂得用脚，那種脚法不過是加插進去的，好像踢足球一樣，算不得功夫，這種戰術，李永正已經懂得十分清楚，故此，四個黑人包圍住他，同時展開攻勢，他立刻蹲在地上，使用掃堂腿，好像風車似的轉動，剎時間兩個黑人倒下來，其他兩個黑人，一個用脚，一個用手，仍然瘋狂進攻，不過，四個人撲擊，倒下兩個，已經心寒，剩下來的兩個如何能够鬥得過他呢？只見他的脚影分飛，使用北螳螂拳的勾彈脚，撥開對方踢來的右脚，順勢一脚向對方左脚的膝蓋骨撐去，那個黑人慘叫一聲，脚骨折斷，倒地發抖，剩下來的一個黑人，大聲說：「李師傅，請你只用拳術作戰，不准起脚，如果你仍然打得贏我，我們所有黑人就服輸！」

此人喚做加里拿，他是德薩斯州最優秀的黑人拳擊手，普通的白人拳師多次敗在他的拳下，故此，他雖打到剩低一個，仍然想打，而且公開向李永正挑戰，他以爲李永正不使用脚法就不能够稱雄的，怎料李永正哈哈大笑，跳開一步，說：「我跟你單對單的打鬥，希望你一拳把我打倒，至於我，不妨告訴你，我施展的一招叫做霸王敬酒。」

加里拿不知道霸王敬酒是甚麼，他仍然施展拳鬥所用的招式進攻，左一拳右一拳，愈打愈起勁，差不多頭臉都給拳風包住，他以爲對方只是躲閃，無法進攻，怎料李永正忽然蹲下少許，又再挺起來，那一拳剛剛由下而上，兜上去打中對方的口鼻之間，那一處稱做「人中穴」，正是上排牙齒的齒齦，任何拳師都無法把那一處的肌肉練到堅如鐵石的，一拳就把加里拿的三個門牙打脫，血流如注，同時鼻內受傷，他退後兩步，然後跌倒。

剛才給李永正用掃堂掃跌的那兩個黑人，有一個爬起來，但却不斷的搖首，擺出講和姿態，於是，李永正不再動手，反而扶着踢斷腿骨的一個黑人回到宿舍裏面，用中國跌打酒以及跌打藥醫治，使他快些復原。

一個星期之後，那個黑人的腿上已經消失痛楚，勉强能够走動，三個星期之後，完全復元，一點傷痕也沒有，於是，他們更加喜悅，認爲中國功夫不止是用拳脚打人，醫治由打鬥產生的各種損傷也有奇效，經過黑人的宣揚，中國功夫的名聲就更加响噹噹了，同時李永正也因此在那裏穩坐中國功夫的第一把交椅上面。

加州電視台趕快邀請他拍電視片集。宣揚中國功夫，跟大衞卡列甸所拍的中國功夫片集對抗，於是，李永正多了一宗固定的收入，樂不可支，他並非貪圖電視台的高酬，而是想借此宣揚中國功夫的威力，他公開表示，如果大衞卡列甸向他挑戰，他隨時接戰。

大衞卡列甸會這樣笨向他挑戰嗎？當然不會！



龍潭虎穴困英雄

故事之二——四君子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清風觀主摸不清王俊究竟是何方神聖，但他對自己的一雙眼睛和數十年在江湖上打滾的經歷，看透了王俊絕對不會武功，是以他在召來四名持劍道人之後，從容命人端來毒汁，要王俊吞服下去，王俊假作無可奈何地答允吞毒自戕，但要求在死前獲知四君子名號及清風觀主的身世，清風觀主料定王俊必死，乃坦率相告，王俊聽罷不肯喝下毒汁，清風觀主命持劍道人用强，但被蕭飛燕出手阻攔，清風觀主正欲親自出手，言少秋突闖將進來，清風觀主一皺眉頭，問言少秋是怎麼走進來的——

言少秋道：「走進來的，那幾個雜毛老道，如何攔得住我。」

一面說話，一面舉步向前行了過來。

清風觀主道：「你殺了他們？」

言少秋道：「殺他們會沾汚了我這一雙手，再說嗎！我們大哥管的十分嚴厲，不許我輕易殺人，所以，我只點了他們的穴道。」

這人的口氣，和目光冷厲的神芒，已使得清風觀主感覺到，遇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

但他對口中的大哥，却是流露出無比的敬重。雖然，清風觀主也明白，這人口中的大哥，很可能就是那個冒充京官的人，但仍然忍住不問道：「你們大哥是誰？」

言少秋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和你談了半天話，又告訴你七步追魂的人。」

清風觀主歎息一聲，道：「在下算走了眼，想不到我這一把年紀的人，會栽倒在你們年輕人的手中。」

言少秋已逼近，清風觀主，道：「你的運氣不錯。」

清風觀主道：「如若說運氣，這一刻，大概是我一生中運氣最壞的一刻，怎說得運氣不錯？」

言少秋道：「如是我晚到了一刻時光，只怕你觀主，此刻已經橫死眼前，我大哥的七步追魂，還沒有一個人逃過他的手下。」

清風觀主不太相信王俊，但他却相信言少秋，不禁呆了一呆，道：「七步追魂是什麼霸道武功，如此厲害？」

言少秋哈哈一笑道：「觀主，看樣子，你却有些不信，那不要緊，我立刻就可以證明給你看。」

清風觀主道：「證明什麼？」

言少秋道：「證明這件事給你瞧瞧。」

清風觀主道：「你……」

言少秋道：「我在十招之內，使你沒有再戰之能，你信不信？」

清風觀主道：「太誇大了，就算當今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包括四君子在內，也不敢如此肯定，能在十招內勝過貧道，不過，貧道目下最關心的一件事，倒不是咱們之間的勝負誰屬？」

言少秋道：「那你關心什麼？」

清風觀主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言少秋道：「觀主猜猜看。」

清風觀主道：「你們不像官府中人，倒像來自武林。」

言少秋道：「高明。」

清風觀主道：「對武林中的各個組合貧道十之八九都認得，爲什麼竟然不識諸位。」

言少秋道：「那只怪你的閱歷不够，識人不够多。」

清風觀主道：「如若諸位眞是來自武林中的某一個組合的話，我相信，咱們用不着動手

了。」

言少秋道：「哦！」

清風觀主一面喝令兩個道人住手，一面接道：「咱們不妨談談，對武林中的朋友們，貧道一向是有求必應。」

言少秋道：「請說吧？你準備如何應付我們。」

清風觀主道：「貧道想先知道你們是屬於那一個組合之下的人？」

言少秋道：「這一點，歉難奉告。」

清風觀主道：「好！不說也罷！至少，可以說明你們來此的用心吧！」

言少秋道：「觀主這話就說的多餘了，我們來了，而且，已經控制了大局，應該如何，似乎不用再費口舌了。」

清風觀主道：「這麼吧！你們開個價碼出來。」

王俊道：「什麼價碼？」

清風觀主道：「隨便你們開，多少銀子，貧道只要能夠付出去，決不吝惜。」

言少秋道：「說說看你能付多少銀子。」

清風觀主道：「十萬兩銀子如何？」

言少秋道：「手筆不小，不過，這件事，我作不了主。」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能作主？」

言少秋道：「除我們大哥外還有何人？」

清風觀主道：「你們大哥就在此處，可以立刻決定。」

言少秋道：「這一個麼？我得先和大哥商量一下才成。」緩步行近了王俊，低聲道：「大哥意下如何？」

王俊道：「這個，這個，咱們如何能收受銀子。」

言少秋低聲道：「大哥，目下咱們還沒有完全掌握勝機，多延一些時間，對咱們有益無害。」

他這次，用的傳音之術，除了王俊之外，別人無法聽到。

王俊哦了一聲道：「十萬銀子少了些。」

言少秋目光轉到清風道長身上，道：「咱們大哥的話你聽到了？」

清風觀主道：「聽到了。」

言少秋道：「觀主怎麼說？」

清風觀主道：「這一次，我已聘請了不少武林第一流的殺手，用了不少銀子，目下實在是手頭不便。」

言少秋道：「這就難談了……」

接着哈哈一笑，接道：「事實上，道長還沒有到談付銀子的境地。」

清風觀主道：「閣下的意思是——」

言少秋道：「你沒有敗，而且，你還有很强大的實力，你邀請來的殺手，還沒有完全受制。」

清風道長道：「貧道這把年紀了，老實說，已經沒有拚命搏殺的想法了，再說，錢財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貧道只要有，花點錢不算什麼！」

言少秋發現了一件事，清風觀主似乎也正在拖延時間。這人老奸巨滑，既在拖延時間，必然有別的準備。

雙方在內心之中，都各自盤算着，似乎是都覺得，時間對自己有利。

王俊心中也在想，這位清風觀主，一開口就願付十萬銀子，一座清風觀，就算一年四季的香火不絕，能收入幾個錢，怎的竟有着如此大的口氣，如此大的手筆。

只聽言少秋笑道：「道長，咱大哥說的話，一言九鼎，你如不能加，這件生意就算吹了，我瞧，咱們還是動手吧！分出了勝負之後，咱們再談價碼不遲。」

清風觀主雙目一瞪，冷冷說道：「我看得出閣下的武功不錯，但，也不一定就吃得住貧道。」

言少秋道：「所以咱們不妨動手一試。」

清風觀主道：「好吧，閣下再三相逼，貧道恭敬不如從命了。」

言少秋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觀主如是沒有敗，付出了銀子，內心之中，這股窩囊，當然是很難平復，說不定成了一件終身大恨的事，動手一戰，分出勝負，觀主就算拿出銀子，也會心平氣和，拿銀買命花的不寃。」

清風觀主道：「聽聽閣下的高論，倒也有理，閣下請劃出道子吧！」

言少秋道：「强賓不壓主，道長請決定吧！兵刃，拳掌，悉聽尊便！」

王俊心中忖道：「這老道士，忽然間改變了心意，不知爲了什麼？」

清風觀主道：「刀劍無眼，貧道想先領教閣下的拳掌如何？」

言少秋道：「好！道長小心了。」

話未說完，右手一抬，一掌劈了過去。

清風道長看他掌勢來如閃電，吃了一驚，忖道：這小子，果然有兩下子。

心中念轉，雙掌已先後攻出。

右手一招「橫架金樑」，封擋了言少秋的來勢，左手一招「分柳拂花」，拍向言少秋的前胸。

言少秋笑道：「觀主老當益壯啊！」

口中說着，雙掌已攻出四招，化解了清風觀主的攻勢後，又還擊兩掌。

清風觀主的武功，實在不弱，掌掌都帶起了凌厲的勁風。

言少秋心中暗凜，忖道：這老道武功如此高明，不知何以剛才故意示弱。

心中念轉，人却振起了精神，施展閃電掌法，連綿快攻。

但清風觀主竟然能見招破招，見式破式，身在方寸之地，接下了言少秋三十二招閃電掌法。

蕭飛燕行到了王俊身側，低聲道：「大哥，這老道士不簡單。」

王俊道：「他武功很高麼？」

蕭飛燕道：「四哥的閃電掌法，武林中有名的絕技，這老道竟能身不移步的接下了三十多招。」

王俊道：「好奇怪，他如此武功，爲什麼故意示弱。」

蕭飛燕道：「幸好四哥和他動手，如若是我，只怕早已敗在他的手下了。」

其實，清風觀主也打的驚心動魄，只覺這年輕人的掌法，招招如電，如不是自己一身精湛武藝，早已敗於他手，清風觀中人，除自己之外，只怕難再有第二人，可與匹敵。

心中念轉，突然快速的反擊了兩招，擊退了言少秋，道：「住手。」

言少秋停下了攻勢，笑道：「觀主有何見教？」

清風觀主歎息一聲，道：「你能不能作得了主？」

言少秋道：「不要緊，我們大哥在此，如若在下作不得主的事，自有大哥作主。」

清風觀主道：「貧道覺得，咱們再打下去，很可能是一個同歸於盡的悲劇。」

言少秋點點頭。

經過了數十招搏鬥之後，言少秋不得不承認這件事情。

清風觀主笑一笑，道：「貧道雖然是一把年紀了，但還是不想死，所以，貧道不想再和閣下動手了。」

言少秋道：「觀主不願動手相搏，想來，

定然是別有高見了。」

清風觀主道：「諸位身份神秘，到目前爲止，貧道還是不知道諸位的來歷，不過，貧道想先聽一下，諸位來此的眞正用心？」

言少秋哈哈一笑道：「觀主可是又準備用銀子來解決這次紛爭了。」

清風觀主說道：「經過了咱們數十招搏鬥之後，貧道覺着，閣下可以到貧道的寶庫一行了。」

言少秋問道：「到觀主的寶庫一行，爲什麼？」

清風觀主道：「貧道自信，清風寶庫中的收藏，雖然不敢說天下第一，但相信十分豐富，凡是能夠進入寶庫的人，都可以盡其所能的取走寶庫中的東西。」

言少秋道：「哦！」

蕭飛燕道：「你那寶庫之中，都收藏些什麼東西？」

清風觀主道：「名書，古玉，珍玩，珠寶，應有盡有，但貧道覺着，最動人的，還是一把好劍！」

言少秋道：「劍！」

清風觀主道：「是！一把名劍。」

言少秋道：「兵器譜上，記述十把名劍，但不知觀主收藏的那一把。」

清風觀主道：「兵器譜上，名列第三的莫邪。」

言少秋呆了一呆道：「這話當眞麼？」

清風觀主道：「進入寶庫，一目瞭然，貧道如何能夠騙人。」

王俊突然冷冷說道：「寶庫可能就是一個陷阱，咱們進入寶庫……」

清風觀主搖搖頭，道：「閣下太多慮了，進入寶庫，貧道奉陪，如若那寶庫之中，還有什麼變化，貧道豈不也要淪入陷阱之中。」

王俊心中暗道：「這老道士，似乎是一個極爲怕死的人，有他同行，大概無妨。」

只聽言少秋輕輕吁一口氣，道：「觀主有此名劍，爲什麼不肯隨身佩用，却把它收入寶庫之中。」

聽他的口氣，似乎是爲名劍所誘，大有一開眼界之心。

是的！一把名劍，對一個習劍者的誘惑力量，尤勝過千萬兩的黃金。

清風觀主微微一笑道：「貧道年紀老邁，早已沒有了逐鹿武林的雄心，所以，把名劍收入寶庫，留贈有緣之人。」

言少秋道：「觀主如此大方，實叫人難以相信。」

清風觀主道：「你可以不相信貧道的話，不過看看名劍何妨？」

言少秋道：「寶庫何在？」

清風觀主道：「寶庫很近，貧道立刻可以帶三位去看看，不過，事先咱們也得把條件說好！」

言少秋道：「還有條件？」

清風觀主道：「寶庫中的藏物，乃貧道生平心血所聚，如是沒有條件，豈肯輕易的任人進入。」

言少秋道：「說吧！什麼條件？」

清風觀主道：「進入貧道寶庫之人，可以取走他喜愛的每一件物品……。」

言少秋道：「不包括莫邪寶劍在內？」

清風觀主道：「自然在內，莫邪寶劍可以任你取走，但你必需要爲貧道辦一件事情。」

言少秋道：「什麼事？」

清風觀主道：「也許要你退出這清風觀，也許要你用那把莫邪寶劍，替貧道作一次兇手，殺一個人。」

言少秋道：「幸好我沒有答應你什麼？」

清風觀主說道：「所以，你現在還可以拒絕。」

傳誦千年的名劍，一個人畢生也許無法見到一次。

言少秋沉吟了一陣，道：「如是我瞧瞧它，是否也有條件？」

清風觀主道：「像你這樣年輕的人，像你這樣的武功，貧道不相信，你能不受那名劍的誘惑，如是你瞧瞧，不願據爲己有，貧道很難相信。」

言少秋道：「你可以不相信，但在下問的瞧瞧是否也有條件？」

清風觀主道：「沒有。」

言少秋道：「好！你帶路吧！」

清風觀主轉身向外行去。

言少秋緊隨清風觀主身後。

王俊急行一步，低聲道：「四弟，你眞要去他的寶庫麼？」

言少秋道：「莫邪寶劍，傳誦武林，但眞正見過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小弟不敢妄存據有心，只希望開開眼界，也就心滿意足了。」

王俊道：「我擔心這老道士，有什麼陰謀鬼計？」

言少秋道：「不錯，他的話不能全信，但他很珍惜自己的性命，甚至連兩敗俱傷也不願意，只要他和我們同行，相信不會有什麼危險了。」

王俊看得出，言少秋已被莫邪寶劍吸引住，但覺得若眞能到這老道士寶庫中見識一下，也是有益無害的事。

清風觀主帶着三人，行入了一座地道之中，深入了三丈左右時，已至地道盡處。

他似是早有了準備，由寬大的袍袖之中，取出一個火熠子，一幌而燃。

原來有些黑暗的地方，頓然間明亮起來。

右面壁上，早已懸掛着一盞油燈。

點起油燈，光度更明，只見清風觀主伸手在盡頭的牆壁上摸索了一陣，壁間忽然裂開了一道門戶。

王俊冷笑一聲道：「觀主這座地下寶庫，花了不少銀子吧？」

清風觀主道：「不多，不多，不過萬兩之數，比起庫中藏的寶物，價值不過百分之一二罷了。」

一面說話，一面行了進去。

人到門口，事到臨頭，言少秋也只好一低頭行了進去。

王俊，蕭飛燕，魚貫而入。

一脚進門，頓覺寶光耀目。

這地下寶庫不大，但也有三間房子大小，兩邊木架羅列，一面是古玩，玉器，另一面却是明珠，黃金。

卷畫百軸，分列在一面特製的木櫥之中。

正中間，黃綾幔帳中，一座翠玉架上，放着一把形式古雅的寶劍。

言少秋兩道目光，立時被翠玉架上的古雅長劍吸住。

清風觀主道：「那就是莫邪劍，名動天下的利器。」

言少秋道：「觀主，可取過來看看麼？」

清風觀主道：「可以，不過，你如取劍在手，那就如虎添翼，貧道……」

言少秋冷冷說道：「道長放心，在下如若未得觀主允准，決不把寶劍據爲己有，我只瞧一眼，就放回原處。」

清風觀主道：「寶劍俠士，只恐你拔劍一觀之後，情難自禁。」

語聲一頓又道：「貧道既然帶三位進入寶庫，自然是想以庫中寶藏，向三位求和，此中之物，包括黃金，明珠，玉器，名畫，任三位

取走，但只限一次，條件是三位取得寶物，立刻離去，不能再在敝觀停留。」

言少秋道：「莫邪寶劍，不在此限，在下不會答應你的條件。」

清風觀主歎息一聲，道：「你取劍之後，是否可以離開。」

言少秋道：「只是離開，在下倒是可以考慮。」

一面舉步向神劍行去。

黃綾垂幔，點綴的這一把名劍，更顯得莊嚴。

言少秋緩緩伸出手去，握到了劍身。

就在他手指觸及劍身，空中突然落下來一道絲網，無聲無息的落下來把言少秋罩入了網內。

絲網在機關的操縱下，迅速的收縮，升高，竟把言少秋吊了起來。

在同一時間，言少秋也迅速的收回了抓住劍身的左手。

原來，那劍身和玉架，都連在一起，十分沉重。這份沉重，也許難不倒言少秋，但他發現了那劍鞘上有着極爲鋒利的小刺，觸摸及劍身時，還未發覺。

眞的稍一用力，言少秋才發覺，手上的肌膚已被刺傷。

那是經過劇毒淬煉之物，傷處微感痲木。

收回左手，已經無力，手中被刺破數處，流出黑色的血來。

好厲害的毒藥。

這不過是發生在一刹那間的變化。

王俊，蕭飛燕都被這突然的變化，駭的一怔。就這一怔神間，清風觀主已雙手並出，快如閃電一般，點住了兩人的穴道。

王俊怒聲喝道：「好卑下的手段。」

清風觀主哈哈一笑，道：「兵不厭詐，你們太嫩，又如何怪得貧道。」

語聲一頓，接道：「你也不是什麼京城裏的大人，只不過是讀過幾天書罷了，貧道幾乎被你唬過去了。」

王俊冷冷說道：「老道士，別高興的太早，咱們的人很多，就算你殺了我們三個，還一樣挽救不了清風觀的厄運。」

清風觀主笑一笑，冷冷說道：「看樣子，你們確實是有備而來，不過，這第一回合，貧道大獲全勝，我不想惹來太多的痲煩，所以，聘請了一些武林殺手，對付四君子，但却想不到，你們無端端的，橫裏揷手進來，破壞了我的大事……。」拂髯冷笑一聲，接道：「暫時委屈三位，在此等候片刻，貧道去瞧瞧看，還有些什麼人，等到他們落網，貧道再一齊處決你們。」

蕭飛燕道：「他們不會再上你的當了。」

清風觀主道：「至少，你們三位已經上了當，最壞的辦法，貧道也可以把三位作爲人質，挾制他們退出這一場紛爭。」

王俊道：「只可惜，太晚了。」

清風觀主道：「不晚，你們三位未死，就是貧道的保障。」

王俊道：「哼！你想以我們三人的生死來威脅他們屈從，那是白日做夢。」

清風觀主皺皺眉頭，道：「年輕人，別忘了你正落在貧道手中，我隨時可以殺了你。」

王俊道：「在下如是怕死之輩，也不會找到清風觀來了。」

清風觀主哦了一聲，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眞實的用心何在？」

王俊道：「我們是替天行道，爲世除害，專門和你這樣的惡人算賬的人。」

清風觀主道：「聽見武林中有這麼一個組合，稱作金燈門，是不是你們？」

王俊道：「不錯，你也知道金燈門這一個組合。」

清風觀主臉色變了，變的十分陰沉，眉宇間，也泛起了一抹殺機，道：「想不到，你們眞的又找上了我。」

王俊怔了怔，道：「你說什麼？」

清風觀主答非所問的道：「你們那一位是門主？」

王俊道：「我！」

清風觀主道：「三十年前的金燈門掌燈人，似乎沒有你這樣年輕。」

王俊黯然說道：「金燈門博得武林俠客稱道，但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清風觀主道：「但你們這一個組合未散，上一代的恩怨，你們應該承受下來。」

他忽然脫下了道袍，露出左面的胸腹，道：「這就是三十年前，金燈門給我的傷害，每一條刀疤，都代表着我胸中的仇恨……」

王俊冷冷說道：「上一代，金燈門主沒有殺了你，你就應該改過向善。」

清風觀主道：「老夫跳出三界外，躲出五行中，想不到仍被你們找上來。」

王俊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清風觀主穿好了道袍，哈哈一笑，接道：「我本來想多留你們一刻，但現在，我改變了主意了。」

王俊道：「你要怎麼樣？」

清風觀主道：「殺了你們……」這時，被絲網緊緊高吊在空中的言少秋，已放棄掙扎。

本來，以他的功力，弄破一面網，脫危而出，實在是一件很輕易而舉的事，只可惜這個網，不是一面普通的網，言少秋幾番掙動，反而使得那面網愈收愈緊。

清風觀主大有立刻出手之意，大步行向了王俊。

只見他右手一抬，手中忽然多一把匕首。

冷厲的寒芒，已直向了王俊的咽喉。

王俊雖然早已想通生死大事，但到了刀尖對着咽喉，仍然是有些畏懼。

他緩緩閉上了雙目。

清風觀主冷笑一聲，道：「老實答覆幾句話，我就給你一個痛快，否則，我會使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王俊暗暗用力，把眼睛閉的更緊一些。

清風觀主道：「你們有多少人進了清風觀，目的何在？」

王俊道：「來了很多人……」

清風觀主道：「幾個？」

王俊道：「記不清楚了。」

清風觀主右手微微一動，王俊的頸子上忽然間，流下來一行血珠，清風觀主道：「說，老夫已殺過了很多人，不在乎多殺幾個？」

蕭飛燕道：「我告訴你……」

清風觀主接道：「你是……」

蕭飛燕接道：「金燈門中的老五，專司傳令之職。」

清風觀主道：「哦！」

蕭飛燕道：「掌門人只管運籌帷幄，不太問實際行動。」

清風觀主道：「好！你說，你們來了多少人？」

蕭飛燕道：「算上掌燈大哥，一共有十二個人。」

清風觀主道：「這麼多？」

蕭飛燕道：「你不相信。」

清風觀主道：「你們金燈門，一共有多少人？」

蕭飛燕道：「很多，總有七八十個吧！」

清風觀主道：「眞有那麼多人？」

蕭飛燕道：「可能是我說的少了一些。」

秘聞軼事

秦皇舉鼎

小雲

談到功夫方面，當然是首先推重中國的武功了，因爲歷史悠久，在秦朝已經有些懂得功夫的人在宮廷裏面搏鬥，一來練習武藝，二來使皇帝看了覺得開心，中國的武功，從一千多年已經流傳下來，一直發揚光大，有了這種輝煌的成就，乃是意料中事。

古書有云：「秦二世，在甘泉宮作樂，角觝俳優之戲，其後漢武帝好此戲，即今之相撲也。」

漢武帝本紀云：「元封三年，春，作角觝戲，三百里內皆來觀，角觝戲於上林平樂館。」

照這樣看，秦漢兩代的皇帝都是喜歡武林高手相撲的，一個皇帝在甘泉宮欣賞，另外一個皇帝則在平樂館看武功的表演，甚至兩人相撲。

秦二世就是俗語說的二世祖，秦朝毀在他的手上，至於秦始皇，也是武功非常出色的，雖然二世祖一向享樂，但仍喜歡欣賞打鬥相撲，就因爲他從小在宮中，知道武功的樂趣。

至於秦始皇，更是糾糾武夫，照歷史的紀載，秦始皇力敵萬人，雙手能舉六百斤，就以現代的武林中人說，如果兩隻手可以舉得起六百斤重的石担，已是非常稀罕了，何況他是皇帝？不過，秦始皇之死，却使人惋惜，因爲他做了皇帝之後，到處遊玩，某天，他與幾個朝臣同到周皇遺物所放置的古廟之內，欣賞一番，偶然看見放在奠鐘的一個銅鼎，銅鼎上面鑄成「重六百斤」這幾個字，他一時高興，說：「周朝留下來的天下，已經歸我所有，這個銅鼎，表示周王的雄風，料想周王也舉不起它，讓我把它舉起來，給你們看看，而且，由史官正式記載下來，留給後人參考。」

秦始皇一向在宮中舉鼎，那個鐵鼎剛剛重六百斤，他習以爲常，認爲眼前的銅鼎大小跟鐵鼎相差不遠，也是寫明重六百斤的，準可以把它舉起來，於是，他就用白布纏腰，使氣力增加，然後雙手抓住銅鼎兩邊的脚，想把它舉起。

那天他使勁把銅鼎從低處提到高處，只是抵達胸腹間，便即無力把它托高，凡是舉重，最重要的就是這一關，一定要把那一件東西舉到腰腹之間的一處，再度發力，大喝一聲，然後把它雙手舉高，凡是外國的舉重專家舉起鐵槓鈴，照例沒有做聲，但却深呼吸，剛剛吸滿了氣，使肺部脹大，隨即把鐵槓鈴舉起來，這樣做就可以避免那件沉重物件壓到自己胸部所做成的傷害，跟大喝一聲的原理相同，原因是大喝一聲之際，必須吸滿了氣，趁勢把它舉高。

歷史悠久，現時沒法想像得到秦王究竟是如何舉鼎了，所知的是這一點，秦皇每次舉鼎，在宮中把鐵鼎舉起來，總是很順利的，那一次他在周王古廟裏舉鼎，却無法把它托高，甚至托高也辦不到，從何舉起呢？當時他覺得有點難爲情，放下了銅鼎，站着調理呼吸，打算再舉一次。

這一次他傾全力舉鼎，把身上纏繞的白布拉起來，該布長達三丈，先用白布纏住銅鼎，綁緊了它，然後再把銅鼎剩下來的白布繞在自己的身上，並還打了一個結，他的意思就是雙手一齊發力，先把銅鼎托高到胸腹之間，留一留力，再度把它舉高，分作兩截，因此他便這樣做。

照理能够舉起六百斤鐵鼎的人，倘若依照此法辦理，就可以舉到八百斤那麼多，秦皇在舉重方面素有研究，他認爲此法一定可以行得通，吩咐各人站遠一點觀看，免得那個銅鼎滾倒，壓傷自己。

說完之後，秦皇便即舉鼎，眞料不到，那一次他縛緊了銅鼎，跟着發力，只能把銅鼎舉到胸腹之間，想繼續作第二次發力，把它舉高時，那雙手自然要鬆一鬆，暫時讓胸腹的肌肉承住那個銅鼎，希望在三幾秒鐘之後，即時舉起，就在那時，雙手不再使勁，留力以待，胸腹之間，竟然受不起銅鼎的重壓，各人聽到秦皇慘叫一聲，銅鼎壓下來，因爲他已經把白布分別纏住銅鼎和自己的身體，故此銅鼎壓下，無法閃避，轉瞬之間，登時口吐鮮血，倒地打滾，氣若游絲。

幾個朝臣嚇慌了手脚，連忙把秦皇扶到大殿的旁邊，讓他躺下來，星夜派人召喚太醫到周王古廟，希望救回他的一條性命，怎料太醫到達該處時候，秦皇已經氣絕。

事後根據秦朝的法例，凡是目擊皇帝斷氣的人，一律斬首，於是，三個朝臣，包括了史官在內，另加姓林的一個太醫，全部當場斬首，死得不明不白。

這一宗秘史是正史所沒有記載的，因爲秉筆直書的人，盡量避免關於陰謀詭計方面的描寫，只說秦皇急病而薨，實際上並非那麼一回事。

原來秦皇滅了六國，其中有些謀臣知道無法把他殺掉，甚至派出勇士荊軻深入秦國宮廷，獻上燕京地圖，圖窮匕現，抓着寶刀，當胸刺去，也無法刺死秦皇，反而給秦皇在背後拔劍，把他斬斷一腿，可見秦皇的武功十分威猛，三幾個武林高手，也鬥不過他，無可奈何，便想出一條詭計來，先在周王古廟把原來的銅鼎換過一個，本來重九百斤，却在銅鼎外面寫明重六百斤，至於銅鼎本身，其實它的腹部是含鉛的，鉛比銅鐵重得多，在外邊看來，那個銅鼎好像不會有九百斤那麼重，跟着散佈一些謠言，說周王的古廟附近，常有鬼哭神號之聲，使秦皇聽到這種謠言，發生興趣，御駕親征，到那邊看看，秦皇胆力逾常，不怕神鬼，倘若秦皇到得周廟，看見銅鼎，妄想把它舉高，就會給銅鼎壓住，氣絕身亡。

這一條詭計不知道是六國當中那一個謀臣想出來，它只是碰碰運氣，殊不料秦皇命該如此，誰叫他萬乘之尊，去做匹夫之勇的行徑呢？如果他看看那個銅鼎，吩咐朝臣叫人把它運入秦宮，早晚欣賞，便不會發生這種災禍。

可惜秦皇一向自命不凡，以爲自己是天神下降，羣魔懾伏，太過豪氣，看見銅鼎就不問情由，把它舉起來。一招「銅中含鉛」就要了他的一命。

後世寫歷史的人，不想把這種陰謀寫入正史之內，同時也不敢斷定這種傳說是否屬實，故此，沒有落筆記載，但以民間流傳出來的野史來說，却是寫得淸淸楚楚的。

清風觀主略一沉吟，冷笑道：「你是個女的？」

蕭飛燕道：「是！」

清風觀主道：「聽說金燈門中，有一個小女娃兒，劍術造詣極高，想來就是妳了？」

蕭飛燕道：「我不是，如是她在這裏，只怕此刻，你巳死於她的劍下。」

清風觀主左手一揮，噗的一聲脆響。

蕭飛燕臉上頓時泛現出五個清晳的指痕，嘴角間，也緩緩流出血來。

這一掌打的不輕。

清風觀主道：「小丫頭，這一掌，只是一個警告，再要耍妳的嘴皮子，老夫就先在妳臉上畫兩刀……」

只聽一個沉重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羅刹姑娘，這地方不許閒人進入……」

一個女子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我不是閒人，我有要事，必須要立刻見到觀主。」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

「我！女羅刹。」

清風觀主道：「請姑娘在廳中稍候，貧道這就立刻出廳相見。」

女羅刹道：「來不及了！在下必須立刻見到觀主！」

清風觀主道：「什麼事，如此倉促？」

女羅刹說道：「四君子可能巳經進入了大殿中……」

清風觀主接道：「那麼妳們爲什麼還不下手。」

女羅刹道：「誰是四君子，我們不認識，也沒有一個人指點一下。」

忽聽門戶啓動之聲，一個全身黃衣，面罩黑紗的女子，緩步行了進來。

她步履從容，不慌不忙，就像是到了一處很熟的地方。

清風觀主道：「妳怎麼進來的？」

女羅刹道：「門外有開關的機鈕，我一轉，門就開了。」

清風觀主道：「守門的人呢？」

女羅刹道：「他不聽話，被我處置了。」

她臉上戴着面紗，沒有人看到她臉上的神色，但她語氣平靜，似乎處置一個人，不算一回事。

清風觀主道：「妳殺了他？」

女羅刹道：「沒有，看在觀主的份上，我留下了他的一條命！」

清風觀主哦了一聲，道：「妳，妳怎會找上了我。」

女羅刹笑一笑道：「不是你出的錢，僱我們殺人的？」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和你們談的，你們該去找他，姑娘請吧！這裏不便留客。」

女羅刹冷冷說道：「咱們既然見了面，那就用不着再要中間人傳話了。」

清風觀主一皺眉頭，道：「行有行規，談好的事，你們應該力行。」

女羅刹道：「你承認是你僱我們的了！」

清風觀主道：「妳找到了此地，貧道只好承認了。」

女羅刹道：「這才是用人之道，既然碰上了，咱們就應該坦然的談談。」

語聲一頓，接道：「這座寶庫修的很堅牢，而且，這裏的珠寶存量也相當的豐富。」

清風觀主巳完全鎭靜了下來，笑一笑道：「姑娘怎會找到了此地。」

女羅刹一指王俊道：「他既能找到，我爲什麼找不到？」

清風觀主道：「好！姑娘既然找到了此地，價錢方面，貧道可以再加一些。」

女羅刹道：「我先謝了。」

語聲一頓，接道：「你除了僱我之外，還僱了別的人吧？」

清風觀主道：「四君子不好對付，貧道不得不小心一些。」

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既然不認識四君子，又怎知他們到了大殿。」

女羅刹道：「目下這清風觀中，只怕到了不少的武林高手，有你僱的兇手，也可能有四君子。」

清風觀主道：「還有些什麼人？」

女羅刹道：「這就是我來找你的重要原因了，我不認識四君子，但我看出來了很多武林高手，都雲集於此，你究竟僱了多少殺手？」

清風觀主暗自沉吟道：「這麼說來，她說的不假了，他們眞的來了很多人？」

女羅刹道：「什麼人？」

清風觀主說道：「金燈門，姑娘聽人說過麼？」

女羅刹道：「在武林中走動的人，尤其是幹我們這一行的人，如若不知道金燈門，那豈不是孤陋寡聞了麼？」

清風觀主道：「金燈門中人，也到了清風觀。」

女羅刹怔了一怔，道：「金燈門也有人來了？」

清風觀主道：「不錯。」

女羅刹道：「這個，這個就有些痲煩了，金燈門中人，一向神出鬼沒，專門尅制我們殺手這一行的，他們如是帮助了四君子，那就很難應付了。」

清風觀主微微一笑道：「羅刹姑娘，你對金燈門似乎是顧忌很大。」

女羅刹道：「金燈門在武林中行俠問事，神出鬼沒，他們如是眞的來了，這件事非砸不可。」

清風觀主道：「羅刹姑娘見過金燈門中人麼？」

女羅刹道：「他們一向行踪神秘，如是輕易讓人見到，黑道中人，也不會這樣憚忌他們了。」

清風觀主道：「羅刹姑娘，妳看到了這三個人麼？」

女羅刹道：「一個吊着，這兩個似是被你點了穴道。」

清風觀主說道：「這三位，都是金燈門中人。」

女羅刹道：「不會吧！你觀主如能生擒了金燈門中人，只怕也不會花錢請我們對付四君子了。」

清風觀主道：「貧道這把年紀了，自是不願和人動刀論劍，一向是以智取勝。」

指指王俊道：「這位就是金燈門中的掌燈人。」

女羅刹點點頭，道：「掌門老大。」

清風觀主又指指蕭飛燕，道：「這一位是掌令老五。」

女羅刹道：「吊着那一位呢？」

清風觀主道：「貧道還未來得及問他。」

女羅刹道：「他們來了多少人？」

清風觀主道：「大約有十二個人。」

女羅刹道：「十二個，被你擒了三個，還有九個人，在清風觀中？」

清風觀主道：「不要緊，咱們生擒了他們的門主，自然可和他們談談了？」

女羅刹搖搖頭道：「只怕金燈門不是這麼好對付的。」

清風觀主道：「但事實上，貧道擒住了他們的門主。」

女羅刹道：「可惜，他們還有別的人！」

清風觀主道：「什麼人？」（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公治長以花十八失陷在天狼會主手中，遂與薛長空踰牆報名求見，天狼會主出晤，不待公治長提出，立命金四狼把花十八釋放，隨而天狼會主向公治長詢問關洛七雄爲人，是否值得嘉許，公治長據實回答，關洛七雄爲非作歹，皆屬該死之輩，但天狼會也不該明目張胆，屠殺胡三全家，天狼會主辯稱，此舉非出他之命，他也正是爲此濫殺一案而來蜈蚣鎭，他接着又解釋，屠殺胡三一家，係由天狼會長老多指先生帶頭下手，而多指先生決然沒有胆量敢擅自行動，除非他是誤信這是天狼會主的命令——

七雄遭瓦解

公治長一怔道：「誤信？」

天狼會主道：「是的，我相信已有人發現，這無疑是一個要別人接受指揮的好方法。」

他沒有說出這個人是誰。

實際上也無此需要。

他先前表示寧向外人探詢酒肉和尚了空和魔鞭左天斗的下落，也不願聽取屬下虛僞的報告，便已明明白白的指出這個人是誰了。

公治長仍帶着無法盡信的神氣道：「俗語說得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如果竟眞有人敢冒此大不諱，難道他就不怕會有拆穿的一天？」

天狼會主淡淡地道：「她也許以爲我活不了那麼久吧？」

公治長不覺又是一怔道：「會主修爲深厚，已臻天人化境。誰若有這種想法，豈不成了自己開自己的玩笑？」

天狼會主微笑道：「公治少俠不相信？」

公治長搖搖頭道：「我實在不敢相信一個正常的人會有這種想法。」

一般說來，這種想法，在一個正常的人確不該有。

但事實上却有人在打這種如意算盤。

殺手毀傖夫

你能怎麼說——難道你能說血觀音胡八姑不是一個正常的女人？

天狼會主目光微微一轉，忽然扭頭向四號金狼道：「四郎，你進去把我最近常戴的那副面具拿來。」

四號金狼遵命返身入屋，不久取來一副金色面具。

公治長等人見這位天狼會主忽然命人取來這樣一副面具，都不禁暗暗感覺奇怪。

他們早從魔鞭左天斗口中，獲悉這位天狼會主在接見部屬時，歡喜戴上一副金色面具，而且時男時女，時老時少，經常變易不定。

這一點原不足爲異。

因爲他們知道，某些邪派中的首領，爲了駕馭無知的部衆，往往歡喜藉故製造神秘的氣氛，以面具隱去本來面目，便是常用的手段之一。

這位天狼會主歡喜戴面具，說不定也是爲了同樣的理由。

但是，此時此地，這位天狼會主突然想到面具上去，又是爲了什麼？

三人心中雖然暗暗奇怪，却又不便發問，只好靜靜等待這位天狼會主下一步的舉動。

天狼會主從四號金狼手上接過那副面具，很快的就戴好了。

然後，只見他腰身微弓，向前緩緩移了兩步，望着公治長道：「公治少俠猜不猜得出老夫今年多大年紀？」

公治長呆住了。

要不是他親眼看到這一切，他說什麼也無法相信，此刻這個戴着面具向他問話的人，就是剛才那位一表人材的天狼會主。

面具的臉型，是個老人。

如果單戴着這樣一副面具，當然不會有人受騙，以爲面具後面的人，眞是一位老人。

令人吃驚的是，就在這短短的一眨眼之間，這位天狼會主，從頭到脚，幾乎整個人都變了。

他如今不僅變成了一個弓腰駝背，步履維艱的龍鍾老人，甚至還顯示出這老人正帶着一種什麼不治之症。

他雙手十指枯瘦灰黃，語音沙啞發顫，呼吸短促沉重，說完話後，喘息不停，雖然只問了短短一句話，却似乎已耗去他不少氣力。

這當然都是對方憑一身玄功，斂氣藏神所煉化出來的形相，但逼眞的程度，則幾已無懈可擊。

接着，這位天狼會主腰一直，除去面具，又回復本來面目，含笑望着公治長道：「現在少俠會過意來沒有？」

公治長當然懂得天狼會主這句話的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血觀音胡八姑上了她自己一雙眼睛的當，以爲他這位會主已將不久於人世。

公治長眼珠轉動了一下道：「那女人難道不曉得會主已練成了一身玄功？」

天狼會主道：「曉得。」

公治長道：「既然曉得，她怎麼還會有這種想法？難道她對這種玄功所知有限，不知道會主憑玄功可以任意改變形相？」

天狼會主微笑道：「正因爲她比別人懂得多，所以她也同時知道另外一件事。」

公治長道：「另外一件什麼事？」

天狼會主道：「她知道這是玄功中最爲霸道的一種，練時稍有不愼，便會有走火入魔之險。」

公治長道：「因此，她懷疑——」

天狼會主點頭道：「不錯，懷疑。也正由於她一時尚無法確定我是否眞已練岔了氣，所以她目前多少還有一點顧忌。」

公治長眼珠子又轉動了一下道：「會主這樣做的用意，無非是想藉此攷驗部份屬下的忠誠程度，如今既已獲得結果，爲什麼不立即予以懲處？」

他懷疑這位天狼會主，是不是爲了某種原因，也對血觀音胡八姑那女人有所顧忌？

同時，他更懷疑，這位天狼會主今夜表現得如此友善，是不是意圖假手外人，來爲天狼會淸除叛孽？

天狼會主似已瞧透公治長的心意，神色一肅，莊容回答道：「我暫時未對這女人採取行動，是爲了兩個原因。第一：這女人在本會位高權重，平時人緣極佳，如其蓄謀已久，必然不乏共事黨羽，本會弟子衆多，一時淸查不易，且必須羅證確鑿，一鞫而服，方足以申威昭信。」

公治長點點頭，他知道這是實情。處置一個像胡八姑這樣的女人，的確輕率不得。

天狼會主接下去道：「至於第二個原因，說來三位也許無法相信。我事先雖然沒有想到公治少俠今夜會有這種安排，事實上我確是在等待着這樣一個機會。因爲我非常希望在除去這女人之前，能有一個機會讓外界明白：天狼會某些令人不齒的作爲，只是會中少數不肖之徒的胡行，它本身並不如大家所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可怕的血腥組織！」

關於這一點，公治長暫時不想有所表示。

天狼會也許眞的不是一個血腥組織，但這必須以行動來加以澄淸，單靠口頭上的辯白，是不够的。

他們可以相信對方是一片至誠，但他們絕不會信而不疑，或是代爲四處宣揚。

天狼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組織，只有天狼會本身才能予以證明。

天狼會主抬頭望望天色，知道已躭擱了三人不少時間，於是帶着歉意抱拳道：「話說到這裏爲止，總結一句：天狼會不會改變將七雄逐出關洛道的原旨，但絕不會再採激烈手段。諸位少俠今後爲敵爲友，全憑睿智自決！」

公治長也抱起雙拳道：「如會主言行必依義理，定獲神明保祐，伏祈珍重！」

× ×

走出小巷之後，薛長空四下望了一眼，然後湊近公治長身邊，低低地道：「你對這位天狼會主的看法怎麼樣？」

公治長深深吸了口氣，搖着頭道：「太難下評語了，你如果一定要我回答，我也許只有四個字可以回答你。」

「那四個字？」

「高深莫測！」

薛長空皺緊眉頭，向前走了一段路，忽又轉過頭來道：「你看這個傢伙，會不會是個口不應心的僞君子？」

公治長苦笑了一下道：「但願不是。」

薛長空道：「但願？」

公治長輕輕嘆了口氣，說道：「像這樣的人才，如果竟是個僞君子，你我恐怕都會無葬身之地……」

× ×

對留在如意坊內的人來說，這一夜是够漫長的。

首先是艾四爺的不辭而別，使全坊人心惶惶，如臨世界末日。

這並不是說，這位艾四爺的份量有多重，而是他老哥這一走，無異敲響了一記喪鐘：強敵逼境，大勢已去，要活命的只有一條路，脚底抹油。

如果當時能由公治長等人出面鎭撫一下，情況也許會好一些。但是，一個公治長，一個薛長空，這兩位支柱人物，又一去音訊杳然，這更使全坊陷入一片混亂。

關洛七雄，已成爲一個歷史上的陳舊稱呼。實際上，如今七雄已只剩下高大爺，胡三爺，花六爺等弟兄三人。

胡三爺驚悉滅門之變，神志崩潰，已只比死人多口氣。

花六爺心懷異謀，自然不會關心大局如何變化。他的路，已經鋪好了，他爲什麼還要担心？

他只担心天狼會的人來得太慢！

而高大爺則早就成了一個衣冠架子，別說鎭定人心了，事實上他這位龍頭老大比手底下的人更沉不住氣。

他的七姨太太，小名叫巧姐兒，是去年從萬花樓討回來的。

這位巧姐兒進門時，才十八歲，雖是青樓出身，却能寫又能算，幹練無比。

高大爺本人墨水有限，自從討了這位年輕美麗又能幹的如夫人，除了享盡艷福不說，在財務處理上，也等於多了一個得力而又可靠的幫手。

艾四爺的不辭而別，除帶給高大爺震驚與憤怒之外，同時也提醒了這位金蜈蚣一件事。

局面既已不可收拾，他為什麼一定還要硬撐下去？

他斂聚的財富，已相當可觀，他如今雖然是個六十歲的老人，但身體仍舊十分健壯，他為什麼不帶着黃金美人，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痛痛快快舒舒服服的享上幾年老福？

所以，他定下心神之後，立即悄悄採取行動。

他先吩咐七姨太太收拾細軟，連貼身丫鬟也給瞞着。收拾完畢後，由花狼趁夜護送出鎮，約定在六十里外杏花鎮上一家小客棧會面，不見不散。

也許有人奇怪，像這種大事情，這位高大爺為什麼要差派一名賭坊裏的伙計，而不托付給忠實可靠的心腹管事張金牛？

事實上，這種小地方，正應了一句俗語：薑是老的辣！

年輕的姨太太，成箱的黃金珠寶，你以為這位高大爺眞的放心得下？

花狼和七姨太太上路之後，高大爺將張金牛叫去一邊，不知低低交代了幾句什麼話，張金牛點點頭，立即匆匆出門而去。

這位張管事負的是什麼使命，自是不問可知。

現在，高大爺也安定下來了。

天狼會的人來就來吧！無論天狼會的來不來，他也不會改變主意：他如今所以還留着不走，只是為了再作最後的觀望。

他高大爺目標太大，不比幾名小伙計，就是要走也得用點心機。

如今如意坊中幾十雙眼光都盯在他一個人身上，他即使想走，事實上也脫不了身。

要想分散衆人的注意，至少也得先等公冶長回來。

×　　×

公冶長回來了。

公冶長一行三人回到如意坊時，東方天際，業已曙色微露。

他們看到的第一個人，是血刀袁飛。

血刀袁飛倚立在曲欄下，身上已為露水濕透。這說明他已在庭院中站了一夜，甚至連站立的姿態，都沒有改變一下。

這位血刀一個人站在院子裏，是不是為了害怕天狼會的人攻進這座如意坊？

公冶長知道，絕不是！

他昨夜離開如意坊時，正好聽到後院遍尋艾四爺不着的叫嚷聲，當時，他便知道那位艾四爺一定是採行了三十六計中的上計：溜之乎也！

袁飛是艾四爺的人。

艾四爺走了，竟連這位血刀也沒有知照一聲，他可以想像得到這位血刀的心情。

所以，公冶長一點也不奇怪袁飛為什麼要一個人孤獨地在院子裏站上一整夜。

感到奇怪的是薛長空。

這位雙戟溫侯一向善於察言辨色，今天不知怎麼竟沒留意到袁飛此刻臉上那種冷冰冰的表情。

他熱絡地高聲道：「嗨，袁兄，坊裏昨夜有沒有出事情？」

袁飛只當沒有聽到，既不理睬，也沒動一下。

薛長空這才發覺有點不對勁。

他轉向公冶長，迷惑地道：「老表在生誰的氣？」

公冶長微微一笑道：「艾四爺。」

薛長空一楞，似乎更摸不着頭腦：「誰？——艾四爺？」

公冶長微笑道：「艾四爺為了獨善其身，已在昨夜溜掉了。」

袁飛抬頭望向公冶長，目光中充滿疑訝之色。意思好像說：這件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公冶長沒有去解答袁飛的疑問，繼續向薛長空笑着道：「袁兄生氣，便是氣那位艾四爺實在太不像個人物。」

他又笑了一下，道：「不過，不像人物的並不止一個艾四爺，下一個恐怕就要輪到你薛兄生氣了！」

薛長空一呆道：「你是說——？」

公冶長微微一甩頭，笑道：「走，去後面見了高大爺再說。」

×　　×

後院大廳，冷清得像座靈堂。

高大爺托着一根旱菸筒，一個人在大廳中來回走個不停，心情顯得很不穩定。

走廊上坐了七八名家丁，有幾個已靠在椅背上沉沉睡去，其餘的也都眼佈紅絲，疲態畢露。

他們看到了公冶長，一個個才算勉強有了一點生氣。

公冶長向其中一人吩咐道：「你們去把胡三爺，花六爺，以及谷慈谷師父統統請來。」

等那家丁離去後，公冶長這才跨進大廳。

高大爺停步轉過身來，將公冶長週身上下迅速打量了兩眼，見公冶長不像是受過傷的樣子，方露出一臉忻慰之色，關切而親切地道：「怎麼樣？老弟，這一夜可辛苦你了！」

公冶長笑笑道：「也沒有什麼。」

問的人問得油滑，答的人答得含混，正好是半斤八兩，旗鼓相當。

這說明大家心裏都懷着鬼胎，大家都不希望一下觸及正題。

不一會，胡三爺，花六爺，以及穿心鏢谷慈等人都到齊了。

公冶長等衆人坐定之後，忽然含笑望着花六爺道：「艾四爺昨夜已經走了，六爺您可有什麼打算？」

花六爺脈臉一白，瞪大了眼睛道：「公冶總管這話什麼意思？」

公冶長微微一笑，說道：「如果六爺眞的聽不懂我的意思，那我就不妨再說得更明白些。我的意思是說：目前敵衆我寡，雙方實力懸殊，艾四爺見機開溜，正說明大勢已無可挽回。六爺處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沒有預作妥善的安排？」

花六爺勃然變臉道：「艾四是艾四，花六是花六！總管說的安排，又是什麼意思？」

公冶長點點頭道：「只要有了六爺這兩句話，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他接着轉向小留侯花人才，悠然注目道：「現在該輪到這位二爺解釋解釋了，請問這位花二爺，你事先透露我和薛兄將要前往太平客棧的消息，使對方有機會設下重重埋伏，究竟是何居心？」

廳中衆人聽了，無不大感意外。

首先，他們根本就無法相信這一事實。公冶長宣佈要去太平客棧刺殺血觀音，是在花人才回坊之後，自從公冶長宣佈了這一決定後，就沒有人離開過如意坊，花人才當然也包括在內。

花人才的消息是怎麼傳遞出去的？

其次，令大家迷惑不解的是：以血觀音胡八姑一身驚人的武功，再加上重重埋伏，何以竟未能留得住這位龍劍？

是這位靈台傳人福份特別大？還是另有緣故？

大廳中鴉雀無聲，人人都以驚奇多於憤怒的眼光，一齊盯着花人才，想看這位小留侯有什麼反應。

目前這種情勢，對花人才，可說是相當有利。

只要這位小留侯夠鎮定，他大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一口便將整個事實賴得干干淨淨！

這是誰說的？

有什麼證據？

敵人的話，你也相信？

你怎知道這不是敵人的離間之計？

如果明天敵人宣佈，血刀袁飛和雙戟溫侯薛長空，都跟他們有了勾搭，你這位公冶總管是信還是不信？

只可惜這位小留侯完全辜負了他的外號，他一開口，便等於招認了全部罪狀。

「胡說，我不相信那女人會告訴你……」

他從椅子上跳起來，喊的聲音夠大，只是臉孔已變色，雙手也在微微發抖。

衆人一齊搖頭嘆息。

有這一句話就夠了！

公冶長又轉向花六爺道：「這位二爺是您六爺的人，現在您六爺看着辦吧！」

花六爺能怎麼辦？

無論換了誰，辦法都只有一個。江湖上的規矩，本來就很簡單；它不像王法那樣尊重人命，但經常執行得很徹底，而且很少受財勢所左右。

花六爺也跟着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反手一巴掌，對準花人才摑了過去。

這一巴，摑得相當重，花人才一個踉蹌，向後連退好幾步，幾乎仰天摔倒。

如果花人才夠聰明，他應該知道這一巴掌其實是救命的信號。

花六爺願意打他？

不得已也！

如果他想通了這一點，他應該馬上認罪，並表示懺悔，那樣最多再挨幾下重的，然後花六爺一定會喝令家丁將他收押，俟公議後再處以應得之罪。

只要過了眼前這一關，他就活定了。

他是花六爺的人，花六爺如何決定，別人自然不便多言。底下別人是否還有興趣來管這件事，固成疑問，就算大家一致將他議定死罪，花六爺到時候也必然會將他搭救出去。

但是，這位小留侯不知道是被一巴掌打出了眞火，還是合該氣數已盡？他老哥竟然兇巴巴的，對着花六爺破口大罵道：「奶奶的，臭麻賊，你敢打我？你沒想想，這本來就是你麻賊的主意！如今，事情洩了底，你想我一人頂罪？嘿嘿，告訴你，麻賊，世上沒有這等便宜事！」

花六爺一聲不響，突然飛起一腿，蹬向花人才心窩。

跟先前那一巴掌恰好相反，這是要命的一腿！

花人才只顧罵得起勁，沒防到花六爺會猝下毒手，一時閃避不及，給一腳蹬個正着。

只見他腰一彎，像行鞠躬禮似的，向後連退兩步，雙手捧心，頹然坐地，鮮血自唇角汩汩湧出，只哼了兩聲，便搖擺着倒了下去。

但是，花六爺也犯了一個錯誤。

他的錯誤，與花人才的錯誤相同：做賊心虛！

如果這位花六爺沉得住氣，他也大可以不認這筆帳！

花人才勾結敵人，說是他的主意，證據又在那裏？

他大可以指稱這是花人才不甘受責，信口胡亂攀誣。

至於他踢死花人才，那是一個人含憤出手常有的事。相信絕不會有人會對花人才表示同情，也絕不會有人認為這便是他花六爺知情的證據。

只可惜這位花六爺一時心慌，竟也亂了章法。

他一腳踢斃花人才後，竟然未作任何交代，轉身便向廳外奔跑！

高大爺像石像似的端坐不動，始終一無表示。

過去發生事故時，這位高大爺也有過這種神情。

不過，以前那是因無能為力，而擺出來的一種姿態，今天則是已提不起勁來管這一類閑事。

花六爺通敵又怎樣？他高某人等下還不是照樣要開溜？

如果不是為了想了解一下天狼會那邊目前的情況，以便確定離鎮時有無危險，他此刻還會坐在這座大廳中？

公冶長和袁飛等人也端坐着未採取任何行動。

採取行動的是薛長空！

薛長空冷笑了一聲道：「六爺，您就這樣一走，也未免太不夠意思了。」

他沒等話完，手臂一揚，一支短戟突如銀虹般射出！

花六爺人已出了廳門，只聽刷的一聲，花六爺前奔之勢突然一窒，那支短戟，不偏不倚，正好插在他的後背心上！

花六爺原地打了一個轉，方帶着一臉驚怒之色，滾下了台階。

他顯然怎麼也想不到，他的一條老命，既不是送在天狼會手上，也不是送在高大爺手上，而竟是送在他以重金禮聘的一名殺手之上！

先後不到一袋菸的工夫，接連死了兩個人，這種驚人的變故，除了一個公冶長，恐怕誰也料想不到。

不過，在刻下大廳中的幾個人來說，雖然事出意外，卻並未因而引起其他的糾葛。

因為死去的這對堂兄弟，他們死得並不冤枉。

無論誰做出這種事，都必然難逃公道；他們要怪只怪自己。

大廳中接着又沉寂下來。

薛長空走出去，從屍身上拔出短戟，又回到原座坐下，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大家好像根本就沒有看到薛長空剛才做了一些什麼事。

就在衆人無言默坐之際，負責看守前門的蔡猴子，忽然捧着一隻小木匣，從大廳外面走了進來。

公冶長道：「老蔡，你手上拿的是什麼東西？」

蔡猴子本想把木匣拿去交給高大爺，聞言停下腳步道：「是一個不相識的人送來的，小人也不曉得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公冶長道：「一個不相識的人？」

蔡猴子道：「是的。」

公冶長道：「來人多大年紀？生做什麼模樣？他留下木匣時怎麼說？」

蔡猴子道：「來人約莫三十左右，四方臉，個子不高，像個跑堂的伙計，他放下木匣，什麼也沒說，掉頭就走了。」

公冶長道：「你沒有問他姓名？」

蔡猴子道：「小人喊了他兩聲，他理也不理，像個聾子。」

薛長空插口道：「我看這事大有蹊蹺，說不定又是胡八姑那女人在攪什麼花樣。」

公冶長道：「打開來看看。」

蔡猴子放下木匣，正待動手之際，花十八忽然攔着道：「慢點，老蔡，裏面也許是什麼有毒的東西，小心上當。」

蔡猴子一楞，果然嚇得不敢動手。

這種地方，畢竟女人心細。送毒物給敵人

，藉以達到謀害的目的，在江湖上，這種手段可說屢見不鮮。這時其他的人却都給忽畧了，幸虧有花十八從旁提醒。

公冶長站起身來，點點頭道：「是的，儘管那女人未必如此幼稚，多一份小心，總是好事。」

他走過去，先示意蔡猴子退向一旁，然後取出誅心劍，微微使勁一點，木匣立卽應手裂開。

他又以劍尖揷入裂縫，一挑一撥，匣蓋遂告掀起。

你道匣中裝的是什麼？

裝的竟是一顆人頭！

× × ×

艾四爺的人頭！

艾四爺短而扁的面孔上，似仍殘留着一絲笑意，足證他死時不僅沒有感到痛苦，而且還好像正想到了一件什麼開心事。

至於這位艾四爺當時是爲一件什麼事如此開心，又怎會被天狼會割下了這顆人頭，這就只有這位四爺本人，以及動手的那位仁兄心裏清楚了。

公冶長雙眉緊緊皺起，衆人也跟着聚攏過來。

蔡猴子輕輕嘆了口氣道：「這位四爺也眞胡塗，放着好日子不過——唉！」

高大爺只瞧了一眼，便默默的退開了。

其中以血刀袁飛在木匣旁站立最久，也只有這位血刀對匣中人頭表示他最後的情感。

他表現的方式，是吐出了一口口水。

這口口水正好吐在艾四爺的額頭上，但艾四爺臉上笑意如故，好像一點也不覺得他做錯了什麼。

× × ×

現在，關洛道七雄，七去其五，就只剩下一個高大爺和胡三爺了。

高大爺面孔灰暗如鐵板，幾乎比木匣中艾四爺的臉色還要難看。

這位高大爺此刻的心情，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他對花六爺的死，渾然無動於衷。但是，艾四爺的這顆人頭，却爲他心頭帶來一道濃厚的陰影！

艾四爺爲人行事，是七兄弟最爲精明仔細的一個。艾四爺尙且落得如此下場，他高敬如等會兒能够安然脫身離鎭？

同時，天狼會又爲什麼要送來這顆人頭？是示威呢？還是警告？

如屬後者，那他更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艾四夜半出走，尙且難逃對方監視，他想大白天離去，會能如願？

是的，懸崖勒馬，還來得及。

他還可以留下不走。

如意坊目前並不是只剩下他一個人，天狼會找不到藉口，絕不會公然趕盡殺絕，他留下來也不見得就非死不可。

可是，七姨太太巧姐已帶着大批財物走了，他怎捨得把美人兒和那一大批財富白白送給別人享受？

那樣豈非生不如死？

所以，他一想到這裏，不但沒有打消去意，反更堅定了他提前離鎭的決心。

公冶長不肯說出那邊的情形，他也用不着打聽了。

橫豎都是一回事。

他既已立意溜走，消息好壞，都對他沒有什麼幫助；如果聽來的是壞消息，只有徒亂人意。

於是，他開始採取各項必要的步驟。

他先招手將蔡猴子叫去身邊吩咐道：「你去找幾個人，把這裏收拾一下，然後，叫高忠到我的書房裏來，帮我淸理幾件多年未用的暗器。」

高忠，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家人。他這樣公開交代，有兩層用意：第一表示他爲了替艾四爺報仇，已决心跟天狼會拚了。第二則是爲了他等會離開大廳時，大家以爲他去了書房，不致瞎生疑心。

他知道紙包不住火，戲局很快就會拆穿。不過，他需要的時間並不多，只要有半個時辰，就足够了。

蔡猴子稱是離去。

高大爺望着蔡猴子高瘦的背影，心裏覺得很是遺憾。

蔡猴子是個非常忠心的伙計。

要找一個忠心的伙計，並不是一件容易事，如果不是行動上受了限制，他眞想把這個蔡猴子帶在身邊。

他很後悔沒將花狼的任務交給蔡猴子。花狼雖然機巧而善體人意，但不够老成持重，把巧姐托付花狼，實在叫人越想越是放心不下，他奇怪當時爲什麼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高大爺心裏轉着念頭，更覺得一刻也就擱不得。

於是，他接着站起身子，表情嚴肅地道：「從今以後，七雄的事業，就是諸位的事業，其他的話我也不必多說了。這裏需要淸掃一下，諸位請先去飯廳進餐，等會兒再跟諸位共商大計。」

他話說完，板着面孔，第一個走出大廳。

× × ×

高大爺走進偏院書房時，老家人高忠跟着也來了。

這位老家人比高大爺還大兩歲，原是高家的一名佃戶，因爲爲人誠樸可靠，被高老太爺看中了，便收進了高府。

他可說是跟高大爺一起長大的。

高大爺平時對這位老家人非常敬重，幾乎從沒有將他當一個僕人看待過。

他在臨走之前，將這位老家人叫來，顯然是舊情難忘，要爲這個差不多跟了他一輩子的義僕作一妥善安排。

高忠進房後，微微欠身道：「老朽聽蔡管事說——」

高大爺手一擺道：「那是我的一種藉口，你跟了我幾十年，幾時見我用過暗器？」

高忠道：「是啊！老朽當時就覺得很奇怪，還以爲蔡管事傳錯了話，原來老爺是誑他的。那麼，老爺是不是另外有吩咐？」

高大爺道：「你坐下。」

高忠依言坐下。他雖然只比高大爺大兩歲，但健康情形可不能跟高大爺相比。站着回話，時間一久，對一個六十二歲的老人來說，是一件相當吃力的事。

高大爺輕輕嘆了口氣，接着道：「這幾天外面風聲越來越緊，你大概也聽到了吧？」

高忠點頭。是的，他聽到了，但他並不像別人那樣爲這件事担心。

他跟隨高大爺的時間比別人久，親眼看到的事情也比別人多。高大爺能有今天的地位，完全是憑一根蜈蚣鞭闖出來的。

高大爺是他心目中的一條好漢。

這數十年來，他從沒有見高大爺吃過虧，向別人低過頭。

高大爺樣樣比人强。

以前沒有人能扳倒高大爺，以後也不會有，永遠不會有！

所以，他只點頭，沒說一句安慰的話。因爲他不認爲高大爺需要安慰。對好漢來說，安慰等於是一種侮辱。

（未完）

雪白牌
洗衣機鄭重介紹



特級無泡洗衣粉

意大利「雪白牌」洗衣機，性能優越，家傳戶曉，人人信賴。
現鄭重推出最新運港的「雪白牌」特級無泡洗衣粉，**專爲配合洗衣機發揮最高効能而配製，非一般普通洗衣粉廠出品可以比擬。**

獨有四大優點：

- 泡沫最少，充份配合全自動洗衣機操作，去班漬，除污垢。
- 獨有Z-I配方，保護衣物纖維，減少磨損程度。
- 溶解度極高，可節省用量，且無沉澱積聚機內，引致機件故障之弊，使洗衣機壽命延長。
- 特具滲透性去污能力，連牛仔衫袂的污漬都可澈底清除。

最新
Z-1
配方

總代理：
東泰貿易有限公司
太子大厦1522室 電話：5-262202